不如归·黑潮

〔日本〕德富芦花著



日本文学丛书

本社已出的《日本文学丛书》

没有太阳的街 德永直著
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上、下)
川端康成小说选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不如归·黑潮 德富芦花著
二叶亭四迷小说集
他的妹妹——日本近代戏剧选
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
日本谣曲·狂言选
平家物语
日本古代随笔选：枕草子·徒然草
源氏物语(上、中、下) 紫式部著
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

ISBN 7-02-000766-X/I·767
定价 6.35 元

不如归·黑潮

〔日本〕德富芦花著

丰子恺　巩长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文洁若

不如归·黑潮
Burugui Heicha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36,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5$\frac{1}{16}$　插页8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ISBN 7-02-000766-X/I·767　定价6.35元



作 者 像

不 如 归

丰 子 恺 译

德富蘆花

不　如　歸

根据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38年版译出

上　篇

（一）之一

上州伊香保的千明旅馆三楼的纸拉窗开着，有一个少妇站在窗前眺望日暮的景色。她的年纪大约十八九岁，头上梳着典雅的螺髻①，身上穿着小花纹绉绸外衣，缀着草绿色带子。

白皙的长脸儿，眉头略微有点颦蹙，双颊稍稍瘦削。如果要说缺点，也许这就是缺点吧。然而亭亭玉立，确是一位窈窕淑女。这不是在北风中凌寒夸劲的一朵梅花，也不是在叆叇的春霞中化作蝴蝶而飞舞的樱花；品评起来，这少妇可说是在夏天的薄暮中发散幽香的夜来香。

春天的夕阳西斜了；远处的日光山、足尾山和越后地方的山，近处的小野子山、子持山和赤城山的峰峦，都浴着夕阳，变得辉煌灿烂；离开下面的朴树飞去的乌鸦哑哑的叫声，听起来也是金色的。两片蓬松的云从赤城山的背脊上浮出。三楼上的少妇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云的移行。

这两片丰柔可爱、大可盈抱的云，慢慢地离开了赤城山顶，在万里无遮的大空中象双飞的金蝶一般发出光辉，攸攸然地向

① 原文作丸髻，是日本已婚女子的发式。

足尾山方面移行。不久夕阳西沉，寒风乍起，这两片云就褪成蔷薇色，向上下分飞，在夕暮的天空中越离越远地飘泊了一会儿；下面的一片渐渐地小起来，不知不觉之间消失得形迹全无；残存的一片又变成了灰色，茫茫然地空中彷徨。

结果山和天空融合成一片暮色，只有三楼上的少妇的脸在幽暗中显出白色。

（一）之二

“小姐！——啊呀，怎么好，我说得顺口，又叫错了，呵呵呵呵。——少奶奶！我回来了。啊呀，暗得很。少奶奶！您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里呢！”那少妇笑着说。

“啊呀，您在这里！赶快进来，可别着凉！少爷还没有回来吗？”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少妇说着拉开纸门，走进里面来，一面又说，“恐怕要……去对账房说，派个人去接他呢。”

“是的。”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边说边摸黑划着了火柴，点上了油灯。

这时候楼梯响了，旅馆里的女仆上来了。

“呀，打扰了。少爷回来得真迟啊。……是的，刚才派一个伙计去迎接了。大概就要回来了。这里有一封信。”

“咦，是爸爸写来的信……他早点儿回来才好！”梳螺髻的少妇亲热地反复察看信封上的字。

“是老爷写来的信吗？赶快读给听听才好。呵呵呵呵，一定又写着许多有趣的话呢。”

女仆把门关好，在火钵里添上些炭，就出去了。老婆婆把一个包袱拿去放在壁橱里了，然后走回来。

“天气真冷！和东京完全不同啊！”

“要五月里才开樱花呢。阿妈，坐过来些！”

“多谢了。”老婆婆说着，盯着少妇的面孔看。“真象是假的一样呢。我看到少奶奶梳着螺髻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样子，不相信这就是我带大的那个小宝宝！太太去世的时候，您呜呜咽咽地伏在阿妈背上叫着：‘妈妈！妈妈！’好象不过是昨天的事呢！”她说到这里，簌簌地掉下眼泪来。“您出嫁的时候，少奶奶！阿妈心里想：要是太太在这里，看到了那漂亮的样子，不知多么欢喜啊！”她拉出衬衫袖子来擦眼泪。

听的人好象被感染了的样子，低下了头；只有搁在火钵上的左手上的戒指发出灿烂的光辉。

过了一会儿，阿妈抬起头来，说：“对不起，我又说这种话了。呵呵呵，年纪一大就呆头呆脑了。呵呵呵呵，小姐！不，少奶奶！您到现在也吃了不少苦头！您真好耐性啊！从今以后，从今以后，永远享福了！少爷是那么多情的人。……”

“少爷回来了。”从楼梯口传来了女仆的声音。

(一) 之三

“唉，好累，好累！”

一个年约二十三四岁，穿西装的男子，把布袜和草鞋脱掉，对迎接他的两个人打个招呼，跨上走廊来；回过头去对一个手持提灯的小伙子说：“啊，劳驾了。这些花，麻烦你给我浸在温水里。”

"呀，真漂亮啊！"

"真的，好漂亮的杜鹃花啊！少爷哪里采来的？"

"漂亮吧！喏，黄的也有。叶子倒象石楠花。我采它来，想明天叫浪妹插在花瓶里。……怎么，让我先去洗个澡吧。"

*　　　　*　　　　*

"少爷真是生龙活虎似的！军人到底不同，少奶奶！"

少奶奶把外衣仔细地叠好，偷偷地吻它一下，挂在衣架上了。她只是含笑，默不做声。

楼梯上脚步声山响，到了纸拉门边停下了。刚才那个青年走进屋子里来，嘴里叫着："啊，好爽快！"

"呀，少爷这么快就洗好了？"

"男人家当然快的。哈哈哈哈。"他愉快地笑着。他的妻子羞答答地把一件粗条纹棉袍披在他身上，他说了声"谢谢你"，就盘腿坐在坐垫上，用两手抚摸着面孔。毛茸茸的五分长的头发底下一张太阳晒过的脸，真象烂熟的桃子；眉毛浓黑，眼睛灵活，鼻子底下蓄着毛虫一般的髭须；面貌上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孩童相，这是一个可爱的青年。

"武男哥，有一封信呢。"

"啊，是岳父寄来的。"

这青年把身体坐一坐端正，打开信封，抽出信纸来，里面还附着另一封信。

"这是给浪妹的。嗯，都很平安……哈哈哈哈，说得真滑稽……好象当面听他谈话。"他含笑读完了信，把信纸卷好了，放在一旁。

"老爷还向你问好呢。他说换了地方，要随时当心，看旧病复发。"那个"浪妹"对正端晚饭来的老婆婆说。

“唉，多谢他老人家了。”

“啊，吃饭。今天走了一天，只吃了两个饭团，肚子饿得很了。……哈哈哈，这是什么鱼？不象鲇鱼……”

“这叫作真鳟鱼吧，阿妈，是不是？”

“是真鳟鱼？好吃，很好吃。再给我添一碗饭。”

“呵呵呵，少爷吃得真快。”

“当然喽。今天从榛名山爬到相马岳，再爬上二岳；走到屏风岩底下才碰见来接的人。”

“走了这许多路？”

“相马岳的风景可真好！我想叫浪妹看看才好。一面是茫无际涯的平原，远远望见利根川的流水；另一面是所谓山外青山，上面隐隐约约地望见富士山，真妙极了。要是我会作和歌，一定要和人麻吕① 比一比高下呢。哈哈哈哈。再给添一碗饭。”

“风景这样好？我也想去看一看！”

“嘿嘿嘿嘿，浪妹如果爬得上，我一定送你一枚金鸢勋章②。这些都是悬崖绝壁，垂下十几条铁索，是抓住铁索爬上去的啊！我是在江田岛③ 受过锻炼的，桅樯也罢，钢索也罢，现在都能爬上爬下，所以不觉得什么。浪妹恐怕连东京的土地也没有踏过吧！”

“呀，哪有这种事！”浪子说着，嫣然一笑，两颊红晕了，“别看我这样，在学校里也学过体操的。……”

“嘿嘿嘿嘿，华族女学校④ 的体操是没有用的。喏，有一次

---

① 柿本人麻吕是日本有名的歌人，生于七世纪末。

② 金鸢勋章是日本军人最高的勋章。

③ 江田岛是位于广岛县吴市西边的岛屿，海军兵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所在地。

我去参观，看见有人叮叮咚咚地弹着不知是古筝还是什么乐器，女学生们唱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之类的歌，手里拿着扇子，站起来，蹲下去，转圈圈什么的。我以为是在练习舞蹈，原来这就是体操！哈哈哈哈。”

“呀，说得好刻薄！”

“对啦对啦，那时候我看见有个梳辫子的和山木家的女儿并排着，穿着一条——叫什么来着？——葡萄色的裙裤，一本正经地跳着，记得那就是浪妹。”

“呵呵呵呵，说这种话！你认识那个山木姑娘吗？”

“山木，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经照顾他，现在也常常来的。哈哈哈哈，浪妹说不过我，只得不开口了。”

“哪有这事！”

“呵呵呵呵，夫妻不要拌嘴，喝杯和顺茶吧！呵呵呵呵。”

（二）

上回所说的青年，是一个海军少尉男爵，姓川岛，名武男。他由良媒撮合，和名震海内的陆军中将片冈毅的长女浪子举行了婚礼，只不过是上个月的事。现在他有短暂的休假，就在四五天之前偕同新娘和陪嫁的老保姆阿几到伊香保来游玩。

浪子八岁上就死了母亲。那时候她才八岁，连母亲的相貌都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母亲常常面带笑容；又记得：母亲临终

---

④ 华族女学校成立于一八八五年，是供皇族和华族女子读书的学校。一九〇六年併入学习院，一九一八年独立，改称女子学习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併入学习院。华族是明治维新后对旧公卿、诸侯功臣及其家属的族称，分别授与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

时叫她到床前去，伸出那只消瘦的手来握住了她的小手，说："浪儿，妈妈要到远地方去了。你要乖乖地孝顺爸爸，疼爱驹儿。再过五六年……"母亲说到这里簌簌地淌下眼泪来，"妈妈不在了，你还记得妈妈吗?"母亲伸过手来摸摸她那而今已经垂肩、而当时刚刚覆额的黑发。这情景深深地铭刻在她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

一年之后，现在的母亲来了。从此一切都改变了。从前的母亲出身于有名的仕宦人家，万事循规蹈矩；而且据婢仆们说，这样和睦的夫妻是少有的。现在的母亲也是有名的仕宦人家出身，然而早年留学英国，不肯对男子让步，又染上了西洋风习，因此情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凡是留有前妻痕迹的地方，都彻底改掉，仿佛要把它们全部打消。对父亲也件件事情都毫不客气地评长道短，父亲总是笑着由她谈论，末了说："好好，我输了，我输了。"有一次，他和一个最要好的叫作难波的副官相对晚酌，母亲也在座。父亲向母亲注视一下，吃吃地笑着说："喂，难波兄，有学问的老婆是讨不得的，讨了要大吃其苦。哈哈哈哈。"难波碍于母亲在坐，无辞可答，只得手足无措地把酒杯拿上拿下。后来他再三叮嘱他的妻子，不要让女儿们多读书，高等小学毕业就够了。

浪子从小对人很亲昵，而且聪明伶俐：虽然不是神童，然而三岁的时候奶妈抱了她到门厅去送父亲出门，就会拿着父亲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伸展不息的小小的心，好比春天嫩菜，即使一朝被雪压住了，只要不受蹂躏，雪融化之后自会青青地生长。诀别了慈母的浪子的悲哀，其深切虽非寻常孩子可比，但只要后来有阳光照临，她一定也会欣欣向荣。浪子最初看见梳西式发髻、走到旁边衣香扑鼻、眼睛略微吊起而嘴巴很大的后母，也不

免有些畏缩。然而从小对人亲昵的浪子，觉得这母亲也很可爱慕；后母却怀着成见，排斥这可爱的孩子。这后母不通世故，刚愎自用，炫耀学问，再加上猜疑和嫉妒，竟把仅只八九岁的可爱的孩子当作有心的大人来对付。因此使得孩子没有着落，心中充满了孤寂冷落之情。唉，不被爱是不幸的，不能爱更加不幸。浪子有母亲，然而爱不得；有妹妹，然而也爱不得。此外只有父亲、保姆阿几和姨母——即生母的姐姐；然而姨母毕竟是另一家的人，阿几是女仆；况且后母的眼睛常常注视着，你如果略微亲近她们些，或者得到她们的照顾，这相互的庇护非但无益，反而引起恶果。只有父亲，惟独父亲全心全意地爱她。然而这个身为中将的父亲，在母亲面前也有所顾忌。仔细想来，这顾忌也是一种慈爱。为此他在母亲面前不得不叱骂她，到了背后就深情地默默抚爱她。伶俐的浪子深深地懂得父亲这片无人知道的苦心，满怀欢喜感激，即是粉身碎骨，也极愿报答父亲之恩。然而这心情倘使显露形迹，母亲就认为侵犯了她的领域而生气，你就得受苦；倘使韬晦寡言，谦恭自守，则又被认为阴险、愚钝。这真是太残忍了。有时她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母亲就用流水一般的长州土白和从英国舶来的理论滔滔不绝地谩骂，不但骂她本人，又毫不隐晦地中伤她那已故的母亲。她那悲愤地咬紧着的嘴唇忍不住想张开来，忽然在廊沿上瞥见了父亲的侧影，立刻又紧闭了。有时过分无理地遭受了猜疑，也只是躲在窗帏背后暗泣："妈妈你也太过分了！"她有父亲吗？父亲是有的，她有一个很慈爱的父亲。然而对以家庭为世界的女孩儿们来说，五个父亲也抵不得一个母亲。而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在十年之间，使得她性情也改变了，光艳也消失了。夫人常常骂道："这个女孩子一点也不爽快，真是一个异常顽固的人！"唉，

无论种在土钵里，或者种在高丽、交趾出产的珍贵花盆里，花总是花，哪有不盼望阳光的呢？而浪子是一朵生在阴暗地方的花。

所以这一次与川岛家的亲事成功了，出嫁的时候，浪子透了一口大气；父亲中将、后母、姨母、大家各自透了一口大气。

“太太（浪子的后母）自己那么爱漂亮，买给小姐的却都是素淡、不起眼的东西。”阿几看见嫁妆微薄，常常这样咕哝着，并哭泣着说：“倘使从前的太太在这里的话……”然而浪子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一想到以前从来未尝过的自由和欢乐正在前面等待自己，就觉得这也能够聊以排遣和父亲离别的悲哀，她就匆匆地走了。

（三）之一

从伊香保到水泽的观音堂，约有一里①之遥。一条路沿着秃山的中腹象蛇一般蜿蜒地横着，只有两个地方形成了山谷，低下去又高起来。除此以外，其余的路闭着眼睛也可以走。望下去是从赤城到上毛的一片平原。附近一带都是草原；现在正是春天，那火烧过的焦土里长出各种各样的草、芭茅、胡枝子、桔梗、女萝等的嫩芽来，好象平铺着的毛毯；其间又散乱地开着美丽的草花，到处点缀着带棉帽子的薇和摇摇摆摆的蕨。一度走进这里面去，竟可以使人忘记悠长的春日。

今天天气晴朗，武男夫妻要出门去采蕨。吃过午饭之后，带着保姆阿几和旅馆里的一个女仆，来到这地方。走来走去采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疲倦，就叫女仆把带来的毛毯铺在柔软的嫩草

---

① 一日里约合三·九公里。

上；武男皮鞋也不脱，就躺在毯子上了；浪子脱去了她那双麻里草履，拿出一块桃红色手帕，在膝盖上掸了两三下，轻轻地坐了下去。

“啊唷，软得很！坐下去有点怪可惜的。”

“呵呵呵，小……啊呀，对不起，又要叫错了——少奶奶的气色真好看啊！这样快活地歌唱，真是长久没有听见过了。”阿儿欢喜地看看浪子的侧脸。

“唱得太长久了，有点口干。”

“没有带茶来。”女仆说着，打开包袱皮，拿出些酸橙、袋装的干点心、木片盒装的寿司卷① 之类的东西来。

“啊，有了这个就不要茶了。”武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来，削酸橙的皮，又说：“怎么样，浪妹？我的手段高明吧！”

“这算得什么呢！”

“少爷采的蕨，里面夹着许多杪椤呢！”女仆插嘴说。

“胡说！你自己不会采，却来说人家。哈哈哈。今天真开心。这么好的天气！”

“天空的颜色真好看，碧澄澄的，真想拿来做件小袖衫子才好。”

“做海军制服更好。”

“呀，好香！是草花的香气吗？啊，云雀叫了。”

“吃了寿司，肚子又饱了。大姐，咱们再去采一会儿吧。”保姆阿儿催着旅馆的女仆，又去采蕨了。

“留一点给我们采吧！——阿妈硬朗得很呢，浪妹！”

“她真硬朗！”

---

① 寿司是在用醋和糖、盐调味的米饭上，加鱼肉、鸡蛋、青菜等做成的食品；外面卷上蛋皮或紫菜的，叫作寿司卷。

"浪妹，你累不累？"

"不，今天一点也不累。我这辈子还没这样快乐过呢！"

"航行到远方的大洋里，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然而这样的高山景色却别有风味。真畅快！喏！那面左边有一道白晃晃的墙壁。这就是那天来的时候和浪妹一同吃午饭的涩川地方。还有，略微靠这边一点，有一条好象蓝色的飘带似的，就是利根川。望去不象坂东太郎[①]了。还有，那赤城仿佛是挂着的。喏喏，烟气也看得见，下面有些东西攒动着，这就是前桥。……什么？老远的地方象银针一般的东西吗？啊啊，这还是那条利根川呀！唉，再前面就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咱们应该带副望远镜来，浪妹！不过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也许反而有趣。"

浪子悄悄地把手搭在武男的膝上，叹了一口气。

"但愿永远这样！"

两只黄蝴蝶掠过浪子的衣袖，翩然地飞去了。这时候后面草地上发出沙沙的脚步声，突然一个戴帽子的人的影子落在夫妻两人眼前的地上了。

"武男弟！"

"啊，千千岩兄吗？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三）之二

新来的客人大约二十六七岁，身穿陆军中尉制服，肤色白皙，在军人之中是一个难得的美男子。可惜嘴巴那儿带一点卑鄙之相；黑水晶一般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使被注视的人感到不

---

① 坂东太郎是利根川的别名。

快，这可说是他的缺陷。他是武男的表兄，姓千千岩，名安彦，当时在参谋本部当下僚，是个以干练出名的人。

“我突然地来，使你们吃惊吧。是这样的：我昨天有事到高崎去，在那里过的夜。今天早上来到涩川，听说伊香保就在附近，就来玩玩。我跑到旅馆里，听说你们采蕨去了；他们把路线告诉我，我就寻到这里来了。我明天就要回去。现在来打扰你们了，哈哈。”

“哪里！你后来到我家里去过吗？”

“昨天去过一趟。姑妈精神很好，不过只管咕哝着说你们该回去了。——赤坂方面也平安无事。”说到这里，那双黑水晶眼睛炯炯地注视浪子的脸。

浪子本来已经红晕了的脸，现在更加红了，她低下了头。

“好，救兵到了，我不会再输了。我们海陆军团结一致，即使有百万娘子军也不足怕了。——你知道吗：刚才这些女人欺负我，说我采的蕨子太少了，采的不是蕨，种种坏话，真气人呢。”武男说着，用下巴指点正在走来的保姆和女仆。

“咦，千千岩先生，您怎么到这里来了？”老保姆的鼻子略微一皱，好象吃了一惊。

“我刚才打电报去叫来帮忙的啊！”

“呵呵呵呵，少爷说这种话。……嗳，是的；嗳，明天要回去了。嗳，说起回去，少奶奶，让我们先回去吧，要准备烧夜饭了。”

“嗯，好的，好的。千千岩先生来了，多烧些好小菜吧。那么，我们等肚子饿一点再回来。哈哈哈哈。怎么，浪妹也回去吗？再玩一会吧！没有了伙伴就逃走吗？放心，决不会欺负你的！哈哈哈哈。”

浪子被留住了。阿几和女仆把毯子和蕨菜什么的收拾一

下，拿着先回去了。

三个人又采了一会儿蕨。看看太阳还高，就到水泽的观音堂里去参拜一下，然后回到刚才采蕨的地方，休息片刻，慢慢地走回去。

夕阳从物闻山的肩上辉煌地照射过来，道路两边的草原映成鲜明的淡绿色，屹立在各处的孤松把长长的影子投射在草原上。举目眺望，但见远山静静地浴着夕阳，山麓炊烟四起。远远的地方有一只牛驮着草走路，被人赶着，哞哞的叫声充满了天空。

武男和千千岩谈着话并肩走在前面，浪子跟在后面，三个人慢慢地走，一会儿跨过了山谷，爬上坡，来到了夕阳耀目的路上。

武男忽然停了步。

"啊哟，糟糕，把手杖忘记了。对啦，是在刚才休息的地方。你们等一等，我跑去拿回来。——怎么样，浪妹，等一等好吗？就在那儿。我尽快地跑去跑来。"武男硬把浪子阻住了，把装着蕨的手巾包放在草地上，快步走下坡去，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三) 之三

武男去了之后，浪子在离开千千岩五六尺的地方默默地站着。不久，武男走过了山谷，爬上了那边的坡，现出很小的身体，忽然又在那边消失了。

"浪子小姐！"

正在向那边眺望的浪子，听见耳朵边有叫她的声音，不禁哆嗦一下。

"浪子小姐!"

他走近了一步。

浪子倒退了两三步，不得已抬起头来。但是那双黑水晶眼睛正紧紧盯住她，她就掉过脸去。

"恭喜你!"

这方面默默无言，一下子连耳朵都通红了。

"恭喜你，恭喜你! 但是还有恭喜不得的人在这里呢，嘿嘿嘿嘿。"

浪子低着头，用当作手杖的暗红色阳伞的尖端刨着草根。

"浪子小姐!"

好比被蛇缠住的松鼠，现在不得不抬起头来了。

"什么?"

"是男爵而又有钱，到底是好的。嘿嘿嘿嘿，恭喜你!"

"你说什么?"

"嘿嘿嘿嘿，只要是贵族而又有钱，哪怕是个傻瓜，也嫁给他；倘使没有钱，无论怎样爱你，连唾沫也不向他吐一口，这就是现今的千金小姐。嘿嘿嘿嘿，不过浪子小姐不是那样的人。"

浪子忍不住变色了，向千千岩怒目而视。

"你说什么? 无礼的东西! 你敢在武男面前再说一遍吗?无礼的东西! 不敢堂堂皇皇和我父亲商谈，而肆无忌惮地写情书给我……从此我决不再宽恕你了。"

"你说什么?"千千岩脸色晦暗了，咬紧嘴唇，一步两步地向她走过去。

突然脚底下发出马嘶声，坡上出现了一个骑马者的上半身。

"喂，喂，喂，对不起啊! 喂，喂，喂。"骑在马上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面摘下头巾，一面回过头来阴阳怪气地向两人看

了看，走过去了。

千千岩站着不动，额上的青筋稍稍平伏了些，紧闭着的嘴唇旁边只是浮现出冷笑。

“嘿嘿嘿嘿，如果你讨厌，还了我吧。”

“什么东西还了你？”

“什么东西？你所讨厌的东西呀！”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这种肮脏东西，已给烧掉了。”

“真的吗？决没有外人看见吗？”

“没有。”

“真的吗？”

“无礼的东西！”

浪子的怒目而视的眼光，被他那墨黑的眼睛凄厉地回击一下，她觉得非常不快，全身发抖，就把眼光移向远处去了。正好这时候，隔着一个山谷那边的坡口上出现了武男的身姿。面孔正对着夕阳红得象一颗枣子。

浪子透了一口大气。

“浪子小姐！”千千岩毫无忌惮地追踪浪子的东躲西避的眼光，接着说，“浪子小姐！告诉你一句话：这件事要守秘密，绝对守秘密，别告诉武男弟，别告诉你父母。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闪电一般的眼光向浪子脸上扫射一下，千千岩就转向一旁，弯下身子去采集草花了。

皮鞋声音响起来了。武男挥着手杖，走上坡来，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唉，跑来跑去好吃力。可是手杖找到了。——咦，浪妹怎么了？脸色很不好看呢。”

千千岩把刚刚采得的一朵紫罗兰插在胸前的饰带上了。

“喏，因为你去得太长久了，浪子小姐怕你迷了路，所以非常担心呢。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这样的吗？好，慢慢地回去吧。”

三人并排的影子在路旁的草上摇曳着，向伊香保方面走去。

（四）之一

下午三点钟从高崎开出的上行列车的二等车厢的一角里有一个人，幸喜别无乘客，就把穿着皮鞋的脚搁在坐位上，一面抽香烟，一面看报纸。这就是千千岩安彦。

他忽然粗暴地丢开了报纸，骂道：“混蛋！”

这句话从牙齿缝里说出的时候，香烟落在地上了；他怒气冲冲地把它踏熄，向窗外吐一口唾沫，站了一会儿，忽然咂起嘴来，在车厢里从头到尾，来来回回走了两三遍，仍旧回到原来的坐位上，交抱着胳膊，闭上眼睛。

那双墨黑的眉毛皱拢来，变成了一字形。

*　　　*　　　*

千千岩是个孤儿。他父亲是鹿儿岛的一个藩士，在明治维新的战争中阵亡了。母亲在安彦六岁上的夏天患了当时称为霍乱的虎列拉而死去了。这个六岁的孤儿就归姑母——父亲的妹妹——领养。这姑母就是川岛武男的母亲。

姑母虽然可怜安彦，姑父却认为他是个讨厌的东西。每逢举行仪式，武男穿着仙台平①裙裤坐在上座的时候，千千岩只穿

① 仙台平是宫城县仙台地方出产的一种高级丝织品。

一条粗陋的小仓布①裙裤忝列末座。他早就明白自己不象武男那样有双亲、财产和地位，全靠自己的拳脚和头脑来处身涉世。他嫌恶武男，怨恨姑父。

他看到世路有表里两条，他立誓在无论何种情况之下都必须取捷径前进。因此他靠姑父照拂而进了陆军士官学校之后，同学们都为了考试和分数而忙乱着，他却用心结交乡党先辈，选择对他自身有益的人物去巴结。别人拿到了毕业文凭刚松了一口气，他却早已靠提拔而钻进陆军首脑的参谋本部的圈子里。别的同学到各处去当中队副，忙于练兵和行军演习，千千岩却闲坐在参谋本部楼下抽香烟，说笑话，有时还能从中听到军国大事的消息，他已经爬上使人艳羡的地位了。

此外还有婚姻问题。他早已知道：猴子所以能够下水，是由于能相互牵着手之故；人之所以能够立身，是由于有好亲戚的缘故。他虽然不是户籍警，然而常在暗中掐指计算：某男爵是某侯爵的女婿，某学士兼高等官员是某伯爵的女婿，某富豪是某伯爵的儿子的干爹，某伯爵的儿子的老婆也是某富豪的女儿。他的东找西寻的眼光，早已盯上了片冈陆军中将的家。说起片冈中将，当时虽然是一位预备将领，然而威名满天下，颇得皇上恩宠，而且度量宽大，真是一位可称为国家干城的将军。千千岩早已看出这位将军拥有名重天下的势力，就刻意找机会，逐渐希图亲近，巧妙结识内府眷属。他的眼光射中在大小姐浪子身上。一则他早已看出父亲中将最疼爱浪子；二则他又看到现在的夫人疏远浪子，无论哪里只要有姻缘，只想把她早点嫁出去；三则还有着一种念头：他喜欢浪子态度恭谨，气品高尚。——因此他看

① 小仓布是一种做制服等用的粗布，本来是丰前国小仓县出产的，故名。日本古代政区划分为七道、七十余国。

中了这个人。于是他观察形势：中将是个所谓喜怒不形于色的豁达大度的人，对他的看法如何，有些难于猜测；但夫人的确是喜欢他的；二小姐名叫驹子，是个活泼可爱的笄年的少女，同他最要好；再下面，还有现在的夫人所生的两个孩子，然而这是问题之外的话了。老婆子阿几在从前的夫人的时代就来佣工，现在的夫人进门之后，内部人员大更动的时候，全靠中将说情，只把她留下来，一向在浪子身边。这个人对他不大有好感。然而这有什么呢，只要攻得下浪子本人就好了。千千岩等候机会，转眼已经一年，后来等得不耐烦了。有一天他赴宴会，喝醉了回来，就大胆地写了一封情书，用两重封套，信封上模仿女人的笔迹，邮寄给浪子。

当天他奉到上司命令，突然被派赴远方，过了三个月才回来。岂料在他出门的期间，浪子已经由贵族院议员加藤民做媒，谁都不嫁，偏偏嫁给了他的表弟川岛武男，婚礼早已举行过了！千千岩碰到了这意外的事，气得发昏；他一心期待着好音而在京都买一匹友禅绸①，预备回来时当作礼品送给浪子，这时候就把它撕得粉碎，丢在字纸篓里了。

然而千千岩是在无论何种情形之下都不忘记自己的一个人，他立刻收拾残兵。所担心的只有那封情书，如果浪子把它给中将或武男看了，对他的前途将大为不利，这倒是可怕的。浪子一向说话谨慎，想来大概不至于这样，然而还是可疑。幸而有事到高崎去，他就装作无意地去访问逗留在伊香保的武男夫妇，就此探听消息。

可恨的是武男……

---

① 友禅绸是染有花鸟景物的一种精美的绸，据说是江户时代中期的京都画工宫崎友禅于元禄年间（1688—1704）所创始，故名。

*　　　*　　　*

“武男！ 武男！”千千岩觉得耳边有人这样喊着，吃惊地睁开眼睛，向窗外一望，车子正停靠在上尾车站上，车站的杂役喊着：“上尾！ 上尾！”走过去了①。

“混蛋！”

千千岩独自骂着，站起身来在车厢里来来去去走了两三遍。他把身体抖擞一下，然后回到坐位上，眼睛和嘴唇上都浮现出一丝冷笑。

列车又从上尾开出，狂风一般向前奔驰，经过几个车站，来到了王子。这时候有五六个人踏着月台上的石砂，喧哗嘈杂地走进二等车厢来。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套一乐绸②日本装，白绉纱腰带上挂着一根很粗的金链条闪闪地发光；右手的手指上戴着一只很厚的金戒指，脸色赭红，眼梢显著地耷拉下来，左眼下面有一颗很大的红痣。这个人正要坐下去的时候，忽然和千千岩打个照面。

“呀！ 千千岩！”

“呀，这是……”

“你到哪里去了？”那红痣说过之后就站起身来，走到千千岩旁边来坐下了。

“嗳，我到高崎去了一趟。”

“从高崎回来吗？”他看看千千岩的脸，把声音略微放低些，又说，“你很忙吧？ 如果不忙，咱们今天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千千岩点点头。

---

① 日语中，武男(Takeo)和上尾(Ageo)的发音相近似。

② 乐绸是一种厚实的精美绸缎。

（四）之二

桥场的渡头附近有一所房子，倘使不看门上“山木兵造别墅”的牌子，一定会疑心是一所供招妓游乐的酒馆。楼上一个房间，正适宜于幽雅的音乐和袅娜的岛田髻①，或者往红毡毯上抛撒花纸牌②。现在这房间里故意避免庸俗的电灯，而点着古雅的座灯。在杯盘狼藉之间，盘腿坐着的是千千岩和那红痣——不言自知，就是这别墅的主人山木兵造。

旁边一个侍女也没有，大概是故意遣开的。红痣面前摊着一本小册子，放着一支铅笔。册子上记录着许多人的姓名，每个姓名旁边都详细地注有官衔和住址等，又加着各种各样的铅笔符号：圆圈、方形、三角形、“甲”字或“丙”字。也有五六七等数字或罗马数字。还有加个点的，或划掉一次又复原的。

“那么千千兄，这件事就这样决定吧。将来办妥了，请你立刻通知我。——放心，不会失败的。”

“当然放心！早就送到大臣手里了。但是那些竞争者始终在那里活动，所以那玩艺儿非下个决心多撒出些不可。这个家伙最难对付，非紧紧地抓住他不可！”千千岩指点册子上一个人的姓名。

“这家伙怎么样？”

“这家伙最难讲话。我不大熟悉，但听说是个非常顽固的家伙。一见面就得低声下气地请求。搞得不好，事情就会弄糟了。”

“唉，陆军里也有懂事的人，但也有难讲话的人。就象去年

---

① 岛田髻是日本未婚女子的发式。

② 花纸牌上画有松、梅、樱、藤、牡丹等十二种花样，每种四张，共四十八张。

吧，我包揽师团里的一批军服，照例使用那种手法，大都平安无事地通过。可是有一个家伙，他叫什么？就是那个红胡子的上校，这家伙嫌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非常讨厌。我就派掌柜的照例送一匣点心去。哪里知道这混蛋大摆其架子，说什么‘混蛋，我才不受贿赂呢！’又是什么‘有关军人体面’等等的话，终于把那匣点心一脚踢翻，真糟糕！这匣子里照例上面是点心，下面是银洋，这真是难受极了！房间里撒得红叶满地，白雪纷飞！于是这家伙更加愤怒了，破口大骂，说污辱了他的清白，要去告发。后来总算弄停当了，但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世间有这样的先生，所以难免闹出笑话来，真是讨厌。说起讨厌，那位武男先生也正是这一类的人，实在很难说话，真没办法。前几天也……”

“但是武男这种人，有父亲替他创着万贯家财，所以不妨装顽固，装正直，随心所欲地做去。象我们这种人，赤手空拳……”

“呀，我完全忘了。”红痣说着看看千千岩的脸，从衣袋里摸出五张十元钞票，继续说：“别的后来再奉上，先送这点车马费。”

“我说老实不客气地叨光了。”千千岩说着，敏捷地收起钞票，藏在里面的衣袋里了。接着说：“不过，山木兄！”

“……？”

“我说，不播种是不会收获啊！”

山木苦笑一下，拍拍千千岩的肩膀说：“好机警的人！真可惜，至少该给你个经理局长当！”

“哈哈哈哈，山木兄，英雄的短刀比小儿的三尺三寸大刀更锋利呢！”

“说得好！不过老兄，蛎壳町[1]的事千万要当心，要是外行，

---

① 蛎壳町在东京都中央区，系东京交易所所在地。

一定会失败。”

“没有关系，只是一点小款子……”接着又说：“那么，过几天，等情况分明了再……怎么？车子我出门去叫吧，放心！”

“那么……内人本来要出来向你问好的，只因离不开我那女儿。”

“丰小姐吗？身体不舒服吗？”

“是啊，不知怎的，这一个月以来一直生病。内人就陪她到这里来了。唉，千千岩兄，妻子女儿还是没有的好。要赚钱，只有独身最好。哈哈哈。”

千千岩由主人和女仆送到门厅，走出山木别庄。

（四）之三

山木送走了千千岩，回到里面来的时候，那一边纸隔扇拉开了，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她肤色白皙，但是头发稀薄，两个门牙突出，非常难看。她在山木旁边落座了。

“千千岩先生已经回去了吗？”

“刚才把他打发走了。丰儿怎么样？”

牙齿突出的女人面孔拉得更长了，说：“我对你说，这个姑娘真是麻烦透了。”她转向那女仆说：“阿兼，你到那边去！”然后继续说：“今天，不知道有什么不高兴，把饭碗丢掉，把衣服撕破，真是没有办法！今年足足十八岁了呢……”

“只有送巢鸭①了。这讨厌的东西。”

“啊呀，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她很可怜，真可怜！

① 巢鸭是东京精神病医院所在地。

今天她对阿竹说：‘武男真可恨！他是一个最无情、最无情、最无情的人！去年正月里我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他，替他缝手帕边；还送他毛线手套和袖套；今年年初又织了一件红毛衣送他，都是我自己出钱的。可是他呢，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竟娶了那个丑陋、恶毒而又骄傲的浪子。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最无情，最无情，最无情！我是山木家的女儿，什么地方比不上浪子呢？真是最无情，最无情，最无情！’这样说着就哭。啊呀，她这样痴心，真要想个办法才好呢！”

“这些都是蠢话！勇将之下无弱卒，你真不愧为丰儿的母亲！那川岛家，是新贵族，又有大笔财产。武男也不是一个愚笨的人。所以，我不是曾经费了许多力气想把丰儿嫁给他吗？可是不成功，他们早就举行过婚礼，我的一切心计都白费了。除非浪子死了或者离了婚，简直毫无办法。这些愚蠢的念头就适可而止，另找婆家倒是要紧的事。你真是个蠢才！”

“什么叫蠢才？我没有你那么乖巧。活了一把年纪，还要象换袜子一样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

“你这么能言善辩，我倒说不过你了。你这个人的确是蠢……一下子就认起真来。告诉你，丰儿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不疼爱她呢？所以我想与其翻来覆去地说这种废话，还不如另外替她找一个好地方，让她快乐一辈子。阿隅，来，咱们两个人去劝劝她吧。”

于是夫妇两个双双地穿过回廊，到闺女丰儿所住的厢房里去了。

闹不清山木兵造这个人是什么地方出生的；然而如今他是有名的绅商之一。刚发迹的时候，曾经受过现已去世的武男的父亲不少照顾，因此至今还在川岛家进进出出。也有人说这是为了

川岛家是新贵族中的大财主的缘故，但这话也未免太苛刻了。他的住宅筑在芝樱川町，在桥场的渡头旁边有一所别墅。他从前放过高利贷，现在专门替陆军部及其他各部搞承包为业。他把长子送到美国波士顿去念商业学校，女儿阿丰不久以前还在华族女学校读书。他的老婆是什么时候讨来的，谁都不晓得，只知道是一个京都人，生得很丑陋。也有人说："山木真好耐性。"其实，他在好几个地方分别养着可以冠用妖娆、婀娜等形容词的女人，在等候他轮流宿夜。这种情形他的老婆多少有所觉察。

（四）之四

房间里陈设着一张筝、一把月琴[1]和一个装在玻璃匣里的大娃娃等东西。一边放着一张精美的女用桌子，另一边放着一架梳妆镜。一望而知是一位很高贵的千金小姐的住处。这八铺席的房间中央铺着绸缎被子，上面躺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头上梳的岛田髻弄得凌乱蓬松，好象一束玉蜀黍须。她的肤色白皙，下巴丰满。照此说来，应该是很可爱的；然而下巴过分丰满了些，两颊上的肉生怕就要掉下来似的。嘴巴稍张着，好象懒得闭上似的，始终在脸上形成一个洞门。一双淡得若有若无的眉毛底下，好容易把过多的肉向上下推开了两三分，睁着一双眼睛，上面仿佛蒙着一层春霞，好象刚刚从前世的长眠中醒过来的样子。

她向方才受了吩咐而忍着笑走开去的女仆背后象放箭似地骂一声"蠢才"，就焦躁地推开了盖在身上的薄棉睡衣，从壁龛里

① 月琴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四弦琴。

取出一张摄着许多穿裙裤的女学生的大照片来，那双线一般细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了看。忽然找出了其中一个人的脸，就用指甲不绝地弹；看来还不解恨，又用指甲一纵一横地划着这人的面孔。

纸隔扇嘶的一声拉开了。

“谁？阿竹吗？”

“嗯，阿竹，秃了头的阿竹。”

笑着在她枕头边坐下来的，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女儿毕竟狼狈起来，把照片藏过了，起来也不好，躺下又不好似地把身体横着。

“丰儿，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吧？刚才藏起来的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来，让我看。唉，原来是这个！——怎么，这不是浪子的面孔吗？划了这么多指甲印？你这样做，还不如去烧丑时香① 好得多呢！”

“你又说这种话了！”

“听我说，丰儿，你是山木兵造的女儿，气度放大一点，拿出些勇气来，拿出些勇气来！你替那样的无名小子守节，况且是单相思，喏，丰儿，还不如想法子去找个三井或者三菱②家的儿子；要不然，大将或总理大臣的儿子；再不然，外国的皇族也容易。你胆量这么小怎么行呢？对不对，丰儿？”

这位丰小姐在母亲面前惯会撒娇撒痴，在父亲面前到底有些忌惮，低着头不做声。

---

① 烧丑时香，是日本的一种旧习。女人想要咒死她所嫉妒的女人，就于夜半丑时（即凌晨两点钟）到寺庙里去拜菩萨。咒时在头上戴一个铁架子，上面插三支蜡烛，手持钉子和铁锤，胸前挂一面镜子。

② 三井和三菱都是日本的大财团。

"怎么样，丰儿？还是舍不得武男吗？唉，小浪①这个千金小姐真讨厌。提起小浪，喂，丰儿，到京都去散散心吧。很好玩呢！祇园、清水、知恩院，如果不愿意去瞻仰金阁寺，就到西阵去买些腰带或三层礼服②。怎么样？这比送进嘴里来的豆沙年糕③味道更好呢！"接着转向妻子说："阿隅，你也很久没出门了，带着丰儿一道去吧。"

"你也一道去吗？"

"我？胡说，这么忙的时候怎么去！"

"那我也不去。"

"为什么？这有什么客气的，为什么不去？"

"呵呵。"

"为什么呀？"

"呵呵呵呵呵。"

"你笑得阴阳怪气的，为什么呢？"

"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胡说八道！你在丰儿面前怎么讲这些话？丰儿，妈妈的话都是瞎说，不要相信她！"

"呵呵呵，你嘴上怎么说都没有用！"

"胡说八道！讲正经话吧：丰儿，气度大一点，大一点。等着

---

① 小浪是《假名手本忠臣藏》（参见《黑潮》第198页注①）中的人物。她与大星力弥订婚，但大星家没落后，决定解除婚约。由于她痛不欲生，感动了婆家的人，终于完婚。

② 原文作三枚袭。古时指将三件和服套在一起穿。现在则指和服下面套两件白衬衣的冬季妇女礼服。

③ 原文作牡丹饼，也叫萩饼，即表皮上裹上一层小豆馅的年糕团。"送进嘴里来的牡丹饼"或"从架子上掉下来的牡丹饼"都是日本成语，是福自天降的意思，相当于我国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吧，自会有甜蜜的日子。有趣的事就要发生了。”

（五）之一

赤坂冰川町片冈中将的邸宅里栗花盛开的六月中旬，星期六下午，主人子爵片冈中将穿着一件法兰绒单衣，系着一条深灰色绉纱腰带，泰然地坐在书斋里的椅子上。

年纪将近五十，额顶的头发稍微有些秃，两鬓上的霜渐渐地多起来了。体重八十二公斤半，据说阿拉伯产的骏马在这将军坐下也要出汗。两肩高耸，把脖子淹没；双重的下巴一直耷拉到胸口；安禄山式的大腹便便；两条大腿好象牛腿，走起路来恐怕会磨擦。肤色极度红黑；鼻子阔大，嘴唇很厚，髭须微薄，眉毛很淡。只有两只眼睛和这身体不相称，形状纤细而发光柔和，酷似大象的眼睛；嘴边常常象是要笑出来的样子；这眼睛和嘴巴显著地描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亲爱相和滑稽相。

这是某年秋天的事：中将微服进山打猎，走进山中一间小屋子去向一个独居的老婆婆讨一杯酽茶。老婆婆把中将打量一下说：

“好强壮的身体啊！打到了只把兔子吗？”

中将微笑着回答：“一点也没有打到。”

“这种杀生的勾当，怎么可以当作生意呢？照你这样好的身体，可以去做长工，包管你赚到五十两。”

“一个月吗？”

“哪里！一年！我不骗你，还是去做长工吧。你什么时候去做，我这老婆子可以帮你点忙。”

“啊，那就多谢你了。我也许再来拜托你。”

“好的，好的。这样好的身体，杀生是可惜的。”

这件事中将在知己朋友之间常常谈起，到现在也还时常拿来当作佳话。在不相识的人看来，也许真以为如此；但在相识的人看来，这位魁梧奇伟、不可动摇的巍峨的将军，是存亡危急之秋的铜墙铁壁；这八十二公斤半的小山一般的体格和始终怡然的神色，可以镇定汹涌的三军之心呢！

他肘边的桌子上，一只交趾出产的青地花盆里种着几枝挺秀的细竹。头上高高地挂着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在下面的一旁，挂着个匾额，上面写着“成仁”两个字，落款是南洲①。架子上放着些书。壁炉台上和屋角里的三角架上，放着国内外人士的照片七八张，有穿军服的，有穿便衣的。

草绿色的窗帏拉开着，东面和南面各有六个窗子，豁亮地敞着。东面可以俯瞰屋宇连绵、行人扰攘的谷町；青葱的灵南台上露出爱宕塔的尖顶，约有一尺长，一只鹞鹰正在上面盘旋。南面是开满栗花的庭院。栗花的缝隙间露出冰川神社的银杏树梢来，好象矗立着的青色的戈矛。

窗里望见的初夏的天空，碧油油的，好象浅黄缎子一般发光。到处都是悦目的绿叶，每一株上都累累地开满淡黄色的栗花，象画一般映在碧空中。靠近窗前的一枝，不象别的枝条那么凡俗，日光照射着的叶子映出绿玉、碧玉、琥珀似的种种色彩，其间开着肩章一般的花，摇摇摆摆地压弯了树枝。虽然没有风，但每当大气动荡的时候，香气偷偷地飘进书斋来。淡紫色的影子从窗槛上射到主人左手拿着的《西伯利亚铁道现况》的书页上，纷纷地跳动。

---

① 南洲是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1827—1877)的号。

主人暂时阖上他那双细眼睛，叹了口气，又慢慢地睁开眼睛，注视着书本。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辘轳的声音，骨碌骨碌地好象许多珠子在滚动着。忽然又停止了。

下午的静寂充满了邸宅。

忽然两个小家伙来窥探虚实了。从一尺来宽的门缝里偷偷地探进头来，又缩回去。忍不住的笑声在门外一阵一阵地响起来。一个小家伙是八岁光景的男孩子，穿着齐膝的水兵服和高统皮靴。另一个小家伙大约五六岁，穿着紫色箭纹花布单衫，束着红腰带，左右分开的头发轻轻地覆在眼睛上。

两个小家伙在门外踌躇了一会儿，而今憋不住了似地一齐伸出四只手把门推开，冲将进来，毫无困难地越过横在房间中央的一堆合订报纸的堡垒，成横队向中将的椅子进攻，穿水兵服的在右，头发从中间分开的在左，生擒了小山一般的中将的两膝。

“爸爸！”

（五）之二

“呃，你们回来了？”

中将极度徐缓地发出男低音，仿佛是从他那便便大腹的深处挤出来的，同时莞尔一笑，伸出沉甸甸的右手拍拍水兵的肩膀，又用左手摸摸梳分头的额发。

“小考怎么样……考得好吗？”

“我，我，爸爸，我算术得了甲。”

“我啊，爸爸，今天老师夸我花样绣得好。”

梳分头的从和服的怀里摸出幼儿园的手工来，放在中将的

膝上。

“好，这个做得好！”

“还有，习字和读书是乙，别的都是丙。到底落在水上后面了，我窝心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用功就好了。——今天的修身课讲了些什么？”

水兵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地说：

“今天，爸爸，讲的是楠正行①的故事。我很喜欢正行。正行和拿破仑哪一个伟大？”

“都伟大。”

“我啊，爸爸，我很喜欢正行，但是我更喜欢海军。爸爸是陆军，我要当海军。”

“哈哈哈哈，你做川岛家姐夫的学生吗？”

“不过，川岛家的姐夫是少尉，我要做中将。”

“为什么不做大将呢？”

“因为爸爸也是中将。中将比少尉伟大吧，爸爸？”

“不管少尉或者中将，用功的就伟大。”

“我啊，爸爸，爸爸，听我说，爸爸，”梳分头的把她抱着的中将的膝当作跳台，边一上一下地跳，边说，“今天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兔子和乌龟的故事，我讲给你听好吗？有一个地方有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啊，妈妈来了。”

柱上的自鸣钟敲两点的时候，一个三十八九岁的高个子妇人进来了。她梳着西式头，刘海儿剪得短短的，烫弯，在高高的额头上左右分开。眼睛稍大，眼角略微吊起，不知什么地方有些险恶的神色。黝黑的皮肤，薄薄地搽着一层粉，偶尔露出一口刷得雪白的牙齿，令人炫目。身穿笔挺的特等绉绸单衣，系着一条

① 楠正行(1326—1348)，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

黑缎子筒形腰带；双手戴着显然是价值昂贵的镶宝石的金戒指。

“又在爸爸这里撒娇了。”

“不，我正问他们学校里的成绩呢。好，现在爸爸要上课了，你们到外边去玩吧。呆一会儿爸爸去锻炼身体。”

“啊，我真高兴！”

“万岁！”

两个孩子高兴地相互缠扭在一起，争先恐后地走出房间去。不多时，远远地听见了“万岁！”“哥哥，我也要！”的叫声。

“无论我怎么说，你总是宠着他们。”

中将含笑说：“哪里，并不是宠他们，小孩子总是疼爱的好。”

“不过我告诉你，俗语说：严父慈母。你一味疼爱他们，就真个变成相反了。我总是要骂他们，恶事都让我一个人做了。”

“唉，你不必这样短刀直入，宽容些吧。老师，在这里坐下再说。哈哈哈哈。”

中将笑着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拿了一册翻旧了的皇家读本第三册，吞一口唾液，开始读他那夹着许多杂音的奇怪的英语了。那妇人静静地听着，常常纠正他发音的错误。

这是中将每日的功课。这位在维新的战乱中以一介武夫立身的子爵，一向奔波忙碌，没有学外国语的余暇。去年开始当了预备将校，方才有些空闲，就趁此机会学习英语。教师就是近在身边的夫人繁子。这位夫人是长州有名的武士家的女儿，曾经长年留学伦敦，精通英语，为一般男子所不及。由于伦敦风气感染之故，万事注重洋风，凡家政的处理，儿童的教育，都依照在外洋所见所闻的模样实行。然而事情大都办得不称心，婢仆们常常在背后嘲笑她不谙世故。孩子们一味亲近秉性宽大的父亲。中将万事采取落落大方的东洋风度，这正是使夫人感到不满的

原因。

中将千辛万苦地读完了一页，正想作翻译练习的时候，门推开了，走进一个束红缎带的十五岁光景的垂髫少女来。她看见中将的大手里捧着一册小读本正在诵读，觉得滑稽，吃吃地笑起来。

“妈妈，饭田町的姨妈来了。”

“噢。”夫人答应着，眉头隐隐约约皱了一皱，同时看看中将的脸。

中将慢慢地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开些，说：“请她到这里来。”

（五）之三

“打扰你们了。”

走进来的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六岁的很有风度的妇人，大概是患眼病的缘故，戴着一副淡蓝色眼镜。她的容貌有点象伊香保三层楼上的那个人。这是片冈中将前妻的姐姐，名叫清子，是贵族院议员子爵加藤俊明氏的夫人。替浪子做媒人，让她嫁到川岛家的，就是这对夫妇。

中将微笑站起身来，拉一把椅子请她坐，又把对着椅子的窗子上的窗帏拉严些。

“请坐。长久不见了。你家先生还是很忙吧，哈哈哈哈。”

“他竟象一个花匠师父，剪刀不离手。呵呵呵呵。现在菖蒲还早，但是他自鸣得意的朝鲜石榴正在盛开，蔷薇也还没有谢光；所以他几次三番地说，想请你们去欣赏欣赏。”淡蓝色眼镜笑着，转向片冈夫人说：“带着毅一和道儿一起来吧！”

说实在的，子爵夫人是不大喜欢这个淡蓝色眼镜的。所受

的教育不同，气质又相异，这是不必说的；还有一点：这是前妻的姐姐这一念头始终盘踞在她心里，成了不快的种子。她思忖：我正想独占主人中将的心，在家里独享女主人的威风，而前妻的姐姐这么一个人时常在我家进进出出，不但使亡妻的面影浮现在主人眼前，还要——嘴上虽然不说——对我所认为也是前妻遗迹而疏远的浪子和保姆阿几寄与同情；前妻虽然不是个死孔明，然而唤起已故的人的面影来和自己相争，总是一件很不快的事。现在浪子和保姆阿几好容易离去了，治外法权已经撤消，可以稍稍安心了；然而每逢看到这淡蓝色眼睛的脸，就觉得仿佛墓中人出来和自己争夺丈夫，争夺主妇的权力，争夺自己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育方法和家政经纶，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不安。

淡蓝色眼镜从她那只虾夷锦① 手提袋里拿出一瓶糖果来："这是人家送我的东西，给毅一和道儿吧。他们还在学校里吗？没有看见呢……啊，原来这样。……还有，这个给驹儿吧。"

她又拿出一支绣球花发簪来，给了端红茶来的束红缎带的少女。

"总是承蒙您破费，真不好意思。他们指不定多么高兴呢！"子爵夫人说着，把瓶子放在桌子上了。

这时候一个女仆进来报告，说红十字会有一个人来访问太太。子爵夫人就向客人告辞，走出房间去。出了房间，她向后面跟出来的少女轻轻招招手，低声地对她说了几句话。少女就略微倒退几步，躲在窗帏遮住的地方，偷听房间里的谈话；夫人也就离开她，沿着回廊走向会客室里去了。这个红缎带少女叫驹子，今年十五岁，也是前妻所生的；夫人虽然疏远她的姐姐浪子，

---

① 虾夷锦是虾夷（北海道的古称）地方出产的一种织锦。

却疼爱她。因为浪子沉默寡言，万事怕羞，夫人认为她心术不良而乖戾。这妹妹比姐姐轻佻些，夫人认为气质同自己相象，所以疼爱她。夫人还别有用心：一则是要对浪子表示讥讽；二则是要让世人看看，前房的女儿她也会疼爱的。所以父亲的爱集中在姐姐身上，母亲却向妹妹身上找知己。

凡是个性很强的人，都有这样的脾气：一方面不顾别人怎么想，一味地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又意外地脆弱，最怕别人批评。名利双收，行吾所好之外，又想博得别人的好感，这是任意妄为者的常态。只有这种人才喜欢吹吹捧捧。子爵夫人是一位女中丈夫，加之染上了西洋习气，跟威名震天下的丈夫中将一样能言善辩。然而中将到处有朋友，到处受人仰慕；夫人不懂得爱人，所以没有知己，心中寂寞，就自自然然地喜欢拍马屁的人。即使是雇用的婢仆，凡是沉默寡言的都被辞退，巧言令色的却获得信任。幼小的驹子并非一定讨厌她的姐姐，然而她发现讥笑姐姐可以博得后母的欢心，结果就养成了告密的恶癖，不止一二次地使得保姆阿几皱眉头。现在姐姐虽然已经出嫁，她还在替后母当间谍。

她躲在东边廊沿上第二个窗子的窗帏后面偷听。父亲那好象从肚子里挤出来的笑声和姨母的清脆笑声轮流传来；后来话声渐渐降低了，断断续续地听见“婆婆”、“浪儿”等字眼。红缎带少女更加用心地倾听着。

（五）之四

四百余州齐起，敌兵十余万骑。
我们镰仓男儿，对此有何恐惧。

刚才那个穿水兵服的孩子这么唱着，用脚踏着拍子走来，一眼瞥见了站在廊沿上的红缎带。红缎带几次用手捂住嘴巴给他看，又对他摇头摆手；但他完全不顾，只管叫着："姐姐，姐姐！"跑过来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姐姐一个劲儿地摇头，他又问："什么？什么？"红缎带蹙紧了眉头，不觉高声嚷道："这个人真讨厌！"脸上露出"糟糕"的神色，耸一耸肩膀，急急忙忙地走开去了。

"呀，逃走了，呀！"

穿水兵服的孩子叫着，走进父亲的书斋里去。他看看客人的脸，微笑着低下了头，赶过去抱住父亲的膝盖。

"呀，毅一，这些日子没见着你，似乎又长大了。天天上学校去吗？噢，算术得了甲？真用功呢。过几天跟爸爸妈妈到姨妈家来玩吧。"

"道儿哪里去了？噢，是吗？喏！姨妈给你们好东西了，高兴吗？哈哈哈哈。"父亲把那瓶糖果给他看看，又说："妈妈怎么样了？还在招待客人吗？你去告诉她：姨妈就要回去了。"

主人中将目送着孩子的后影，注视着淡蓝色眼镜的面孔，说："那么，阿几的事就这样决定吧。请你不要把事情闹大……好，就这样拜托了。唉，其实我也防到这种事情，原来不想派她去；然而浪儿几次地提起，她自己也希望去，所以就……好，对啊，好，好，拜托拜托！"

讲了半截，子爵夫人繁子进来了。她向淡蓝色眼镜看了一眼，说："就要回去了？真不巧，来了一个客人。……不，现在已经走了。他是来商量慈善会的事情的，怕不会有什么结果。今天真是怠慢得很。请您替我向千鹤子姑娘问好。……浪儿去了之后，她一次也没有来玩过呢。"

"近来她身体不大好，所以什么地方也没有去。……那么再会了。"她说着，拿起手提袋慢慢地站起身来。

中将也慢慢地站起身来，一面说："顺便到那边去散散步。哪里！没有几步路。喂，毅一！道儿！散步去！"

夫人繁子送客人出去之后，回到起居室里，坐在安乐椅上，看看慈善会的章程，然后向驹子招招手。

"驹儿，他们讲了些什么？"

"喏，妈妈，听不大清楚，不过我听见他们讲阿几的事情。"

"噢！阿几怎么啦？"

"喏，姨妈说，川岛家的老太太生了风湿病，肩膀上疼，所以近来脾气很不好。还有，阿几对姐姐说，是在姐姐的房间里说的，她说：'少奶奶，这里的老太太脾气这么暴躁，少奶奶真吃苦了；不过她年纪老了，横竖不会长久了。——'她是这么说的，阿几真是笨死了，妈妈。"

"到随便什么地方都做不出好事情来的，这个讨厌的老婆子！"

"还有，妈妈，听说这时候正好老太太从廊沿上走过，这些话统统被她听见了。她气得不得了！"

"活该！"

"她气得不得了，姐姐很担心，就去同饭田町的姨妈商量。"

"同姨妈商量？"

"嗯，随便什么事情姐姐都只是同姨妈商量。"

夫人苦笑了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爸爸说要派阿几去看别墅。"

"噢。"夫人的眉头越发皱紧了。"另外没有了吗？"

"另外，我正想再听下去，但是毅一跑过来了……"

（六）之一

武男的母亲名叫阿庆，今年五十三岁，除了风湿病常常发作之外，并无别的毛病。据说从麴町上二番町的邸宅到她的亡夫长眠着的品川东海寺，她常常徒步往来，毫无困难。体重七十一公斤多，在所有的公侯伯子男爵家的女眷之中，她的体格有二等力士的定评。但是听说她的肥胖，实在是五六年前她丈夫通武病故之后的事；在这以前，身体瘦削脸色苍白，象病人一样。所以也有人说：这好比被压紧的皮球，手一放开，就蓬勃地膨胀起来。

她的亡夫本来是麑藩的一个地位低微的封邑武士。他娶庆子的时候，举行了比太阁① 稍强一些的婚礼。然而后来乘着明治维新的风云开始发迹，受到大久保甲东② 的赏识，在各地当了多年县令，探题③ 的名望一时著称于世。然而他性格刚愎自用，成了一生之累；他在明治政府中没有什么朋友，替浪子做媒的加藤子爵，是他的少数朋友之一。甲东死后，他总是不得志，直到逝世。也有人说：他之获得男爵的爵位，实在是侥幸托庇于他出生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刚愎自用、性情暴躁的通武一向郁郁不乐，

---

① 太阁是摄政及太政大臣的敬称，此处指丰臣秀吉（1536—1598）。他从穷武士做到太政大臣，逊位后称作太阁。

② 甲东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大久保利通（1830—1878）的号。

③ 探题是镰仓、室町时代驻重要地方统辖政务的官职，如六波罗探题、九州探题等。

常常借酒浇愁。容量三合①的大杯，他可以连喝五杯。喝得象赤鬼一般，挺胸凸肚地闯进县议会去的时候，据说议员中很少有不变色的人。这也许是事实。

因此川岛家经常处在戒严令之下，家属仿佛都在未装避雷针的大树底下过夏天，战战兢兢地打发光阴。除了以父亲的两膝为舞场、而从小确信世间没有比父亲更好的游伴的武男之外，夫人庆子自不必说，所有婢仆和出入的人，甚至连屋子里的柱子，没有一个不曾尝过主人的铁拳滋味。即使现今以绅商闻名于世的那个山木，也常常受到赏赐而感激涕零。但他总是说："这一点点赏赐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想一想他让我赚钱，这一点点真是极低廉的所得税！"他就屡次来伺候并受赏。主人的脾气如此，所以一说起老爷生气，连厨房里的老鼠也肃静无声；里面响出迅雷一声，连耳朵有点背的女仆手里的菜刀也会跌落。有事情到他私邸里来请示的属吏，必先弯到后门口去探听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

跟他一道生活了三十年的夫人庆子，其苦痛实非寻常可比。当初嫁过来的时候，到底还有翁姑在堂，没有觉察到丈夫有这样的脾气，倒也安隐度日；但是不久翁姑相继去世，丈夫的本性就显著地暴露出来，夫人也悲愤填胸。她起初曾经反抗过五六次；后来意识到无济于事，就不再争执，模仿韩信的作风：屈身忍辱；不然，采取三十六策中的上策：溜之大吉。在这期间，她万事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丈夫的性情并未随着年月而改变。最后的三四年特别暴烈起来，炽盛的怒火加上了过量之酒的煽动，使得经过二十多年锻炼的夫人也招架不住。她忘记了

---

① 合是日本的容积单位，一合等于〇·一八公升。

已有儿子武男和自己的两鬓新霜，她把知事太太、男爵夫人的光荣称号看得不值一文，有时胸中竟涌起这样的念头：情愿脱离这苦海，去当坟墓看守人的老婆，平安地度送一生。但是不知不觉之间，也稀里糊涂地过了三十年，有一天这个狠心的丈夫通武终于闭上眼睛，仰卧在棺材里了。她看到这光景，透了一口大气，同时真心的眼泪也扑簌簌地掉下来。

眼泪掉过了，气透过了，同时气焰也长出来了。丈夫通武在世的期间，夫人被他的巨大的身体和震耳的声音所抹杀，不知容身在什么地方；现在却从内室里神气活现地走出来，转眼之间越来越大，涨满了整个屋子。见惯那个缩头缩颈、又瘦又小地躲在主人旁边的夫人的人，无不哑然吃惊。西洋某学者说：夫妇同居长久了，容貌气质都会相象起来，这句话确有道理。所以也有人说：怪不得近来夫人的举止态度，例如一双浓眉攒动的样子、一只手拿着烟管而注视对方的脸的样子，以及起居动作的粗暴，尤其是脾气的焦躁，非但和丈夫相象，竟就是已故的男爵本人。

俗话说："江户的仇在长崎报。"世间的事情都是在意外的地方进行报复的。在野党的议员今天在议院里慷慨激昂地演说，大肆攻击政府，使你感佩之至；然而倘使你知道了他这气焰一半是昨夜在家里吃了高利贷的大亏而发泄出来的愤懑，你的感佩也就减少了一半。南中国海里的低气压，会使岐阜、爱知两县发生洪水；塔斯卡洛拉海沟① 的陷落，会在三陆② 引起海啸；师直③

① 塔斯卡洛拉是位于日本列岛以东、西太平洋的海沟。系一八七四年美国探险船塔斯卡洛拉号所发现，因而得名。

② 三陆是三陆地方的简称，指日本东北地方的东北部以及北上高地的东侧一带。

③ 师直姓高是十四世纪吉野时代的一个武将。他爱上了盐谷判官高贞的妻子颜世御前，就努力学习书法，借以排遣苦闷。

曾经把失恋的牢骚发泄在“无用的书法”中。宇宙只要求平均，凡物皆求其平。而在求平均的时候，倘使象吝啬者督促按日付还债款那样，焦灼地今天催他还，明天催他还，那便是小人的行径；所谓大人，则一切账目听凭天道的银行去处理。正如一位人情博士所说的：“我只要专心地行吾分内之事。”

然而凡夫俗子，眼下都在求平均；求的时候依照物体运动的法则，犹如水总流向低处，只拣障碍少的方向走。所以川岛家的寡妇忍耐了三十年苦痛的水闸，等到丈夫的棺材一盖上之后立刻开放，水一下子都流出来了。世界上她最害怕的那个人，已经到远方去了，他的拳头无论如何也伸不到她头上来了。她脸上仿佛表示：我并非由于没有出息才一直保持沉默的；现在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她就开始向周围的人肆意地催索不知不觉之中累积起来的利上滚利的借款。讲到脾气暴躁，已故的男爵毕竟是个有大丈夫气概的人物，虽然使人难受，总还有一点儿爽快之处；如今出之于这位没有那么大的气魄、不懂道理、气度狭小、乖僻而极其任性的夫人，那就叫人只感到无比痛苦。婢仆们比在已故的男爵的时代更加受罪了。

浪子的婆婆是这样的一个人。

（六）之二

新嫁娘有时不梳螺髻而梳旧时的总角辫子，人力车夫还以为是处女，会对她说：“小姐，便宜一点儿我拉你去吧。”但婢仆们叫她少奶奶，她已经能够毫不踌躇地答应了。——到了这时候，新嫁娘的心已经稍稍安定，而被稚嫩和娇羞的薄雾所遮起的四周情况，也渐渐地看得清楚了。

“每个人家的家风不同，这本来用不着对你说；但切不可带着娘家的习惯到那边去。片冈浪子只到今天为止，从现在起就是川岛浪子了。”浪子穿好新娘礼服将要上马车之前，父亲叫她到书斋里去，恳切地对她说的这几句话，她自然不会忘记。但到了夫家一看，家风的差异实非寻常可比。

夫家的财产也许赛过娘家：武男的父亲在新贵族中首屈一指，长年在各地当县令，这期间攒下了万贯家财。然而在娘家，父亲中将名扬海内，现在虽然是预备将校，但交际极广，有旭日东升时的蓬勃气象。反之，这里自从武男的父亲通武故世之后，生前往来的一些人大都裹足不前。加上亲戚甚少，知己不多，这寡妇性不好客；今后可以重振家声的小主人年纪尚轻，官职还低，又不大在家，因此家运自然象静止的水一样。在娘家，后母喜欢奢华的西洋派头，虽然自有一套经济理论而实行奇妙的节俭，惹得婢仆们在背后议论“太太连送礼的规矩都不懂”，但是军人们的交际一般都是阔绰的。这里却大不相同：一概都是旧式的，而且竟是乡下气的。说得好听些，是一种不忘本的美德；然而实际上，趣味和理论都同自己舂米的时代没有两样。不论什么事情，倘不是自己动手，这位寡妇就感到头痛。有一个姓田崎的老实透顶的男子，男爵在世时把他当作仆人使用。现在夫人请他当了管家，竟和他一起计算每月用几担柴，几篓炭。武男偶然回家，就对她说：“妈妈，不要做这种事了，点心嘛，就到风月堂去买些来吃吧。”然而她只管满嘴巴嚼着自制的乡下羊羹。所以关于保姆阿几跟着浪子同来这一点也常常要讥讽：“大户人家到底不同，不要弄得武男去讨饭才好。”可知阿几被排斥，未必完全是由于夫人在廊沿上偷听了她的话的缘故。

虽然聪明，十八岁的新嫁娘突然走进完全不同的家风中，也

难怪会处处感到困惑了。然而浪子知道父亲的训诫正在于此，所以打定主意，决心抑制自己，万事依照家风。考验这决心的机会立刻就到了。

从伊香保回来不久，武男就航海到远方去了。既做了军人的妻子，多别离是意中事。然而新婚不久的别离，分外使人肠断，当时好象失去了掌中的宝玉，空落落地几乎手足无措。

在说婚的当初，父亲看了女婿，对人说非常中意。后来浪子跟他在一起了，觉得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武男为人落落大方，有男子气概，爽快而又多情，毫无鄙吝之气；跟他在一起，真好象住在父亲身边一样。说到象父亲，竟连走路时摆着肩膀稳步前进的样子和孩子一般的笑声也都同父亲一模一样。浪子心里想："啊，我真高兴！"就全心全意地爱他。而武男呢，初次有妻子，对她无限怜爱，这个独生子仿佛忽然有了个妹妹，只管"浪妹，浪妹"地疼爱她。相处还不满三个月，亲热得就象前世早已相识了一般。所以虽然是暂时的别离，彼此都感到无限伤心。然而浪子没有长久惜别伤离的余暇，因为武男出发后不久，婆婆的宿疴风湿病剧烈地发作起来，照例脾气非常暴躁。将阿几送回娘家去之后，考验她的忍耐的机会就更多了。

曾经有人写道：当初新生受尽高班生的虐待，后来自己做了高班生，就把虐待新入学的学生引为无上的快乐。没有忘记脱下新娘礼服时的胆怯和困惑的婆婆，照理不会虐待媳妇。然而这里就显出庸人的卑鄙相来：等到新娘的新气已经过去，冠上了婆婆的头衔，而眼前来了一个媳妇的时候，她就放肆起来，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和当年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婆婆一样的人。"喂，喂，这衣襟要四寸宽，这么折过来；不对，不是这样的！拿过来吧！活了二十岁，这一点也不会做，亏你还来做媳妇哪！嘿嘿嘿

嘿。”冷笑的声音再加上轻蔑的眼色。自己二十岁上做媳妇的时候，正是象这样挨骂的。哎呀，连自己都觉得可怕。能够猛地想起这一点而改变作风的婆婆，还算是上中之上者。然而世上的人大都是不知不觉间想在自己生前取得补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所谓吃了江户的婆婆的亏，在长崎的媳妇身上进行报复。浪子的婆婆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浪子受过西洋派头的后母的折磨，现在又受老脑筋的婆婆的折磨。这个患病的老太太不绝地要长要短，常常呼喊婢女，浪子只得说："我来了，"就代她们做；有时因为没有做惯而不能使她满意，她就一方面表示道谢，而一方面故意大声叱骂婢女。浪子在十年间听饱了后母的冷嘲热骂，现在再听这声音，觉得更加难受。而且这还是起初暂时的情况，到了后来，暴怒的锋刃就直对着浪子了。自从阿儿离开后，再也没有人来安慰她了。有时她感觉到：怎么我又回到从前的阴暗世界里去了！但她回到房间里去，看到桌子上那装在银质镜框里的雄赳赳的海军士官的面影，欢喜、恋慕、怜爱之情就油然而生，偷偷地拿在手里，凝神地注视，吻它，把它贴在颊上，低声说："早点回来吧！"仿佛这个人就在面前的样子。为了丈夫，她觉得无论怎样艰辛都是快乐的，她就牺牲了自己来服侍婆婆。

（七）之一

浪妹妆次：

今于华氏九十九度之香港挥汗作书。佐世保拔锚前之情况，前信早已奉告，谅蒙鉴察。由佐世保启程后，连日快晴，暑气如焚。虽神州海国男儿，亦稍稍为之辟易。同僚士官

及兵士中确有八九名患日射病；但仆十分健康，毫不烦劳医疗室。惟仆肤色本黑，乃浪妹所素知，今受赤道近旁烈日烤灼，其黑愈甚，竟成一黑人。今日随同僚上陆赴理发店，对镜自觉吃惊。同僚中狡狯者戏为予言："君胡不摄一彩色照相，呈新夫人？"堪发一笑。途中一向快晴（惟有一度季节风来袭），同僚共呼万岁，即于昨晨在此湾内抛锚。

前日来信，于佐世保收到，曾一读再读。母亲之风湿病，乃年来宿疾，诚为可虑。但今年有浪妹侍奉左右，仆大为欣慰。务请代仆操心是所至祷。母亲病中未免性情暴躁，遥想浪妹定多劳顿。赤坂岳家想必阖第康泰。加藤姨丈依旧剪刀不离手乎？

阿几已归去，不知何故，甚为可惜。浪妹有便请代为问好，并告以仆归家时当多买礼物奉赠。此人性情愉快，为仆所深喜；今归赤坂，实一憾事。想浪妹亦为此而颇感不便与寂寞。加藤姨母及千鹤子表妹想必时时来访？

千千岩时来访问，甚善。我家亲戚极少，千千岩乃其中之一，母亲常想依赖之。善意待彼，亦对母亲孝道之一。此人富有才气与胆量，紧急时当可借助也。（下略）此请

居安

仆　武男顿首

七月×日于香港

附别纸请口诵与母亲听之。又及

在此停泊四五日，购备食粮等物后出发，经马尼拉向澳洲悉德尼，再经新客里多尼亚①、斐济诸岛，赴旧金山。再

① 新喀里多尼亚是南太平洋上的法属群岛。

从旧金山经夏威夷归国。相见约在秋天。又及。

来信请寄旧金山日本领事馆留交。又及

*　　*　　*

浪妹妆次：

(上略)去年五月，正偕浪妹赴伊香保采蕨行乐；今则远居南半球澳洲之悉尼，惟仰望南十字座而回想往事耳。人世之事，实甚奇妙。往年乘练习舰赴远洋航海之时，屡患晕船之疾；今则无病息灾，百体康强，自觉惊异。惟此次另有往年所未知之感情，缠绵心头。每当航海之夜，独立舰桥，仰望南天，但见漆黑之空中撒布无数金刚宝石，此时胸中必起难言之感，浪妹之芳姿时时闪现眼前（请勿笑我儿女之态)。在同僚前，闲吟“遮莫家乡思远征”之句，佯为漠然无动于中之状(请勿笑我)，实则浪妹之玉照，始终深藏于仆之内衣怀中。即今写此信之时，家中六席室中芭蕉窗下一手支颐而读此信之人之面影，历历在目也。(中略)

悉尼港中，游艇甚多，或夫妇二人，或家属数人，不杂外客。仆将来功成名遂，与浪妹成白头夫妇之时，岂但乘游艇而已哉，当造五千吨汽船一艘，仆为船长，儿孙为船员，而周游全世界。此时当再来此悉尼港，为白发之浪妹闲话数十年前血气方刚之海军少尉之梦也。(下略)此请

文安

愚夫　武男顿首

八月×日于悉尼

（七）之二

武男夫君爱鉴：

拜读七月十五日香港所发华翰，再三再四，不忍释手。在此盛暑之中，而玉体康泰无恙，不胜欣慰之至。母亲大人贵恙近已大快，务请勿劳远念。妾比来常在孤寂中度日；文驾远征以来，日惟小心翼翼，以博母亲大人之欢娱。但才力薄弱，效劳每多不周；经验缺乏，诸事皆不当意，诚属大憾。每日唯一之乐趣，但望文驾早日旋归，得拜仰健康之尊颜耳。

赤坂诸人皆安好，前日全家赴逗子别墅；加藤家亦全家赴兴津，东京顿感寂寞矣。阿几随赴逗子，近亦安好；转达尊意后，彼感激涕零，再三属笔请安。

妾至今始感过去操练太少，深以为憾。家父平日教诫：家政乃女子本分，务须用心，故家居时亦曾留意。然女子识见浅陋，以为此等事随时能为，常等闲视之。至今始觉某事悔未学习，某事虽曾学习，而已忘却，诸多困窘。承叮嘱学习英语，于心终不忘；然常坐案前，深恐母亲大人不以为然。故目前必须以练习家务为先。万望曲谅为幸。

言之实甚惭赧：迩来对无论何事，必感寂寞悲伤，无法自遣，但望尽早得仰尊颜。有时恨不得身添双翼，飞傍左右。每日每夜，必取玉照及军舰摄影凝神注视。昔年在学校时，对世界地理毫不注意；近日始将早已忘却之地图取出，用铅笔在上面画线，记明左右。明知荒诞，然犹日日耽耽于梦想。报载天气预报，过去视若无睹；今则每见飓风警

报等，虽明知文驾不在其地，亦必异常警惕。万望多多保重玉体。……（下略）敬请

客安

妾　浪子敛衽

*　　　*　　　*

武男夫君爱鉴：

（上略）近来夜夜梦见尊容，真有一日千秋之思。昨夜梦见共乘战舰赴伊香保采蕨。不断有人插入吾等之间，以致君影远离，妾则自舰下坠。正当惊骇之际，适为母亲大人唤醒，始得抚胸定神。此虽愚痴之谈，然终不能忘怀。亦足证盼待驾归之心切也。近惟日日遥望东天，一切且待归来细说。此信或不能及时递达左右，但留置夏威夷檀香山转交。（下略）敬请

客安

妾　浪子敛衽

十月×日

中　篇

（一）之一

川岛家的老寡妇在被炉①里烤着火，回过头来，向壁龛上看看正在敲下午八点钟的座钟，咕哝道："八点钟了，应该回来了。"

说着，慢慢地伸起她那只肥胖的手来，把烟灰缸拉近些，接连吸了两三袋烟，倾耳静听。虽然是郊区地方，但新年的夜里，也常有车马往来；邻家大概正在作摸彩游戏，青年男女喧噪之声不绝，有时哄然大笑，声音仿佛就在近旁。寡妇咂了咂嘴，又说："在那里做什么呢？咄！到赤坂去，每次总是这样的。……武男也这样，浪子也这样，娘家的人也不管，现在的人都不成样子。"

她想把两膝放好些，不料触碰了闹老毛病风湿痛的地方。叫了声："啊唷，好疼啊！"蹙着眉头，火气直冒；粗暴地敲打烟灰缸的边缘，厉色呼唤女仆："阿松！阿松！阿松！"这时候车夫精神抖擞地叫着："回来啦！"同时两辆人力车辘辘地响着进了大门。

穿着新年服装的女仆衣裾飘飘地跨着急步走进来，双手扶席，跪着问道："吩咐什么？"寡妇骂道："为什么慢吞吞的，赶快到

---

① 被炉是日本人的取暖设备。火盆上放个木架，罩以棉被，把腿伸进去烤火。

门厅去！”女仆周章狼狈地退了出去。

同时武男精神勃勃地叫着：“妈妈，我们回来了！”一面脱手套，一面首先走进房间来。浪子边把丈夫的外套和自己的日本式大衣递给女仆，边跟进来，在丈夫旁边斯文地跪下，双手扶席，说：“妈妈，回来得太迟了。”

“噢，回来了吗！迟得很哪！”

“是的，”武男说，“今天我们先到加藤家去弯了一弯。他们说，他们正好也要到赤坂去，大家一同去吧。于是加藤姨夫、姨母，还有千鹤子妹妹，一共五个人一同去了。赤坂方面非常高兴，幸而没有外客，大家谈得很起劲，因此回来得迟了。唉，我喝醉了。”他用手摸摸熟桃子一般的面颊，把女仆端来的一杯茶一口气喝干了。

“噢，热闹得很，真开心。赤坂那面大家都好吗，浪子？”

“嗳，都好，他们叫我向妈妈请安。他们说，还没有来拜年……就受到这许多礼物，真是感谢得很。”

“说起礼物，浪妹，那个呢？……噢，是这个，是这个。”他接了浪子端过来的盘子，放在母亲面前了。盘子里堆积着一对山鸡，以及鹇、鹌鹑等野味。

“这是打猎打来的东西吗？这么许多！可以办酒席了。”

“是的，妈妈，据说岳丈这回打猎收获不小，除夕才回来的。今天正想把野味送过来，恰好我们去了，就带了来。听说明天还要送野猪来呢。”

“野猪？野猪也是打来的吗？我比亲家翁只大三岁呢！浪儿。他却一向身体这么强壮。”

“是的，妈妈，他非常强壮。这回听说一连两三天在山里点着篝火露宿呢。他常常自夸着，说对青年人还决不肯让步哩。”

“那是一定的。象妈妈这样，风湿病发作起来，就毫无办法。一个人生病是最不好的事。——噢，已经九点钟了。你们去换了衣服，早点休息吧。……嗳，还有，武儿，今天安彦来过了。”

正要站起身来的武男脸上略微显出不安之色。浪子也不禁倾耳静听。

“千千岩吗？”

“他说有点事情，要找你。”

武男略微想了一想，说：“是的。我也必须……找他谈谈，有点事情。喂，妈妈，我出门的期间他有没有来借过钱？”

“为什么借钱？没有这种事。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我略微听到一些消息，所以……这几天之内总会碰到他的。……”

“噢，还有，还有那个山木也来过了。”

“啊，山木这混帐东西吗？”

“他来过了，说是这样的：初十那天摆酒席，说一定要你去。”

“这个讨厌家伙！”

“你去一趟吧。他不忘记你爸爸的恩德，多讨人喜欢呀。”

“不过……”

“不要这么说，去一趟吧。好，妈妈也要睡了。”

“好，妈妈，早点休息吧。”

“那么妈妈，我去换衣服了。”

这对小夫妻一同回房间去了。浪子由侍女帮助着，给丈夫脱了西装，把琉球绸面的两件棉和服①轻轻地披在他身上。武男把一条白绉纱兵儿带②随随便便地系在腰间，然后慢慢地坐

① 原文作二枚重，指套在一起穿的和服盛装。

② 兵儿带是男人或小孩系的一种用整幅布捋成的腰带。

到安乐椅上。浪子掸了掸西装上的灰尘，把它挂在隔壁房间的衣架上了；她吩咐女仆泡一壶红茶来，然后走进丈夫的房间里去。

"你疲倦了吧？"

武男正在喷着雪茄的青烟，翻着今天送来的贺年片等，抬起头来，说："浪妹才累着了吧。……嘍，好漂亮！"

"……？"

"我是说好美丽的新娘子！"

"呀，讨厌！说这种话。"

她说着，脸上泛出一阵红晕；好象觉得洋灯光耀目，把视线移开；平常白到近于苍白的面庞，现在隐隐地蒙上了一层樱花色；艳丽的螺髻宛如镜子一般发光。下摆上是波浪和白鸻的花纹；成套的黑和服上束着淡茶色素花缎的宽幅筒状腰带；衣领上别着雕成勿忘草模样的碧玉饰针（是这次武男从美国带来的）；含着四分羞和六分笑；嫣然地亭亭玉立在灯光中。——武男看了这姿态，心里想道：我的妻子真标致啊！

"浪妹穿了这套衣服，真象昨天刚来的新娘子呢！"

"又说这种话……你再说我就走了。"

"哈哈哈哈，不再说了，不再说了。用不着逃走嘛！"

"呵呵呵。我去换衣服就来。"

（一）之二

去年夏初新婚不久，武男就航海赴远方。本来秋天可以回来，但是到了旧金山的时候，需要修理机器，因此延误了归期，到了阴历腊月底才返国。今天是正月初三，他陪着浪子到加藤家

和浪子的娘家去访问并且拜年。

武男的母亲是老古板的人，生性不喜欢西式的东西，睡在床上①和用调羹吃饭，是谈不到的。然而只有小主人，到底还能享受几分治外法权，他的十铺席房间的布置可说是和洋合璧：席子上铺着绿色地毯，有一张高桌和两三把椅子；壁龛里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楣间挂着亡父通武的肖像；锁起来的书箱和摆着洋装书的架子被推到屋角，正面的摆在壁龛里的那把备前国兼光②锻造的刀是亡父的遗物；错花隔子上放着一顶士官帽和一架望远镜，壁龛柱上挂着一把短剑。壁上挂着许多镜框，其中有他所乘的军航，又有许多穿制服的青年，大概是他在江田岛海军学院里的时候所摄的。桌子上也供着两三张照片：有一张是全家福，父母并肩而坐，五六岁的男孩靠在父亲膝上，那是武男幼时的留影；还有一张穿军服者的六英寸单人照片，那是他的岳父片冈中将。这房间里有一点和主人的年轻粗豪不相称：几案整然，纤尘不染，并且在一个古铜瓶里饶有风趣地插着一两枝早梅。这表明有一颗温暖的心、一种绵密的注意力和一双熟练的手常常在这房间里活动着。这心和注意力以及手的主人，正在铜瓶下面的心形相片架里浴着梅花的香气而微笑着。洋灯的光照遍了房间的四隅，火钵里的炭火在绿色的地毯上吐出紫红色火焰。

世界上虽然有种种愉快，然而，长途旅行平安无事地归来，把旅行服装换上舒适的家常衣衫，把脚伸向房间里的暖炉，静听窗外怒吼的寒夜风声和室内的自鸣钟那听惯了的滴答声，可说是十分愉快的事情之一。而况老母依然硬朗，新妻十分可爱呢！

---

① 过去日本人都睡在铺席上。

② 日本古代行政区划分为七道、七十余国。兼光是备前国长船的刀工世家，第二代兼光是镰仓末期嘉元(1303—1308)、建武(1334—1335)年间的人。

尝着雪茄的香味而陶然地靠在安乐椅里的武男，此刻正在享受这种乐趣。只有一点阴影，那就是刚才从母亲口中听到而在今天的来客名片中看到的千千岩的姓名。今天武男听到了关于千千岩的坏话：去年腊月某日，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千千岩所服务的参谋本部，恰巧千千岩不在场。有一个同事无意中拿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催促借款的通知书，并且金额数字是特地用红笔写的。而且还不止这一桩：参谋本部的机密消息，常常泄露到意想不到的方面去，使得投机商人借此谋利。并且还有人在军人所不应该到的买空卖空市场上看见过千千岩的身影。总之，种种嫌疑笼罩在千千岩头上。武男的丈人中将是参谋本部首长某将军的知心朋友，因此得知这个消息，他劝武男对千千岩要当心，并且叫他忠告千千岩本人要谨慎一些。

"真是叫人为难的家伙。"

武男这样自言自语着，又望望千千岩的名片。然而现在的武男不能长久被不快所束缚。他打定主意：一切要等直接见到这人并盘问清楚了再说。于是他的心又翻然地回到目前的快乐中来。这时候浪子换好了衣服，亲自泡了一壶红茶，含笑走进来了。

"噢，红茶，多谢了。"他说着，就离开椅子，盘腿坐在火钵旁边了。

"妈妈呢？"

"刚刚睡了。"浪子递过一杯热红茶来，看看丈夫那还在发红的面孔，说："你头疼吗？你本来不会喝酒，妈妈却那么硬劝你喝。"

"没有什么。今天实在愉快，浪妹！岳父讲的话真有趣，因此我连不爱喝的酒也多喝了。哈哈哈哈。浪妹真幸福，有这么

好的一个父亲，浪妹！”

“还有一个……”

“嗳？什么？”武男故意睁大了眼睛，表示吃惊的样子。

“我不知道。呵呵呵呵呵。”她脸上一阵红晕，低下头去抚弄她的戒指了。

“这可不得了！浪妹几时学会了这么漂亮的辞令？我那区区的一支饰针所换得的上算了。哈哈哈哈。”

浪子把烘在火钵上的手掌托住了微泛蔷薇色的面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很久以来，妈妈也……多么冷清！想起了不久又要去当差，觉得日子过得真快，怎么办呢！”

“要是一直呆在家里，到了第三天恐怕又会说：你到外面去活动活动吧！”

“哎，怎么说这样的话！……再喝一杯吗？”

武男喝了一口浪子倒给他的红茶，在火钵边上磕磕雪茄的灰，愉快地四下里看看，说：“半年多躺在吊床里摇晃了半年多，一旦回到家里，觉得十铺席的房间太宽敞了，什么东西都很好，仿佛到了极乐世界，浪妹！……啊，真好比第二次的蜜月旅行。”

新婚不久就分别，过了半年再相逢——现在这几天真是把新婚的当时重温一遍，欢乐的心情和正月一同来到了。

说话暂时停止了。两人只是恍恍惚惚地相视而笑。梅花的香气隐隐地萦绕在拥炉相对的两人周围。

浪子似乎忽然想起了的样子，抬起头来问：“你去吗？山木家里？”

“山木吗？妈妈即然这样说了，恐怕非去不可。”

“呵呵，我也想去呢。”

“好，你也去，咱们一道去！”

“呵呵呵，算了吧。”

“为什么？”

“我怕。”

“怕？怕什么？”

“因为有人恨我，呵呵呵。”

“有人恨你？恨？恨浪妹？”

“呵呵呵。有人在恨我呢。就是那位丰小姐……”

“哈哈哈。什么东西……这蠢货！这蠢姑娘也真是个宝贝，浪妹！那样的姑娘也有人肯娶吗？哈哈哈。”

“妈妈曾经说过：千千岩和那个山木很要好，倘使他娶了丰子，倒是很好的。”

“千千岩？……千千岩？……这家伙实在让人没办法。我一向知道他是个狡猾的家伙，岂知还有那样的嫌疑，真没想到。唉，现在的军人——虽然我自己也是军人——实在太不成样子。丝毫也没有从前的武士的风度，大家拼命赚钱。我并不是说军人必须贫穷。节省冗费，积蓄恒产，省得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有内顾之忧，这当然是应该的。喏，浪妹，你看对不对？然而身为国家干城的人，却把放高利贷作为副业，剥削可怜的兵士的衣食，勾结御用商人，贪图不义之财，实在令人不能容忍！最讨厌的是赌博。我的同行中也有偷偷地干这勾当的人，实在可恶之极！现在的人只知道对上拍马，对下贪污。”

这个涉世不深的海军少尉愤慨地大肆攻击，仿佛敌人就在眼前的样子。浪子迷恋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心里夸耀他的勇气，希望他早些当上海军大臣或者军令部部长，把海军部里的风气刷新一下。

“的确是这样的，”浪子说，“从前，怎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

了，爸爸当大臣的时候，也有人来拜托种种事情，送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爸爸最痛恨这种事情，对他们说：做得到的事不拜托也做得到；做不到的事，拜托了也是做不到的，三番五次予以拒绝，他们还是用种种名义把东西送过来。爸爸就说笑话：'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想做官了。'说过之后哈哈大笑。"

"正是这样，陆军，海军，都是一码事。现在是金钱的世界，浪妹！……呀，已经十点钟了吗？"他回过头去看看正在噹噹地敲响的挂钟。

"时候过得真快啊！"

（二）之一

芝樱川町的山木兵造的宅第，虽说不上优雅和宽广，却将位于郊区的西久保山岗的一部分圈到院墙里。庭院中有池塘，有假山；高处修了路，低处架了桥；饶有风趣地东一棵西一棵地种着枫、樱、松、竹等树木；这里有石灯笼，那里有五谷神祠；曲径深处还有意想不到的亭子。总之，人们料不到这门里会有这样的庭院，为之吃惊。这是山木用不义之财不义地建造的万金蜃楼。

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远近各处发出晚鸦的叫声时，有一个穿着和服外挂和裙裤的男子，避开了客厅里的骚扰，趿拉着一双庭院用的木屐，沿着日影淡薄的假山路往上爬。这就是武男。他因为难以违背母亲的意思，今天到山木家来赴宴。但是和一般素不相识的客人同坐，对付素不喜欢的酒杯，觉得很乏味。而且在各种各样的余兴之后，又由妓女表演猥亵的手舞①。满坐都

① 原文作白拍子的手舞。白拍子是平安朝末期至镰仓时代时兴过的歌舞。多由妓女表演，故成为妓女的别称。手舞是坐在那里摆弄双手的简单舞蹈。

不讲礼貌，开怀畅饮，可厌之极。他本想早点辞去，无奈山木一个劲儿地挽留；加之非见面不可的千千岩到了宴会将散的时候还不来，因此不得已而暂留。现在他偷偷地离开坐位，让清凉的晚风吹着发热的耳朵，向无人的地方信步走去。

岳父中将曾嘱咐武男要防备千千岩，从岳父家里回来后两三天，有一个拎着鳄鱼皮手提包的陌生男子突然到川岛家来访问，拿出一张借券来，催索一笔出人意外的三千元债款。借券上债主的姓名正是千千岩安彦，笔迹也是他本人的；保证人的姓名，明明签着川岛武男，并且赫然地盖着图章。据这个人说，契约期限已过，本人还不履行义务，并且突然搬了家；到衙门去找他，据说这两三天出差了，见不着面，因此只得找到这里来。借券手续正确而完备，看看这个人拿出来的往返信件，也确实是千千岩的笔迹。武男因为事出意外，十分惊愕；仔细查询，母亲当然不知道，账房田崎也说不曾参与这件事，更没有借图章给他。武男把那种风闻和这事实结合起来一想，就猜到了七分。正好这一天千千岩来信，说明天想在山木家的宴会上和武男会面。

武男希望看到千千岩后，把要问的话问了，要说的话也说了，然后早点回家；但是千千岩偏偏不来。他用雪茄的烟来发泄胸中不断地涌起的不平，登上崖道，绕过一片闽竹①林，看见常春籐底下有个亭子，就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这时从旁边的小路上传来低齿木屐②的声音，抽冷子和丰子打了个照面。只见她梳着高岛田髻③，穿着裙上有下摆松竹梅花样的淡紫色绉绸三层

① 闽竹是原产于我国福建省的一种小竹子。

② 原文作驹下驮，系用整块木头剜成。

③ 高岛田髻是日本妇女的一种发髻高耸的发型。

礼服。辉煌灿烂的服装使得她的缺陷越发显著了。然而她对自己有多么可笑竟浑然不觉，把那双眯缝眼儿眯得更细些，说："你在这里啊！"

武男不怕面对直径三十厘米的大炮口，但是这个意想不到的敌人的来袭，却使他打了个寒噤。他蹙紧眉头匆匆收兵，正想逃走，后面慌张地追上来："哥哥！"

"什么？"

"爸爸叫我来引导你在花园里逛逛。"

"引导？不需要引导。"

"那么……"

"我一个人走走，更自在一些。"

他以为这么猛烈地打击一下，无论怎样的强敌也会退却了。岂知她肆无忌惮地追上来："何必这样地逃去呢！"

武男困窘得很，紧紧地蹙住了眉头。原来武男和阿丰从小相识：武男的父亲在某县当知事的时候，阿丰的父亲山木是他的属下，常常在他家出入，两个小孩也常常见面。那时武男才十一二岁，常常把阿丰打哭了来寻开心，阿丰虽然哭泣，还是缠着武男。时过境迁，两个人都长大了；到了武男已经娶了新夫人的今天，阿丰对这个当年那个粗暴的少爷、而现今承继了川岛男爵称号的青年，还是怀着渺茫的恋情。武男虽然是个豪放的海军士官，关于这一点未始不略有所知。所以他以前偶尔到山木家串门的时候，也抱着竭力避免危险的方针。可是今天却糊里糊涂地中了伏兵之计，有什么办法呢！

"逃走？我完全没有逃走的必要。我只是到我想要到的地方去。"

"哥哥，你太那个了！"

武男觉得既可笑，又无聊，既尴尬，又愤怒；他想要走，却被留住了；想要逃，却被缠住了。可惜没有人看见：这庭院角落里表演着一出新的《日高川》① 中的一幕。

他灵机一动，说道："千千岩还没来吗？阿丰，替我跑去看看吧！"

"千千岩先生要到傍晚才来。"

"千千岩常常来吗？"

"千千岩先生昨天还来了呢，在里面的小客厅里和爸爸谈到深夜。"

"噢，是吗？可是现在说不定已经来了，你替我跑去看看，好不好？"

"我不愿意。"

"为什么？"

"你想逃脱吧。无论你怎样讨厌我，浪子姐再漂亮，也不必这样地把人赶走呀！"

"这仿佛是一不小心就会下雨的天气了。武男百计俱尽，唯一的办法是大踏步逃走。正在这当儿，忽然听见一个女仆叫着："小姐！小姐！！"走过来，把阿丰叫住了。武男趁此机会，猛然绕过竹林，飞速地逃了二三十步，方才舒了口气。

"这丫头真叫人没办法。"

他边咕哝着边走向不用怕她再度来袭的安全地带——客厅——那边去了。

---

① 《日高川》是根据安珍、清姬的传说改编成的净瑠璃、歌舞伎的剧目。女主人公清姬爱上了一个游方僧安珍。安珍渡过日高川，躲在道成寺内的钟里。清姬变成了一条蛇，游过日高川，将他烧死。这里把阿丰比作清姬。

(二) 之二

太阳落了山，客人散去了，只有厨房里还残留着一些白天的骚扰。这时候主人山木手里拿着一个烟盘，蹒蹒跚跚地跨着步，沿着回廊走到里面的小客厅里。光秃秃的前额上仿佛冒着蒸气，在洋灯光底下越发油亮了。他好象坍塌似地坐了下去。

“少爷，千千岩兄，要你们等候，失礼了。哈哈哈哈。今天托你们的福，才有这不同寻常的盛会。……啊，少爷酒量太浅——这句话失礼了——不象一个军人。尊大人才是真正的大酒量呢！我山木兵造年纪虽然大了，喝一升什么的……哈哈哈哈，毫无问题。”

千千岩将那双黑水晶般的眼睛盯住山木。

“精神真好！山木君，赚了钱吧？”

“当然赚了，哈哈哈哈……嗳，说起赚钱，”山木好容易把积满灰烬的烟斗吸着了，抽了一口，继续说，“我告诉你：这回听说那个××××公司要出盘了。我暗中探听情况，知道对方确有种种困难，因此可以特别便宜地成交。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内地五方杂处了，生意就更好做。少爷，你看怎么样？用田崎兄的名义出面也行，拿出两三万块钱来吧。我包您赚钱。”

他那不离本性的半醉的嘴舌，比酒还要滑溜。千千岩斜着眼睛看了看默默地坐着的武男，接着说：“对啦，就是青物町的那个××××公司。听说他们一度赚过钱呢！”

“对啊，的确赚了钱；但是手段不高明，就弄糟了。要是搞得好，真是一个出色的金矿呢！”

“那真可惜了。我一向贫寒，没有办法。武男君，你怎么样？

来一份吧！”

武男自从就坐以来，始终默默不语，不快之色显露在眉宇之间，现在已经达到了不可遮掩的地步。这时候厌恶之色越发明显起来，把含怒的眼梢等分地向千千岩和山木一瞥，回答道：“多谢你们的厚意。但是象我这样的人，不知道哪一天身膏鱼腹，或者做炮弹，榴弹的标的，全没有赚钱的必要。请恕我老实说：我与其拿三万块钱来投到某公司去，宁愿捐献作培养海员的经费。”

千千岩迅速地看一看冷峻地而侃侃而谈的武男的脸，又朝山木使个眼色。

“山木先生，我不免要做利己主义者了：您的话以后再谈，让我先把我那件事说一说吧。武男弟也已经答应了，就请您照我的请求……您的图章在这里吗？”

他拿出一张票据之类的纸来，放在山木面前。

也难怪千千岩要蒙受嫌疑了，打从去年以来，他就利用职位上的便利，替山木当参谋，当间谍，分享利益。不但如此，又大胆地盗用公款，企图在蛎壳町的交易所里捞到巨款；然而一下子就亏损了五千元。向山木敲诈，将其的储蓄抖擞光了，才到手两千元，还缺三千元。千千岩的唯一的亲戚川岛家很富，而且那寡妇对他也并非没有好感。然而千千岩知道姑母的性情爱钱如命；他清楚地看出：如果明白地请求，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为了一时弥缝之计，他就犯了伪造私章之罪，假造了武男的图章，向一个高利贷借到了三千元，先把盗用公款的痕迹消灭了。前些时候，期限快到了，终于连他所在的衙门里也接到了催索借款的明信片。现在正好武男从国外回来了，他迫不得已，就想说服武男，借这三千元来还那三千元，也就是拿武男的钱来赎武男的名。前几天他曾经去访武男，时候不巧，没有碰到。后来他又因公出差

两三天，所以还不知道那个高利贷已经到武男家去过了。

山木点点头，按一下铃，叫人把印泥盒拿来。然后把票据过一过目，从怀里摸出私章来，在当保证人的自己名下盖了章。千千岩拿起票据来，把它放在武男面前了。

"那么，武男弟，票据在这里了……款子什么时候交付？"

"款子我带来了。"

"带来了？……别开玩笑了。"

"带来了。……喏，三千元，如数交给你！"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来，丢在千千岩面前了。

千千岩吃了一惊，拾起纸包，打开来一看，脸色忽然涨得通红，又变成苍白了。他咬紧了牙齿。他满以为这借据还在高利贷手中，现在却在眼前了。原来武男叫田崎去把情由调查清楚之后，终于把这奇怪名义之下的三千元付还了。

"啊，这个……"

"你想推脱说，记不起了吗？做个男子汉，认错吧！"

千千岩一直把武男当成小孩子，没把他放在眼里，现在被他狠狠地揭穿了底细，一腔怨愤就象火焰一般涌起。他咬紧嘴唇，几乎把它咬穿了。山木吓呆了，使烟袋油子往下淌，眼睛只管盯住两人的脸。

"千千岩！我不再说什么了。看亲戚情谊面上，我决不控诉你伪造私章。三千元已经付还了，高利贷不会再寄明信片到参谋本部去了，请你放心吧。"

极度地被侮辱了一顿的千千岩，抚摸着沸腾的胸怀。他气得很想向武男猛扑过去；但他心里明白：现在已经不是辩白的时候了。他突然改变了态度。

"唉，老弟，被你这样一说，我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不过，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三）之一

浪子在二月初旬偶感风寒，一度痊愈；但是有一次熬夜为婆婆赶缝一件小袄，旧病复发。今天是二月十五日，她还不舒服，卧床不起。

每年说惯了“今年真冷，今年真冷”；可是今年的冷，才真是从所未闻。北风一天比一天紧，即使不是夹雪带雨的日子，也竟侵入骨髓。健康的人也生病，生病的人就死亡。报纸上的广告栏里只看见黑框子越来越多。这寒气使得本来就柔弱的浪子的小病加重起来。虽然不能分明指出将特殊的病状，但是头重，胃口不好，一天挨过一天。

自鸣钟敲了两点。这蝉鸣一般的威风凛凛的声音响过之后，暂时肃静无声，秒针的声音反而增加了静寂之感。早春的天空显示着异常鲜丽的浅碧色；虽然四扇纸拉门都关着，但是悠闲的日光普遍地照在糊门纸上；余光又透过纸射进来，在仰卧着织黑绒线袜子的浪子的手上，以及披散在比雪还白的枕边的黑发上闪闪地跳动。左边的纸拉门上映着摇摇摆摆的南天竹的影子，好象罩在洗手盆上。右边的纸拉门上鲜明地映着老梅的纵横的桠枝，上面疏朗地点缀着含苞未放的花蕾，历历可数，可知春还很浅。一只猫大概正在朝南的廊沿上晒太阳，猫头映出在腰板上面；它照准了今天的暖气所引出来的一只飞虫而跳将起来，捉它不住，又咚的一声蹲下身子；然而满不在乎，悠悠然地舔着自己的脚；只看见影子里的猫不断地点头。浪子含着微笑看这光景，由于太阳光晃眼，她攒紧眉头，闭上眼睛，发了一会儿呆。不久翻个身，向着那面，抚弄一下正在织着的袜子，两只针又一纵一横

地动起来。

廊沿上发出沉重的脚步声，一个门神一般矮胖的影子，映在纸拉门上走了过来。

“今天觉得怎么样？”

婆婆在她枕畔坐下了。

“今天好得多了。可以起来了……”她放下了织着的袜子，想坐起来。婆婆阻住了她：“不，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我不是别人，不必客气。唉，唉，唉，你又在打袜子了，不行！病人要专心静养，浪儿！你一碰到武男的事情，就什么都忘记了。这是不可以的。赶快静养吧！”

“真不好意思，一直躺在床上……”

“这，这不是对自己人说的话，我最不喜欢这一套。”

不要撒谎吧！你不是常常埋怨现今的媳妇对公婆缺乏礼貌，而窃喜自家的媳妇与众不同，认为是意外的幸运吗？浪子在娘家的时候，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对后母万事依照西洋派头直截痛快地处理的做法，暗自感到不满。所以她到了夫家之后，生活作风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古老的趣向。

婆婆仿佛突然想起了的样子说：“噢，听说武男有信来了，怎么说？”

浪子拿起枕旁的一封信，抽出信纸递给婆婆，同时说：“他说这星期天一定回来。”

“嗯。”她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把信纸折好了，说：“转地疗养是没有意思的。这么冷的天气，你走动走动看就知道了，没有病的人也会生病呢！伤风只要静静地躺几天，就会好的。武儿年纪轻，一下子就嚷着请医生啦，转地疗养啦。我们年轻时候，肚子疼也不躺下来；做产躺不到十天。世界开通了，人都变得柔弱了，

哈哈哈哈。你这样写信告诉武男吧，说妈妈在这里，叫他不要担心。哈哈哈哈，好吗？”

她嘴上虽然笑，眼睛里略微露出不快的神色来。浪子看着起身回去的婆婆的背影说：“劳妈妈的驾，真不敢当！”

浪子坐起身来，将婆婆送走以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浪子认为做父母的是不可能对小辈吃醋的，然而她却觉察出：丈夫一回家来，她同婆婆之间就发生一种异样的关系。武男远洋航海归来，看见浪子消瘦了，他虽然是个粗犷的男子，也能体谅自己出门期间她曾何等操心，因而更加怜爱她。这时候婆婆隐隐地露出的不快之色，逃不过伶俐的浪子的眼睛。有时她悄悄地感到烦恼：婆婆的所谓孝道和他们夫妻间的爱道，不知应该走哪一条，一时难于启步。

“少奶奶，加藤小姐来了。”

使女叫着。浪子睁大了眼睛。她看见了走进来的客人，忽然笑逐颜开：“呀，千鹤妹，来得正好！”

（三）之二

“今天怎么样？”

把一个淡紫色绉绸的防寒头巾和一只手提袋一起放在一旁，走到浪子枕头旁边来的，是个梳岛田髻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她的苗条的身体上裹着一件藏青地斜纹布长外衣，新月形的眉毛秀美可爱，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使人一见就发生鲜妍之感。这是浪子的姨母加藤子爵夫人的长女，名叫千鹤子。浪子和千鹤子是相差一岁的姨表姐妹。两人从幼儿园时代起就比同胞姐妹更亲昵，使得浪子的妹妹驹子愤愤不平地说：“姐姐专门同

千鹤姐好，我真不高兴！”因此浪子嫁到川岛家之后，别的同学自然疏远了，而千鹤子却喜两家靠得近，常常来探望她。武男出门赴远洋航海期间，安慰寂寞多愁的浪子的，除了武男的热情如火的来信以外，最重要的是千鹤子的来访。

“今天好很多了，不过还是头重，常常咳嗽，真讨厌。”浪子含笑说。

“噢！……天气真冷。”千鹤子说着，回过头去向恭恭敬敬地送过一个坐垫来的使女看了一眼，就在浪子身边坐下了。她把戴着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的手伸到桐木火盆上，又按在樱花一般鲜丽的面颊上。

“姨妈和姨父都好吗？”

“好的。他们叫我问你好。他们都说天气太冷，不知道你怎么样了，非常担心呢。昨天晚上我也和妈妈谈起：这季节真不好，等到气候好些，你还是到逗子转地疗养的好。”

“是吗？横须贺来的信上也这么说……”

“表哥的来信吗？啊？那么还是早点转地的好。”

“不过大概不久就会好的，所以……”

“但是这时候的感冒，的确是要当心的。”

这时候使女送上红茶来，端到千鹤子面前。

“阿兼，老太太在哪里？有客人吗？噢，是谁？是家乡来的？……千鹤妹，今天你多坐一会儿吧。阿兼拿些东西请千鹤小姐吃！”

“呵呵呵呵，我是常常来的，每次都吃东西，你们可吃不消啊。等一等，”说着，拿出个用方绸巾包着的小套盒来，“我知道你婆母喜欢吃豆沙年糕。这里只有一点点……现在有客人，等一会儿送给她吧。”

“啊哟，多谢了。真是……多谢了。”

千鹤子又拿出些红蜜柑来。“颜色漂亮吗？这是我的礼物。但是很酸，不好吃。”

“啊，真漂亮，请你替我剥一只吧。”

千鹤子剥了一个递给她。浪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面一个劲儿地往上撩披到额前的头发。

“讨厌吧。把它扎起来好不好？喏，我替你扎吧。就这样躺着好了。”

千鹤子走到她所熟悉的隔壁房间里，从镜台里拿来一把梳子，就小心翼翼地替浪子梳起头发来了。

“我告诉你，昨天的同窗会——你也收到通知书吧，——真有趣呢。大家叫我向你问好。呵呵呵呵，离开学校才一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结婚了。真好笑：大久保姐、本多姐、北小路姐，都梳了螺髻，十足少奶奶的派头，真好笑呢！……不疼吗？……呵呵呵呵，你知道她们谈些什么？都是宣传自己的事。后来，又谈到和公婆分居论。北小路姐自己一点也不懂得家政，而她的婆婆性情非常温和，因此主张同居；大久保姐呢，因为婆婆脾气古怪，所以是分居论的勇将，真是好笑。我插嘴批驳她们，她们却说：千鹤姐还是门外汉，——这个‘汉’字真滑稽——没有资格说话。……扎得太紧吗？”

“不，不紧。……这个会真有趣。呵呵呵呵，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说话的。毕竟个人情况不同，不好一概而论。喏，千鹤妹，我记得姨妈有一次也说过：光是青年人在一起，往往容易放肆。这话真不错。咱们对老年人是不可怠慢的。”

浪子受过父亲中将的教导，加之自己对家政有兴趣。她在娘家的时候就旁观后母怎样当家，私下怀抱着自己的见解；希望

将来有一天自己当了一家的女主人，要好好地管理家务，用心已非一日了。然而后来嫁到了川岛家，看见摄政太后独揽万机，而她所处的是无权的太子妃地位，就暂时收敛自己，而处在婆婆的支配之下了。有时她在婆婆和丈夫之间茫然无所适从，而私下怨恨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服侍丈夫；这时候她也不免怀疑：她以前曾经认为后母所得意的父母和成了家的儿女分居论不适于我国风习；现在想想，这也许是合理的吧？然而浪子并不因此而改变初衷，她私下约束自己的心。

千鹤子不能完全体会在后母之下过了十年，现在又在婆婆身边积了一年经验的表姐的衷曲。她把刚编好的辫梢用白缎带扎住，看看浪子的脸，放低了声音问："近来脾气还是不好吗？"

"嗯，不过我生病之后，对我好一点了。只是……我替武男做些什么，婆婆心里总是不高兴，这一点很为难！武男也常常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母亲是这一家的女皇；对母亲应该比对我、对任何人都尊重。……唉，这种话不要说了。啊，真舒服！谢谢你！头觉得轻快了。"

浪子说着，摸了摸辫子。她毕竟感到疲倦了，闭上了眼睛。

千鹤子收拾了梳子，用纸擦着手，站在镜台面前。她把一只小匣子的盖打开了，用手掌托着匣子，走过来对浪子说："我看了好几次，觉得这饰针真好看。武男哥哥对你真好！我们的……俊次（这是千鹤子的未婚的赘婿，现在在外交部供职），只懂得埋怨我，说做外交官的妻子，非精通外语不可；说我应该用功读法文，又说德文非常重要，真讨厌！"

"呵呵呵呵，我想早点看见千鹤妹梳螺髻呢。……不过，不梳岛田髻也是可惜的。"

"我不要！"她蹙紧了那双秀美的眉毛，然而透露她的真实心

情的微笑在蔷薇花苞一般的嘴唇上流露着。"唉，我告诉你：那个萩原姐，就是比咱们早一年毕业的……"

"嫁给松平君的那个吧？"

"是的，听说她昨天离婚了。"

"离婚了？为什么呢？"

"听说是：公公婆婆都喜欢她，但是松平君讨厌她。"

"有了小孩子没有？"

"有了一个。但是松平君总是讨厌她，近来又是讨小老婆，又是养姘妇，一味胡闹。萩原姐的爸爸非常生气，说这样薄情的东西，不能让女儿继续做他的妻子，终于把她接了回来。"

"唉，真可怜！……为什么讨厌她呢？真狠心啊！"

"叫人好气啊！……如果是相反的，到还可说；现在公婆喜欢她而丈夫讨厌，落这么个下场，多么痛苦啊！"

浪子叹了口气。

"进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教室里读同样的书，但是后来大家东分西散，不知怎么个结果。……千鹤妹，咱们永远要好，处处互相帮助，好吗？"

"我真高兴！"

两人的手自然而然地握紧了。过了一会，浪子含笑说："我这样躺着，就想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呵呵呵呵，你不要笑我！几年之后，日本和某一个外国打起仗来，日本打胜了。于是千鹤妹家的俊次哥哥当外务大臣，到那边去议和；武男当舰队司令长官，把几十艘军舰排列在对方港口上……"

"还有，赤坂的姨父当陆军司令官，我家的爸爸在贵族院里主持会议，议决几亿万元的军事费……"

"那么，我和千鹤妹就拿了红十字旗帜，到战地去。"

"不过，身体不好是不行的。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浪子笑了一阵，咳嗽起来，用手按住了右胸。

"话说得太多不好吧？胸口疼吗？"

"咳嗽的时候，这地方常常刺疼，真讨厌。"

浪子说着，眼睛望着纸拉门上突然暗淡了的日影。

（四）之一

那天晚上千千岩在山木家里面的小客厅里被武男骂得体无完肤，积了一肚子烈火似的愤怒而回寓；此后只隔五天，突然从参谋本部被调到了第一师团的某联队。

人的一生之中，至少也要经历一次所谓"祸不单行"的时期：做事到处碰壁，仿佛觉得皇天特别选定了自己一个人，不断地加以折磨和压迫。从去年以来，千千岩这只孤舟就搁浅，至今还不容易找到摆脱这浅滩的希望。浪子已经被武男夺去了。做做投机生意，屡遭失败。向高利贷借借钱，弄得名誉扫地。他一向看作小孩而轻视的武男，把他当贱仆一般疼骂；唯一的亲戚川岛家和他断绝交往了。最后，连他视为唯一的立身捷径而抵死不肯离去的参谋本部的位置，也并无一言半语的通知而被夺了，结果沦落成以前认为形同牛马的师团士官！怀着隐疼的千千岩，现在无法提出抗议，只得忍着遍地马粪的臭气，老着面皮从事练兵和行军。这一打击给千千岩以莫大的刺激。他从来临事不慌不忙，冷静地拿定主意；但现在一想起这件事，不觉一肚子愤恨比火更猛烈地升腾起来。

千千岩现在的情况，就好比已经踏上了立身的梯子，只要攀

登上去，一定可以拿到辉煌灿烂的名利之冠，而在已经攀登了一两步的时候突然被人踢了下来。是谁踢他下来的呢？千千岩根据武男的话，根据当参谋部长的将军是片冈中将的独一无二的知己朋友的事实，疑心中将至少有几分关系。还有，向来对金钱淡然的武男，现在为了三千块钱——即使还有伪造私章的事——而分外激烈地动怒，他觉得奇怪；因此又疑心，莫非是浪子把旧事说了出来，在武男面前谗害他？越想越象，疑心就变成了事实，事实在怒火上加了油；于是失恋的怨恨，功名路上蹉跌的悲愤，失望，不平，嫉妒，种种恶感一齐围绕了中将、浪子和武男而象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千千岩常常自夸头脑冷静，而讥笑因热情而忘记数字的笨人；然而到了屡次失败之余，终于心慌意乱；他心里想：这一腔怨恨如果找不到可以尽情发泄的门路，宁愿把千千岩安彦自己这五尺之躯毁灭了事。

报仇！报仇！世界上最快适的，莫如喝我所痛恨的人的血而嚼他面颊上的一块肉时的感觉。

报仇！报仇！唉，怎样才能报仇呢？怎样才能发现可以使片冈、川岛两家化作微尘的地雷火坑，而自己务须站在没有危险的距离上拉动火线，欣赏着那些可恨的人心伤、肠断、骨碎、脑裂、活活死去的光景，而痛快地喝一杯酒呢？——这是正月以来日日夜夜萦绕在千千岩头脑中的问题。

梅花象雪一般纷飞的三月中旬，有一天，千千岩的一个亲密交往的旧同学某某，从第三师团调到东京来，千千岩到新桥火车站去迎接他。走出候车室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妇人——贵妇人，带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少女，从妇女候车室里走出来。

“真巧极了！”

片冈子爵夫人繁子带着驹子，站定了说。一瞬间变了脸色

的千千岩，望了望对方的神色，忽然又变了脸色。他立即打定主意：中将和浪子是可恨的，但至少对这个人没有敌视的必要。千千岩就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含着微笑说："好久没有去拜望了。"

"真的，好久不见大驾光临呢！"

"唉，常常想去拜望，可是职务上有种种事情，繁忙得很，这就……今天到哪里去？"

"要到逗子去一趟……你呢？"

"唉，我是来迎接一个朋友的。……是到逗子去休养吗？"

"哦，你还不知道呢。……家里有了一个病人。"

"病人？是谁？"

"是浪子。"

这时候铃声响了，旅客象潮水一般向检票口涌过去。那少女拉着母亲的衣袖说："妈妈，别耽误了。"

千千岩立刻拿了子爵夫人手里的手提包，跟着她一同走去。

"喏，是什么病，厉害吗？"

"是的，终于变成了肺的毛病。"

"肺？……结核？"

"是的，吐了很多血，所以前些时到逗子去了。我今天去看看她。"说着，从千千岩手里接了手提包。"那么，再见了。我马上就回来的，有空请过来玩。"

千千岩目送这华美的开士米披肩和扎红缎带的辫发在那边的头等车厢门口消失了，走回来的时候嘴唇上露出可怕的微笑。

（四）之二

医生每次来看病的时候，嘴上虽然不说，可是实在已经看出这病渐次明显，用尽种种方法来防止，终于没有效用。眼睛虽然看不见，浪子的病实在一天一天地重起来；到了三个初旬，已经无疑地进入了肺结核初期。

婆婆一向自夸硬朗，嘲笑现在的年轻人羸弱，她不相信转地疗养。但是现在看到眼前的浪子几次吐血，也不免吃惊；听说会传染的，又恐怖起来，就依照医生的劝告，找一个可靠的护士陪伴着，把浪子送到相州逗子的老家——片冈家的别墅里。

肺结核！浪子将信将疑地等待着这病时的心情，正好比孤独的旅客站在茫茫的原野上眺望向头上迫近来的乌黑的积雨云时的心情。现在，可怕的沉默已经打破了，站在雷鸣、电闪、黑风吹、白雨迸的中心的浪子，只希望豁出命去早些冲出这风雨的重围。然而第一次的打击多么可怕！记得是三月初二，她觉得今天比往日舒服些，想起了久已荒疏了的插花的乐趣，要找些材料来插在婆婆屋的花瓶里；就央求正好回来的丈夫，替她折取一枝香气浓一点的红梅。她坐在庭前的廊沿上，正在这一枝那一枝选择的时候，忽然胸中难过起来，头部昏迷，眼前红霞乱转，不觉呀的一声就从肺中绞出一般地吐了许多鲜红的血！这时候她想：“唉，终于来了！”同时远远地隐约瞥见了自己的坟墓的影子。

唉，死！浪子以前认为人世多苦的时候，也常常觉得生何足乐，死何足惜。然而现在体会了人的生命的可爱，就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希望活到千年万岁。她一心想制胜这病，常常自己鼓励消沉下去的精神，自动地催促医生，小心谨慎地养病，令人看

了觉得伤心。

武男的服务地点横须贺，正好近在咫尺，他常常偷空到这里来望她。父亲的信、姨母和千鹤子的探访，络绎不绝。别墅里还有去年夏天被川岛家赶走以来久不见面了的保姆阿几。她因为获得了重新见面的机缘，竟把可悲的疾病当作可喜的事，十分亲近浪子；凡属可能的，她都比以前加倍热心地服侍。另有一个忠诚的老仆人，也用心伺候。浪子离开了春寒料峭的都门，投身在和暖的湘南空气中，天天吸收天地惠赐的阳光，享受周围温暖的人情，心情自然舒畅起来。转地已经二旬，吐血停止了，咳嗽也减少了。每星期两次从东京来诊视的医生，虽然没说已经痊愈，然而庆喜病势不曾增加而医药见了效，说只要继续静心疗养，一定有恢复健康的希望。

（四）之三

首都的花还没有开，然而逗子一带嫩绿的山上，山樱已经及早开花了。今天是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六，到处山上不时蒙上白云。从早晨起，就下绵绵的春雨，山和海都模糊地变成了一色。悠长的春日好象过不尽的样子。到了傍晚，下起大雨来，风也很猛烈，门窗震响的声音凄厉可怕。相模滩上怒涛的咆哮声，好象万马奔腾。海边渔村里的人家门户紧闭，一点灯火的光也不泄露出来。

今天武男原计划很早就到别墅来，因为有紧要的公事脱不开身，到了晚上，才摸黑冒着风雨前来，现在已经换好衣服，吃罢晚餐，正靠在桌子上看信。浪子坐在对面，正在缝一只漂亮的荷包，常常停下针线向丈夫注视，对他笑；有时倾听风雨声，默默地

陷入沉思。她那梳成总角的黑发上插着一朵带叶的山樱花。两人中间的桌子上点着一盏有桃色灯罩的洋灯，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和淡红色的光。旁边的白瓷瓶里插着一枝山樱花，象云一般默默不语，大概正在梦见今天早上告辞的故山之春吧。

风雨声在屋子四周骚扰着。

武男把信折好了说：“岳父也很担心着。我明天要回京去，顺便到赤坂去弯一弯吧。”

“明天就要去吗？这样的天气！……可是妈妈一定也在那里挂念。我也想去呢！”

“浪妹也想去！这怎么可以！这真是万难遵命了。你就当它是暂时遭流放吧。哈哈哈哈。”

“呵呵呵，这样的流放，一辈子我也高兴。……你抽支烟吧。”

“看起来我象是想抽的样子吗？我不抽。我还是在要来之前的一天和回去之后的一天加倍抽吧。哈哈哈哈。”

“呵呵呵，那么这就给你端好点心来，作为奖赏。”

“那可多谢了。大概是千鹤妹送来的礼物吧。……这是什么？做得很漂亮啊。”

“这几天日子很长，没有法子消遣；就做这么个东西，想送给妈妈。……不，不要紧的，我是做着玩的。啊，今天精神真爽快！让我再坐一会儿吧。这样坐着，一点也不象生病的样子吧？”

“这是因为有川岛医生护理你的缘故，哈哈哈哈。近来浪妹的气色的确很好。这下子就有把握啦。”

这时候保姆阿几一只手拿着一钵点心，一只手托着一个茶盘，从隔壁房间走过来了。

“风雨真厉害啊！要是少爷不在这里，少奶奶今天夜里真个睡不着了。饭田町的小姐又回京去了，连护士小姐也暂时回京

去了，今天真冷清啊，少奶奶！只有茂平(老男仆)在这里，不过……”

“在这样的晚上乘船的人，不知道心情怎么样。不过挂念乘船的人的人，心情更加忧愁吧。”

“这算得了什么！”武男喝完茶，一下子吃掉了两三个风月堂的中国豆沙包说，“这算什么！这样的风雨还算好的呢。在南中国海一带一连两三天碰到大暴风雨的时候，才真难受呢！四千几百吨的战舰倾斜到三四十度，山一般的浪头哗啦哗啦地冲过甲板，船身轧轧地响，这时候心情才不好过呢。”

风越来越大了。一阵暴雨象石子一般撒在防雨板上。浪子闭上了眼睛。阿几浑身发抖。三个人暂时无语，只听见凄惨可怕的风雨声。

“好，别再讲阴森森的话了。这样的夜里，应该把洋灯捻亮些，讲些愉快的话。这里比横须贺还暖和呢，山樱已经开得这样了。”

浪子轻轻地摸摸插在瓷瓶里的山樱的花瓣，说：“今天早上老爷爷到山里去折来的。真好看啊！……这样大的风雨，山里的恐怕有很多给吹落了。怎么会这样爽朗呢！我想起了，刚才我看到莲月①的和歌里有这样一首：

樱花开又落，使我心艳羡；
花开何迅速，花落无留恋。”

“什么，花落无留恋？我倒有这样一种想法：日本人对花或者无论什么东西，太喜欢赏玩它的凋零的情景了。毫无留恋的

---

① 莲月(1791—1875)，江户末期的女歌人，著有《莲月歌集》。

凋零，态度爽朗，固然是好的；可过分了就不好。譬如打仗，先战死的岂不是输了吗？所以我认为应该奖励一下顽强、固执和持久。所以我就作了这样一首和歌。念给你听，反正是初学的，出出丑吧：

莫笑重瓣樱，顽强而固执！
长生在枝头，使我心欢悦。

哈哈哈哈，比莲月怎么样？"

"呀，这首和歌真有趣。对吧，少奶奶？"

"哈哈哈哈，阿妈说好，那一定是优秀作品了。"

在谈话停止的瞬间，又是一阵更激烈的风雨声，夹着波涛声，房子就好象是浮在大海中的孤舟。阿几说铁壶里要加开水了，就走到隔壁房间去。浪子把衔在嘴里的体温表拿出来，在灯火上一照，得意地给丈夫看，今夜的体温没比往日增高。她把体温表收藏在筒子里，漫不经心地看看圆桌子上的樱花，忽然含笑说："已经过了一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呢：那时候我坐了马车出门，家里的人都来送我；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可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呵呵呵呵。马车走过溜池桥，太阳已经落山了。那正是十五夜里，浑圆的月亮上来了。经过山王那个坡上，正好樱花盛开，花瓣象下雪一般飘呀飘地从马车窗子里吹进来，呵呵呵，发髻上都是花瓣；直到下车之后，姨母看到了，才给我摘下来。"

武男靠在圆桌子上，手托着面颊，说："一年了，时候过得真快！转瞬之间就该举行银婚式了！哈哈哈哈，我记得那时候浪妹的样子装得好正经，哈哈哈，想起了也好笑，真好笑。怎么会装得那样正经？"

"可是，呵呵呵呵，你也是摆起少爷架子，装得挺正经的。呵呵呵呵，两只手发抖，怎样也拿不住酒盅。"

"好热闹啊！"阿几含着微笑，拿着铁壶回来了。"我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现在跟您们呆在一起，就好象去年在伊香保时候那样。"

"伊香保那时候真快乐！"

"采蕨的时候怎么样？不知哪一个说两只脚走不动了。"

"都是你走得太快了的缘故。"浪子含笑说。

"又快到采蕨的时候了。浪妹，快点好起来，咱们再去比赛采蕨吧。"

"呵呵呵，那时候一定好了。"

（四）之四

第二天和昨夜的暴风雨相反，想不到是上好的晴朗天气。

武男决定下午回东京去。上午温暖无风的时候，想出去走走，就带着浪子从别墅的后门出去，经过处处长着松树的沙丘，来到海边上。

"天气真好，想不到今天会变得这样好！"

"的确是好天气。望过去伊豆好象很近，说话也听得见似的。"

两人踏着已经干燥了的沙地，经过那些趁今天风平浪静，吵吵嚷嚷地拉着鱼网的渔夫和拾贝壳的孩子，沿着新月形的海滨，渐渐走到了人影稀少的地方。

浪子好象突然想起似地说："武男哥，那个千千岩君怎么样了？"

"千千岩吗？真是个可恶透了的东西。从那一次之后，我再

也没见过他。……你为什么问起他？”

浪子略微想了一想，说：“没有什么，真好笑，我昨天晚上梦见了千千岩君。”

“梦见了千千岩？”

“是的，我梦见千千岩君正在和妈妈谈话。”

“哈哈哈哈，你自寻烦恼。他们谈些什么话呢？”

“不知道谈些什么话，只看见妈妈点了好几次头。……大概是因为听见千鹤妹说有一次她看见他和山木君一块儿走着，所以才做了这个梦。武男哥，千千岩君并不常到咱们家里来吧？”

“不会有这种事，不会有的。妈妈也为了千千岩的事情生气呢。”

浪子不知不觉地叹一口气。

“唉，我这样地生病，妈妈的心里也一定不高兴的。”

武男心里怦的一跳。他对生病的妻子没有说过，实则自从浪子生病转地疗养之后，武男每次回东京，只觉得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甚至告诫他，说恐怕传染，叫他不要到逗子去；发了许多牢骚之后，竟痛骂浪子的娘家。他稍微辩解几句，她就骂他是庇护老婆反抗母亲的逆子。这已经不止一二次了。

“哈哈哈哈，浪妹太多心了。哪里有这种事情呢？你只要专心养病，明年春天我抽点空出来，咱们同妈妈三个人到吉野去看樱花。……啊，已经走到了这地方了。你吃累了吗？要不要慢慢地走回去？”

两个人在海滨尽头隆起的地方站定了。

“到不动祠① 去，好吗？……不，一点也不累。即使到西洋

① 不动祠是供奉不动明王的祠堂。不动明王是佛教密宗所尊重的菩萨，日本到处都是这样的祠堂。

也走得动。”

“走得动？那么，把披肩交给我拿着吧。岩石上滑得很，你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

武男搀扶浪子，沿着山脚上岩石旁边的一条小路走走歇歇，走了一百多米路，来到了一个哗啦哗啦响着的瀑布底下。瀑布旁边有个小小的不动祠，五六株细长的松树从岩石中间长出来，斜斜地俯瞰着海水。

武男把一块岩石拂拭干净，把披肩铺上，叫浪子坐着休息，自己也坐下，抱住膝盖说：“真是风平浪静啊！”

海上的确风平浪静。将近午时的天空，连天心也蔚蓝而明朗，没有一点云雾。一碧无际的海，到处都象磨光的一样，眼睛望得见的范围内，没有一条皱痕。海和山都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悠然沉睡着。

“武男哥！”

“什么？”

“会好吗？”

“嗯？”

“我的病。”

“哪儿的话！怎么不会好呢！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浪子靠在丈夫肩上了：“不过我常常想，万一不会好，也说不定。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生这病死的……”

“浪妹，为什么今天讲这种话？一定会好的。医生不是也说会好的吗？浪妹，对不对？岳母或许是生这病……但是浪妹不是还不到二十岁吗？况且是初期的，无论怎样都会好的。你看：我们的亲戚大河原，右肺完全没有了，医生已经宣告绝望了；可是他不是又活了十五年吗？只要相信一定会好，那就一定会好。

说不会好，就是浪妹不爱我。如果爱我，一定会好的。怎么可以让它不好呢！”

武男握住了浪子的左手，把它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了。手上戴的那只结婚前武男送给她的钻石戒指发出灿烂的光辉。

两人暂时默默不语。从江之岛那边出现的一片白帆，沿着海面滑行。

浪子那含泪的眼睛含着微笑，说：“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唉，人为什么要死呢！我要活，要千年万年地活下去！如果要死，两个人一起死！好不好，两个人一起死！”

“如果浪妹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

“真的？我真高兴啊！好，两个人一起死！……不过，你有妈妈，还有职务，你虽然这么想，怕不能自由吧。那么我只得一个人先去等你。……我死了，你还常常想起我吗？嗯？嗯？武男哥！”

武男挥着泪，摸摸浪子的乌黑的头发，说：“唉，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快点把病养好，浪妹！我们两人都长寿，咱们还要举行金婚式哩！”

浪子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投在他怀中；热泪象雨一般落在武男的膝上，她呜咽地说：“我即使死了，还是你的妻子！无论什么人来破坏；无论生病，还是死亡，直到未来的未来之后，我还是你的妻子！”

（五）之一

在新桥火车站听见浪子生病时千千岩嘴唇上露出的微笑，悬而未决的难题忽然有了头绪时狂喜的心中所唱出的凯歌。他

所痛恨的川岛、片冈两家的关键，实在是在浪子身上；浪子这肺病，简直是皇天特地赐给我千千岩安彦的报仇机会。这病会传染，是一种绝症。武男常常不在家；只要在婆媳之间轻轻地放出片言只语，就不须劳动一根手指，包管她们破裂，还有什么困难呢？事成之后，我就可高飞远飏，以后只须欣赏她们互相残杀，求生觅死的痛苦的话剧。千千岩确是这样地打算着，因而略略展开了他的愁眉。

他对姑母的脾气知道得很清楚，又清清楚楚地知道姑母不象武男那么痛恨他。还清清楚楚地知道姑母常常把武男看作小孩子，而认为他——千千岩年纪虽轻而长于世故，较为可靠。对这一点他也知道得很清楚：姑母家亲戚好友都不多；姑母虽然常常破口骂人，其实外强中干；她不满意这对年轻夫妇，常常希望有人做她的帮手。所以千千岩虽然还没有进过一兵一卒，已经预料这作战计划必定成功。

胸有成竹的千千岩，又跑去同山木商谈一下。他托山木常常到川岛家去串门，探听情况，并且向姑母暗示千千岩已经痛改前非，决心从善。到了四月底，他听说浪子的病已经拖延了两个月，还没有顺利地好转；姑母的心境越来越坏了。他就趁武男不在家，管家田崎也到外地去办事的时候，一个晚上突然跨进久已断绝来往的川岛家的门槛。他看见姑母面前摆着武男的来信，满腹心事地独自沉吟着。

（五）之二

“没有，一直没有好转。钱用了不少，过了两个月，三个月，总还是不好，真没办法，安儿！……这种时候最好有个可靠的亲

戚，商量商量。武儿还是一团孩子气……”

“可不是嘛，姑妈！做侄儿的实在不好意思上门来……不过想起了恩人——已故的姑丈和您姑妈，又想起了武男弟，总不能袖手旁观，只得老着面皮跑来了。说实在的，这是川岛家的一桩大事啊。……唉，姑妈！肺病这东西真是可怕的病啊！姑妈大概也听说过：妻子生肺病，传染给丈夫，弄得全家都死光，是常有的事。做侄儿的也实在替武男弟担心，姑妈要是不提醒他一下，生怕会惹出大乱子来呢！”

“就是说呀！我也知道是可怕的，所以常常对武儿说，不要到逗子去，不要到逗子去。可是他不听，你看！”

她把信递给千千岩看，又说：“老是说医生怎么样，护士怎么样……傻头傻脑的，只认得老婆。”

千千岩称心地一笑，说：“不过，姑妈，这也是难怪的。夫妻越相爱越好。武男弟看见她生了病，当然越发疼她了。”

“可是，因为老婆生了病，就不孝顺父母，哪有这道理呢？”

千千岩慨然地叹了口气，说：“唉，实在是一件麻烦的事！好容易给武男弟讨了个好媳妇，姑妈也可以安心了，想不到立刻就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川岛家的存亡，现在实在是个关头呢！……那么浪子小姐的娘家来探望吗？”

“探望，哼，探望！那个架子十足的晚娘，哼，送来了一点点东西来，面子上算是来探望过了。加藤家里呢，来是来过两三次了……”

千千岩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样的时候，娘家应该懂得一点道理。把生病的女儿推给人家了，倒亏他们好意思。不过世上的人们本来都是自私自利的，姑妈！”

“一点儿也不错。”

“这就随它去吧。担心的是武男弟的健康。万一出了些事情，川岛家就此完结了！……在这期间，说不定会传染呢。不过夫妻间的事情，姑妈也不便插身进去……”

“是的。”

“不过，让他这样下去，川岛家要闹出大事情来了。”

“可不是嘛。”

“做父母的不能一味听小孩子的话；有时让他们哭，倒反而是爱。况且年轻人往往起初非常要好，可是过不了多久突然变了心肠。”

“可不是嘛。”

“小小的可怜和不忍，换不了一家的大事呢！”

“嗯嗯，可不是嘛。”

“而且，万一生了娃娃，那真是……”

“对啊，说的就是这个！”

千千岩看到姑妈把双膝向他挪了挪，深深地点一点头的样子，就在心里拍手，立刻转换了话题。他不但眼看着他所用的药渐渐地发生作用，又清清楚楚地知道：姑母的心田里已经播下了一粒种子，虽然还被左顾右虑覆盖着，但是它的破土、发芽、开花、结实，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这时间势必不很长久了。

武男的母亲在本质上不是个坏人；她虽然不疼爱浪子，然而也不厌恶她。浪子不管家风和教育的不同，尽量抛弃自己的趣向而迁就婆婆，这也是婆婆所知道的；并且她还觉得浪子在某些地方和她自己趣味相同，所以有时嘴上虽然骂她，却暗自想：我做新媳妇的时候功夫远不及她。然而，浪子的病缠绵了一个月之久，终于被冠上肺结核这个讨厌的病名；婆婆亲眼看到她吐血的恐怖，又看见花了不少钱，拖延了不少日子，还是不能顺利地

康复，就觉得内心深处产生了个自己也不知道是失望还是嫌恶的念头。她这样想想，那样想想，胸中酝酿着一种不快的感情，就觉得覆盖在上面的顾虑一块一块地融解，而那个念头以可惊的势头一天一天地变得强烈了。

千千岩清楚地找出了姑母心中的路径，此后就常来串门，若无其事地洒上两三点轻风细雨，融解其顾虑，培养其萌芽，等候局面即将临近的发展。等到他趁武男出门期间屡次出入川岛家的消息微微泄露出的时候，千千岩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早就退出舞台。他向山木预告了最近即将演出的武戏，并且预先举杯庆祝。

（六）之一

五月初旬，武男所乘的兵舰将从吴开赴佐世保，然后开向北方，去参加在函馆附近举行的联合舰队演习。其间有四五十天没有回家的机会。因此有一天晚上回东京，来向母亲告别并请安。

近来每逢武男回家，母亲总是懊恼叫苦，仿佛槽牙里嵌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是今天晚上难得笑逐颜开，叫人替他烧水洗澡，又几乎想亲自动手似地叫人作武男所喜爱的肉芽汤①，殷勤地劝他吃。武男本来不大注意这种细节，今天看见情形忽然改变，心里也觉得惊诧。然而做儿子的无论长到几岁，看见父母疼爱自己没有不欢喜的；况且武男自从父亲死后，更加亲近母亲，看见母亲脾气好转了，心中当然高兴。他快快活活地吃完了晚饭

① 原文作萨摩汁，也叫鹿儿岛汁。在黄酱汤里放猪肉（或鸡肉）、白萝卜、胡萝卜、白薯、牛蒡等煮成。

之后，就去洗澡，一面听着潇潇的雨声，一面寻思：今后但愿浪子早点康复，在这里等候我回家；又回想今天到逗子去所看到的情况。他满心欢喜地走出浴室，随随便便地穿上了女仆披在他身上的便衣，用拿着雪茄烟的右手的手背擦着额头，走进了母亲那八铺席的房间。

母亲正在叫女仆揉肩膀，一面拿着一根老挝①长烟管在吸国府烟②。她抬起头来，说："啊，洗得真快！呵呵呵呵，你爸爸洗澡也是这么快的。……喏，就在这个垫子上坐吧。……阿松，不要揉了，你去泡壶茶来。"她站起身，亲自从茶具橱里拿出个点心钵来。

"简直把我当作客人了！"武男吸一口雪茄，吐出青烟来，嘴上含着微笑。

"武儿，你回来得正好。……我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正想让你回来一次。现在你回来了，再好没有。逗子……你去过了吗？"

武男明知道母亲不喜欢他常常到逗子去，然而明显的谎话又不便说。

"唉，去转了一转。气色似乎好得多了。她说对不起妈妈，心里很不安。"

"噢！"

母亲的眼睛盯住武男的面孔。

这时候女仆端来了茶具，母亲接了茶具，对她说："阿松，你到那边去吧。把……把纸隔扇关严。"

---

① 原文作罗宇，即老挝。这种烟管是用由老挝进口的黑斑竹做成的，故名。

② 国府烟是国府地方出产的烟丝。

（六）之二

母亲亲自倒一杯茶给武男，自己也喝一杯，从容地拿起烟管来。她慢慢地开口了。

“唉，武儿，我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去年犯了风湿病，更加不好了。昨天只是去扫了一次墓，肩膀和腰直到今天还酸疼呢。年纪一大，总觉得无依无靠，真没办法。……武儿，你要保重身体，千万不可以生病。”

武男把那支雪茄烟在火盆边上笃笃地敲敲灰，抬起头来看看母亲那虽然肥胖但是岁数不饶人起了皱纹的额角，说：“我常常出门，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妈妈当总理大臣。……阿浪如果健康，那就很好。但她常常说希望早点康复，好替一替妈妈，让妈妈休息休息。”

“噢，她这样想吗？不过她的病很讨厌。”

“可是现在已经好得多了。天气也渐渐暖和起来，她到底是年轻人呀！”

“唉，这病很讨厌，能够好起来就好。武儿……医生不是说过，阿浪的妈妈也是生肺病死的吗？”

“是的，确有这事情，不过……”

“这毛病不是会从爹妈传给子女的吗？”

“是的，虽然有这样的话，可是阿浪的病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没有关系，妈妈，只要当心就好了。所谓传染，遗传，实在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阿浪的爸爸现在那么健康。阿浪的妹妹——就是那个阿驹——她半点肺病也没有。人不是象医生所说的那么脆弱的，哈哈哈哈哈。”

“唉，这不是好笑的事。”母亲笃笃地敲着烟管说。“所有的毛病里头，只有这毛病最可怕，武儿，说起来你也知道吧：那个做知事的东乡的太太，就是你小时候常常和他吵架的那个孩子的妈妈，你瞧，做妈妈的生肺病死了，那是前年四月里的事。那一年年底，你知道怎么样？东乡也生肺病死了！可不是嘛。还有他们的儿子——听说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当技师的——也生了肺病，最近也死了。喏，都是这个做妈妈的传染给他们的！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呢。所以我说，武儿，只有这个病不好大意，一大意就闯大祸。”

母亲放下了烟管，将双膝稍微向前挪了挪，注视着默默地倾听的武男的侧脸。

“说实在的，我早就想跟你商量这件事了。”她略微停顿一下，眼睛盯住武男的面孔。“阿浪还是……”

“怎么样？”

武男抬起头来。

“阿浪还是……叫他们接回去，怎么样？”

“接回去？怎样接回去？”

母亲的眼睛不离开武男的面孔，说：“叫她回娘家！”

“接回娘家去？叫她在娘家养病吗？”

“养病也好，总而言之接回去……”

“养病逗子最好！她娘家有小孩子；与其在娘家养病，还不如在这里好得多呢！”

母亲呷了一口冷茶，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武儿，你又没喝醉，怎么装作听不懂呢？”又注视着儿子的面孔说：“我说的是：把阿浪……打发回娘家去。”

“打发回去？……打发回去？……是离婚吗？”

"呀，声音轻些，武儿！"她注视着打寒噤的武男的脸。"离婚，是的，就是离婚。"

"离婚！离婚！为什么离婚？"

"为什么？我刚才说过了，因为这毛病很讨厌。"

"您说的是因为生肺病……所以离婚？和阿浪离婚？"

"是的。虽然怪可怜的……"

"离婚！"

雪茄从武男手里滑落，掉在火盆里，弄得烟雾腾腾。一盏洋灯吱吱地点着，夜雨嘀嘀嗒嗒地敲打窗子。

（六）之三

母亲把一个劲儿地冒烟的雪茄烟埋进灰里去，同时略微往前面挪挪身子。

"喏，武儿，我这话太突然了，难怪你要吃惊。但是妈妈是想了多少个夜晚才对你说的，所以你必须好好地听我说……喏，我对阿浪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你也是喜欢她的。所以并不是咱们这边有意和她离婚，实在是因为这病很讨厌。"

"病已经好起来了。"武男抢着说，抬起头来看母亲的面孔。

"唉，你听我说：目前虽然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详详细细地问过医生了。只有这毛病，一时虽然好了，可是后来又会变坏，天气一热一冷，立刻就复发；生了肺结核而彻底治好的人，一个也没有——医生这样说。阿浪即使现在不会马上就死，可是病情迟早准会恶化，管保是这样。在这期间一定会传染给你，管保是这样。武儿！传染给你，生出小孩子来又传染给小孩子，那么不但阿浪一个人，连你这重要的家主，连重要的下一代孩子，都

生了肺病，死得精光，川岛家不是断子绝孙了吗？你要晓得：这川岛家全靠你父亲辛苦经营，好容易创了这场面，又蒙皇上亲手提拔，如今到了你这一代，这一家难道从此就灭亡了？……当然，阿浪是可怜的，你也是很痛心的，我做娘的说出这种话来，也是不得已的，是痛苦的。可是说来说去，总而言之，这病很讨厌。阿浪是可怜的，然而抵不过你这主人，抵不过川岛一家！你仔细想想，这件事非下个决心不可。”

武男默默地听她讲，眼前历历地浮现出今天去探望过的病妻的面貌。

“妈妈，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做。”

“为什么？”母亲的嗓门提高了些。

“妈妈，现在要是这样做，阿浪就会死了！”

“会死也难说，可是，武儿，我是爱惜你的性命，爱惜川岛一家呀！”

“妈妈，您如果这样疼爱我，那么请您体谅我的心。我这么说您也许觉得奇怪，可是，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她还没有习惯，所以种种地方做得不够周到；今天为了她生病而离弃她，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肺病不是治不好的，现在已经好起来了。即使不会好，一定要死，妈妈，也请您让她作为我的妻子而死吧。如果说这病危险，我可以暂时和她断绝往来，可以仔细当心。这样就可以让妈妈安心了。至于离弃，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

“嘿嘿嘿嘿，武男，你一味顾到浪儿，你自己死了也不要紧吗？川岛家灭亡了也不要紧吗？”

“妈妈一味照顾我的身体；然而干下这样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事情，活长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违背人情，不顾情理，决不

是一家的幸福。这决不是川岛家的名誉和光荣。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婚，绝对不能。”

母亲知道会有个难关，却没料到会碰着这么猛烈的抵抗。于是照例快要大动肝火了，额角上青筋突出，太阳穴跳动，拿烟管的手也簌簌地发抖了。她好容易抑制住自己，勉强装出笑容来。

“用……用不着这么着急，慢慢地想想看。你年纪还轻，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俗语说得好：牺牲小者以救大者。喏，阿浪是小者，你——川岛家是大者呀！对那边固然是抱歉的，阿浪也是怪可怜的；然而坏就坏在她生了病啊！无论他们怎样埋怨，总比川岛家断子绝孙好些。是不是？况且，你说不合情理，不近人情，要知道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多得很：不合家风，离婚；不生小孩子，离婚；害上了讨厌的病，离婚。这是社会上的定规，武儿！有什么不合情理，不近人情呢？照理，女儿生了这样的病，娘家应该领回去。他们不说，只得咱们来说了。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可耻呢？”

“妈妈老是说社会社会。社会上有人做坏事，所以咱们也可以做坏事——哪有这个道理呢！妻子一生病就给休了，这是古时候的事；倘使这是现今社会上的定规，那么现今这个社会可以砸烂了，非砸烂不可。妈妈一味说咱们这边的事情；也要替片冈家想想：好容易嫁了出去，一生病就给休了，打发回去，他们心里能好过吗？阿浪又有什么脸面回家去？假定是相反的情况：我生了肺病，阿浪的娘家说肺病危险，把女儿接回去，试问妈妈心里会好过吗？彼此是相同的啊！”

“不，不相同。男的和女的完全不一样。”

“是一样的。照情理说，是一样的。我有几句话，请您不要见怪。阿浪现在不是已经不再吐血，渐渐好转了吗？现在做这

件事，实际上等于逼她吐血。阿浪就会死，一定会死的。就是对别人，也不忍心这样做；难道妈妈是叫我……杀死阿浪吗？”

武男不觉淌下热泪，扑簌簌地滴在铺席上。

（六）之四

母亲突然站起身来，从佛坛上取下一个牌位，回到坐位上，把牌位放在武男眼前了。

“武男，你因为我是女人，不把我看在眼里。好，现在你在你爸爸面前再说一遍看！说，再说一遍！历代祖宗的牌位都在这里，说，再说一遍看！你这不孝的东西！”

她的眼睛盯住武男的脸，把烟管在火盆边上不断地乱敲。

武男也不免稍微怒形于色了：“为什么不孝？”

“为什么？什么叫：‘为什么？’一味庇护老婆，不听爹娘的话，不是不孝的东西吗？不爱惜爹娘养育起来的身体，毁灭历代祖宗的家，不是不孝吗？不孝的东西，武男，你是不孝的东西，太不孝了！”

“但是人情……”

“还要说义理人情？你把老婆看得比爹娘还重？蠢东西！一开口就是老婆，老婆，老婆，你要把爹娘怎么样？随便做什么事，只把阿浪挂在嘴上。你这不孝的东西！我同你断绝母子关系！”

武男咬着嘴唇，流着热泪说：“妈妈，你太过分了！”

“有什么太过分！”

“我决没有那么放肆的心，妈妈不能体谅我的心吗？”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嗯？为什么不和阿浪离婚？”

“不过这……”

“有什么不过这，不过那！嘿，武男，老婆要紧呢，还是爹娘要紧？嗯？这个家要紧呢，还是阿浪……？……唉！混帐东西！”

猛烈地在火盆上一敲，烟管杆子折断了，烟斗飞出去，卟的一声穿破了纸隔扇。纸隔扇外面旋即啊的一声，似乎有个紧张地屏着气的人，接着就传来了发颤的声音：“太……太……”

“谁？……什么事？”

“这个，有电报……”

纸隔扇拉开了，武男接了电报，打开来看。那个侍女在女主人的一睨之下，象是消失了一般赶紧溜走了。前后不过两分钟光景……这期间两人之间的火势稍稍平息下去。母子两人暂时默默相对。两又象瀑布一般倾注下来了。

过了一会，母亲开口了。眼睛里虽然还含着怒气，语气已经略微缓和些了。

“喏，武男，我说这话，并不是对你怀着恶意。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所巴望的，只是你立身扬名，让我抱个强壮的孙子。”

默默地考虑着的武男，稍微抬起头来。

“妈妈，别的且不说，”他把电报递给她，“我急于要出发了，最迟明天必须回到舰上。大约一个月之后回来。在我回来之前，这件事情你对谁也不要说。无论有什么事情，请你等我回来再说。”

*　　　*　　　*

第二天，武男再一次取得了母亲的保证，又去访问那个主治医生，恳切地把浪子的事托付给他，就乘下午的火车到逗子去。

下火车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初五的月亮挂在淡紫色的天

空上。他走过野川桥，踏着沙路走进一座黑暗的松林。穿过松林，望见桔槔黑魆魆地耸立在傍晚的天空中。这时，不期地听到了弹筝的声音。“唉，在弹琴……”这么一想，便觉得心如刀割，在门外伫立片刻，擦擦眼泪。浪子觉得今天身体比平素间好一些，就利用等候丈夫回来的工夫，拿出好久没碰了的筝来弹弹。

浪子看见武男的脸色和往日不同，表示诧异；武男只说昨夜睡得迟了，支吾过去。约好等他来吃晚饭的，浪子就和丈夫相对用餐；然而两人都吃得很少。浪子用寂寞的微笑来遮掩她心中的不安，亲手把丈夫外衣上松弛了的钮扣缝牢，又用刷子来仔细地刷净。这时候末班火车的时间已经迫近了。浪子挽住了不得不站起身来的武男的手说：“武男哥，你就要去了吗？”

“就回来的。浪妹当心点，早点恢复健康。”

两人紧紧地握住了手。走到门厅，保姆阿几已经把皮靴放好；男仆茂平说要送到火车站，左手提着手提箱，虽然有月亮，右手还拎着一盏点燃了的灯笼，在那里等候。

“那么阿妈，我把少奶奶托付给你了！……浪妹，我走了！”

“早点回来！”

武男点点头，踏着男仆所拎的灯笼放出的光，走出大门十几步，回转头来一看，但见浪子披着一条白色披肩，和阿几一道站在大门口，挥着手帕说：“武男哥，早点回来！”

“就回来的。……浪妹，不要受了夜寒，快点进去吧！”

然而他第二次、第三次回头看时，还朦朦胧胧地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忽然拐了个弯，人影就不见了。只听见第三次叫声：“早点回来！”

接着是呜咽的声音了。再回头一看，但见一钩残月凄凉地挂在松树上面。

（七）之一

“老爷回府了！”威风凛凛地一声喊，一辆双人拉的人力车停在大门口了。山木下车，先去洗个澡，然后背向着摆着开得很早的菖蒲花的壁龛，盘腿坐在一个软绵绵的坐垫上了，他的神气仿佛在说：“好，现在是我自己的身体了。”他用锐利的眼光看看妻子阿隅的面孔，脸上的表情好象在说：“照我的欲望，你来陪酒嫌乏味些。”然而也很愉快地先喝了三四杯。这时候使女送进一张号外来，他就着洋灯光看起来。

“哼哼，朝鲜……东学党① 更加猖獗了……什么，清国出兵了？……好，这下就有意思了！那么我国也要出兵……要打仗了……好，可以赚点钱了。阿隅，咱们来预先庆祝，你也喝一杯！”

“孩子他爹，真的要打仗吗？”

“当然要打。开心，开心，实在开心！……说起开心，喏，阿隅，今天我碰见了千千岩，听说那件事大有希望了。”

“唉，真的吗？他家的少爷答应了吗？”

“哪里，武男君还没有回来，所以不需要商量，不需要答应。阿浪又吐血了。所以老太太说，这个人已经不中用了，还是趁着武男没回来毅然决然地办了吧。再叫千千岩去怂恿一下，事情一定能成功。武男君如果回来了，事情就不容易办，所以老太太

① 东学党起义是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朝鲜农民反对封建主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规模起义。这个起义是在以儒、老、佛诸说为基础的东学的掩护下进行的。朝鲜政府借满清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把起义镇压下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想乘机占领朝鲜，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

要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全部办妥。这样一来，好处是咱们的了！……来，家主婆，给我斟酒。”

“阿浪也怪可怜的啊！”

“你真是个古怪的女人。咱们不是因为丰儿可怜，所以想法子把阿浪弄掉吗？现在事情快要成功，你又说阿浪可怜了！别说这种傻话了，现在要紧的倒是计划怎样叫丰儿去填房。”

“不过我想，趁武男出门的时候把阿浪离了婚，恐怕他……不肯罢休呢，你想想看……”

“嗯，武男回来了也许会生气。但是已经退婚了，他回来无论怎样生气也没有办法了。况且武男是很孝顺的，老太太只要对他淌几滴眼泪，他只得忍气吞声了。那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要紧的倒是这位丰儿小姐的事情。我看，等武男的火气平息一点之后，咱们用自己出伙食费到他家学习礼貌做口实，一定要把她送去就是了。有什么呢，看来好象困难，其实很容易。只要能够博得老太太的欢心就好了。那么丰儿就要做川岛男爵夫人，她的恋爱可说是成功了。我也要做丈人了，武男是那么不懂事的一个小孩子，川岛家的财产就非我来管理不可。这倒很有意思。……不过担当这件很有意思的任务，有点儿麻烦呢。但这也没有办法……不过也是为了丰儿啊……”

“你快吃饭吧！”

“不忙，今天是预先庆祝成功呀。……可是丰儿这个人，你不好好地教她学点规矩可不成。象过去那样每天只是撒娇撒痴，到那边去实在是不放心。即使婆婆是个观音菩萨，要是那样的话，也要讨厌的呢。”

“可是，教她学规矩，不是我一个人做得到的，你老是这么……”

“嘿，你这种辩驳我最不爱听。哈哈哈哈，空讲不如实做，我教给你看吧。去，去叫丰儿到这里来。”

（七）之二

“小姐，老爷叫您到里屋去一下。”

侍女阿竹拉开纸隔扇，叫了一声。丰儿晚妆刚刚完毕，还站在镜子面前舍不得离开；她慢慢地回过头来：“晓得了，我马上去。……喂，阿竹，这地方……”她抚摸着鬓边，继续说：“是不是还有点乱？”

“一点也不乱。呵呵呵呵，小姐打扮得真漂亮！呵呵呵呵，我也看得迷住了。”

“讨厌，你奉承我！”说着，又照照镜子，莞尔而笑。

阿竹把遮掩嘴巴的衣袖放下了，担心地说：“小姐，老爷等着呢。”

“晓得了，我马上就去。”

她好容易下个决心离开镜子，跨着小步子穿过几间屋子，走进了父亲的房间。

“噢，丰儿，我等你呢。来来，到这里来。来代妈妈给我斟酒吧。啊呀，酒壶不可以乱放的！这不象学过茶道和插花的小姐了！对啦，对啦，酒壶要放正。”

山木脸上已经显示醉态了，不听妻子的劝阻，又接连喝了几杯，说：“喂，阿隅，丰儿这样妆扮一下，很漂亮了。皮肤白……样子也好看。在家里虽然并不怎么样，出门去也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惜跟妈妈一样有点龅牙……”

“瞧你说的！”

"眼梢再吊高三分，还要标致呢！"

"瞧您说的！"

"咦，丰儿，你为什么生气？一生气就不象个小姐模样了。用不着这样懊恼，丰儿！喏，有一件叫你开心的事情。先得斟一杯酒来谢谢我，斟一杯酒吧！"

他把斟得满满的一杯酒一口气喝干了，说："喏，丰儿，刚才我对你妈妈讲过了，你也知道了吧，就是武男君的事情……"

丰儿立刻抬起了头，侧起了耳朵，仿佛愤愤不平地躺在空槽里的马闻到了春草的香气。

"你用指甲刮浪子的相片，她果然遭殃了……"

"好了，好了！"阿隅夫人第三次皱眉头。

"那么我讲正经的吧：总之，听说浪子的病很重，快要离婚了。不，现在还没有和那边谈判呢，据说浪子也还不知道，但是最近总要这样做的。等到那边弄停当了之后，就可以慢慢地送进一个继室去……关键就在这里。我和你妈妈都想叫你去接替阿浪。你先去——不过并不是现在马上就去——做侍女。啊，你不必吃惊，是做候补生，用学习礼貌的名义到川岛家去。……拜托拜托那位老太太。你明白了吗？关键就在这里。……"

山木透一口气，看看妻子的脸，又看看女儿的脸。

"关键就在这里，丰儿！现在讲这话稍微早了一点……不过我有话先关照你：你大概也知道，武男君的妈妈……那位老太太，脾气暴躁，不讲道理，顽固，是有名的。——啊呀，我讲了你婆婆的坏话，对不起了。——总之，不象坐在这里的这个妈妈那么温和。然而并不是鬼，也不是蛇，一样的是个人。只要能够懂得她的心思，即使做鬼的媳妇，做蛇的老婆，也没有什么。老实说，我要是个女人的话，只要在她身边住上两天，就可以把她弄得象

豆腐一样给你看。……我说这大话，却没有法子代替你去。不过实际上，这样的老人，只要对付得好，是毫无问题的。我告诉你，丰儿！你将来到那边去当侍女兼候补生的时候，第一不可象现在这样懒惰。早上要早点起床，——老人都是醒得很早的——别的事情随便怎样都不要紧，只要用心服侍老太太。你明白了吗？第二，切不可象现在这样一句话就生气，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肯吃亏。你明白了吗？她骂你，你就吃点亏；她对你不讲理，你也就吃点亏；即使你没有错，你还是吃点亏吧。喏，这样，对方就会屈身迁就你了。这就是俗语所谓'吃亏就是便宜'。决不可以生气，好不好？还有第三……现在说这话太早了些，不过顺便先说说也好：顺利地结了婚之后，你要记牢，决不可和武男君太要好。当然，暗地里无论怎样都不要紧，但是表面上非十分注意不可。对婆婆必须驯服，尽力亲近她，对丈夫呢，必须在婆婆面前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坏话。奇怪得很：照理，媳妇是我的儿子的妻子，他们夫妻相好，我应该高兴；但在实际上，夫妻太要好了，婆婆会不高兴。这是一种嫉妒……是不讲理的。或者，婆婆方面认为夫妻太要好了，会自然而然地忽略婆婆，所以不高兴。浪子的事，说不定一半是在这一点上闹得不好的缘故，就是夫妻太要好了的缘故……呀，你不要绷脸！喏，丰儿，刚才我所说的肯吃亏，就在这种地方呀！所以你要当心，必须使婆婆觉得这个女人确实是我的媳妇，而不是儿子的妻子。婆媳吵架，大多数是由于小夫妻太要好，使婆婆感到孤立而引起来的。你要知道，你必须认定自己是老太太的媳妇。有什么呢，不久婆婆归了天，你即使抱住了武男君的脖子，把身子挂在他胸前走路，也不要紧了。但是在婆婆面前，对武男君斜眼也不可以看一看。此外我还有话，等你去的时候再告诉你吧。以上三点，要做到是很吃力的；但你不

是说过想做你所爱的武男君的太太吗？那么忍耐是很要紧的。不要挨到明天，今天就开始练习吧。”

正在说话的时候，纸隔扇拉开了，侍女阿竹送来一封女人笔迹的信，说：“说是等着老爷的回信。”

山木拆开信，约略看了一遍，就把信向妻子和女儿眼前一晃，说：“如何？川岛家的老太太叫我马上就去！”

（七）之三

武男去参加舰队演习后两星期，即川岛老太太写信叫山木去的前几天，在逗子养病的浪子又吐血了。连忙请医生来看，幸而吐了一次就停止，医生保证目前没有问题。然而这消息给了武男的母亲很大的刺激。过了两三天，川岛老太太那庞大的身体走进了饭田町的加藤家的门。

母子两人争论离婚问题的那天晚上，母亲看见武男的态度意外强硬，也就听从了他的要求，答应在他没有回家之前不提这事。然而她想：即使等到武男回家，他的心情也不容易改变，时间一拖长，他那情爱的羁绊反而难以斩断了；况且说不定还会发生意外的障碍。所以她认为还是趁儿子没有回来的时候早点解决为上策。然而已经答应他了，这里也不能无所顾虑，所以虽然有这个心，却还不能作果断的处置，以满足常常来煽动的千千岩的欲望。可是等到听见了浪子又吐血的消息，母亲就毅然决然地去访问曾经做媒的加藤家了。

番町和饭田町近在咫尺。然而川岛老寡妇自从为了谢媒而来访之后，几乎没有和加藤夫人见面过。今天突然来访，加藤夫人知道事情一定不寻常。她殷勤地请她到客厅里坐，听她说明

来意之后，心中吃了一闷棍。想不到是要叫曾经结合片冈、川岛两家的手去切断这联系！

加藤夫人重新打量一下客人的样子，察看这个人究竟有怎样的脸皮和怎样的嘴舌，竟讲得出这话来。但见她还是那么肥胖，两只手交叉在膝上，皮肤不皱，眼睛也不眨，一口萨摩土白滔滔不绝；她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发疯，这些话确是经过仔细考虑而说出来的；加藤夫人心中又吃了一惊，立刻又变成了愤慨。她想痛骂一顿：这是胡说八道！……话已经到了喉头；然而想起这关系到同亲生女儿一样的浪子的哀乐沉浮，就勉强忍住了；她先问明情由，然后进行说服，加以劝解，最后请求容忍。然而对方只顾强调自己的主张，丝毫也不听取；反而公然地向她表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多嘴，你只要把这方面的话传达给浪子的娘家，事情就完了。加藤夫人听她讲话的时候，生病的外甥女的面貌、已故的妹妹——浪子的生身母亲——临终时的景况、浪子的父亲那副伤心的样子，都在心头浮现出来，又消逝了；不觉涌起怜悯和愤怒的眼泪来。她就严肃地板起面孔，断然地表示拒绝，说本人只能为两家结缘效劳，决不能为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效劳；所以不必和丈夫商量，这件事决不担当。

武男的母亲愤然地走出了加藤家的门，当夜写信去叫山木（她认为田崎太老实，不会办这种事）。加藤子爵夫人这一天正值丈夫不在家，她又疑惑，又愤怒，又悲伤，和千鹤子两人都肝肠寸断。她想：做母亲的虽然这样说，但这一定不是武男本人的意思；就打听到他的战舰所在的地点，打一个加急电报去。这期间武男的母亲焦躁之极，就决心采用直接谈判的办法。奉旨出使的山木坐的人力车已经到达片冈家的门口了。

(八)之一

山木坐的人力车子拉进赤坂冰川町片冈中将家的大门的时候，正好有个英姿飒爽的将军骑着一匹栗毛马走出来。那匹马被突如其来的车轮声一吓，前脚跳了起来；马上的将军不等马夫的帮助，把缰绳一扯，使它立刻镇定下来，转一个圈子，就得得地跑出去了。

山木目送这个威武堂皇的将军出去之后，低声地清一清喉咙，走进森严的中将府去。他是钻惯许多权门的，然而这一次觉得异乎寻常地胆怯。昨夜被川岛家叫去，接受这使命的时候，他曾经搔头皮；现在实际来到了这地方，他实在怨恨平常自夸的胆量还是太小，他的面皮还不够厚。

一个书生①送名片进去，一会儿又走出来，引导山木到了客厅里。他看见桌子上展开着一张清韩地图，烟灰缸里的火柴和雪茄烟蒂还没有清除，就可约略想见刚才的来客的谈话。的确，在东学党作乱、清国出兵、我国也出兵等消息接踵而来，而海内的注意一起集中于朝鲜问题的今日此时，主人虽然是预备将校，事情当然也繁忙起来，恐怕不再有捧英文读本的余暇了。

山木坐在椅子上瞪着眼睛向四周眺望的时候，象远处的雷鸣一般的脚步声逐渐迫近来，忽然一个象小山一般的人从容地走进客厅，走到了主人的席位上。山木一看见中将就狼狈周章地站起身来，想不到把自己所坐的椅子向后踢倒了。"啊，疏忽了！"他一面叫着，一面扶起椅子，然后向着主人恭恭敬敬地一连鞠了

① 书生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生，住在有钱人家帮忙，由主人负担生活费用。

三四躬。大概连刚才的疏忽的谢罪一并在内了。

"好，请坐。你是山木君……你的大名我听到过的，可是……"

"是的。今天初次……小的是叫作山木兵造的一个笨汉(每说一句话，鞠一个躬；每鞠一个躬，椅子轧轧地发出声音，好象在嘲笑他："说得不错！")……今后仰仗老爷栽培……"

讲了两三句不可避免的闲话，又讲了两三句关于朝鲜的消息之后，中将改变了语调，探问山木的来意。

山木想开口了，先吞了一口唾液；吞了一口唾液，又吞一口唾液；第三次想开口了，再吞一口唾液。他平日常常夸耀自己的舌头灵活自在，只有今天怪它僵硬了。

(八)之二

山木好容易开口了："小人今天实在是代表川岛家来拜访的。"

主人中将那双和体格不相称的细眼睛向山木的脸注视，表示出乎意外的样子。

"噢？"

"本来川岛老太太自己要来的……现在叫我来拜访。"

"是的。"

山木不断地揩拭额骨上渗出来的汗水："本来是想请加藤先生来说的，可是有些不方便……所以叫我来拜访。"

"是的。那么，为的是什么事情？"

"为的是…… 真不好意思启口；实在是为了川岛家的少奶奶，浪子小姐……"

主人中将目不转睛地注视说话的人的脸："噢？"

"这个，就是说浪子小姐……不过实在难于启口；老爷一定知道，生了那种病，我们，川岛家，都非常担心；近来略微好些了；可是……唉，这是可喜的事，不过……"

"是的。"

"我们实在不好说这种话，这要求很放肆；不过实在是那种病的缘故……老爷一定知道，川岛家子孙不多，男子只有主人武男一人。因此老太太非常担心。不过这话实在难于启口；真是放肆的话。但是这病确是厉害；这个，万一传染上了；唉，这种事情原是不大多的……不过，还是不能不防到。这个，万一武男……川岛家的主人，有了三长两短，川岛家就断子绝孙了。断子绝孙实在也无所谓；不过，总之，实在真是，这个，实在很对不起；这个，总之这病确是厉害……"

山木吞吞吐吐地说着，每说一句，额上就流出汗来。主人中将注视着他的脸，心中默默地忖着；这时候举起右手说："好，我知道了。总之，你说的是因为浪子的病危险，所以叫我把她接回来。好，我知道了。"

他点一点头，把将要烧着手指的雪茄烟蒂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了，交叉了两手。

山木好比陷入泥泞中而被人拉了出来的样子，透了一口大气，揩揩额上的汗，说："正是正是。实在不好意思启口，这个这个，这一点请老爷原谅……"

"那么，武男已经回来了吗？"

"不，还没有回来。不过这当然是他本人同意的事，请老爷原谅……"

"好的。"

中将点一点头，交叉着两手，暂时闭上了眼睛。山木看见事情意外容易地成功了，暗自欢喜；抬起眼睛来，仰望嘴和眼睛都闭上，宛如睡着了的中将的面貌，不觉感到一种恐怖。

"山木君！"

中将睁开眼睛，盯住了山木的脸细看。

"岂敢。"

"山木君！你也有子女吗？"

山木听不懂这问话的意思，频频地点头，说："是，一个小儿……一个小女，要请老爷照拂……"

"山木君，子女是可爱的。"

"啊？"

"好，没有什么。我知道了。请你对川岛老太太说，我今天就接浪儿回来。……"

不知道是庆幸完成使命，还是表示抱歉，山木一连鞠了五六七八个躬，慌张狼狈地站起身来。主人中将送他到门厅，回转身来，走进书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九）之一

逗子的别墅里，自从武男出发之后，浪子疾病缠身，百无聊赖；而日子渐渐地长起来，好容易一天挨过一天，不觉度送了一个多月，已经到了割麦完毕而山百合开花的时节了。前回吐血，一度使她沮丧；幸而果然象医生所说，以后并不曾显著地衰弱。前天接到丈夫从函馆写来的信，知道他的归期已近；浪子就勉励自己，希望即使不能痊愈到使丈夫吃惊，也不要象吐血前几天那么衰弱；所以她谨慎小心地遵守医生的告诫而服药，运动，

保养身体，屈指等候丈夫的归期。然而这四五天以来，东京方面的消息忽然断绝，番町的家里，娘家，连饭田町的姨母家，都没有一张明信片寄来，不免有些担心。今天日长，为了解闷，浪子想插一瓶山茶花，正在剪叶子的时候，保姆阿几提着水壶进来了。

"喂，阿妈，东京一点消息也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的。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这几天就会有信来吧。说不定咱们这么说着的时候就有人进来了。……这花真好看啊，少奶奶！最好等它没有枯的时候少爷就回来了，少奶奶！"

浪子看看手里的山百合花，说："真漂亮！不过最好让它生在山里，剪下来是很可怜的！"

两人正在聊着的时候，一辆人力车靠近别墅的门口。车上坐着加藤子爵夫人。子爵夫子拒绝了川岛家寡妇的要求后的下一天，觉得不放心，就托故驱车到片冈家。到了那里，方才知道川岛家的使者早已来作直接谈判，并且已经获得了中将的同意而回去了。她等候武男回来的期望，现在已经落空。她又吃惊，又慨叹；想至少要亲自去迎接外甥女（中将生怕让她呆在那边，听到这消息会发生意外，认为好歹叫她到自己身边来才妥当），就立刻来到逗子。

"呀，好极了……刚才正在说起呢！"

"真是好极了……怎么样，少奶奶？阿妈的话说着了吧。"

"浪儿，你身体怎么样？那一次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吧？"

姨母的眼睛在浪子脸上一瞥，就转向别处去。

"是的，好起来了。……倒是姨妈近来怎么样？脸色很不好呢。"

"我吗？我是，略微有些头痛……大概是气候不好的缘故吧。……武男有信来吗，浪儿？"

“前天从函馆寄来一封信。他说快回来了……不，日子还没有定。他信上说有土产带回来呢。”

“噢？现在不早了……唉……现在……现在几点钟了？两点钟，啊！”

“姨妈，您为什么这样性急？慢慢地来。千鹤妹妹好吗？”

“唉，好的，唉，”说着，接了阿几送来的茶，但并不喝，只是沉思。

“太太，慢慢地坐坐……少奶奶，我去看看有没有鱼。”

“好的，你去看吧。”

姨母吃惊似地看看浪子的脸，又把眼睛转向别处，说：

“不要去看了。今天我不能耽搁。浪儿……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什么？接我回去？”

“唉。你爸爸说，为了你的病，要同医生商量一下，所以叫你去一趟……番町方面……也答应了。”

“商量？商量什么？”

“……商量看病的事情。再说，爸爸好久没见着你了，所以……”

“这样的吗？”

浪子表示惊讶。阿几好象也觉得莫名其妙似的。

“不过，今天太太住在这里吧？”

“不，那边……医生也等候着。趁天没有黑，就乘这班火车回去吧，啱。”

“咦！”

老保姆吃了一惊。浪子也感到有点儿纳闷；然而说的是姨母，叫她的是父亲，而且婆婆也答应了，那么总得听他们的话，就

开始做准备。

"姨妈在想什么?……护士用不着去了吧，反正就要回来的。"

姨母站起身来，替浪子整理腰带，把衣领拉正，一面说着："还是带她走吧，否则不方便的。"

*　　　　*　　　　*

四点钟光景，准备停当了。三辆人力车在门口等候。浪子身穿一件风通① 绉绸单衣，束着一条青灰色素花缎腰带，总角上插着一朵栀子花；右手拿着一把茶褐色阳伞。她用一块白绫手帕掩住了漏出来的咳嗽，对阿几说："阿妈，我去一去就来。唉，好久没有回东京去了。……还有，那件……单衣，还有一点点没有缝好，不过……不要紧的，等我回来再缝吧。"

姨母用阳伞遮住了忍不住簌簌地掉下来的眼泪。

（九）之二

命运的陷阱默默地在那里等候着。人不知不觉地向它走过去。虽然说是不知不觉，但是走过去的时候会逐渐感到一种冷气，谁都是如此的。

浪子有姨母来迎接，将和父亲见面，心中欢喜，便不深究底细，走上了归京之路；但上车之后，胸中时时刻刻感到不安。越想越觉得可疑的地方很多。姨母只是含糊地说头痛，而样子异乎寻常，心中似乎暗藏着什么事情。她想问问，然而在火车里众人面前又难以开口。火车到达新桥车站的时候，这种阴暗的疑

① 风通是风通织的简称，系日本天正年间(1573—1592)由我国明朝传去的纺织法，用不同颜色的经纬线织成双层，表里织法一样而花样相反。

心充满了胸中，几乎忘记了久别回京的欢喜。

乘客都下车之后，浪子由护士扶着，跟着姨母慢慢地走到站台上。经过检票口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陆军士官正站着和人谈话，偶然向这边一望，正好和浪子视线相交。这是千千岩！他把浪子从头到脚打量一眼，故意地行一个举目礼……笑了一笑。浪子觉得这一眼和这一笑都阴阳怪气，仿佛从头上浇下一桶冷水来。直到坐上了派来迎接的马车之后，还感到一股与病无关的恶寒。

姨母不说话，浪子也默然。照着马车窗的夕阳沉下去了；到达冰川町的邸宅的时候，已是黄昏，栗花的香气隐隐地浮动着了。大门内外放着载货车和担架之类的东西。边门里射出灯光，听见人声，似乎在搬进物件去。浪子心里想：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由姨母和护士扶着走下马车，只见一个使女拿着洋灯，陪着片冈子爵夫人站在门厅里。

"啊，到得很早。……辛苦了。"夫人的眼睛从浪子脸上移到加藤子爵夫人身上。

"妈妈，您好……爸爸呢？"

"唉，在书房里。"

这时候两个年幼的弟妹喧哗地喊着："姐姐回来了，姐姐！"从里面跑出来。母亲喝他们："静些！"但他们不顾，只管一左一右地抓住了浪子。驹子也跟着出来了。

"呀，道儿，毅一弟，你们都好吗？……啊，驹儿！"

道子把她所抓住的浪子的衣袖拉动一下，说："我真高兴，姐姐以后一直住在家里了。你的东西统统搬来了。"

子爵夫人、姨母、使女、驹子都噤口无言，一齐望着浪子的脸。

"什么?"

吃惊的浪子的眼睛从后母脸上转到姨母脸上，忽然看到了在门厅旁边的房间里堆得满满的各种家具。这正是放在夫家的她的衣橱！衣箱！镜台！

浪子全身发抖了。她站不住脚，紧紧地抓住了姨母的手。

大家都哭了。

沉重的脚步声响处，父亲中将出来了。

"呀，爸爸！"

"啊，浪儿！我盼……着呢。你回来得好哇。"

中将把瑟瑟地发抖的浪子抱在他那宽大的胸怀里了。

半小时之后，屋里肃静无声了。中将的书斋里只有父女两人。就象出嫁那天以为不再回来而谨听临别的训诫时一样，浪子跪伏在父亲的膝上呜咽，中将慢慢地抚摩咳嗽着的女儿的背脊。

(十)

"号外！号外！朝鲜事件号外！"一个报贩子摇着铃，惊心动魄地叫着在街上跑。后面跟着一辆人力车，辘辘地拉进了番町的川岛家的大门里。这是武男刚才回家。

武男的母亲知道武男回来一定要生气；然而她想：先下手为强，好事要快做；就下个决心，在山木带着喜报回来的那一天，把媳妇的衣柜等家具一古脑儿送还了片冈家。她也觉得有些残忍；然而赘疣反正不能让它生着，不如一刀割去了安心。所以这两三天格外开心，为近来所未曾有。相反地，站在青年夫妻那边的婢仆们，都觉得可气又可笑，却也无可奈何。他们担心着：一

朝少爷回来，无论他怎样孝顺，决不会就此罢休。正在这时候，武男回来了。原来加藤子爵夫人的急电，在路上和武男相左，母亲当然不会告诉他，所以武男无由得知。他到了横须贺，一有空闲，立刻就回家来了。

从里屋走出来的一个打杂的女仆向一个正在泡茶的侍女招招手，说："喂，阿松，少爷好象一点也不知道，还给少奶奶带礼物来了呢！"

"真太狠心啦！世界上哪里有趁儿子出门了把媳妇休了的娘！要是我做了少爷，一定要大发脾气。这鬼婆娘！"

"这种讨厌的婆娘，我从来没见过。小气，不通道理，专门骂人，其实什么也不懂。当然喽：她从前是在萨摩掘白薯的呀！我真不想再在这种人家呆下去了。"

"可是少爷也真够呛。自己的老婆被休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实在太不成话了。"

"不过这也难怪，他到远地方去了嘛。谁想得到会不同儿子本人商量，一下子就把媳妇赶走呢？又不是叫女仆卷铺盖。况且少爷年纪还轻。少爷真可怜……少奶奶就更可怜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真讨厌！……呀，这老婆子又嚷嚷啦。阿松，你不快一点儿，又要拿你出气了。"

在里屋，母子两人的争论渐次地激烈起来。

"不过，我那时千万叮嘱过的。怎么连信也不来一封，就独断专行……真是太狠心了。实在太狠心了。今天我也到逗子去了一下，浪子不在那里了；问阿儿，她说有事情回东京去了。我觉得很奇怪。谁知道妈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实在太狠心了……"

"这一点是我错了。我错了，所以做娘的在这里向你赔罪

呀！我并不是嫌阿浪不好，实在是为了疼爱你……”

“妈妈只晓得顾到我的身体，一点也不顾名誉、体面、人情，太过分了。”

“武男，你，是个男人，不是个女人吧。娘向你赔了罪，你还是疼爱阿浪？还是疼爱吗？还是疼爱吗？”

“不过，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

“你说太过分，但是事已如此了。那方面也答应了，爽爽快快地接了回去。你还想怎么样呢？象女人一样懦弱，简直是丢爹娘的脸！你不是个男子汉！”

武男默默地听着，几乎把下唇咬穿了。他忽然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把带回来送给病妻的一篮苹果踏得粉碎。

“妈妈，你杀了浪子，又杀了我武男。我再也不和你相见了！”

* * *

武男立刻回到了横须贺的军舰上。

韩山的风云一天一天地紧起来了。七月中旬，朝廷在会议上决定和清国开战。同月十八日，新调桦山中将担任海军军令部长。武男所搭乘的联合舰队的司令舰松岛号奉到命令：率领其他诸舰在佐世保集中。武男决定拿这自暴自弃的身体去做炮弹的靶子，蓦地和军舰一同向西去了。

* * *

浪子回来后的第二天，片冈陆军中将亲自设计，在邸宅中选一块向阳而清静的地方，特地替浪子建造一栋厢房，内有十铺席和四铺席的房间各一个，六铺席的两个。把保姆阿几从逗子唤回来，叫她和浪子同住在这里面。到了九月，奉到命令，恢复现役。有一天晚上，他叫夫人繁子到书斋里来，恳切地把浪子的事情托

付给她之后，就在同月十三日随着天皇，赴广岛大本营。下一个月，又和大山大将、山地中将先后赴辽东。

我们对这些人的命运一直观察到现在：如今敌人和朋友，这种销魂，那种怨恨，一齐暂时被卷入征清战争①的大漩涡里去了。

① 指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

下　篇

（一）之一

明治二十七年[①]九月十六日午后五时，我们的联合舰队已经完成了战前准备工作，从大同江口出发，向西北进行。我们要去寻找正护送运输船在鸭绿江口出现的敌人舰队，和他们一决雌雄。

以吉野号为司令舰的高千穗号、浪速号、秋津洲号为第一游击队，这是先锋，走在前面。以松岛号为司令舰的千代田号、严岛号、桥立号、比叡号、扶桑号为本队，跟在先锋后面。炮舰赤城号以及载着军令部长的、号称观战的西京号，位于最后。十二艘艨艟排成纵队，于下午五时离开大同江口，象蛟龙一般伸伸缩缩地冲破了黄海的浪潮而前进。阴历八月十七的月亮从东方升起来了，十二只舰在月光之下的金波银澜中哗啦哗啦地驶行。

司令舰松岛号船尾的中等军官室里，晚餐早已完毕，担任副当值等要务的人，早已到前面去了；但是还有五六个人留在这里，正在说得起劲。为了不漏火光，舷窗都关好，室内充满了暖气；本来血气旺盛的面孔更加显得红润了。桌子上放着四五只

① 明治二十七年是一八九四年。

咖啡杯，盛点心的盘子都吃空了，只有一片蛋糕战战兢兢地躺着，正在担心自己不知将要葬身在哪一个青年将军的肚子里。……

这时听见皮靴声走过来了，一个高个子少尉站定在门口了。

那个短小的少尉抬起头来问他："喂，航海士，怎么样？一点也看不见吗？"

"只看见月亮。检查完毕之后，须得睡一觉，可以养养锐气。"说着，把剩在点心盘里的那片蛋糕塞在嘴里了。"嗯，刚才……到甲板上去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发慌。……听差，拿些点心来！"

"你真能吃啊！"一个穿红衬衫的少尉微笑着说。

"你自己怎么样？吃吃点点，骂骂老年同事，不就是咱们中等军官室里的英雄的特权吗？诸位，怎么办呢，那些水兵都在等候明天的来到，等得不耐烦了，睁着眼睛睡不着，没有办法！如果这一次失败了，实在罪不在兵，却在于……"

"讲到勇气，咱们是无可疑义的了。咱们所希望的是沉着的勇气，沉着的勇气。蛮干是不行的。"说这话的是这伙人里面最年长的一个甲板士官。

"讲到蛮干，那个第×分队员实在蛮干得可怕！"另外一个人插嘴。"奋勇是很重要的，不过首先要知道：军人虽说是不爱惜生命的，但是挂起'此地贱卖生命'的招牌来，我以为也太过分了。"

"噢噢，就是那个川岛吗？对啦，对啦，威海卫炮攻的时候，他干过那么危险的勾当。如果叫川岛当了司令长官，那又非第三分队队员可比了，他也许会把舰队带进渤海湾去，不但攻打太

沽，还要提出上溯白河，去活捉那个李老头子① 呢！”

“而且他的样子也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很容易动怒。有一次我说起川岛男爵夫人，稍微讲了几句开玩笑的话，他就怒气冲天，我差一点儿吃了他的铁拳。我觉得第×分队员的拳头，比镇远号的三十厘米炮弹还可怕呢。哈哈哈哈，我想其中必有细情。加里波第② 兄，你和川岛要好，大概知道他的秘密吧。”

这航海士说着，看看那个外号叫加里波第、身穿红衬衫的少尉的脸。

这时候一个听差拿了满满的一盘点心进来，就把中等军官室里的谈话打断了。

（一）之二

晚上十点钟，检查完毕了。没有担任职务的人都睡了；其余的人各就各位。禁止高声谈话和火光，因此上甲板和下甲板都肃静无声，仿佛没有人的样子。除了向舵手发命令的航海长的声音之外，只有烟囱里森森地冒出白烟来，蒙住了月亮，螺旋桨嚓嚓地拍着海波，机器的轧轧声好象一颗巨大的心脏的跳动一般片刻也不停，充满了全船。

沐浴在白色月光下的前舰桥上有两个人影。一个站定在舰桥左端，一动也不动；另一个悄悄地踱着，拖着比墨还黑的影子，五步而停，十步而回。

这是舰上的第×分队员川岛武男。作为副当值的，他和当

① 李老头子，指李鸿章。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一八六〇年组织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值的航海长一道要在舰桥上站上四个小时。

他现在走到了舰桥的右端，拿起望远镜来，向舰的四周望望。大概望不见什么，把右手垂下来，用左手攥住栏杆站着。前部炮台那边有两个士官低声地说着话走来，经过舰桥底下；又消失在黑暗中了。甲板上鸦雀无声，风冷起来了，月亮更加明亮了。

隔着在舰首蠢动着的兵士的黑影而眺望大海，只见左面有淡淡的岛山；前面有秋津号忽隐忽现地在月光中行驶；除此一舰之外，只有月光之下黄海的一片白水。目送那不断地跟着烟气向上猛冲的火苗时，还可看见大樯上面布满星星的秋季那高高的天空；比月亮暗淡的一道银河，微茫而苍白地从海的一头流到那头。

*　　　　*　　　　*

月亮圆过三次了。自从武男愤然诀别母亲以来，月亮已经换了三次了。

这三个月之间，他亲身经历的境地多么复杂！为韩山的风云使胸怀激动不已，为佐世保湾头的"此时此节为国家，离乡去国赴远征"的离歌断肠，听到宣战的消息摩拳擦掌；在威海卫的炮攻中初次受到火的洗礼。惊心动魄的事情继续不断地发生，几乎使得他连思考的余暇也没有。多谢多谢！全靠这样，武男才能不想起要吞没他的心肝的那件事，而勉强保全了自己。在这国家大事之秋，我川岛武男的一身渺若沧海之一粟，其生死沉浮又何足过问呢！他这样地叱责自己，掩住了那种苦痛而专心供职；用绝望的勇气来从事征战。他把死看得比微尘还轻。

然而，在无所事事地站在舰桥上的夜里，在韩海的炎热的夏夜躺在吊床上难于成梦的夜里，痛恨之情动辄象潮水一般涨起

来，不知有多少次，几乎使大丈夫的心胸破裂。时过境迁，到了现在，当初难于判别何所耻、何所愤、何所悲、何所恨的感情在胸中沸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只有一片痛恨凝结成为一种宿疾，偷偷地在侵蚀他的心。打那以后母亲曾经寄两封信给他，说等候他平安回家。武男想起了老母膝下寂寞，也就写信去忏悔那时的失言，并且祷祝她身体健康。然而一块难于融解的恨，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底里；每天晚上伴着他那打败北洋舰队、自己也战死的梦的，是披着雪白披肩的那个病人的面影。

消息断绝以来，已经三个月了。她还活着吗？已经不在人间了吧？大概还活着。她一定没有一天不想念我，正象我没有一天忘记她一样。我们不是有同生同死的誓言吗？

武男这么想着。又想起最后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初五的一弯眉月挂在松树梢头，夜色沉沉的逗子的晚上，站在门口送我而叫着“早点回来”的那个人，到哪里去了？想得出神的时候，仿佛看见那个披白披肩的人就要从月光中走出来的样子。

武男想：就在明天也好，只要顺利地碰到了敌舰，此身做了炮弹的靶子，那么世间一切就不过是一场大梦。他又想起他的母亲，想起他的已死的父亲，想起几年前在江田岛时的情景，最后他的心又回到生病的那个人身上。

*　　　　*　　　　*

“川岛君！”

后面有人拍他的肩膀，武男吃了一惊，连忙转过身来，背着月亮。使他吃惊的正是舰海长。

“月亮真好！不象是去打仗的样子呢！”

武男低着头，偷偷地擦擦眼泪，拿起望远镜来。月色如银，黄海一望无际。

(一)之三

月亮落下去了，夜空中现出紫色的曙光，到了九月十七日。清晨六时过后，舰队已经开到海洋岛附近。先派炮舰赤城号到象登湾去侦探有无敌舰；回来报告：湾内空空荡荡的。舰队继续前进，斜瞄着大鹿岛、小鹿岛，开到了大孤山海面。

上午十一时，武男因事到军官室去；走出来的时候经过舱口，听见甲板上发出喊声："看到了！"

同时听见匆忙地跑来跑去的脚步声。武男的心脏跳动了，正在踏上舱梯的脚步停顿了。这时候有一个水兵从梯子下面走过，站定了脚望着武男问："川岛分队员，敌舰看到了吗？"

"嗯，大概是的。"

武男答应了一声，就徒然地使乱跳的心镇静下去，飞步跑上甲板，但见许多人东奔西走，警笛乱鸣，信号手忙着扯信号旗，舰首站着许多士兵，舰桥上站着司令长官、舰长、副舰长、参谋、各士官，大家闭口瞪目，遥望着舰外的海。跟着他们的视线望去，但见北方黄海的水和天相接的地方，有几条象黑线的东西隐隐约约地向上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条，还有第十条。

这正是敌人的舰队。

站在舰桥上的一个将校看一看手表，说："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准备好之后，先把肚子吃饱吧！"

站在中央的一个人点点头说："恭候多时了。诸位，大家加油吧！"说过之后捋捋胡须。

忽然战斗旗飘然地高挂在大樯顶上了。几声喇叭从舰桥上发出，响遍了全舰。大家各就各位，舰内的人往来如织，有的上

樯楼，有的下机器间，有的去水雷室，有的进治疗室；也有到右舷的，到左舷的，去舰尾的，登舰桥的，纵横活动，各部布置迅速就绪，战斗的准备不多时就完成了。快到晌午了，要打仗，先下命令用午餐。

武男帮助分队长指挥部下炮手迅速地装填了右舷速射炮之后，稍迟一些走进中等军官室。同僚都已集合，箸下盘子在响。那个短小的少尉态度很严肃，一个甲板士官不断地擦额上的汗，埋头吃着，一个年轻的候补生时时张望别人的面孔，毫不让人地吃完一盘又一盘。忽然那个穿红衬衫的少尉把筷子一扔，站起身来说："诸位，敌人就在眼前而悠悠然地吃午饭，诸君的勇气可说不亚于立花宗茂[①]了！今天的晚饭大家是否还能一起聚餐，是个疑问。诸君，临别的时候大家握握手吧！"

话音未落，猛然地握住了邻席的武男的手，摇了两三下。同时满座都站起来，互相握手。两三个盘子乒乒乓乓地从桌子上滚了下去。一个左颊上有颗痣的少尉握住了一个军医的手说："倘使我受了伤，请你手下留点情，这就是我的贿赂。"

说着，一连摇了四五次。满座哈哈大笑，然而立刻又变得严肃起来。一个人去了，两个人去了，结果只剩下许多狼藉的空杯盘。

十二点二十分，武男奉分队长之命去和副舰长接洽，走到前舰桥上，但见我们的舰队已经排成单纵阵，前面隔着约四千米的地方，第一游击队的四艘舰率先前进。本队的六艘舰以我们这松岛号为首，跟在后面。赤城号和西京号停在本队的左侧。

仰起头来一望，高挂在大樯上的战斗旗正在碧空中飘扬；烟

---

① 立花宗茂(1569—1642)，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个武将，曾参加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

囱里卷起墨黑的烟；船头劈开海水，白浪高高地涌到两舷上来。将校们有的捧着望远镜，有的握着长剑的柄，在舰桥上迎风而立。

远望北方的海面，但见刚才好象挂在水天之间的一丝烟，一分一分地肥大起来；敌人的舰队仿佛是从海里涌出来的；先看到烟，其次看到针一般大小的桅樯，然后看到烟囱，看到舰体，于是桅樯头上点点的旗影也映入眼帘。最触目的定远和镇远是中军，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为左翼，来远、靖远、超勇、扬威为右翼。西面还有烟缕，是平远、广丙、镇东、镇南以及六只水雷艇。

敌军摆的是单横阵。我军摆的是单纵阵，对着敌军的中央作丁字形前进。到了离开敌阵约一万米的地方，我们的先锋队突然把路线转向左，对着了敌军的右翼而蓦地前进。先锋转向左之后，我们的舰队就象蛟龙掉尾一般蜿蜒地向左倾，敌我的阵形由丁字形一变而为八字形；他们横排着，我们也前进，到了相距六千米的地方。这时候敌阵中央空远舰头上的炮台上滚滚地卷起白烟来，两个三十厘米的炮弹在空中飞鸣，掉落在我们的先锋队的左舷的海里了。黄海的水吃了一惊，倒立起来。

（一）之四

黄海！昨夜月白风清，今天也若无其事地映着白云，载着岛影，浮着睡鸥之梦，而悠悠然地比图画还闲静的黄海，现在变成一片修罗场了。

武男从舰桥上走下来，跑到右舷速射炮台那儿，看见分队长正在用望远镜眺望敌方；部下的炮手从军曹以下，大家脱掉外衣，卷起衬衫的衣袖，露出了海风吹黑的筋肉强健的胳膊，也有

用白棉布缠住腹部的，大家默默地在那里等候命令。这时候我们的先锋队向敌军的右翼乱射，就要经过敌军面前了；走在本队最前方的松岛就用开足马力驶近敌阵。拿起望远镜来一望，位于敌阵中央的定远和镇远向前突进，横阵略略变成一个钝角，距离渐渐地缩短了。两舰虽然还很远，形状却渐渐地清楚起来。武男记得往年曾经在横滨的岸头上看见过那两艘舰，现在怀着加倍的好奇心观察它们。依然是当时那两艘舰。但是现在喷着黑烟，破着白浪，开着炮门，咄咄逼人地向我们逼近，宛如两只猛兽在扑过来。……

(一)之五

这时候举头一望，灰色的烟雾遮蔽天空，覆盖海面，缭绕而成为十重、二十重的漩涡；有时不期地在其中各处隐隐约约地看到敌方和我方的桅樯和军舰旗。差不多每秒钟都有轰响震动海面；炮弹和炮弹在空中相击而爆发；海中不断地冲起水柱，水几乎煮沸了。

“痛快！空远烧着了！”分队长声嘶力竭地叫喊。

从烟雾的空隙中望去，但见翻飞着黄龙旗①的敌军的旗舰的前部卷起黄烟，敌兵象蚂蚁一般蠕动着。

武男和许多炮手一齐发出愉快的叫声。

“好啊！再来一个！结果了它！”

炮声势汹汹地一齐打出。

敌人的舰队被我军左右夹攻，已在崩溃了。超勇首先带火

---

① 黄龙旗是满清的国旗。

沉没；扬威早已大败而逃；致远就要沉没下去；定远起火了；来远也在火灾中挣扎。支撑不住了的敌舰队，终于抛撇了定远和镇远而全部四散逃亡。我们的先锋队就绝不放松地追赶。本队的五只舰合力攻击留动着的定远和镇远。

这时候正是三点钟。定远的前部火势更加炽烈了，冒起了许多黄烟来，然而还不逃。镇远还保护着旗舰，两大铁舰象山一般巍然地向我军进攻。我们本队的五只舰现在用全部速力驶行在敌舰的周围，盘旋乱射，再盘旋乱射，射了好几回。炮弹象雨一般撒到这两艘舰上。然而，正象轻装快马的撒拉逊①武士盘旋地射击穿重甲的十字军战士一样，我们打中的炮弹大都在两舰的重甲上碰回，而在舰外爆裂。午后三点二十五分，我们的旗舰松岛正好和敌人的旗舰相并列了。我们发出去的速射炮弹正打中他们的舰腹上，碰了回来，徒然地在舰外象火花一般爆裂。武男看到这光景，愤恨不堪，右手握住剑柄在甲板上死命地敲打，咬牙切齿地叫："分队长，冤枉透顶了！你……你看那个！见鬼！"

分队长气得眼睛发红，两只脚在甲板上乱踏，大喊："打！打甲板！甲板！别怕！打！"

"打！"武男也可着喉咙喊。

咬牙切齿的炮手愤怒起来，狠命地连发了几下。

"再来一个！"

武男正在叫喊的时候，霹雳一声，满舰震动，炮台就象喷火山一般爆裂，武男被雨一般飞散开来的东西所打中，咕咚一声跌倒了。

---

① 撒拉逊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原来敌舰发出的两个三十厘米大榴弹，恰好钻进炮台的正中而爆裂了。

“糟糕！”

武男叫着跳将起来，又咕咚一声摔了个屁股蹲儿。

他现在觉得下半身痛得厉害。倒在地上望望，但见四面是一片血、火、肉。分队长不见了。炮台变成了一个洞，青色的东西在洞里荡漾着。那是海。

由于疼痛和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惨之感，武男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有的是人的呻吟，东西的燃烧声，接着是“火灾！火灾！准备唧筒！”的喊叫，同时还有跑来跑去的脚步声。

武男忽然觉得有人来抬他了。手碰着脚部的时候，无限的痛苦直达脑顶，不觉呀地叫了一声，向后仰翻了。闭上的眼睛面前红霞回旋，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二）之一

大本营所在的广岛地方，十月中旬，第一师团早已开向金州半岛去了；然而接着第二师团的健儿又勇进了广岛；加之临时会议开幕，六百个议员络绎地从东方来到。高帽腕车①，到处和佩剑马蹄的声音相错杂。维新当年京都的繁华，仿佛又在这山阳②地方出现了。

市内最繁华的大手町街上，各处门上贴着“参谋总长宫殿下”、“伊藤内阁总理大臣”、“川上陆军中将”等威严的字条。其次

① 腕车是人力车的别称。

② 山阳是山阳道的简称，包括冈山县、广岛县以及山口县沿着濑户内海的部分。

的第二街、第三街以下，每家门上都贴着“可租用房屋面积××席、×间”的字条。还有多数人家门口贴着纸条，上面写着士官或下士的姓名，兵士的队号和人数，这是因为兵营里容不下的兵士流到市里来了。有的地方挂着“××兵营杂货商事务所”、“××组民工事务经理处”等崭新的招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有的店里正在忙着把一瓶瓶汽水装进大箱子里去，有的店里把饼干匣子象山一般堆积起来，小伙子们正流着汗打包。骑马的将官经过这里奔赴大本营；后面，耳朵上夹着铅笔的新闻记者的车子飞驰而过，大概是到电报局去的；车子里载着用鹅黄棉布包扎的长刀和皮箱从火车站来的人，和大概是刚刚从宇品号上陆的脸上晒黑而夏衣破损的人擦身而过；在报纸所附的画报上看见过的元老若有所思地坐在车子里从这里经过；这边有即将出发的民工用鼻音哼着歌曲在街上徘徊；那座房子的廊沿前有个健儿边磨剑边用北方口音唱着军歌，和对岸婉转娇滴滴的鹿岛曲调相应和。

有一家商店门前挂了块约两米高的大招牌，上面写着“专办陆军用品”；另外还挂着两张别的招牌。从门厅到街头，山一般堆积着粗制呢绒防寒衣。一个掌柜模样的人正在指挥五六个小伙子忙着打包。这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匆忙地从里面送客人出来。这老头儿额上略秃，眼梢倒挂，左眼睛底下长着一颗红痣。他吩咐了掌柜的几句话，正想进去的时候，忽然看见门外一辆车子经过，向上方拉去。

“田崎君！……田崎君！”

大概那人没有听见这叫声吧，车子兀自拉过去了。他叫一个小伙子赶上去喊他回来，车子才停在门前了。车子上的客人年约五十开外，黑红的脸，连鬓胡子有点花白，身穿一件黑绸外褂，

头戴一顶同色的半旧礼帽，脚边放着一只中型皮箱。他被叫了回来，脸上表示纳闷；等到看见了站在门厅那儿的主人，就变成了吃惊的样子，边摘帽边说："这不是山木先生吗？"

"田崎君，真难得，你几时来的？"

"我打算乘这班火车回东京去。"田崎说着，跨下车子，从散乱的草席和绳子中间穿过，走到了门厅前。

"回去？你是哪天来的，到什么地方去？"

"唉，我前天到佐世保去了一趟，现在是回去。"

"到佐世保？是去探望武男……少爷吗？"

"是的，去探望少爷。"

"这太不象话了。你去探望少爷，来去都过门而不入，实在太不象话了。我的女儿也是这样，老太太也是这样，都连一张明信片也没寄给我呢。"

"不是，我是因为忙着赶路。"

"那么，经过的时候进来坐坐也是好的。总之，先请进来吧。把车子打发走吧。我有话对你说。火车迟一班不妨。……倒是武男……少爷的伤势怎么样？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听到了他受伤的消息，常常想去探望一下。然而只是想想……因为正好第一师团就要出发，忙得厉害。终于只写了一封信去问候。……噢，是这样的吗？没伤着骨头。大腿上……噢，是的。年轻人反正不要紧。象咱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手指头上刺伤了一点就要一星期、两星期才会好。象少爷那样年纪轻轻的人……总之，运气还不错。老太太也可以放心了。"

田崎弯着腰，摸出表来看看，想要站起身来告辞。山木挽留他道："别忙。难得有便人，我还想托你带些东西去孝敬老太太呢。乘夜车去吧。乘夜车还有很多时间。让我把事情结束一下，

咱们去找个地方喝杯酒谈谈吧。广岛的鱼味道真好呢！”

他那嘴巴的味道比鱼还好。

（二）之二

秋天的夕阳流泛在天安川上，临川的一家酒楼的门映成了金黄色。楼上有贵族院和众议院的一些人在那里开联谊会，热闹非常。反之，楼下的小房间里连女堂倌也没有，只有两个人在那里举杯谈心。这两个人就是山木和那个姓田崎的男子。

这田崎从武男的父亲那一代起就做了川岛家的管家；现在还是天天从附近的自己家到川岛家来当差，一切事情都忠实地照料。武男的父亲常常说：他虽然没有敏捷应付一切的力量，但是不须担心他偷窃主人家的进款来饱自己的私囊，这是此人的好处。所以川岛家的寡妇和武男都深深地信任他。这回他是奉了老太太的命令，远行到佐世保去探望负伤的主人的。

山木放下了酒杯，摸摸额角说：“说实在的，我虽然回东京去过，但是只住了一夜，马上又到广岛来，所以这些事情也没有听到。咦，打那以后浪子小姐的病一度很不好？这件事的确有些残酷；可是为了川岛这个家，也没有办法。噢，是这样的吗？近来又好些了？原来又到逗子去疗养了？但是只有这种病，无论看上去怎么好，终归是死症。那么武男，不，少爷还在生气吗？”

田崎揭开碗盖，松茸的香气冲上鼻子来，鲷鱼的油象珠子一般浮起着。他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汤，揩了胡须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呀！讲到根本，固然是为了保家，没有办法。不过，山木君，在少爷出门的期间，一点也不同他商量，就把事情了结，老太太也可以说是太随便了。说实在的，兄弟也曾经劝她等少爷

回来再说；可是她的脾气生来如此：一旦说出要这样做，就非做到不可，因此就做出这种事情来了。兄弟以为少爷生气是难怪的。还有一个很讨厌的人，就是千千岩先生……听说他大概已经到清国去了。”

山木盯着对方的脸，说：“千千岩！是的，他前几天出征去了。因为我和他有一面之缘，所以我在这里的期间他常常来敲竹杠，真讨厌。这个人脸皮真厚。他对我说：‘这一次说不定会战死，你就当作送我一份奠仪吧；要是不死的话，我一定得了金鸢勋章回来。’就给他敲了一百块钱去。哈哈哈哈，那么武男君的伤痊愈之后，就要回东京去吗？”

“唉，他自己的意思，似乎是打算痊愈之后立刻再到战地去的。”

“他还是说这种精神抖擞的话。可是田崎君，他应该回东京去一趟，和老太太言归于好，不是吗？他怎样怜爱浪子小姐，咱们不得而知；可是跟她的缘分已经断绝了；况且又不是一个健康人，是患了死症的人，难道可以叫她重新回来不成？唉，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为还是应该早点母子言归于好。田崎君，你看对不对？”

田崎心事重重地说：“少爷是那么直爽的一个人，所以即使是老太太的不是，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态度也不好。这一次兄弟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说老太太的心他已经了解。所以无所谓言归于好了，不过……”

“在打仗的时候说亲事，是可笑的。不过总是早点娶一位少奶奶为好。怎么样？少爷和老太太和解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忘记浪子小姐呢？年轻人往往起初很强硬，但是等到娶了一个新人进来，又喜欢新人了。”

“是的，这件事老太太似乎也在考虑，不过……”

“你说这件事有困难吗？”

“对啊，少爷一心都在浪子小姐身上，所以这件事是……”

“可是这是为了一家，为了少爷自身，喏，田崎君！”

谈话暂时中断了。楼上大概是演说完毕了吧，拍手的声音很响。纸窗上的夕阳渐渐地暗淡下去，喇叭声凛然地传到耳朵里来。

山木把酒杯放在水盂里洗洗干净，重新敬田崎一杯。

“说起来，田崎君，小女蒙老太太照拂了；不过这个人很不中用，怎么样，老太太不大喜欢她吧？”

浪子去后一个多月，山木说是要女儿丰子亲身领受老太太的熏陶，就以学习礼貌的名义把她送到川岛家。

田崎脸上含笑，大概是想起了什么事情。

（二）之三

田崎脸上含笑，川岛家的寡妇却在皱眉头。

武男愤然离席而去的那一天，母亲眼睛盯住他的后影叫喊：“不孝的东西！随便你怎么样吧！”

母亲知道武男平时很孝顺，毫不踌躇地顺从娘的意思。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虽然明白他对浪子的爱情的确不浅，却相信他在不能两全的时候一定舍弃那爱情而选取这孝道。因为相信这一点，所以她虽然自己也不能不感到手段太毒辣些，却还硬说是为了一家和为了武男而独断独行地休了他的妻子。等到看见了武男的愤怒意外地激烈，母亲方才明白自己估计错误了，同时又知道做母亲的对儿子决没有绝对权力。以前她看见儿子把爱

倾注在浪子身上，感到一种不快；现在看见母亲的爱、母亲的威严、母亲的恩情还胜不过一个濒死的浪子的爱，就仿佛觉得自己的权威已经完全丧失，这儿子已经完全被浪子夺去了。所以她生武男的气，并且在浪子回娘家以后还骂她。

此外还有一种激起她的愤怒的东西。她方寸之中并未隐隐感到自己做得不对，然而依稀缭绕着一种怀疑：武男的愤怒毫无道理吗？每当睡不着的半夜里，她独自躺在里面房间里眺望着天花板上的灯影，有意无意地思考着的时候，似乎听见某地方传来一种絮语声："这是你的错误！这是你的罪过！"便觉得心中更加懊恼了。世间最强的是自己确信自己不错的心；最懊恼的是别人或者自己心里的某种东西指出自己的错误，使自己在良心面前屈膝悔过。刺着痛处，猛兽会咆哮；知道自己的错误，人会愤怒。因此，武男的母亲那难以抑制的愤怒上又加上了烦闷，越发觉得武男可恨和浪子可恶了。武男已经愤然离席而去。一天又一天，他既不来谢罪，也不写信来道歉。母亲可以发泄胸中烦闷的唯一的办法，是恣意地愤怒，聊以自慰。生武男的气，生浪子的气，想起了过去的情形就愤怒，想起将来的情形又愤怒，悲哀的时候愤怒，寂寞的时候愤怒，没有办法的时候也愤怒。愤怒，愤怒，怒得疲劳了，晚上才能睡着。

在川岛家里，老太太那平素间已经很可怕的暴躁，近来象火一般燃烧起来了。呆熟了的婢仆，也几次想打点行李辞工。正在这时候，朝鲜事件发生了；丰岛、牙山的号外满天飞。母亲曾经几次生儿子的气，说他连一封告别的信也没写来就去参加战争，是个不孝的东西。再听听世间的情况，有为了儿子远征而从乡间出来送别的老婆婆，也有寄东西并写信勉励儿子的母亲。而她家呢，儿子怨娘，娘恨儿子，一封信也不往还；他在战地，我在

帝都，各自心中怀着郁结的不快。万一就此永诀了呢——武男的母亲不敢这样想，只是隐约地感到；她就一边骂不停口，一边委屈让步，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战地上的儿子。

武男立刻从战地上写回信来。回信到后一个多月，佐世保的海军医院打来了一个电报，报告武男受伤的消息。母亲接到这电报，到底不禁两手发抖了。不久就知道他负的伤并无性命之忧。然而还是派田崎到遥远的佐世保去探望。

（二）之四

田崎从佐世保回来，详细地报告了武男的情况，母亲方才稍稍放心。然而还在等候他的痊愈，希望见一次面。而且还在心中盘算着：如果战争结束了，还是早点替武男娶一房继室为得策。这样，一则可以使武男断绝了对浪子的想念，二则可以使川岛家传宗接代，三则可以抵消从前对武男的行为有点过于粗暴的罪过（？）。

早点替武男娶继室的问题，从决心逼浪子离婚的那一天开始，早已在母亲心中涌现了。因此她把为数不多的几家亲友家已到出嫁年龄的女儿在心中一一反复考虑，然而没有一个合意的。正在为难的当儿，山木突然以学习礼貌为名义，把女儿阿丰送到川岛家里。武男的母亲不是白痴，并非不知道山木的衷曲；也并非不知道阿丰未必是智德兼备的贤妇人。然而溺水者抓稻草，困于为武男择配的母亲，对山木的拜托感到很高兴，就试把丰子留在家里了。

试验的结果，正象田崎脸上含笑所暗示的，试验者和受验者都不满意，终于变成了供婢仆们解闷的话柄。

起初是和平相处；接着用小口径的猎枪来轻轻地撒些散弹；终于开出了可怕的攻城炮。这是川岛家的寡妇对任何人都采用的办法。浪子也曾经身受过这种经验；只因神经灵敏，感觉锐利，所以很早就感到痛苦。现在轮到阿丰来消受这经验了。然而她生来无忧无虑，麻木不仁，散弹飞来，她还以为是哪一家撒过来的炒豆。因此那攻城炮就不得不比平常早些拿出来。

阿丰心中悠悠然，好象经常弥漫着春霞；胸中空无一物，不但没有人我的差别，又往往连个人的轮廓也消失，而立刻和动植物同化；倘使春天傍晚站在庭院里，她的灵魂和身体会就此融化在暮霭中，用手也掬不到了。然而自从懂得恋爱之后，突然了解了什么叫作痛苦。她每天揉着睡眼起身之后，就被东差西遣，其结果是小骂大喝。那些冷嘲暗骂，她当然听不懂，一概囫囵吞了下去；只有攻城炮连放起来，无论何等超然的阿丰也挡不住了；她想：如果不是恋人的家里，她早就逃出去了。然而她知道父亲的训诫和时常回到樱川町家里去的时候所听到的母亲的叮嘱，正因为如此，她依然站在攻城炮面前，一天一天地忍耐下去。有时候忍耐不住了，就想：恋爱原来是这么痛苦的！我决不第二次恋爱人了。可怜的阿丰成了川岛家寡妇那一肚子牢骚的出气洞，充当了日长无事的婢仆们的消遣品！她见不到恋人的面，以平生从未有过的谦恭和忍耐，在那里等候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

自从阿丰来了以后，武男的母亲又新添了一种懊恼。俗语说：失去的珠宝大，离去的媳妇贤。阿丰虽然不是可以和浪子相提并论的人，然而自从她来到身边供使唤以来，武男的母亲总觉得她所做的事情件件不称心；这老寡妇的心肠虽然同铁石一样硬，也不免常常想起从前她叱骂过的那个人。那个女子不露锋芒，话语不多而举止温雅；表面上看来虽然并不机敏乖巧，做事

也并不熟练，然而颇能见机行事，委曲承欢。最可佩的是她的品性高尚；所以老寡妇虽然有时乘兴信口谩骂，然而也常常暗自坦率地承认：这样年龄的人能够如此周到是难得的。现在她看见眼前摆着一个同样年龄的阿丰，当然要做比较，就凡事要想起那个她所不愿想起的人来。所以她每天碰到不称心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春霞化身、名叫阿丰、长着一双眯缝眼儿、嘴巴闭不紧的人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脸色略带苍白、头发漆黑、态度温雅的年轻女子，谨慎小心地抬起她那双灵利的眼睛来向她看，问她："您看怎么样？"这时候武男的母亲不知不觉地发抖了。"都怪她生了那种病！"她几次这样地替自己辩解。然而心中还是涌起一种异样的恶感来；自己认为是脾气发作了，终于又是大声喝骂，在阿丰身上出气。

所以山木在广岛的酒家向田崎明确表示要把女儿阿丰嫁给武男做后妻的时候，川岛家的寡妇和阿丰之间的形势比过去六月间日清间的形势更加危险；不是她走，就是我走，正是所谓千钧一发的危机了。

（三）之一

武男被枕边的小鸟叫醒，睁开了眼睛。

从床上伸手来拉开了窗帘，刚刚离开对面那座山的朝阳灿烂地照进玻璃窗来。山上还蒙着白雾，然而秋季那蔚蓝的天空已经一望无际，鲜明地衬出了窗前一株樱树的绯红如染的树梢。树梢上有两三只小鸟，吱吱喳喳地共话着，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又不约而同地向玻璃窗里窥探，和抬起半身的武男打个照面；忽然吃惊地飞去，翅膀的风扇落了一张黄色的樱叶，在空

中飞舞着。

唤醒我的早晨的使者原来就是这个！武男含着笑想道，又欲躺到枕上，好象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似的，略微皱起眉头。过了一会儿才在床上躺好，闭上了眼睛。

早晨很静，没有扰乱耳朵的声音。但听见雄鸡声和远处的橹声。

武男睁开眼睛微笑，又闭上眼睛，沉思起来。

* * *

武男自从在黄海受伤，托身在这佐世保医院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

当时，敌人射来的一颗大榴弹在炮台中央爆裂了，弹片乱飞，把武男打倒，剧烈的痛楚使他一时失去了知觉。痛楚虽然剧烈，幸而腿部受的两处伤都没有损害骨头，此外也只略微受些烧伤。分队长尸骨不留，同僚战死了，部下的炮手平安无事的极少；他身在其中，却意外地保全了性命，被送进这座海军医院来。最初体温还是猛烈地上升，躺在床上满口呓语，以手代枪，大骂敌舰，叫喊分队长，使得医生吃惊。然而他原是一个血气旺盛的青年，所受的伤又并不很重，所以到了秋凉的时候，体温渐渐下降，治疗经过良好，没有脓肿之患。到了一个多月后的今日，虽然还感到几分痛，却常常想走出充满石炭酸气味的房间，到晴朗的秋天的庭院里去走走，遭到军医的谴责。现在呢，只想早点回到战地，天天在等候医生的允许。

看得比尘芥还轻而全不顾惜的生命，意外地延续了。体温退了，食欲恢复了，同时享乐生活的心不知不觉地活动了，这就发生了烦恼。蝉能够脱壳，人却不能摆脱自己；由于战争的热度和病的热度而中断了的记忆的线索，随着身体渐渐康复和心情

渐渐复原而不得不重新连续起来了。

然而，正象大病能使体质更新一样，和死神相见只隔一纸的经验，使得武男的记忆异样地更新了。激战以及激战前后继续发生的异常的事件和异常的感情，象风雨一般侵袭他的心灵。风雨虽然已经过去，余波还是留存在心海里，浮起来的记忆自然地取了一种不同的形态。武男不再生母亲的气；他把浪子看作业已去世的妻子而供奉在心中的神龛里。每次想起浪子，宛如听到天涯地角远远传来的悲歌，感到一种甘美的哀愁。

田崎来探望了。武男从他那里得知了母亲的近况，又隐约地听到了浪子的消息。（田崎生怕引起武男不快，所以不敢提及山木的女儿的事。）武男听到了浪子的情况，滴下眼泪来。田崎去后，那松风岑寂的别墅里的病人的面影，夜夜和黄海之战交替地出现在武男的梦中。

田崎东归后几天，不知从什么地方寄来了两个包裹，送到了武男的病室里。

*　　　*　　　*

此刻武男躺在病床上沉思的正是这件事。

（三）之二

武男所沉思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星期以前了。武男把看厌了的报纸丢在一旁，躺在床上打着呵欠，向窗外眺望。和他同房间的一个军官前一天已经出院，室内只剩他一个人。时候已近黄昏，病室里暗沉沉的，窗外秋雨象瀑布一般倒下来。隔壁房间里的病人大概在施电疗，嗞嗞的声音不断地和雨声相呼应，反而增加了室内的寂

寥。漫不经心地听着这种声音，眼睛向窗外望去，但见密密的雨点淋漓地滴在玻璃窗上，傍晚的庭院里湿透了的树木，隐约朦胧地出现，忽然又消失了。

武男茫然地眺望着，忽然把毯子扯起来蒙住了头。

过了约五分钟，听见有人走进来的脚步声。

“有包裹寄到了……您睡着了吗？”

武男探出头来一看，床前站着一个勤杂工。他一手抱着一个油纸包，一手提着用绳子捆成廿字形的沉甸甸的箱子，站在那里。

包裹？田崎回去刚过几天，究竟给我寄来了什么呢？

“啊，包裹吗？是哪里寄来的？”

勤杂工读出来的寄件人的姓名，是他所从未听见过的。

“你给我打开来，好吗？”

打开了油纸，还有报纸；打开报纸，是个紫色的包。打开包来，里面是一件法兰绒单衣，一件柔软的绸夹和服，一条白绉绸兵儿带，一双比雪还白的短布袜，一件脱着很方便的宽袖衬衣，还有一条围肩用的丝绵小被子，以防止久卧病床生褥疮。箱子里的是什么呢？解开绳子，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他所喜爱的雪梨和新鲜的香蕉，装得满满的。武男的心脏跳动得急促起来了。

“里面没有信件什么的吗？”

这里翻翻，那里找找，一点纸片也没有。

“把那张油纸给我看。”

武男拿了包纸，看看自己的姓名的笔迹，忽然心头郁结了。他认出了这笔迹。

是她！是她！不是她又是谁呢？衣服上密密匝匝的针孔里，虽然没有痕迹，你不看见的确浇着千行热泪吗？你不看见那抱

着病写的文字的颤抖吗？

武男等不到那人退出，就哭起来了。

*　　　　*　　　　*

本来不曾干涸的泉水，现在重新被挖开了。武男觉得无限的爱情汹涌地上涨起来。白天想她，夜里梦见她。

然而世间没有象梦那样自由。武男本来确信：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死也不能切断的，何况区区的世间习俗呢？然而要使这心愿变成事实的时候，却不能不感到这区区的习俗惯例在企望和现实之间筑着一堵不可超越的障壁。无论世间怎么样，她永远是我的妻子。然而母亲已经用我的名义逼她离婚了；她的父亲已经把她接回去了。在世间，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他想：等到痊愈之后，回到东京去，会见母亲，访问浪子，向她说出心事，再把她接回来吧。然而武男无论怎样自慰自骗，总觉得在世间的所谓义理体统之下，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而又办不到的。事情做不成，结果只是更多地增加了母亲和我之间的乖离。违抗母亲的痛苦，他已经尝过了。

生在这广大的宇宙间，竟有意想不到的桎梏把我的爱情束缚住，想起了令人懊丧；然而武男想不出解脱之路，毫无办法地在悲愤中度日。只有"她是我生死唯一的妻子"这个念头，聊可自慰，并借以安慰他心中的浪子。

今天早晨武男梦醒之后所想的，也是这一点。

这一天早上，军医照例来诊病，说他的伤势已经逐渐痊愈，表示满意而出去了之后，他收到了母亲从东京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写着：田崎回来之后，稍稍放心了；又写着：有点事情要谈谈，医生许可之后，望设法回东京来一次。有事情要谈！岂不是他所最厌恶而又最害怕的那件事吗？武男沉思起来。

武男终于没有回东京去。

十一月初旬，和他一同在黄海受伤的、他所乘的松岛号，已经修缮完毕，又开向战地去了。武男听到这消息后不久，一获得医生的许可，就向上司申请，搭上运输船，回到了刚刚占领大连湾而停泊在该湾内的舰队去了。

离开佐世保的前一天，武男发出两封信，一封是给他母亲的。

（四）之一

秋风乍起，避暑客都回去了。不是养病的客人，不再留在这里了。从九月初旬到现在十月初旬之间，每逢风和日暖的时候，总有一位淑女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仆伴着，慢慢地在逗子海滨散步。

身体消瘦，落在沙地上的影子也纤细得可怜。拉网的渔夫和每天在海滨散步的病客，都见惯了这个人，相逢的时候大家点点头。不知是谁传出去的，他们都已经约略地知道她的身世了。

这就是浪子。

无可怜惜的这条命，还是孤苦伶仃地延续着，又看到了今年的秋风。

* * *

浪子在六月初由姨母陪同返京，自从听到了那意想不到的宣告后的第二天起，病势眼见得日渐加重了。她肝肠欲绝，绞出鲜红的心血来，甚至失去知觉。医生默默无言，家族都蹙紧眉头，她自己日日夜夜在等候死，就只剩奄奄一息了。浪子欢喜地等

候着死，觉得死真快乐。突如其来地堕入了深井的黑暗中的此身，长存在世间还有什么快乐，还有什么意义呢？恨谁，爱谁，这种念头连形成的余裕也没有。她所想的只是早点从周围的黑暗的恐怖厌恶中脱身。死实在是唯一的活路。浪子等候死，等得不耐烦了。身体在病床上受苦，心已经飞向世外去了。她想：今天也好，明天也好，这身体的羁绊一断绝，就可俯瞰这不足惜的世间，魂魄飞到千万里的天空中，在慈母的膝上尽情地痛哭一场，尽情地诉说一番。她所等待的正是死的使者。

真可怜！她连死也不能自由。今天，今天，等了好几个今天，都空过了。过了一个多月，想不到病情有了起色；过了两个月，病更轻了。放弃了的性命，又被拉回到这世间来，浪子又做了一个可怜的薄命人了。浪子实在疑惑不解：她岂不是不知生的可爱和死的可怕的人吗？为什么还要请医生，为什么还要吃药，为什么还要系住这条不足惜的性命呢？

然而她还有父亲的爱。父亲朝朝夜夜到她病床前来探视，亲自给她吃药，又亲自指挥，替她建造一栋厢房，以便静心养病，无论如何非把她救活不可。浪子每次听到父亲的脚步声，看到父亲为了她的病势好转而高兴的慈颜，颊上不知不觉地流下并不是为怨恨而洒的眼泪来，就不忍胡乱地求死，却为父亲而勉力养病了。还有一点：浪子决不怀疑她的丈夫。她确信即使海枯石烂，丈夫的爱也不会变更；她知道这回的事情完全不是丈夫的意思。等到病好了些，略微听到些武男的消息，就愈加觉得她的信念有了印证，多少得到些安慰。今后事情怎样演变，当然不得而知；她并非没有想到即使这病痊愈了，一经断绝的姻缘也不能再有继续的时候，然而心中还是确信两人的心在冥冥中相通，谁也不能斩断这爱情，便偷偷地安慰自己。

于是父亲的爱和这隐约的希望，结合了名医的尽心竭力的治疗，把她的将要消逝的命根系住了。九月初旬，浪子由阿几和护士陪伴着，再度到逗子的别墅里来养病、

（四）之二

到了逗子以后，病渐渐好转了。四周的幽静使她的心情也安宁了。每当远处传来海潮音的下午，把新浴的身体躺在安乐椅上，倾听着清脆的鸟声而恍恍惚惚的时候，觉得又恢复了春天住在这里时的心境，仿佛丈夫就要从横须贺来访似的。

别墅里的生活，同四五月间没有两样。以阿几和护士为伴侣，每日的功课除了准时服药、散步、量体温，遵守规定的摄生法之外，只是咏和歌、插秋花以供消遣而已。医生每星期从东京来诊视一两次。姨母或千鹤子每月来探望两三次，后母也偶然来一次。两个年幼的弟妹挂念生病的大姐，常常要求母亲带他们来；然而母亲为了不让他们接近病人，又不喜欢他们亲近浪子，总是喝住他们。从前的同学知道了她的身世，来信慰问的也不少。然而大都是虚文客套，可以慰藉她的很少，所以她也没有好好看。只有千鹤子的来访，是她所焦灼盼待的。她想要听的消息，主要是从千鹤子那里传来的。

自从姻缘断绝之后，与川岛家逐渐疏远了。远在西方几百里之外的人的面影，日夜在她心中往来；反之，这个人的母亲，浪子不再想起了。并非不想起，却是竭力不去想起。每逢想到这个婆婆，一种可怕的痛苦念头就不知不觉地涌上心来，不可遏止，心情遂异样地混乱了。浪子就努力驱除这念头，把心转向别处去。她听到山木家的女儿进了川岛家的时候，不免心情紊乱。

然而她相信这一定是她怀念的人所不知道的，就勉强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她的身体卧病湘南，她的心不绝地驰向西方。

这世界上最亲爱的两个人，现在不是都参加了征清战争吗？父亲中将于浪子赴逗子后不久，就随着大元帅赴广岛，又要到辽东去。浪子想：至少要到新桥车站送别，但父亲拦住了她。他叮咛地嘱咐她自己保重，说凯旋的时候她一定痊愈了，那时候来迎接他吧。她听说武男在那件事以后立刻赴战地，现正在联合舰队的司令舰上。在这秋雨秋风的时节，不知他是否平安地在那里为战斗服役？她的心日日夜夜驰往海陆两方；自认为与世无关了的浪子，也天天胆战心惊地看报，没有一天不祈祷父亲平安，武男武运长久。

到了九月底，传来了黄海的捷报。再过几天，浪子在报纸上的负伤者名单中看到了武男的姓名。她彻夜不曾成寐。幸而东京的姨母体谅她的心，把探得的消息报告她，她才知道武男负伤并不太重，现住在佐世保的医院里。生死之忧虽然得到了安慰，然而她挂念那边，有许多事想替他做，而现在的身份却不能如愿，无穷的恨又填塞了胸中。被强迫断绝了夫妻名义，两心依旧相通；然而他在西方负伤，我在东方生病，不但不能去探望，连堂皇地寄一张明信片去慰问也不可能！想到这里，只好无可奈何地闷在心里；然而终于忍耐不住，就在病中偷闲，由阿几帮同替那人缝衣服，又备办他所喜爱的食物，遥遥地寄了两个匿名的包裹到佐世保去，希望把沉痛欲裂的胸中的相思的万分之一传给那人。

过了一周又是一周，到了十一月中旬，盖着佐世保邮戳的一封信落到了浪子手里。浪子紧紧地握住了这封信哭泣了。

（四）之三

星期六傍晚一同来探望的千鹤子和妹妹驹子，今天早上回去了。暂时热闹了一下的屋子里，又恢复了平日的寂寞。在幽暗的纸拉门里，浪子独自对着挂在壁龛里的亡母的相片坐着。

今天，十月十九日，是亡母的忌辰。没有可顾忌的人，所以浪子从首饰匣里把母亲的照片取出来，挂在壁龛里；又把千鹤子送来的即将盛开的白菊花供在照片面前了。下午沏上一杯清茶，听阿几讲些旧事。但是现在阿几和护士都走开了，只剩浪子一个人在照片面前。

和母亲分别已经十年多了。这十年之间，浪子没有一天忘记亡母。而到了现在这时候，怀念之情更加难以忍受，凡事都使她想起母亲来。亲爱的父亲现在远赴辽东了。后母虽然近在东京，但是隔膜还是同从前一样，动辄听到刺耳的话。她想：亡母，如果亡母平安地活在世界上，她就可以把那种痛苦告诉她，把这种悲哀告诉她，借以减轻这个病弱的身体过重的负担；她为什么抛弃了我而长逝呢？想到这里，泪如雨下，那相片就象隔着云雾一般朦胧了。

好象还是昨天的事，然而屈指一算，已经过了十年了。记得母亲亡故那年的春天，她自己八岁，妹妹五岁（那时候话还说不清楚，现在长得那么大了），我们俩穿着一样的樱花纹晒染① 衣服；父亲称赞我们漂亮，我们很高兴。于是坐上马车，我坐在右面，妹妹坐在左面，母亲坐在中央，到九段的铃木照相馆去拍照。

① 晒染，参见《黑潮》第四三二页注二。

现在挂在这里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所拍的照片中的一张。回想起来，十年象梦一般地过去了，母亲变成了这张照片，我呢……

打定主意不想自己的身世了，然而现在这无聊的境况偏偏历历地显示在眼前。越想越觉得此身毫无乐趣，毫无希望，仿佛包围着十重、二十重的黑云；而这八铺席的房间，似乎变成了不见天日的死牢。

忽然墙上的挂钟敲起来，响彻了满间屋子，这正是下午两点钟。浪子吃了一惊，象逃一般走到了隔壁的房间里。这里没有人，只听见里面房间里阿几和护士谈话的声音。浪子无意中听了一会儿又走出这房间，来到院子里，开了栅栏门，走到海滨去了。

天色阴暗。虽然是秋天，空中云雾弥漫，海面深黑，好象皱着眉头。大气静得可怕，一丝风也没有，一个波浪也不动。极目远望，海上没有一片帆影。

浪子慢慢地在海滨步行。今天没有拉纤的人，也不见散步的客人的踪影。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背着个孩子，一面唱歌，一面拾贝壳，看见了浪子，含着笑点点头。浪子惨然地一笑，又恍然地陷入沉思，低着头走路。

忽然浪子站定了。海滨已到尽头，岩石突起着。岩石中间有一条路，可以通到瀑布下面的不动祠。就是今年春天浪子陪着丈夫到过的地方。

浪子沿着这条路前进。

（四）之四

走到了不动祠旁边，浪子把岩石拂拭一下，坐了下去。今年

春天和丈夫共坐的就是这块岩石。那时候春光明媚，浅碧的天空中一缕云也没有，海比镜子还光明。现在呢，秋阳暗淡，空中充满了异样的云，海水满满的，涨到了她所坐的岩石下面，没有一片帆影来打破这幽暗得可怕的海面。

浪子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信上只有两三行笔迹遒劲的字，然而胜过千言万语，使得浪子相思难堪。“无日不思念浪妹，”浪子每次读到这一句，就觉得胸怀郁结，浑身充溢了恋慕之情。

世间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呢？我热爱丈夫，情愿不死于疾病而死于相思；丈夫也这么想念我，那么为什么要断绝夫妻缘份呢？丈夫的心不是比血还红地灌注在这封信里吗？今年春天不是两人并坐在这块岩石上立下生生世世为夫妇的誓愿吗？海也知道的，岩石也记得的。那么世间为什么擅自把两人隔绝呢？可恋慕的丈夫，亲爱的丈夫，这一年春天，在这块岩石上，这块岩石上……

浪子睁开眼睛来，但见自身独坐在岩石上，海水默默地涨满在眼前，瀑布隐隐地在后面响着。浪子用手遮住脸呜咽起来。眼泪簌簌地从纤细的手指间漏出来，落在岩石上。

心乱如麻，头上渐渐地发热，纵横飞驰的思想象梭一般地织出过去的情况来，历历如在目前。浪子想起了今年春天由丈夫扶着来到这岩石上的时候，想起开始患病的时候，想起游伊香保的时候，想起结婚的晚上，想起姨母陪她回京的时候，以及好久以前死别母亲的时候，于是母亲的面貌、父亲的面貌、后母、妹妹等许多人的面貌，都象电光一般在她心目中闪过。浪子又想起了昨天从千鹤子那里听到的一个旧友的事：这个人比浪子年长两岁，比浪子早一年嫁给一个在拥有土地的贵族中享有才子之称

而新从外国回来的某伯爵。公婆很喜欢她，但丈夫不爱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丈夫却在家纳妾，在外寻花问柳；今年春天竟和她离婚；听说最近她终于病死了。她为了被丈夫遗弃而死，我为了和相思的丈夫分离而哭。想起了这形形色色的世间，觉得那也悲哀，这也痛苦；浪子望着越来越黑暗的海面叹着气。

浪子越想，心中越紊乱，觉得世界狭窄得连容身之地也没有了。此身生在什么都不缺的富裕家庭里，八岁上诀别了亲爱的母亲，低着头在后母身边度送了十年；好容易定了良缘，父亲安心了，自己欢喜了；曾几何时，这个虽然得不到婆婆的欢心然而乐意为丈夫赴汤蹈火的身体染上了意外的大病；正在庆幸病势稍稍痊愈，旋即又受到了比死还残酷的宣告；虽然有一个互相爱慕的丈夫，然而已经毫不容赦地断绝了关系，结果使她变得没有丈夫可叫而又没有人叫她妻子。身世既然这样不幸，为什么来到世上来呢？为什么不和母亲一同死去呢？为什么要嫁到丈夫家里去呢？为什么不在这病发作的时候死在丈夫怀抱里呢？至少为什么不在听到那个可怕的宣告时当场昏倒而死去呢？身染不治之症，心里眷恋着不能团圆的人，何必长留在世间呢？即使这病痊愈了，如果不能团圆，还是死吧……还是死吧，还是死吧。长久地活在世上，有什么乐趣呢？

眼泪簌簌地掉下来，浪子也无心去擦，只是眺望着海面。

伊豆大岛方面墨色的云迅速地腾上来，这时候一种不可言喻的悲壮的声音在遥远的天空中响起，大海表面忽然起了皱纹。一阵风吹来，掠过浪子鬓边，漆黑的海的中央立刻涌出一片雪一般的白浪，象奔马一般冲过来，打击浪子坐着的岩石，几乎给打碎了。浩渺无边的汪洋大海，不到一分钟就千波万浪地鼎沸起来。

飞沫象雨一般迸溅，浪子也不想躲避，只是凝神地眺望海面。这水的下面是死。死也许是自由的。与其患着这病而在世间受苦，还不如化作魂魄而去亲近丈夫。丈夫现正在黄海中。路虽然远，这海水一定通到黄海。那么就让此身化作海的泡沫，魂魄飞到丈夫身边去吧。

浪子把丈夫的信牢牢地揣在怀里，掠掠被风吹乱的鬓发，站起身来。

海风浩荡地从无边的天空中吹来，浪子好容易站定了脚。抬起眼睛来，但见乱云在空中飞驰追逐，海面一望无涯地沸腾着雪白的波浪和泡沫。隔着海湾的樱山上，松树象马鬣一般摇荡而悲鸣着。风怒吼，海咆哮，山尖啸，浩浩荡荡的声音充满了天地之间。

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正是命根断绝的时候了！母亲，请引导我吧！父亲，请原谅我吧！十九年的梦，现在要……

浪子把衣襟拉紧，把草履脱掉，看定了刚才打击岩石的巨浪飞溅白泡的地方，准备纵身一跳。

这时候后面呀的一声，浪子被抱住了。

（五）之一

“阿妈，你去泡点茶，那位客人就要来了。”

浪子说着，慢慢地回过头去看看阿几。阿几边拾掇屋子边说：“那一位真是个好人。她也是信耶稣教的吗？”

“唉，据说是的。”

“想不到那样的好人也是信耶稣教的，而且头发还剪得那

么短。"

"为什么想不到呢?"

"少奶奶,听说信耶稣教的人丈夫死了也不肯剪头发,并且越发打扮得漂漂亮亮,马上去找第二个丈夫。"

"呵呵呵呵,阿妈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不,是真的呢。他们教会里兴这样,连年轻姑娘也架子十足,是真的呢。喏,我的亲戚的隔壁人家有个吃教的姑娘;少奶奶,她本来是个规规矩矩的姑娘,进了教会学堂之后,少奶奶,样子完全变了。到了星期天,少奶奶,她的妈妈说今天的事情忙,叫她帮助做做;她只当不听见,自顾自上礼拜堂去了。还抱怨学堂里干净,家里肮脏;埋怨娘脾气固执,一下子就噘起嘴巴生气。还有,上了几年学堂,少奶奶,连一张收条也不会写;叫她做做针线,一天工夫只缝得衬衣的一只袖子;叫她做一碗家常的煮萝卜,少奶奶,她把萝卜放在案板上,手里拿了菜刀呆呆地站着呢。她的爹妈都后悔,说早知道这样,不该叫她进这种学堂。这个姑娘,少奶奶,还说月薪不到两百五十块钱的丈夫她不肯嫁呢。真的,少奶奶,这不是把人给吓坏了吗?本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怎么会变得这样呢?这恐怕是耶稣教的妖法吧。"

"呵呵呵呵,这倒是讨厌的。不过凡事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不详细知道的事是不能说的,喏,阿妈。"

阿几侧着头出神地仰望着浪子,好象表示难以理解的样子。

"不过少奶奶,可别去信耶稣教。"

浪子含笑说:"你是叫我不要和那位客人讲话,是不是?"

"要是信耶稣教的都象她那样就好了,少奶奶!不过……"

阿几闭上了嘴。因为正在谈论的那个人的影子已经清晰地映在西边的纸拉门上了。

“我从院子的门里进来了，对不起！”

传来了细弱温和的女子的声音，阿几连忙站起身来，把纸门拉开。外面站着个五十多岁的身材小巧的妇人。样子比年纪苍老一些，浓密的白发剪得很短，和服外面穿着一件黑色外衣。面容消瘦，显得憔悴，所以骤一看让人觉得有些阴气沉沉。然而眼睛里发出温和的光辉，小小的嘴巴上自然地露出微笑。

阿几刚才谈论的就是这个人。还有，一星期以前在不动祠旁边间不容发地抱住了即将变成水泡的浪子的，也就是这个人。

俗话说：倘非吹喇叭敲铜鼓而叫卖名声，则素不相识者连其名字也不知道；然而倘若是认识的人，即使是包藏在内部的光辉，也会溢到身外来照人，使人永远不能忘记。此人正是这样。她姓小川，名叫清子，在目黑那边和大群孤儿住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大家族里的母亲。她乐于把抛弃在路旁的众多灵魂收留下来，加以保护养育。她最近曾经患肋膜炎，痊愈之后，于上月底到这里来疗养。那天正好呆在不动祠里，出乎意外地抱住了浪子，把她交给了到处寻找主人而狼狈地走来的阿几。从此就自然地互相往来了。

（五）之二

阿几端进茶来，正想退出去，略微吃惊地说：“呀，明天要回东京去了？啊唷，刚刚熟起来呢！”

老妇人也用温和的眼光笼罩着浪子，说：“我也想再耽搁几天，和您谈谈话，看到您的情况好些再回去。不过……”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本小小的书来。

“这本书是《圣经》。您大概没有看过吧。”

浪子还没有读过这种书。她的后母留学英国的期间是个信徒；但是回国的时候，把她的信仰和《圣经》连同破皮鞋和废纸一起丢在伦敦的公寓里了。

“是的，我还没有拜读过。”

阿几还不想走开，睁圆了眼睛注视老妇人手里的书。她大概在想：妖法的来源就在这里。

“我的意思是：您精神好的时候，可以读读这本书，我想对您一定有好处的。我本想再耽搁几天，有许多话要和您谈；可是不行。……今天我来向您告别，想把我读这本书的来历告诉您。

“您疲倦吗？请您不要客气，躺着听我讲吧。”

专心致志地听着的浪子仰起脸来说：“不，一点也不疲倦。请您讲给我听。”

阿几把茶重新换过，就退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小春天气的下午，比夜里还静。海潮的声音从远方飘来；纸拉门上的松树影子一动也不动。只有小鸟的清脆的叫声远远地响着。东边的玻璃窗外面，秋天的晴空纯净高远，锦绣一般的樱山在午后的阳光中艳得几乎燃烧起来。老妇人慢慢地呷一口茶，低下头去摸摸膝上的外衣，抬起头来注视着浪子的脸，从容地开口说话了。

“人的一生好象很长，却又很短；好象很短，却又很长。”

“我的父亲是德川幕府① 麾下的一个将士，在当时很有名望。您大概知道这地方吧：走过小石川区的水道桥，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一株很茂盛的大朴树，树下的房子——现在早已属于别人了——是我诞生的地方。我十二岁上母亲死了；父亲非常

① 德川幕府是一六〇〇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所组织的政府，一八六七年把政权交给天皇，明治政府遂成立了。

悲痛，没再续弦；因此我从小就管理种种家务。后来弟弟娶了亲，我也嫁给了一家姓小川的人家，也是幕府麾下的将士，但是官级稍微高些。那时我二十一岁，离开你们出世还很远呢！

"我也受过《女大学》① 的熏陶，准备刻苦耐劳，不让别人；然而到了身临其境的时候，觉得劳神苦思的事情实在多得很。时势正紧张，丈夫难得在家。家里有公婆和丈夫的两个姐妹（后来都出嫁了），我算是有了五个主人。我的操心是别人所不得而知的。公公并不怎么样；但是婆婆是个很难服侍的人。听说在我以前曾经另有一个女人嫁到这人家；可是不到半年就逃回去了。这个婆婆，——已经死了的人，我实在不应该这样说她——是个脾气暴躁、性情固执而能言惯道的人，俗语所谓泼妇，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我也准备尽量忍受，可是常常忍受不了，在屏风背后偷偷地哭。哭红了眼睛，被她看见了又挨骂，于是又哭。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起去世的母亲。

"正在这期间，明治维新的变乱发生了。整个江户宛如一锅子沸水。我的丈夫、父亲和弟弟都是彰义队员②，住在上野。同时我的公公生了大病，我自己怀了孕。那时候真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不久上野失陷了。丈夫从宇都宫辗转逃往函馆；父亲行踪不明；弟弟在上野战死了，他的家属不知去向。公公终于病死了。我在这期间生了一个孩子。一切事情都象做梦一样！此后我家俸禄断绝了，家产被没收了。我抱了初生的孩子，陪着婆婆和一个年老的仆人，翻过箱根，逃到了静冈。这一段时间真象一场恶梦。"

① 《女大学》是江户时代流行的教给女子三从四德的书。

② 彰义队，参见《黑潮》第二二五页注一。

这时候护士进来了，边向老妇人点头致意，边给浪子吃药，然后出去了。老妇人暂时闭上眼睛，后来又睁开来，继续说下去。

“住在静冈的期间，将士们的穷苦简直是不成话的。将军家尚且苦得很，连胜先生①那样的人也窝窝囊囊地住在小巷子的窄房子里。原来受五千石俸禄的我家，现在得到三个人的抚养费，已经是不敢当了。说出来也难为情：那时候我们连一块豆腐也买不起。况且我的婆婆是一向奢侈惯了的，所以真是吃苦。那么，我呢，把街上的女孩子招集来，教她们写字和缝纫，搞家庭副业搞到深更半夜，赚几个钱。光是这样还算好呢，哪知道婆婆的脾气越发暴躁起来，仿佛要把时势造成的苦难归罪在我身上，这实在是太残酷了！丈夫不在家，——他到函馆以后有个时期被关进监牢里——父亲行踪不明。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的好——这念头每天在我心中发生好几次；后来好容易回心转意了。这一年间，我的确老了十岁！

“正在这时候，丈夫被陆军部叫出去服务了。我们又翻过箱根，到了东京。我们回到东京，是在……明治五年②的春天。下一年春天，丈夫就奉命出洋。这时候生活不须担心了；然而婆婆的脾气一直不变……这就随它去吧。可是让我挂念的是父亲的下落始终不明。

“丈夫出洋那年的秋天，有个下大雨的日子，我因事到小石川区一个知心朋友家去，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送我回家。时候已经将近黄昏，风雨大得厉害，我缩紧了身子坐在车篷里面；车夫拉着车子一步一步地走。他戴着个圆顶箬笠，穿着一件皱巴

① 指胜安芳(1823—1899)，号海舟，幕府末期和明治时代的政治家。

② 明治五年是一八七二年。

巴的桐油布雨衣；雨水嘀嘀嗒嗒地从雨衣上滴下来，车灯的火光在路上蜿蜒地移行。车夫拉着车子走的时候常常叹气。走到水道桥边，车灯忽然熄灭了。车夫放下了车把，对我说："太太，对不起了，请您站一站，让我从座垫底下拿一包荷兰松明。"他指的是火柴。风大得厉害，我没怎么听清楚；然而觉得这声音好象怪耳熟的。后来他取出火柴，脸朝着踏脚板划着了火柴；我在火光里看看车夫的脸，啊哟，这不是爸爸吗？"

老妇人情不自尽地伸起手来掩住了面孔。浪子伤心地哭起来。从隔壁房间里也传来了啜泣的声音。

（五）之三

老妇人擦擦眼泪，继续讲下去。

"一同住在东京，不知道就一直不知道了。于是我就陪着父亲到附近的一家荞麦面条铺里。听他叙述情况，才知道上野失陷之后流浪各地，当教书先生，还生过一场病。从前的一个仆人在驹込区的一个角落里开着一家极小的花店，现在父亲就寄居在这个仆人那里，每天拉车子度日。我觉得又欢喜，又悲伤，又怨恨，心头涌塞，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父亲提醒我时候已经不早，这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

"夜已经很深了。回到家里，婆婆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耷拉下脸儿对我大发脾气，岂不是冤枉吗？她说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暧昧行为。我抚着胸膛，把父亲的事情老实告诉了她，以为可以得到她的同情，岂知她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侮辱话……我觉得太委屈，太冤枉了；我想：这回已经忍无可忍，我不再住在这家里了，立刻跑到父亲身边去吧。于是等婆婆睡了之后，偷偷地换了

衣服。六岁的儿子正在睡觉，我就在枕头边写一封留给家里人的信。这儿子大概是在做梦吧，在睡梦中伸过右手来，说：'妈妈，不要去！'大概是因为那天我到小石川去的时候把他留在家里，所以他做这梦吧。我吃了一惊，细看他的脸，恍惚间那竟变成了我丈夫的脸；我放下了笔，哭起来了。这当儿不知什么缘故，小时候临睡母亲讲给我听的婆媳故事不由得兜上心头。我就改变了念头：只要大家平安无事，就让我一个人吃苦吧……您听得厌烦了吗？"

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的浪子，连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是抬起泪痕纵横的脸来。老妇人把阿几新泡来的茶喝了几口，再继续她的话头。

"于是只得向婆婆道歉。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把父亲接回来供养，是不行的。于是极秘密地把身边所有的东西——东西也并不多——卖掉，私下里接济他。但是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拜托我丈夫的一个好朋友，找到了一位某外国公使的夫人；这夫人由于好奇心，想学习日本的筝；我就在婆婆面前搪塞一下，每月偷偷地去教几次筝。这才使父亲过上舒服些的生活。这期间我和这夫人熟悉了。她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常常用半通不通的日本话来对我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送给我一本书，对我说：'请您读读这本书。'那就是当时刚刚译成日文的《马太福音》。就是这本《圣经》开头的部分。我略微读了些，觉得里面写着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把它丢在一边儿了。

"到了下一年春天，婆婆忽然中风了。她本来是个刚强的人，这时候却变成小孩子一样，非常怕寂寞，我走开一会儿，她立刻'清儿，清儿'地叫唤。我坐在她旁边，替她赶苍蝇，她就沉沉地睡着了。我看看睡着的婆婆的脸，心里想：她已经成了这个样

子，我为什么以前还要恨她呢？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让她再硬朗起来呢。我就十分尽力地看护她，可是白搭。

“婆婆去世之后不久，丈夫回国了。正要把父亲接回来供养，父亲大约是放心了的缘故，突然生起病来，只病了两三天，就象睡着一般逝世了。他曾经对我说：‘会见了认为终身见不着了的女儿，又这么孝顺我，再也没有象我这样幸运的人了。’……可是我还没有做到我所要做到的十分之一。现在每逢想起了，没有一次不希望他再活转来，好让他尽情地过安乐的日子。

“此后丈夫渐渐发迹了，儿子也长大了，我也轻松多了。只有一件担心的事，就是丈夫的酒瘾大得厉害——军人大都是这样的。还有，男人总是行为不端，现在还是这样，而那时候更厉害。象我丈夫这样的人，到过西洋的，还稍微好些；可是也使我非常担心，说出来也怪难为情的。我委婉地规劝他，他只是笑笑，不理睬我。

“这时候十年的战争①发生了，我的丈夫是近卫队上校，也去参加战争了。丈夫去了之后，儿子患了猩红热，我日日夜夜地看护他。记得是四月十八日那天夜里，儿子略微好些，正在睡觉，我叫婢仆们也都去睡，自己坐在枕边，在油灯光中略微做些针线，终于打起瞌睡来。恍惚之中，似乎觉得有人走过来，坐在儿子的枕头旁边了。我想，这是谁呢？抬头一看，啊哟，是我的丈夫！他穿着军服，浑身是血，脸色苍白……我不知不觉地叫出：‘呀，是您？’就在这叫声中醒过来了。向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座灯②的火幽暗地点着，儿子安静地睡着。我出了一身大汗，心跳得厉害。……

① 指发生于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战争。参见《黑潮》第二一八页注三。

② 原文作行灯，是一种方形纸罩座灯。

“下一天，儿子的病忽然重起来，终于在那天黄昏时分咽了气。我正象做梦一般抱着他的尸体，丈夫战死的电报送到了！”

讲话的人闭上了口，听的人屏住了呼吸，屋子里仿佛水一般沉寂。

过了好久，老妇人又开口了。

“以后一切都象梦中一样了。是说日月同时沉没好呢，还是说什么好呢？真是暗无天日了。我一再忍受痛苦，而结局原来是这样的吗？想到这里，我宁愿就此病死算了（那以后不久我就生病了）可是病却渐渐好起来，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病好了；然而我觉得世界好象完全空虚了。我只是活着而已。这期间，有一个好朋友劝我把家收拾一下，暂时到她家去住。我病刚好，闲着没事就收拾器具什物。有一次打开衣箱，看见已死的儿子的夹衣底下有一本书。偶然拿起来看看，原来就是前年外国公使夫人送我的那本《圣经》。我随随便便地看看，觉得有些句子微妙地打动我的心弦——我在这本书里画了些符号。以后迁居到朋友家里，也常常读这本书。读着读着，仿佛山中迷路的人听到了某处的鸡鸣声，又仿佛漆黑的晚上从某处射来一道微光。送我这本书的公使夫人已经回国，不在这里了。我想找个人问问，这期间我靠朋友照顾，当了一所新办的女学校的舍监。这是耶稣教会的学校。教师中有一对年轻夫妇，是热心的教徒。这夫妇俩就做了我的指导者。我向这两位指导者学习初步教义，就领了洗，到今年已经十六年了。这本书实在是我的手杖，我一天也离不开它。自从相信了灵魂不死，以前认为一死便完结的世间就广大了；自从知道有了天父，就觉得失去了父母还有更大的父母在这里；自从听到了有爱的事业，就觉得失去了儿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儿子在这里；自从了解了希望的意义，就觉

得忍受中也含有快乐。

“我读这本书的来历，大略如此。”

讲到这里，老妇人热心地注视浪子的脸，又说：“说实在的，我已经略微知道些您的情况了。过去常常在海滨相见，所以屡次想来拜访；想不到这样亲密地相识了，又立刻要分别，真是遗憾的事！然而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我总觉得咱们两个人不是萍水之交。请您保重身体，气度要放宽一些，决不可以性急。……心情舒适的时候，请您读读这本书……我虽然回东京去了，朝朝夜夜在想念您呢！”

*　　*　　*

下一天这老妇人回东京去了。但她所送的那本书，常常放在浪子身边。

世界上竟有遭受了这样的不幸而还有多余的诚意来安慰别人的人；竟有不是母亲、不是姨母而在这茫茫人海中想念我的人——浪子想到这里，心里略微感到些安慰。她常常想起自己所听到的那人的经历，并拿起那人一片诚心地送给她的书来翻看。

（六）之一

第二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攻陷了旅顺。

“妈妈，妈妈！”

千鹤子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慌张地叫她的母亲。

“什么事情，慢慢地说吧！”

千鹤子被那淡蓝色眼镜瞥了一眼，脸上泛起一阵红潮，微微地一笑，立刻又严肃起来。

"妈妈，死了呢！那个人……那个千千岩！"

"唉，千千岩？那个千千岩！怎么死的？战死的吗？"

"阵亡将校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呢。活该！"

"你又胡说了。……噢！那个千千岩战死了？不过战死也是好的，千鹤儿。"

"活该！这种人活在世界上，不过是给人家找麻烦。"

加藤子爵夫人默默地沉吟片刻。

"死了也没有一个人哭他，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了，千鹤儿。"

"不过川岛家那个老婆子恐怕会哭吧。……说起川岛家，妈妈，听说丰儿终于逃走了呢。"

"逃走了？"

"听说昨天又闹了起来。她说，我再也不在这样的人家呆下去了，就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呵呵呵呵，我真想看看她那副样子呢。"

"谁到那家去也呆不住啊，千鹤儿。"

母女两人相对看看，没有再说下去。

* * *

千千岩死了。千鹤子母女两人谈了上面这些话之后约二十天，一片遗骨和一封信送到了冷清的川岛家里。骨是千千岩的，信是武男写的。现在摘录几节在下面：

(上略)旅顺陷落后第三日，船坞船舶等均须由舰队接收。将校以下数名皆登陆，儿亦参与其中。激战之后，惨状非笔墨所能尽述。(中略)途经临时野战医院时，偶逢担架搬运死尸。但见其人身被青色毛毯，面部覆有白色棉布。就露出之口部及腮部察看，似系相识之人。询诸担者，始知此

乃千千岩中尉。当时惊骇之情，大人当可想见。（中略）揭去覆布，但见脸色青白，牙关紧闭。所受创伤，计下腹部一处，其他二处，皆攻打椅子山炮台时所受之弹伤也。今晨以前，尚有知觉；后终于气绝。（中略）又彼之同僚曾以种种情况见告，据云彼在军中虽然品行不端，而战争时颇能出力。前攻金州时，曾率士兵先登南门。此次战役中，亦甚奋勇。唯平日往往暗中为非作歹，有伤士官身份。临阵之际，亦常非法聚敛金钱。在貔子窝时，曾不顾军司令官之严令，擅自勒索，对待当地居民残酷万状，因而身受处分。（中略）总之，战死乃彼意外之幸运也。彼过去曾有种种不法行为，令人受累不浅，此乃　母亲大人所素悉。儿曾为此与之绝交。然今对此尸骸，并无怨恨；回思昔年如兄如弟、共同长育时之情状，不禁堕泪。为此请得许可，予以火葬。今将遗骨送上，务乞赐以埋葬。（下略）

武男在旅顺时所遭逢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还有一件事，他在信中故意遗漏了。

（六）之二

武男信中脱漏的事件如下。

碰见千千岩的死尸那一天，武男一个人回埠头去的时候较迟，已经是傍晚了。

营舍门口的步哨枪头上的刀闪耀着，将校们的马蹄得得地响着，军官正在叱骂下僚，几个清国人呆呆地站着，军属东来西去。——武男从其间穿过，走到了五六个随军夫役正在烧火取

暖的地方。

“冷得真厉害啊！要是在家里，该吃大葱金枪鱼火锅，喝一杯酒了。老吉，你穿着好衣服呢！”

被唤作老吉的夫役，穿着一件漂亮的紫缎子棉袄，大概是抢来的。

“你看老源，穿着值四百块钱的狐皮袄呢！”

“老源吗？这家伙运气再好没有了。赌钱总是赢的，一点事情不做会受赏赐，子弹从来没有吃过，真是好运气的家伙。象俺，在大连湾就输得精光，只剩得这件夹衣。他妈的，再不去抢一点，真是过不下去了。”

“抢一点也好，不过要小心啊。刚才我跑进一个人家去，他们当我来杀人了，桶后面忽然闪出一个拿刀的清兵来，我差一点儿送了命！恰好咱们的兵来了，马上把这个清兵杀死。我胆子都吓破了。”

“那些清兵笨透了！看来还杀得不够吧。”

旅顺陷落还没有几天，有些清兵躲在老百姓家里，被我方搜出了，由于抵抗而被杀的，确实不少。

武男无意中听到这些话，心中觉得有些不快。他渐渐地走近码头方面去了。这一带地方人很少，灯火也稀疏；一边是整排房屋的兵工厂，房屋的黑影铺在地上。另一边竖着路灯，象暗淡的月夜一般的光线照在地上。一只瘦狗在地上嗅着走去。

武男沿着这房屋的影子走去，忽然注意到前面离开十来丈的地方有两个人在走路。从后影看来，无疑是我们陆军中的将校士官。其中一个身体魁梧，另一个瘦小。两人并肩而行，一边谈话，一边走路。武男觉得其中一个人好象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

忽然武男看见自己和那两人之间，另有一个人在房屋的阴

影中偷偷地向前走。他的心异样地跳动了。在房屋的阴影里，不大看得清楚；然而阴影里的那人前进一步，停留一下，前进两步，窥探一下，的确是在跟踪那两个人，渐渐接近起来了。偶然房屋和房屋之间有个空隙，武男在空隙里流出来的灯光中看出了这个人是清国人，同时又看见这个人手里有一件东西闪烁着。武男心中着了慌，就悄悄地加紧脚步，跟在这人后面。

前面的两个人快要走到街道尽头的时候，走在暗中的那个黑影猛然地离开暗处，向那两个人赶上去。吃惊的武男跟着他走过去的时候，这清国人离开那两人已经只有约三丈路，他举起右手，手枪一响，那个瘦小的人就应声倒地了。另一个人惊惶地向四周张望。那人正要扣动枪机，再度开枪的时候，武男突然冲上前去，用拳头把他的右手拼命打一下，手枪就落地了。那人又惊又怒，抓住武男。武男扭住那人，想把他打倒。那个身体魁梧的人走过来帮助武男。这时候听见枪声而吃惊的我国兵士三三五五地跑过来，立刻把武男所对付不了的那个人踢倒，捆起来带走。在短暂的斗争中弄得汗流浃背的武男从杂乱的人群中走出来的时候，那个身体魁梧的人已经扶起了倒下去的那个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这时，路灯的光正映出了片冈中将的面孔。

武男不觉叫将起来。

"呀，是您？"

"啊，是你？"

片冈中将带着他的副官到某地方去，归途中被那个可钦佩的清国人所阻去。

副官受了重伤，但中将平安无事。武男无意中救了他的岳父。

*　　　　*　　　　*

这件事不知怎地传到浪子那里，阿几无限高兴地说："您看，姻缘随便怎么也不会断绝的！您好好地保养吧，当真的，好好地保养身体吧！"

浪子凄然地微微一笑。

（七）之一

在战争中，旧年过完，新年开始，现在已经是明治二十八年了。

从一月到二月，攻下了威海卫，北洋舰队灭亡了；到了三月，南方的澎湖群岛已经归我所有；北方我军象潮水一般推进，辽河以东，敌军连一人一骑也没有了。接着是媾和使者来到；到了四月中旬，缔结媾和条约的消息传遍了各地。紧接着三国干涉的风声，又把辽东归还。同年五月底，大元帅陛下班师凯旋，战争就象大鹏收翼一般忽然结束了。

武男在旅顺收了千千岩的遗骨，救了片冈中将的危难之后，就参加威海卫的攻击，又远赴南方参与占领澎湖群岛。六月初旬，他所乘的战舰最先凯旋横须贺，他就乘此机会，回到了别来以久的东京，走进了多时隔绝的自己家的门。

回想去年六月愤然离席，辞别母亲以来，已经一年多了。通过了好几次死生关头之后，那时的不快不知不觉地灭迹了。在佐世保医院里的风雨之日，威海卫港外的冰雪之夜，心灵飞回老家，不知有多少次了！

阔别一年，回来一看，家里并没什么变更，只是出来迎接自己的归车的婢女的面孔陌生了。母亲照例肥胖，风湿病发作

了，整天卧床不起。田崎照例每天来到，呆在那个六铺席的房间里，照例管理事务，照例按时回家。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千篇一律，所见所闻，完全同去年一样。武男觉得既满意，又失望。相别一年而会见母亲，到隔绝已久的自家的浴室里去洗澡，安坐在厚而软的坐垫上，吃一向爱吃的肴馔，把疲劳的头枕在非吊床可比的黑天鹅绒面的扎枕①上；然而不能成寐。直到枕边的时钟敲了一点、两点，眼睛还是越来越清醒，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剧烈的痛苦。

一年的日月把母子之间的裂痕补好了，至少看上去补好了。母亲也欢欢喜喜地迎接她的独生子；武男会见了母亲，也觉得卸却了一种重荷。然而武男和母亲都感到：相见之后，两人之间不能完全没有隔膜。关于浪子的事，那个也不问，这个也不说。那个所以不问，并非不想问；这个所以不说，并非不知道他想听。只是彼此都竭力避开这个危险的问题。这一点两人互相了解，因此每逢相对无言的时候，自然觉得坐不安席。

在佐世保医院时收到礼物的事，就连平素间也片刻忘不了的；现在回到以前同居的家里来一看，不论看到什么都潜伏着那人的面影，武男心绪缭乱了。她现今在哪里呢？她不知道我回来吧。相思的时候千里也是近的；然而绝缘之后，相距不到一里的片冈家仿佛比太阳还远了。她的姨母近在咫尺，然而有何面目前去探听消息呢？回想去年五月去参加舰队演习的时候，曾经到逗子去和她告别，想不到这就成了永诀！那时候她送我到别墅门口，叫着："早点回来！"这声音现在还留存在耳底；然而现在向谁去说"我回来了"呢！

① 原文作括枕，是一种将两头扎起的枕头，内填荞麦皮或棉花、乏茶叶等。

武男一直这样地想念。有一天他到横须贺去的途中，在逗子下了车，恍恍惚惚地走向那个别墅，看见大门关着。心中疑惑：大概是回东京去了吧。从后门走进去一看，一个老头儿正在拔草。

（七）之二

这老头儿听到武男走进来的脚步声，慢慢地转过头来；看见了他，表示略微吃惊的样子，除去了头巾，鞠一个躬说："少爷，您来了，是几时回来的？"

"两三天之前回来的。你还是很硬朗，真好。"

"哪里，一点也不中用了，全靠少爷照顾。"

"喏，你在这里看守，已经好久了吧？"

"不，那个，直到上个月，少奶奶——嗯嗯，小姐——那、那位养病的小姐和老妈妈住在这里。她们去了之后，我才来看守的。"

"噢，是上个月回京去的。……那么现在住在东京。"武男自言自语。

"正是。老爷还没有从清国回来之前就回东京去的。嗯，后来听说跟老爷一起到京都去了，嗯，想来还没有回家吧。"

"到京都去了？那么病好了。"武男又是自言自语。"是几时去的？"

"四五天之前……"老头儿正想说下去，忽然想起了现在的关系，脸上露出生怕多嘴的样子，立刻闭口了。武男感觉出这一点，不由得脸红了。

彼此相对，一时默默无言；老头儿似乎终于觉得不好意思，又开口说："我来把门开开。请少爷进去歇一歇，喝杯茶。"

“不，请你不要客气。我是路过此地，来弯一弯的。”

武男说过之后，向曾经住惯的几间屋子里望望；虽然有人看守而没有荒凉，但是门窗紧闭，洗手盆里水也干了；庭前绿叶成荫，处处长着梅子；绿茵茵的草坪上开残的蔷薇花半已零落，幽香充满了庭院。到处都没有人的动静，只有蝉声在屋后的松树上聒噪着。

武男匆匆地告辞了那老头儿，低着头出去了。

过了五六天，武男又辞别了家人，启程赴南方远征了。回家的十几天，别的同僚都在凯旋的欢迎中欢天喜地地过日子，武男却相反，寂寞无聊地度送了。远别的时候不免怀念的家，回来一看，岂知一点意思也没有，武男终于没能得到可以弥补心中缺陷的东西。

母亲也知道这一点，心中的不快不知不觉地在言语中流露出来。武男也看得出母亲知道这一点，每逢相对谈话的时候，似乎觉得中间隔着一种东西。因此母子间的关系虽然不曾象从前那样破裂，武男却痛恨一年后的现在对母亲反而比从前疏远了，而且对这疏远无可奈何。母子两人淡淡然地分别了。

本来预定在横须贺登舰；武男出发的时候碰到事故，延误了一天，因此决定在吴港登舰。六月十日，他孤身只影地乘上了东海道的列车。

（八）之一

三个游客从宇治的黄檗山寺里走出来。一个是约莫五十多岁的肥胖的绅士，身穿西装，手拿金头拐杖；另一个是二十来岁的淑女，撑着一顶黑绫阳伞；后面跟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

仆，提着一只手提袋。

三个人一走出门，门前等候着的三辆人力车就辘辘地拉过来。老绅士回头看看那个淑女，说："天气很好，咱们走走再上车怎么样？"

"好的，走走吧。"

"您不累吗？"女仆插嘴说。

"不要紧，稍微走走好。"

"那么累了就上车，先慢慢走走也好。"

三个人开始慢慢地步行，三辆车子跟在后面。不消说，这是片冈中将家的人。昨天从奈良到宇治，宿了一夜，游览了平等院，凭吊了古迹扇形草坪①。今天正要从山科上火车，到大津那边去。

片冈中将是于五月间从辽东回来的。有一天，把浪子的主治医生请到书斋里来，同他密谈了一会儿。第三天就陪着浪子，带了保姆阿几，飘然地到京都来了。他们在河边幽静的地方选定了一个旅馆下榻；他脱下了军装，穿上了便服；避免了交际，谢绝了公众集会，只是天天带着浪子，依照她的意向，参观博览会，游览名胜古刹，到西阵买衣料，到清水买土产，尽情地游玩，已经在这里过了十多天了。世间暂时失去了中将的下落，浪子独占了她的父亲。

"步出黄檗寺，日本摘茶时。"现在摘茶的盛期虽然早已过去，然而风常常把焙炉的香气吹送过来，处处可以看见摘二次茶的女人的形影。茶树之间夹着黄熟的麦，听到簌簌的镰刀声。抬起眼睛来，和州的山远远地罩着一层夏雾；麦穗梢头上的白帆表

① 扇形草坪在平等院内，是源赖政自刎的地方。参看《黑潮》第二一〇页注一。

示着宇治川。从那一面，从只看见屋顶的村子里，午鸡的啼声悠然地沿着田野上传送过来。抬起头来，但见染成淡紫色的云冉冉地飘浮着。

浪子叹了一口气。

忽然左边的田垅上，有夫妇模样的两个庄稼人谈着话走过来。大概是已经吃过午饭，现在到田里去干活的。男的腰里插着一把镰刀；女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牙齿染黑①了，手里提着一把大茶壶。他们和那两个人擦身而过之后，那女人站定了，朝他们这边看看，然后向已经走过去的男人赶上几步，低声地对他说话。两个人都回过头来，那女人含着笑露出染得漂漂亮亮的牙齿；两人又谈着话，走到开满蔷薇花的田间小路上了。

浪子目送着他们。竹笠和白头巾渐渐地在金黄色的麦子中沉没下去，不久连影子也不见了。这时旱田那面忽然传来歌声：

郎是快宝剑，侬是锈铁刀。
郎能一刀断，阿侬断不了。

歌声哀怨，传遍在田野上。

浪子低下了头。

父亲中将回过头来看看她，说："你疲倦了吧。怎么样？"

说着握住了浪子的手。

（八）之二

中将拉着浪子的手说："时光过得真快啊！浪儿，你还记得

① 日本古时已婚妇女有一种用铁浆（把铁片泡在醋或茶里制成）把牙齿染黑的习惯。直到明治初年，农村还残留着这种风俗。

吗：你小时候，爸爸常常背你，你两只小脚砰砰地踢爸爸的腰。嗳，那时候你还只有五六岁。”

“呵呵呵呵，真的呢。老爷背了小姐，二小姐总是不高兴的。……这一次，二小姐也不知多么眼热呢。”阿几快活地附和着说。

“驹儿么？咱们要带许多好东西去安慰驹儿，喏，浪儿，驹儿到还没什么，千鹤儿才真眼热呢。她很想到这里来玩。”

“是的。加藤家的小姐如果来的话，咱们多么热闹啊！……真的，象我这样的人，也托老爷小姐的福，看到了这种大世面。……喏，刚才渡过的那条河，是宇治川，是出萤火虫有名的地方；那就是驹泽和深雪① 相会的地方了。”

“哈哈哈哈，阿几真有学问。……唉，世界变得真厉害！爸爸年轻的时候，要从大阪进京去，总得坐民船，象罐头食物一般挤在那里。不，这还算好的呢；爸爸二十岁那一年，西乡大将②和有村③……海江田带着月照法师④ 到大阪去了之后，有要紧事情，须得爸爸去一趟，于是从后面赶上去；可是太匆促了，身上一个钱也不曾带。结果只得包了头，赤了脚，晚上从伏见沿着河岸跑到了大阪。哈哈哈哈。……你不热吗，浪子？累着可不好，坐车子吧，好不好？”

---

① 驹泽和深雪是木偶净瑠璃《生写朝颜话》中的人物。女子深雪到宇治川去捕萤，遇见美男子宫城，两人互相爱上了。后来战乱发生，颠沛流离，深雪改名朝颜，宫城改名驹泽，经过许多波折，终于大团圆。净瑠璃是一种用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在净瑠璃配合下演出的木偶剧叫木偶净瑠璃。

② 西乡大将即西乡隆盛，参见《黑潮》第二一四页注三。

③ 即有村俊斋（1822—1906），又名海江田信义，曾参与明治维新运动。

④ 月照法师（1813—1858），幕府末期的歌僧，俗名玉井忍向。与西乡隆盛一道参加打倒幕府的活动，在幕府的追捕下死在萨摩。

阿几向走在后面的车子招招手，车子就辘辘地拉来了。三个人都上了车。

"好，慢慢地拉吧。"

车子慢慢地穿过麦田，通过茶圃，向山科方面拉去。

浪子注视着走在前面的父亲头上的白发，沉思起来。离别了丈夫，患了不治之症，跟着父亲来作此游，该说是欢乐的呢，还是悲哀的呢？在世间已经断绝了希望和乐趣而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我，倘说是不幸的，那么不难体谅疼爱我的父亲的苦心了。浪子念念不忘父亲对她的无限恩爱，然而所悲痛的是，现在此身除了受安慰之外，别无可以安慰父亲的办法。在忘记了世间，离开了人群，父女两人作最后之游的今日，她只能努力回到过去的儿童时代的心境中：凡是游山玩水，总是主动争先；这个不久即将消逝的昙花泡影之身，本来不需要绫罗绸缎，然而她只拣华美的购买，预备将来留给妹妹作纪念品。

想起了父亲的可哀，就觉得丈夫武男的可恋。她只听到他在旅顺救了父亲，没有一个人把以后的消息传给她。神思飞驰，魂梦相通，然而不知道他眼下在何处。她希望再见一次，在生命未绝的期间再见一次，只要一次。偏偏刚才听到的山歌在耳朵里响起来了，那农家夫妇和睦地谈着话的面影浮现在眼前。罗绮里包藏怨恨，反不如布衣草裳的快乐。……

她用手帕来按住涌出的眼泪，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偏偏接连地咳嗽起来。

中将担心似地回过头来看她。

"好了，没有什么了。"

浪子勉强装出笑容。

* * *

到了山科，坐上了向东去的火车。头等车厢里没有别人，浪子坐在打开的车窗旁边，父亲坐在对面，打开报纸来看。

这时候忽然浓烟弥漫，大地震响，到神户去的火车从东面开过来，和正将开出的这边的列车相并列了。听见那边的客车的门的开关声，以及车站的勤杂人员踏着站台上的石砂，喊着“山科！山科！”而跑过去的声音；同时这边列车放一声汽笛，慢慢地开动了。坐在打开的车窗旁边的浪子，眺望着慢慢地离开去的那边的列车。开到那边的二等车厢面前的时候，她正好和一个两手托着腮靠在窗口的穿西装的男子面对面了。

“呀！是您！”

“啊！浪妹！”

这人原来是武男。

车子开过了。浪子发狂一般地把上身扑出窗外，把手里拿着的一块绛紫色手帕丢了过去。

“危险啊！小姐！”

阿几吃了一惊，紧紧地抓住了浪子的衣袖。

中将手里拿着报纸，也站起来向窗外眺望。

列车过了两丈……过了四丈。浪子拼命扑出去回顾，几乎跌出窗外，但见武男发狂似地挥着刚才那块手帕，嘴里在叫喊什么。

忽然轨道在山角上转弯了。浪子面前除了两个窗子，只有长满绿叶的山。听见后面裂帛似的一声，想见那个列车向西走了。

浪子两手掩住面孔，伏在父亲的膝上了。

（九）之一

七月七日晚上，片冈中将的邸宅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低声说话。浪子小姐的病危笃了。

预定一个多月的京洛之游，中将父女忽然于上月下旬提早回来了。到大门口去迎接的人，虽然不是医生，也无可疑义地知道浪子的病势大大地加重了。果然，医师一诊视，脸就变了色。不到一个月，不但病势突然增加，又诊察出心脏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从这天起，片冈家深夜也点灯，医生不断地出出进进。子爵夫人本来预定月底去避暑，现在此行也只得作罢了。

名医的技术也无法施行了。阿几日日夜夜的祷告也没有用处，病一天比一天地重起来。吐了几次血，其间心脏痉挛起来；剧烈的苦痛之后，总是昏昏沉沉地说胡话。今天比昨天衰弱，明天又比今天更衰弱。每逢连夜不睡的父亲中将听到咳嗽声而走到浪子枕边来的时候，她总是装出微笑，忍着呼吸的苦痛而清楚地说话；然而在恍恍惚惚之中，不断地唤着武男的名字。

*　　　*　　　*

医生叮嘱今天和明天要格外注意；今天已经到了傍晚。每个房间里都点着灯，然而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森严肃静，好象没有人住的样子。现在刚刚打过皮下针，医生吩咐须得暂时安静一下。两个妇人走出厢房，沿着廊子走到小客厅里，在椅子上坐下了。其中一个是加藤子爵夫人，另一个是曾经在不动祠前救了浪子的那个老妇人。自从去年深秋之后，没有见过面；今天浪子请求父亲，派人去把她请了过来。

“蒙您多多关怀……感谢得很。我的外甥女说一定要见您

一面，向您道谢。……现在看见了，她的愿望达到了。”

加藤子爵夫人勉强开口说了这几句话。

那老妇人好象没有话可回答的样子，只是叹--口气，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她放低了声音说：“那么……他到哪里去了？”

“听说到台湾去了。”

“台湾！”

老妇人又叹一口气。

加藤子爵夫人好容易忍住了涌出来的眼泪，说：“要不然的话，她这样地想念，我们也顾不得体统，总得让他们见见面，告告别。……可是他还是昨天或今天才到达台湾的；并且又和别人不同，是乘军舰去的，所以……”

这时候片冈子爵夫人来了。接着，眼睛哭肿了的千鹤子仓皇地跑进来，叫她母亲。

（九）之二

天已经黑了。去年夏天新造的那栋厢房的八铺席房间里，烛台上的蜡烛发出幽暗的光，放着一张大床。浪子躺在雪白的床单上，闭着眼睛。

生病以来，已经快两年了；身体消瘦极了，所有的肉都没了，所有的骨头都突出来了。脸色苍白到发青，只有一头黑发还同当年一样艳艳发光，编成长长的辫子垂在枕头上。一个白衣护士坐在枕头旁边，不时地用笔蘸了和冰的赤酒，去润湿浪子的嘴唇。床的另一头，眼睛凹陷、面颊瘦削的阿几弯着身子，和另一个护士正在揉她的脚。室内肃静无声，只听见浪子的忽然急促起来、忽然低沉下去的呼吸声。

突然浪子长叹一声，睁开眼睛，发出微弱的声音："姨妈呢？……"

"我来了。"

加藤子爵夫人一面说，一面静静地走进来，把护士搬来的椅子往床边拉拉，坐下了。

"睡着了一会没有？……什么？噢，我知道了，你们……"

她向两个护士和阿儿看看，说："暂时到那边去吧。"

姨母把三个人遣开之后，把椅子再拉近些，替浪子掠开了覆在额上的头发，凝神地看她的脸。浪子也注视姨母的脸。

过了一会儿，浪子叹一口气，同时伸出哆哆嗦嗦的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封封好的信来。

"把这……送去……等我死了之后。"

加藤子爵夫人替她揩拭泉水一般涌出来的眼泪，又擦擦自己眼镜底下淌下来的眼泪，把那封信仔细地藏在怀里了。

"一定送去，我一定送交武男手里。"

"还有……这戒指。"

她把左手搁在姨母膝上了。无名指上一只灿烂发光的戒指，是前年春天结婚的时候武男送给她的。去年被迫离婚的时候，凡属于那个人家的东西统统送还了；只有这东西她舍不得放弃。

"这个……我要……带去。"

加藤夫人忍住了新涌出来的眼泪，只是点头。浪子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又睁开来。

"他……怎么样了？"

"武男已经到台湾了，他一定常常在记挂这里呢。要是近一点的话，我们一定叫他……爸爸也这么说……浪子，你的苦心我

都了解……这封信一定替你送去。”

浪子的嘴唇上隐约地现出微笑。忽然没有血色的面颊上泛出红晕，胸脯一起一伏，热泪如泉涌，痛苦地喘着气说：“唉，苦啊！苦啊！来生再也……再也不做……女人了。……唉！”

浪子蹙紧眉头，按住胸膛，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加藤夫人连忙喊医生，同时想用赤酒给她润润嘴；浪子挽住了她的手，上半身坐了起来；绝命似地一阵咳嗽，同时绞着肺腑吐出了一盏鲜血。她神志昏迷过去，倒在床上了。

大家跟着医生一起进来了。

（九）之三

医生低声地叫护士，施行急救措施。吩咐把靠近床的玻璃窗打开。一阵凉爽的空气象水一般流了进来。漆黑的树木后面微微地发光，大概是月亮出来了。

父亲中将以及子爵夫人、加藤子爵夫人、千鹤子、驹子和阿几，依次并坐在床的周围。风飒飒地吹进来，好象已经死了一般地躺着的浪子的鬓发微微地抖动。医生不绝地察看病人的脸，按着脉搏。站在另一边的护士手中那松明的火焰摇曳着。

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寂静的室内听见轻轻的叹息声，浪子的嘴唇微微地动起来了。医生亲手将一调羹赤酒注在她嘴里了。肃静的房间里又听见悠长的叹息声。

“回去吧，回去吧，亲爱的！……妈妈，我来了，我来了！啊呀，还……在这里。”

浪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刚刚升上树梢的月亮，射进一道清幽的光线，照在昏昏沉沉

的浪子的脸上。

医生向中将使个眼色，退到一边去了。中将上前去握住了浪子的手。

“浪儿！你醒过来了吗？是爸爸呀！……大家都在这里。”

浪子那向空中凝视着的眼睛渐渐地移动起来，和中将的含泪的眼睛遇在一起。

“爸爸，您保重！”

浪子的眼泪滚滚地淌出来，右手慢慢地移过来，攥住了握着她的左手的父亲的手。

“妈妈！”

子爵夫人走过来替浪子擦眼泪，浪子握住了她的手：“妈妈……请您……原谅。”

子爵夫人的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掩住脸退开去了。

加藤子爵夫人劝着哭得抬不起头来的千鹤子，轮流走过去和浪子握手。驹子也走过去，跪在姐姐床前了。浪子举起颤抖的手来抚摸妹妹的刘海儿。

“驹妹……再会了……”

说着就痛苦地喘息起来。驹子颤抖地把一匙赤酒注在姐姐的嘴唇里了。浪子的眼睛已经闭上，又张开来，四下里看了看：“毅一弟……道儿……呢？”

这两个小孩，月初子爵夫人已经安排他们去避暑了。浪子点了点头，就昏迷过去了。

这时候坐在后面哭泣的阿儿突然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了浪子那无力地耷拉着的手。

“阿妈！”

“呜，呜，小姐！阿妈和您一块儿去……”

好容易把哭坏了的阿儿拉开之后，房间里同水一般静寂了。浪子的嘴巴闭上。眼睛也闭上，死的影子渐渐地罩到她的脸上去了。中将又走过去，说："浪儿，你还有话要说吗？……好好地养养神。"

这个熟悉的声音把她唤了回来，她又微微地睁开眼睛向加藤子爵夫人注视。夫人握着浪子的手，说："浪儿，一切都由我负责，你放心地到妈妈那里去吧！"

嘴唇上现出隐隐的微笑，就渐渐地闭上了眼睑，象睡着一般断气了。

窗子里射进来的月光照着那苍白的脸，微笑还浮现在嘴唇上。然而浪子长眠了。

*　　*　　*

过了三天，浪子被埋葬在青山的墓地里。

片冈中将交游广众，所以送葬的人极多。浪子的同学擦着眼泪来送的也很多。略微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中将含泪站在棺材旁边，为之肝肠断绝；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老婆子阿儿不顾一切地抱住了棺材而边哭边嚷，也都沾湿了衣袖。

死者是一个妙龄淑女，所以虽然是夏天，送各种鲜花的人很多。其中有个四十多岁的穿礼服裙裤的人送来一个鲜花，被中将家的门房当场退还了。这花束上附着"川岛家"的字条。

（十）之一

过了四个多月。

下午四点多钟，霜打过的南天竹的长长的影子横在院子里。照旧异常肥胖的川岛老寡妇慢慢地拉开了纸门，走到廊沿上，来

到洗手盆旁边。她看见盆里没有水，咂了咂嘴，就喊起来："阿松！阿竹！"

刚一喊，就有一个人从院子门口，另一个人顺着廊沿仓皇地跑来了。她们的脸上露着恐慌的神色。

"你们在干什么？前天我不是说过的吗？你……你们看！"

她拿起杓子，在空空如也的洗手盆里呱啦呱啦地搅起来。惶恐失色的两个人只得屏住了气息。

"还不快点？"

两个人听耳边的雷霆声，更加大惊失色，连忙跑去了。老寡妇嘴里念念有词。不一会儿，水拿来了，她就洗了手。正要走进去的时候，另一个人跑来，弯一弯腰。

"什么事？"

"有一位叫山木先生的……"

话还没说完，寡妇那宽阔的脸上便出现了半冷笑半不平的神色。说实在的，自从去年秋天丰儿逃回去之后，山木的足迹自然而然地疏远了。川岛寡妇听见山木去年以来在战争中发了几万元的财的消息后，对山木的行径更加感到不满了。每逢教训仆人们不可忘记恩德的时候，就暗中拿山木来做实例。然而习惯终于占了上风。

"请他进来吧。"

不一会儿，山木走进客厅里来了。长着一颗红痣的脸俯仰了好几次。

"山木先生，好久不见了。"

"啊，老太太，好久没有来请安了，实在说不过去。常常想来拜望；可是战争以后为了生意的事，一直东奔西走。老太太身体健康，真是恭喜之极。"

“山木先生，听说你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嘿嘿嘿嘿，好说好说……托老太太的福，总算，嘿嘿嘿嘿。”

这时候一个仆人费力地捧着一大堆束着礼品绳① 的东西走进来。

“这是客人带来的……”仆人说着，把它们放在桌子中央了，然后退出去。

寡妇向桌子上的东西一瞥，脸上略微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太破费了，呵呵呵呵。”

“不，哪里哪里！真是一点点。那个，我忘记说了：听说武……少爷高升了上尉，还得到了勋章和奖金，前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恭喜恭喜！那么，现在在那里？……在佐世保吗？”

“武儿吗？武儿昨天回家了。”

“噢，昨天？昨天回家的？啊，好极好极。很健康吧？”

“还是小孩子脾气，真没办法。呵呵呵呵。今天早上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呢。”

“噢噢。回家了，老太太就放心了。说起来，那位片冈小姐实在可怜。现在大概已经过了百日了吧。……不过那种病真是毫无办法的。老太太到底有眼光。”

川岛老寡妇板起脸来。

“那个女人，我也实在为她受累不浅。钱花了不少，甚至同儿子吵架，结果被他们叫作鬼婆。娶到这个媳妇真不合算，山木先生！……还有呢：我听说她死了，派田崎送束鲜花去。你以为他们道谢吗？当场退了回来！这不是失礼吗，山木先生？”

当时老寡妇听见浪子死了，也未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送去

---

① 原文作水引，系在礼品上的红白或金银两色的花纸绳。

的鲜花偏偏又当场被退回来。于是她的情感全部消失，只剩下不愉快的感觉。

“唉，这是……这是太过分了！……唉，老太太！……”

山木端起仆人捧来的一杯茶来润一润他那滑溜溜的嘴唇。

“去年蒙老太太照拂了不少日子，小女……丰儿最近就要出门子了……”

“丰儿要出门子了吗？……啊，很好……那么，对方是？”

“对方是个法学士，现正在农商务省① ××科当科长。老太太大概不知道吧，姓××。他曾照顾过千千岩兄……唉，说起千千岩兄，真是伤心！他年纪还轻呢，可惜得很！”

老寡妇的额上掠过一抹阴影。

“打仗实在是讨厌的事，山木先生！……那么，哪一天办喜事呢？”

“仓促得很，日子定在后天。……要请老太太赏赏光呢！……如果请得到川岛老太太，我们脸上都有光彩了。……请老太太一定光临，……内人本当亲自来邀请的；实在忙不过来。武……少爷也请过来……”

老寡妇点点头。回过头去看看壁龛里刚敲五点钟的时钟。

“啊，已经五点钟了，日子真短。武儿怎么还不回来？”

（十）之二

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的一个海军士官，从青山南町方面走向公墓去。

---

① 农商务省是农林省、通产省的前身。

这正是新尝祭①时节，碧空一望无际，午后的太阳光照满了墓地。这里也有秋景，红艳艳的樱叶纷纷地落下来；开在篱边的山茶花发出幽香；那边，线香的烟袅袅上升的地方，传来小鸟幽静的叫声。朝笄町方面走去的车子的声音逐渐微弱了，消失之后，就觉得更加寂静了；只有遥远的都市的喧哗声和这里的宁静相应和，那现世和这梦境共同奏着人生的哀歌。

隔着篱笆隐约看见衣衫的影子；不久转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妇人来，眼睛哭得红红的，手里牵着个穿水兵服的约莫七岁的男孩子。这妇人和这海军士官擦身而过之后，走了约五六步，听见孩子的话声："妈妈，这个叔叔也是海军。"

妇人用手帕遮住了脸，走过去了。海军士官并不留意这些事，他好象在找寻路径，屡次站定了脚看那些新的墓碑。忽然走到一等墓地中一所松樱夹植的新坟面前，点点头，站定了；摇摇篱笆的小门上的闩，小门随手开开了。正面是一座古旧的石塔。海军士官走进去，向周围看看，站定在旁边一张还很新的墓碑前面。松树象翠盖一般罩在墓碑上面；红黄斑斓的樱树落叶点缀在四周；一座最近建造起来的石塔巍巍然地守护着这墓碑。墓碑上写着墨痕犹新的六个字："片冈浪子之墓"。海军士官望着这墓碑，象石头一般肃立着。

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颤动了，呜咽之声从咬紧的牙齿间漏出来。

*　　　　*　　　　*

武男是昨天回来的。

他五个月之前在山科火车站和躺在这墓碑下面的人相见；

---

① 新尝祭是十月二十三日，系日本天皇向天地献新谷的日子。

在进攻台湾的军舰中收到加藤子爵夫人的信，才知道浪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昨天回家，今天就去访问加藤子爵夫人，一直谈到午后，听了她的话，肝肠寸断。现在他到这里来了。

武男站在墓碑面前，不顾一切地哭了很久。

三年来的幻影在眼泪的雾中交互地浮现出来。新婚的那天，伊香保之游，不动祠畔的誓言，逗子别墅中分别的那一晚，最后在山科相见的那天——都象电光一般依次出现在心头。"早点回来！"这句话还留存在耳朵里；然而第一次回来时她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第二次回来的今天她已经不是这世间的人了。

"唉，浪妹，你为什么死了呢？"

他不知不觉地这样说出，眼泪重新象泉水一般涌出来了。

一阵风从头上掠过，樱叶纷纷地扑着墓碑，翩翩飞舞。武男突然记起了，就擦了眼泪，走到墓碑近旁，把花瓶里稍稍枯萎了的花拔掉，换插了他拿来的白菊花，又亲手拂除落叶。然后从内衣兜里摸出一封信来。

这是浪子的绝笔。今天他从加藤子爵夫人手里收到，展读时心如刀割。武男把信展开了。以前的秀美的笔致已经影迹全无，笔画颤抖，墨色渗污，几乎使他疑心不是那个人的亲笔了。斑斑驳驳的不是泪痕吗？

> 自觉死期不远，谨呈最后只字。早知今生已无再见之期；岂料天意垂怜，前日竟得一面，意外之幸，欢欣无量！所惜身在火车之中，不能随心所欲，遗憾万分！

身体靠在车窗上挣扎而把绛紫色手帕丢过来的光景，历历地浮现在眼前。武男抬起眼睛来，但见面前只有一块墓碑。

世间既不自由，惟有自叹命薄，不感恨及谁何。此身虽为黄土，魂灵当永随君侧……

“爸爸，有人在这里呢。”一个孩子的爽朗的话声在他耳边响了。

这个声音又继续叫道：“爸爸，是川岛家的哥哥！”一个手里拿着花的十来岁的男孩子跑到武男身边来了。

武男吃了一惊，一只手依旧拿着浪子的遗书，用另一只手擦擦眼泪，转过头来，正好和站在墓门前的片冈中将打个照面。

武男低下了头。

忽然武男的手被紧紧地握住了；他抬起头来，恰好对着片冈中将那泪湿的眼睛。

“武男，我也好伤心啊！”

互相握着手，两人的眼泪纷纷地滴在墓碑下面。

过了一会，中将擦擦眼泪，拍拍武男的肩膀，说：“武男！浪儿虽然死了，我还是你的岳父！振作起来吧！……前程远大呢！……啊，好久不见了，武男，咱们一同回去，慢慢地把台湾的情形讲给我听听吧！”

（1899年12月作）

译后记

半世纪以前，有一个日本人不远万里，专程从东京到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子里去访问托尔斯泰，向他请教他所渴望的真理和正义，要求他解答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疑问。这个人便是本书的著者德富芦花。

德富芦花诞生于明治元年，也可以说是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同时诞生的。他热爱劳动人民，渴望自由平等，因此用他的笔来尽情揭发当时政治社会的罪恶，暴露权势者的不人道行为。他的愿望是当时日本大多数人民共同的愿望，他的苦闷是当时日本所有进步人士共同的苦闷。因此，他的作品出版之后，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他就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著名作家之一。《不如归》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他借女主人公浪子的遭遇，对妇女所受的歧视提出了强烈抗议。

明治维新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很不彻底，一开始就结合了封建势力，建立了天皇绝对权威。当时所订的新法，都是保护贵族和地主的。于是贵族变成了大资本家，地主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日本在国外获得了殖民地、市场和资金，同时在国内加紧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就大大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矛盾就越尖锐化。这些都是德富芦花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现状。他的作品富有现实意义，与当时日本流行的唯美派、恶魔派的小说截然不同，直到

现在仍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德富芦花姓德富，名健次郎，生于熊本县苇北郡水吴町，芦花是他的号。他的父亲思想开明，曾经在维新中用新的知识来从事藩镇改革。他的哥哥猪一郎，号苏峰，曾经创办民友社，刊行新书籍；又办《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报》。芦花十四岁上就开始创作小说，提倡自由民权。二十岁时初次出版一册书，叫作《孤坟之夜》。后来所作《自然与人生》中的写实主义和《黑潮》中的理想主义，早已在《孤坟之夜》中萌芽了。他幼时在京都同志社求学，二十一岁返乡当教师。二十二岁上赴东京，帮助哥哥苏峰办民友社。二十五岁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对托翁十分仰慕。二十七岁和原田爱子结婚；这位夫人是他的文学的内助者，晚年的《从日本到日本》和《富士》，都是夫妇二人合著的。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不如归》开始在《国民新闻》上连载，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〇〇年一月由民友社出单行本。

到了一九〇三年，他和苏峰意见不合，退出民友社。其原因是这样：苏峰本来富有新思想，一向拥护进步事业；但这时候忽然变节，公开地提倡国家主义，因此芦花和他绝交。当时他写给哥哥的信中有这样的两句话："……你只看到实利，把文学看作维持生活的一种手工业。而我……主张文学独立，通过美而进入真和善的世界中。"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日本社会的黑暗势力的巨大，又可以看到芦花的斗争意志有多么坚强。

芦花退出民友社之后，就冒险自费出版作品，有名的《黑潮》便是最早的一册。一九〇六年四月，他赴耶路撒冷，归途到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访问托尔斯泰，在他家里住了七天。托尔斯泰非常欢迎他，天天和他散步，二人用英语谈话。后来他在《漫游记》中说："这位伟大英明的老翁，这位好客的主人，高高

兴兴地招待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陌生的日本客人。”他对托翁的人道主义和他那痛恨暴力、仇视罪恶的精神很钦佩，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连他错误的思想也包括在内。

芦花于八月间归国之后，十二月下旬办起一种杂志，叫作《黑潮》，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大概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次年他忽然迁居到东京郊外的千岁村粕谷地方，和文坛断绝关系，开始度起“自耕自食”的农民生活。后来他著《蚯蚓的戏言》，用以记述当时的生活，其中有这样的话：“……几千年来，世界扰扰攘攘，而农民群众一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到了世界末日，农民的锄头还是闪闪发光，大地的生命是永生不死的。”然而他这种“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终于不能持续；后来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乌托邦，就在《蚯蚓的戏言》(1913)中自称为“假农民”。不久他又从事写作，并且热诚地关心政治了。那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大事：

一九一〇年有少数社会主义革命家谋刺天皇，没有成功。于是日本政府将二十四名被告判处死刑。芦花和托尔斯泰一样，是人道主义的死刑废止论者，就上书首相，呼吁为这二十四人减刑；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对天皇的“助命叹愿”（意思是“哀愿乞命”）。后来二十四人中一半免死，其余绞首，其中包括有名的幸德秋水。芦花非常愤慨，曾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发表讲演《谋叛论》，强调指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猛烈攻击政府。这是日本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也是日本文学者的人道主义的考验。当时进步文人，大都反抗政府；但多数人只是暗中讽刺，芦花却赤裸裸地痛骂。一般文人看见国家权力恣意横行，人民大都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甚至不敢提“秋水”一名。惟独芦花具有大无畏精神，特地把他新造的屋子定名为“秋水书院”。

一九一九年，芦花和爱子夫妇二人一同去周游世界。芦花本来就是基督教徒，后来又受了托尔斯泰的感化，这时候思想上发生了一大转机，宗教热情异常昂奋。这期间所著的《黑眼和茶色眼》以及后来的《富士》等，都舍弃了小说体裁，而取忏悔录性质的自传形式。他在这些作品里赤裸裸地告白自己的思想与家庭生活的秘密。然而他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这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路过耶路撒冷时，曾经向出席世界和平会议的西园寺公望以及美国大总统等提出七条意见：(一)改“讲和会议”为增进人类幸福的“世界家族会议”；(二)制定世界共通的新纪元，以今年为第一年；(三)人类不再互相残杀，无条件废止海陆空军；(四)废除关税；(五)制定国际货币；(六)土地还原；(七)取消赔偿与负债。他的主张是否定暴力，四海一家，绝对和平。他认为从事革命及政治经济改革，不如追求灵性自觉。如前所说，他把托尔斯泰的错误思想也照样接受了。

一九二四年，芦花又受了两次政治刺激：第一是难波大助事件。难波曾用鸟枪狙击坐在汽车里的摄政殿下未遂。芦花坚决主张废除死刑，竭力营求难波大助。第二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法案。芦花从人道主义出发，斥责这种族歧视是非人道的，热烈地向自利主义者的美国要求反省。他以和平主义者自任，努力排除太平洋纷争。但在文坛上，芦花已经陷入了孤立的地位。当时日本文学界盛行自然主义，德田秋声、菊池宽、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等活跃于文坛，然而芦花和他们没有来往；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早已在日本抬头，然而隐居在粕谷的芦花只顾热心提倡宗教和道德，盲目地信奉在神户贫民窟中劳动的贺川丰彦① 为基督再生。总之，晚年的芦花误认为社会万恶之

① 贺川丰彦(1888—1960)，日本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家。

源在于统治者的道德的卑鄙，所以努力提倡道德，希望以道德救世。他立脚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自称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者”。

芦花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千叶逝世，享年六十岁。这时候他的最后一部自传小说《富士》尚未完成，第四卷是他的妻子爱子续成的。早已绝交了的哥哥苏峰在他临终时来和他决别，他握住了哥哥的手而长逝。

《不如归》是芦花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小说。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开始流行家庭小说，也就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即所谓大众文学。《不如归》也是家庭小说，然而和一般通俗小说不同。通俗小说大都屈从长久的传统，含有不抵抗的要素。但文学艺术的目的是要使大众前进，所以必须含有抵抗的要素。《不如归》是对日本封建社会的严重抗议，所以它不是日本当时一般的所谓大众文学，而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小说。

《不如归》中所描写的是封建家族制度压迫之下的一个惨剧。其中包含的问题很多：婆媳关系问题、母子关系问题、夫妇关系问题、新旧道德问题、传染病问题、义理人情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芦花的时代，日本无数青年男女都身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怀着对上述许多问题的疑团，感受到切身的苦痛。芦花的《不如归》触动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激起改造社会的热望。他的文笔优美，描写动人；而在这单纯的美与悲之外，又使读者感到兴奋，因为这作品中又富有社会性与启示性。他指出当时妇女处于听天由命状态；指出资产阶级日本的荒谬腐朽的道德。他所描写的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悲剧，而是典型的悲剧。读完了这部作品，可以分明感到上流社会的冷酷残忍、假仁假义和愚蠢顽固，正是本书中的女主角浪子惨遭夭死的原

因。《不如归》中的问题，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尚未摆脱封建桎梏的各国人民所共有的问题。因此这部作品不但在日本销行百版以上，改编成戏剧和电影；还被译成中、英、德、波兰、俄各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全世界，成了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小说的情节，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根据现实的模特儿而写作的。据《日本文学大辞典》的编者藤村作的记述：那时日本有个陆军大将，叫作大山岩①，他有个女儿叫作信子。信子嫁给一个子爵，叫作三岛弥太郎。结婚后，信子患了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药，这是一种致命病，而且容易传染。三岛家就向大山家提出离婚的要求。大山家先不答应，后来由媒人把女儿说服，信子终于和丈夫离婚。回到娘家，不久就死了。一八九六年，芦花在逗子的柳屋旅馆里遇见一个妇人，是大山大将的副官福屋中尉之妻，她把信子的惨史讲给芦花听了，芦花就根据这事实而创作小说《不如归》。芦花在《不如归》百版序言中这样追忆过：

"十年之后重读的时候，不期地想起了一件事。这是形成这小说的胚胎的某黄昏的事。那是十二年前了，我借宿在相州逗子的柳屋旅馆里，有个妇人病后为了疗养，带着一个男孩子也到这温泉地方来了。……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把我们所租的两个房间分给她一间。……一个夏末的天色微阴而岑寂的傍晚，那个男孩子出去游玩了，妇人和我们夫妇两人闲谈时，偶然提起这件悲惨的事。……我这是头一次听说浪子的故事。浪子患肺结核而被迫离婚，武男君悲恸欲绝，片冈中将愤怒而把女儿接回，为病女建造养病室，最后一次携浪子游京阪，葬礼上把川岛家送的鲜花当场退回——这几件是谈话中的事实。妇人辛酸沉痛地叙述，我靠在壁龛的柱上茫然若失地倾

① 大山岩（1842—1916），原为萨摩藩士，明治维新后任元帅、陆相、参谋总长。

听，妻子低头无语。……讲到临终的悲惨时，她说：'据说她这样说：但愿来生不再做女人。'说到这里，呜咽不复成声，谈话就中断了。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象电流一般穿过脊髓。

"妇人不久就恢复健康，遂把那一晚的谈话作为临别礼品而回都城去了。……伫立在秋气萧瑟的海滨时，一个人影恍惚间出现在眼前。怜悯至极，引起痛苦，觉得非有所表示不可了。于是在这谈话的骨骼上任意添上些筋肉，草成了一部不成熟的小说。……如有不关文笔拙劣而能引起读者感动的地方，那便是逗子夏天那一晚借那妇人之口而诉说的'浪子'自己在对读者诸君谈话，我不过是电话'线'而已。"

下面举一个自然描写的例子来结束此文。《不如归》开头描写浪子和丈夫新婚旅行，住在伊香保千明旅馆三楼上的时候，浪子站在窗前眺望日暮的景色，看见两片浮云，芦花写道："这两片丰柔可爱、大可盈抱的云，慢慢地离开了赤城山顶，在万里无遮的大空中象双飞的金蝶一般发出光辉，悠悠然地向足尾山方面移行。不久夕阳西沉，寒风乍起，这两片云就褪成蔷薇色，向上下分飞，在夕暮的天空中越离越远地飘浮了一会儿；下面的一片渐渐地小起来，不知不觉之间消失得形迹全无；残存的一片变成了灰色，茫茫然地在空中徬徨。"这不是单纯的风景描写，这两片云正是书中的两位主角——浪子和武男——的象征；其中一句一字，处处暗合，处处双关。

《不如归》具有那样深刻的揭发性和抗议性，又具有这样美妙的文笔，因此思想性和艺术性并茂，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

丰 子 恺

一九五九年除日于上海

黑　潮

巩长金译

德富蘆花

黑　潮

根据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52年版译出

第一章

一

明治二十年①四月上旬，在东京麴町区内山下町的呦呦馆②里，正在举行一个由贵夫人们主办的游艺晚会。

这个游艺晚会，据说是秉承天皇的旨意，为了筹募海防经费而举办的。天皇不仅为此颁发了诏书，而且还率先下赐了三十万元。总理大臣把这一旨意传达给各处地方官，敦促全国富豪踊跃捐献。在人们觉得"为国效劳，此其时也"而纷纷解囊输将的形势下，身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自然亦感到"岂能无一片忧国之热忱"，所以才举办了这次游艺晚会。缘起书下款端端正正地用二号铅字印着赞助人姓名——由某某妃殿下领衔，后面排列着某某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伯爵夫人、子爵夫人、男爵夫人等等的芳名；不论从这一点来看，还是从当天的御用报纸在社论栏内所大书特书的"吾人应深刻领会上流贵夫人秉承天皇旨意之

① 明治二十年是一八八七年。

② 呦呦二字，典出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琴和乐。"影射当时实际存在的鹿鸣馆。地点在东京麴町区内山下町。此馆建于一八八三年，是日本政府供本国高官贵族和外国使臣游乐飨宴的富丽堂皇的建筑，显贵们经常在这里举行游艺晚会和舞会等，成为摹拟西欧风俗的中心。一八九〇年改名为华族会馆，一九四〇年予以拆毁。

美举，表示由衷感激”等惶恐词句来看，都可以知道决不是一般的慈善游艺晚会。

游艺晚会虽定于下午六点开始。刚过五点，呦呦馆门前就已经车水马龙了。只见马车、人力车，人力车、马车川流不息地涌进呦呦馆的大门。从车上下来的，有穿晚礼服的，有穿印有家徽①的白领日本礼服的，也有戴着高筒帽的。接待员们一律身穿黑色礼服，佩带着绯红色绢制樱花徽章，陪着宾客进进出出，忙得不可开交。七点过后，迟到的宾客也来齐了，这时，海军乐队的演奏已经过去，看来节目已逐渐地进入了精采阶段。从大厅的四十几个灯光闪耀的窗户里，不时传出热烈的鼓掌声和欢笑声。

庭院里樱花盛开，闪烁在花丛中的小圆红灯笼，有如点点红星。煤气灯放射出淡紫色的光辉，照耀得整个院子如同白昼。满院樱花在明亮的灯光闪映下，宛如一层轻云，风情幽雅，到处都浸透着春的气息，在大门内外耀眼的灯光下面，站着几名警官；西边的停车场上，停放着上百辆马车；不时传来马匹的嘶叫声和马蹄扒着沙土的声音。好几百辆人力车，沿着墙根象条蜈蚣从门里一直排到大街。一弓上弦月朦朦胧胧地挂在夜空上。

“他妈的！”

聚集在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人对馆内爆发出的一阵欢笑声，愤恨地骂了一句。

“——吵嚷什么呀！”

这句话后边跟着就是一阵吆喝声：“躲开！躲开！”

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侍者在前开道，一辆由两匹三岁小黑马拉着的马车，穿过闪开的人群，辘辘地驶进了大门。

---

① 原文作纹章。日本人在和式礼服的前襟两侧、两袖和后背上各染一个家徽，叫五纹；也有简化为三纹（两袖和后背）或一纹（后背）的。

二

会场内，圆朝①的《盐原多助》②刚刚说唱完，越路和广助③两个人又在一片掌声中，并排登上舞台。

高出一截的舞台设在大厅正面，台上铺着猩红的地毯，后面挡有光彩夺目的银色屏风。天花板上悬挂的大煤气灯，把舞台照耀得亮如白昼。似乎还嫌光线不够，又在舞台的左右两侧点着一对银烛。舞台上的两个人被通红的灯光照得几乎连脸上的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

台下以舞台为分界，右面坐着某某亲王殿下、某某王殿下等金枝玉叶，接着就是内阁大臣、外国使臣，以及公、侯、伯、子、男爵等显要人物，人数特别多的是海军军官，也有少数的陆军军官，还有一些高级官吏和绅商富贾等等；左面坐的是以亲王妃、王妃殿下为首的一些衣饰华丽的女贵宾，她们身穿桃红色、玫瑰色、桔黄色等争妍斗艳的洋服，还有穿着染有家徽的白领和服、垂着长长袖子的娴雅淑女点缀其间，真是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在百花争奇中，处处闪烁着钻石戒指的光泽，仿佛颗颗晶莹的露珠一般。象牙小扇和艳丽的手帕每一挥动，就有一股浓郁的香气在空气中散发着，荡漾着，那些风流人士仅止闻一闻，也会为之陶醉。

---

① 即三游亭圆朝(1839—1900)，明治时代颇受欢迎的相声和说书艺人，也是这种曲艺的剧作家。

② 《盐原多助》是圆朝的代表作《盐原多助一代记》的简称，叙述主人公盐原多助的一生经历。

③ 越路和广助均为明治时代的净瑠璃(以三弦琴伴奏的日本说唱曲艺)演员。

这时，广助弹起了三弦，两三声清脆悦耳的琴声，使满场的喧嚣顿时停止，大厅里鸦雀无声，越路优美的歌声犹如娇莺出谷，响彻全场。

……来到远离尘寰的山科地方，
去寻找深山中的隐居之所，
此人就是……①

刚演唱到这里，东边的门开了，由佩带着绯红色绢制樱花徽章的接待员引着两个男宾出现在门口。坐在靠近门口的人们朝那个方向转过头去，这犹如一个信号，随着全场男女不约而同地都把视线集中到这两个人身上。

走在前面、身穿大礼服的人，约莫有四十四、五岁，身材矮小肥胖，黄脸庞，薄嘴唇，不知什么地方使人看上去，总觉得带有一副出身微贱的相貌。他在众目注视之下，泰然自若地摘下了白手套，脸上露出微笑，先向点头的各位皇族行了注目礼，接着便同站起来微微屈身的外国使臣轻轻握手，然后又对那边朝他望着的皇族诸王妃施礼，再向四下里连连点点头，最后才从容不迫地坐到接待员必恭必敬地指给他的前排座位上，开始捋起稀疏的胡须来。他就是当今日本炙手可热、赫赫有名的藤泽伯爵②。

这当儿，大家又一齐把好奇的眼光，投向一直站在门旁等待着陪伯爵进去的接待员来引导的另一个人身上——一时把三弦和越路的歌声都忘了。这个人看上去已有六十四五岁，从前也许

---

① 这段剧词出自木偶净瑠璃《假名手本忠臣藏》，描写元禄十五年(1703)赤穗四十七义士复仇的故事。这段剧词是该剧第九折《山科闲居》中的一段，大意是描写武士古川本藏乔装行脚僧到京都山科地方去寻找避难的妻女。

② 藤泽伯爵，影射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

是个风云人物，可现在却是瘦骨嶙峋、令人敬畏的老人。他的左眼缠着绷带，一层层的纱布几乎盖住了大半个头，露在外面的一部分秃顶只有稀疏的几根白发，从两颊到下腮边，长着又短又硬象鲨鱼牙似的络腮胡子。露在外面的右眼挂满了血丝，也许是因为两眼的视力都集中在这一只上的缘故。他身穿带有五个武田菱形①家徽的浅黄色短外褂，下面穿着一件用仙台丝绸做的茶色条纹大褶裙裤。他抱着双臂，在耀眼的煤气灯光下，不时眨着那只右眼，皱着眉头站在那里。

“他是谁？”

“他是什么人呀？”

接待员把这个老人引导到唯一的空位上坐下，蹑手蹑脚地退回来时，忽然被一个露着雪白衬衫袖口、手里拿着节目单的人拉住。那人小声地问：“谁？”

“不知道。”

“那不是你领进来的吗？”

“他和这个（接待员竖起大拇指）同坐一辆车来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三

这位老人，对周围人的注视、诧异或窃窃耳语，似乎并未在意，慢吞吞地落坐。他虽然接过了接待员递上来的节目单，但既不想看一下，也不去欣赏台上表演的节目。只是拱着双手，眨着他那只露在绷带外边的右眼，以好奇的神色，一会儿看看悬挂在

---

① 武田菱形，指日本甲斐国（今山梨县）武田家最早使用的由四个菱形组成的家徽。封建武将武田信玄（1521—1573）是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人物。

天花板上的煤气灯，一会儿看看会场上五光十色的装饰，然后直盯盯地看着那些穿戴得极其华丽的宾客，嘴角边不知不觉地泛起一丝轻蔑的冷笑。

被这两个迟到者暂时分了神的宾客，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舞台。此刻会场静得象山林幽谷，只有越路的宛转悠扬的歌声，生动感人的歌词，再加上那美妙清脆的弦音，令人赏心悦耳。随着剧情的一步步发展，又使人感到仿佛不是在明治二十年四月的呦呦馆，而是置身于元禄①时期山科地方的隐居所里，有时象听痴情少女如诉如泣的哀怨；有时象听虚无僧②若断若续的箫声；有时又象听武士妻子坚守义礼的阐述，此景此情宛然就在眼前，令人飘然神往。前面座位上的一个头发在中间分开并擦得油黑发亮的人，在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那边女宾席上的女宾们用绣着花边的进口手帕擦着那尽情流下的宝贵眼泪。老人看到这些情景，就厌恶地闭上了眼睛。演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继续演唱着，而且已经到了最后的两三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尺八洞箫吹出来的烦恼，……割不断的情丝！"当结尾抬高一个音调时，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老人睁眼一看，台上的两个演员已经跪伏下去，在叩头谢幕。

休息以前的节目到此为止。宾客们仿佛松了一口气，扇子在摇动，手帕在挥舞，在这急雨般的喧闹声中，一个身穿酱色洋服，胸前佩带着一朵绢制单瓣樱花的女人，出现在舞台前边。她年纪约莫三十来岁，在那坠腮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

"这女人是谁？"一个头发斑白、看上去象是偏僻地方的县知

① 元禄(1688—1704)，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当时文学艺术颇为兴盛。

② 虚无僧是一种行脚僧，常常吹着尺八(洞箫)，到处云游化缘。

事模样的人，朝着邻座一个美髯公望了一下，问道。

“这个女人吗？她就是北岛龟代子。”

“就是她？……哪点儿够得上美人呀？”——大概因为北岛龟代子太有名了，所以人们就断定她非是个美人不可了吧。

“这个……”美髯公嗤笑着。

北岛是今晚游艺会的干事之一。她开口先自谦地说：“我不揣冒昧，代表全体贵族妇女……”接着又讲：“承蒙各位大使阁下和大使馆官员枉驾光临，深感荣幸。休息后我们还要奉上一些节目，有花柳①门下某某女士的手舞，还有正在访问日本的匈牙利小提琴名家克玛洛夫也将为我们演奏一曲。这次门票的推销工作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为了不辜负到会诸位的盛情，我们还要进行一次当场义捐，现在我们将要拿着劝捐帽子绕场一周，请诸位暂时不要离席。”她伶牙俐齿地讲完以后便退了下去。

突然，在妇女席旁边的乐池里，海军乐队奏起了轻快悦耳的曲子。这时，正面的门豁然一开，走出来十七八个不满十八九岁的大家闺秀，每人手里捧着一顶帽子，象春风弄花、群蝶起舞般地翩翩进入了会场。

在这本已是令人陶醉的春宵，加之会场略带暖意的空气，又在动人心弦的悠扬音乐声中，闻到如花似玉、妙龄少女们洋服裙子与和服长袖里飘散出来的白蔷薇的芳香，更是使人销魂。

当少女们用指间闪烁钻石光泽的纤纤玉手把帽子伸到每一个来宾面前，娇滴滴地以交际场所惯用的声调：“请再加一些吧……请再捐一点吧！”的时候，男宾们无不慷慨解囊：由藤泽伯爵开始，就连那些外国公使们也顾不得去考虑这些钱将来也

① 花柳是日本舞蹈流派之一，盛行于明治初期，创始人为花柳寿辅(1820--1903)。

许会变成轰击本国军舰的炮弹；那些锱铢必较的商人，也来不及抱怨已为海防献了金，又被推销了舞会门票，现在还要在会场里劝捐，未免有些过份，只见纸币纷纷然，金银币铿锵然地落到帽子里去。

“请！请再捐点儿吧，那只表也可以呀！”

“你们辛苦啦。”

“有空请过来玩玩吧！”

那个老人正用厌烦的眼光，环视着场内乱糟糟的劝捐情景，忽然感到有人来到身边，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十二三岁容姿秀丽的贵族小姐捧着一顶帽子站在跟前。

她端庄持重，既不轻笑，也不羞涩，俨然一副小贵族夫人的神态。她穿一身深紫色长袖和服，里边衬着白内衣，从腰带往下颜色由浓渐渐变淡，上面印着落花流水的图案。腰里围了一条织锦腰带，在高到胸口的地方端端正正地打了一“也”字型花结。透过刘海儿可以看见白嫩的前额，乌黑的头发梳着一个稚子髻，上面插着一支闪光的舞鹤银簪。鸭蛋脸，鼻梁端正，在本来就是白嫩如玉的脸上又淡淡地施了一层香粉，抹了一点口红的小嘴唇儿抿成了个一字形，两道好比男子的浓眉，一对炯炯发光的黑眼珠毫不畏缩地凝视着老人。

那贵族小姐望着老人，老人望着贵族小姐，面面相觑了好半天，后来老人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旧呢钱夹，取出五六个铜币哗地一声投进了帽子。贵族小姐这才略微张开抹了点口红的小嘴，稍为露出一排可爱的石榴齿，行一个礼，然后走开。

“小姐，小姐！”

坐在老人旁边的一位穿日本礼服的绅士急忙地招呼起来。那位贵族小姐摆动了一下那印有蝴蝶展翅形家徽的衣服，扭过

打着“也”字型花结腰带上边的秀肩，回过头来看了看。

“给你，给你！”

那个穿日本礼服的绅士摇晃着一张五元纸币。那贵族小姐瞥了他一眼，连话也不答，径直向前走去。

“好骄傲！不过，倒是个天生的尤物……等着瞧吧，再过五年……”背后有人在这样小声地说。

“可以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啊，”一个尖嗓子在咕哝着。

“那是谁家的千金？”

“怎么？想当养老女婿吗？我可做不了这个媒啊！”

“别胡说，到底是谁家的姑娘？”

“你真爱刨根问底……她呀，就是喜多川……”

“喜多川！……喜多川伯爵？那个名声不太好的……不，应该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有朝一日她活跃起来，男人们都该活不成啦！”

“所以才要请你这样的圣人给教化教化啊！……不过，要是真让你当了她的老师，那你就会闹出事来。嘿嘿嘿嘿！”

等到帽子在整个会场都转遍之后，各位皇族首先到休息室里去了，随后满场宾客也不约而同地纷纷站起来，人群象撞碎在礁石上的巨浪，各觅渠道向四处流去。吸烟室、阳台、女宾室、走廊，到处都沸腾起来。

四

月已接近中天，百花也都入睡，马在焦急地嘶叫，等候着的车夫和马夫都在打着呵欠。可这时呦呦馆里的欢乐却正达到高潮，无人去关心会场外边这一切。皇族休息室关着门，里面的情

形不得而知，而阳台上的情形却一览无遗。那位面带奸诈、长着一副三角脸的长田伯爵，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神气活现地说："瞧！我做了这样一首诗，"接着就狼嗥似的吟咏起来。在一旁听着的那位老好人县知事得意地微笑着，心想：如能把今天自己和伯爵阁下交谈的这种亲密场面，让那些平时嘲笑我无能的县议员们看看，那该多好啊！这边是一位管马大臣在谈论着什么澳洲种啦、两岁的啦、青的啦、黑的啦等等有关马的问题。可是听他讲话的却是一个只晓得马有四条腿的定义，此外别无所知的高等文官，只好糊里糊涂地随声附和着。那边是一位以收藏假画著称的某显要，拉住一个被称为日本的范德比尔特①的人，央求说："上次那幅雪舟②的画，无论如何把它让给我吧。"在那边走廊里，一群混进来的新闻记者，眼珠乱转，追问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外交官："这么说，那就在下月喽？"这个外交官说："如果叫那些多嘴的人知道，嚷嚷出去可不得了，你们可要保守秘密啊！"他就这样把机密泄露出去。在这边的一个角落里，三四个带绯红色樱花徽章的接待员，上衣兜里插着铅笔，手里拿着节目单，在一起诉苦似地嘟囔着："净叫咱们男人来顶这差事，真不象话。"

在女宾室的走廊里，有几个女干事，尽管佩带着接待委员的徽章，却把那些吃力的事情都推交给能干的男人们去办了，只顾站在那里闲聊。一位前几天穿着洋服曾受到某外国公使夫人客套式的夸赞，就感慨自得地说："我还在外国人面前穿过跳舞礼服呢！"好象自己已成为精通洋服的专家。这边另一个女

---

① 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著名的大资本家，喜爱收藏书画。

② 雪舟(1420—1506)日本室町后期的画僧，讳名等杨。一四六七年来中国学画，一四六九年归国，善画中国式的山水画。

士说："我就是讨厌大名①华族，现在又不是过去的时代，老是摆出一副老爷架子，未免太傲慢了。"可是她竟忘记了方才由家出门上车时，因为自己趾高气扬而吃了使女抢白的事。现在她却用嫉妒的眼光，望着那大模大样坐在妇女休息室中央的某公爵夫人，上下打量着她那长着暴牙的半边脸和她领子上那只闪闪发光的钻石饰针。

"嗨，你准备在化装舞会上扮什么角色呀？"在女宾室门口，一个十八九岁穿着淡紫色洋服的姑娘，问另一个和她年岁相仿的穿桃红色洋服的姑娘。

"我想扮成奥菲利娅②，在披散着的头发上插满花朵……"

"那可真有意思，"她的话却暗示：在你那发黄的头发上，就是插满鲜花，又有什么意思呢。

"真忙死人啦，二十号是化装舞会，后天呢，又要演英语话剧……罗瑟琳③的台词怎么也记不住。"

"扮演奥兰多④的是谁？噢！是金井先生，那个大学生，双眼皮，长得象新驹⑤似的——啊呀，你可得请客啊。"

"讨厌，别胡说啦，嘀嘀嘀嘀……可是，奇怪！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没有新驹呢？老是那个秃头音羽屋⑥，叫人腻烦透啦。"

---

① 大名是在日本江户时代拥有一万石以上领地的封建诸侯，明治维新后被列为华族。

② 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中的女主人公。

③ 罗瑟琳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

④ 奥兰多是《皆大欢喜》中罗瑟琳的丈夫。

⑤ 新驹指歌舞伎名优中村歌右卫门的第五代福助(1865—1940)的堂名，以貌美闻名。

⑥ 音羽屋指歌舞伎名优尾上菊五郎(1844—1903)及其一族的堂名。

“听说陛下行幸木下邸的时候，福助要表演《劝进帐》① 中的义经呢。”一个穿黄绿色衣服的姑娘走过来插嘴说。

“真的吗？”

“我听杉本先生说的。”

“是吗？这么一来事情可又要多了。不知怎地，总是这样忙，昨天是跳舞会，今天又是晚会，一会儿穿洋服，一会儿又脱下来，真够受的。最近每天晚上净做跳舞梦，醒来腿都累酸了，简直要得跳舞病啦。我真有点腻烦。”穿桃红色洋服的姑娘，一面说着，一面皱了皱她那引为骄傲的新月般的眉毛。

“可是，这不是对修改条约② 有帮助吗？穿上洋服跳跳舞，也是我们的义务呀。”

“啃，好一个爱国者！”

“讨厌，我又不是北岛女士……北岛女士真是太那个了，她说的和写的都很冠冕堂皇，可是这个人真坏……前些日子……”穿淡紫色衣服的这样说时，另外两个人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

“啊呀！真的吗？”

“这还会假？我从女仆那里听来的。”

“那么，藤泽伯爵的事儿也是真的吗？”

---

① 《劝进帐》是日本歌舞伎名剧之一。描写将军源赖朝欲杀其弟义经，义经战败乔装成出家人，欲逃往陆奥，逃至安宅关受阻，后幸由其部下名僧办庆之机智，朗诵劝进帐（化缘簿），并且假装责打其主，始得侥幸过关的故事。

② 指修改江户幕府在安政年间（1854—1859）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这是美英法等国利用日本封建政府的软弱无能，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便成为新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外交问题之一，也是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者攻击政府的主要目标，即要求废除治外法权和恢复税权为主的修改项目。这一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获得解决。

“那是完全可能的！”①

“喜多川伯爵夫人，她和藤泽伯爵……你说这话是真的？”

“我不相信！”

“可是，方才藤泽伯爵还对道子……就是喜多川的那个不爱理睬人的女儿——人们都说她是个美人胎子，可是架子那么大，我可真看不惯！”

“藤泽伯爵究竟对道子怎样啦？”

“没什么，不过，方才藤泽伯爵对她说：‘妈妈没有来吗？给我带信问候她啊。’”

“你们说藤泽伯爵又怎么了？”

忽然有人这样问了一句。三个人吃惊地回过头来一看，北岛龟代子的一张大脸赫然出现在她们面前。那个穿桃红色衣服的一时手足失措，红着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提琴演奏马上就要开始了，别站在那儿胡扯啦，到大厅里去吧。”

“知道啦！”等北岛转过身去，穿桃红色衣服的姑娘耸了耸肩膀，伸了一下舌头。

“瞧……刚才那个人！”穿淡紫色衣服的用下颌往那边指了指，大家把视线移过去，原来就是那个象飞进太阳系里的一颗彗星的老人，抱着胳膊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活象李尔王②哩。”

“该不是泰门③吧！”

---

① 原文是英语。

②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不列颠王，描写李尔王把善良的三女儿赶出后，遭到其他两个女儿的虐待，终因悲愤而死。

③ 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中的主人公。指愤世嫉俗的人。

老人朝着停车场那边走去。

五

说起藤泽伯爵，就象从东京回来的一个乡下大地主，突然觉得吃惯了的乡下饭菜不好闻，又嫌看够了的院子太土气，一味地急于进行改革；又象刚留洋回来，对本国的东西样样都觉得寒酸而看不顺眼。如今，他根据下列几点，认为改革的时机业已成熟：其一，宪政的基础业已奠定，议会的创设也就在眼前，因此，当前的急务就在于移风易俗，而且在贯彻这一命令时，应该象流水，由上而下地先从上层社会开始实行；其二，由于他出身微贱，从父祖两代起，就卑躬屈膝、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但也许是因果循环、时来运转，那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如今就象久旱逢甘雨的阳春四月的花蕾，一下子开放出千万朵鲜花，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其三，为了修改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也正想利用举办这次游艺晚会的机会，把这种一夜之间造成的文明，向外国人炫耀一番，指着唯一的一支在暖房里绽出的梅花就说："春天到了，我们有约在先，该把借给你们的布棉袄还给我们啦！"然而事实决没有那么简单，喝敬酒喝得醉醺醺之际，外国人在外交辞令上尽管说得很好听，可是心里的算盘却打得非常精细，难以看出他们会轻易上套。不过，事在人为，只要有心去做，事情也未尝办不到。总之，既然这是国会创设之前应该做的工作，那么，今夜之举也不失为一个捷径。回想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某某等知己擎着葡萄酒杯，向他畅谈的一切规划不久即将成为事实的时候，藤泽伯爵仿佛觉得自己就是财神的化身，顿时踌躇满志。在他的脑海里，这个日本帝都中心，早已幻化出一个如花似锦、繁荣昌盛

的世界。他在呦呦馆的特别室里和皇族们谈完了话，现在来到烟雾弥漫的吸烟室，在沙发上坐下来，燃上一支雪茄烟——伯爵这时的心境，就象一条游龙飞舞在自己喷吐出来的云端里，优哉游哉，已有些飘飘然了。

"藤泽兄！"

说话的是南条伯爵。在青烟缭绕的间隙中，他的脸只看得见三分之二：粗眉、细眼，一副傻瓜相，但是喜欢把别人当傻瓜来挖苦。

"我们正在谈论你呢，土屋的报纸上把藤泽兄比作太政入道①，我看……"

藤泽伯爵只是嘻嘻地笑着。尽管他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论辩才可与俾斯麦较量一番，可对于南条伯爵这种口蜜腹剑的讽刺，那真如自己的身材比别人矮了五寸一样，简直是无可奈何。

"报馆未免太没有礼貌了，依我的看法，藤泽兄要比清盛还高明得多哩！"

藤泽伯爵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他知道，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奚落。

"清盛虽说好色，可是对常盘也罢，妓王②也罢，总是喜新厌旧，而藤泽兄却够得上博爱的了。"

突然爆发的哄堂大笑，震动了满屋的烟气。藤泽伯爵依然

---

① 太政入道指的是平安朝末期的武将平清盛（1118—1181）。太政是日本的古官名，入道是落发为僧之意。清盛因其女德子为高仓天皇中宫，便以皇家外戚身份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宰相），专横一时。他死后不出几年，平氏一族即为源氏所灭。《平家物语》就是记述日本两大武士集团源氏和平氏争夺权力的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

② 常盘和妓王都做过平清盛的宠妾。

在微微笑着，一口口地吸着烟，雪茄烟头闪着萤火般的红光。一来是，他今晚特别高兴；二来是，他知道如果就此生气发火，就要自讨没趣。南条伯爵的尖酸刻薄，他是早已领教过的。

“那条消息我也看过了。”从烟气中传来了方才在阳台上自作自吟诗词的那个声音。他接着又说：

“看是看过了，可上边说的净是些威胁话。在平家的全盛时期，各地方的源氏尚且要伺机而动，我看在你的身边，恐怕也有象源三位①那样的老头儿在窥伺着进攻的时机吧。”

“哎哟，忘啦、忘啦！”藤泽伯爵突然拍着膝盖叫起来：“来海君，来海君！”

一个二十七八岁，长得十分白净的秘书模样的人走过来，鞠了一躬。

“请老东到这里来，那个姓东的。”

“啊？”秘书愣了一下。这个秘书骄傲地认为，大凡知名人士，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除非是那些不值得认识的。这次他却不得不用一秒的十分之一的速度，把脑袋里的绅士录翻了一遍，可就是找不到东这个姓氏。

“就是那个姓东的嘛，方才我带来的……”

“是！”秘书似乎由于自己的迟钝而感到惭愧似的，应了一声就象闪电般不见了。“原来那位就是东……”南条伯爵的这句话还没讲完，秘书又象闪电一样回来了。

“怎么样？”

“听说他已经回去了。”

“回去了？”

---

① 源三位指源赖政（1104—1180），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出家后叫源三位入道。曾策划推翻平氏的暴政，事露脱逃，自杀于宇治平等院。

跟在秘书后边进来的那个带绯红色樱花徽章的招待员上前一步说："刚走不久，临走时，他还托我向您道谢呢。"

"回去了吗？嗯……"

休息时间已过，乐队又奏起了音乐，人们纷纷地站起来，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哼，真是个倔老头子！"

藤泽伯爵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随手弹了一下雪茄烟灰，和南条伯爵肩并着肩，边谈边向大厅那边慢慢地走去。

第 二 章

一

老人走出呦呦馆的大门，坐上雇来的人力车，不大工夫就到了下二番町，在唯一的一家点着煤气灯、上边写着"青柳"两字的大门前下了车。哗啦一声打开了旁边的耳门。

"啊，您回来啦！"

迎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使女，白白的脸，长着一双与其说聪明，倒不如说有点刁滑的眼睛。一见是老人，马上露出一副迎接错了人似的冷淡神情，老人却并不在意，径自走向里面上了楼。他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使女才送来了一盏洋灯。

"十郎不在家吗？"

"老爷还没有回来。"她在老爷这两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

"太太呢？"

“太太正在洗澡。”

“噢，是吗！”老人一屁股坐到坐垫上，把脱下来的外褂和裙裤推过去，说：“给我叠起来吧！”

使女稍微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把它拿到隔壁屋里，嗤笑着给叠了起来。

“给你们也添麻烦啦。”

“哪里，没有什么。”

使女说着又嗤笑了一下。这是因为凡是出入青柳家的，从正门来的，大都是衣冠楚楚的人，不是坐马车，就是坐漆着金色家徽的自用人力车；那些弯着腰从便门进来的，一定都要说声：“这是小意思”而给上上下下的用人们送点见面礼。“这个乡巴佬算是什么人，连一条土产的毛巾也没给，还要摆出我们老爷的哥哥那么一副臭架子，真不象话。”自从前天傍晚老人带着一个旧柳条包飘然走进这青柳家的大门以来，女佣们在下房里就把他称作“甲州①猴儿”或“野猴子”了。

“马上给您沏茶来。”

使女说着把叠好的外褂和裙裤放在一边，走出去了。老人守着似乎已经熄灭了的火盆，打了个大呵欠，闭上了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右眼，仿佛满怀心事似地堕入了沉思之中。

二

这个我们叫作老人，而藤泽伯爵称作“老东”的古怪人物，究竟是何许人呢？在故事没有讲下去之前，有先说明一下的必要。

① 甲州是甲斐国的别称，今山梨县属。

老人的名字叫东三郎，是旧幕府①麾下的一个旗本②。他看上去有六十四、五岁，但实际年龄却只有五十七岁。这一次他是差不多相隔二十年后从甲府的乡下来到东京。至于他来京的目的……在说明来意之前，还必须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出身：

从嘉永、安政到元治、庆应③年间，世事真是扑朔迷离、千变万化，仿佛象一股汹涌澎湃、万马奔腾的激流，冲刷着每一个角落，直撞到明治维新这个悬崖，才算波平潮落。就在这庆应三年的秋天，跟随德川庆喜将军晋京的幕府臣僚中，有个叫东三郎的人。他祖先原来是甲州武田氏的家臣，曾一度落泊成为浪人④，以后在德川门下做甲州派武学教头，延续了十几代。到了三郎这一代，改学兰学⑤，钻研西洋学术，并曾在蕃书调所⑥任职，后来有一个时期他担任过代理军舰奉行⑦之类的职务。东三郎交往的朋友中，有江川⑧、川路⑨、小栗⑩等人，这在他的交游簿中

---

① 旧幕府指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由德川家康于一六〇三年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起，到一八六七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交还政权为止，共达二六五年。

② 旗本即幕府的亲兵，俸禄不足一万石的武士。

③ 嘉永(1848—1853)、安政(1854—1859)、元治(1864)、庆应(1865—1867)：都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年号。明治天皇于庆应三年(1867)继位，翌年改年号为明治。

④ 浪人是失掉封建主、到处流浪的武士。

⑤ 兰学即西学，十七世纪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以后，与西洋各国断绝往来，惟独与荷兰继续通商，所以把从荷兰介绍过来的西洋学术叫作兰学。

⑥ 蕃书调所即江户时代教授洋学、管理外交文书的幕府机关。

⑦ 军舰奉行掌管军舰操练、船舶制造等职务。奉行是直属幕府的官名。

⑧ 即江川太郎左卫门(1801—1855)，名英龙，江户后期的炮术家、民政家。

⑨ 即川路圣谟(1801—1868)，江户后期的幕府重臣，听到江户城被官军攻陷的消息后自杀。

⑩ 即小栗上野介(1827—1828)，名忠顺，反对德川庆喜交还政权，愤而辞职，被谋杀。

都有所记载。每逢乱世，正好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能力。他曾博览西洋书籍，广泛结交权贵。从研究历史中，他通晓尊王的大义，但从情义上，又觉得必须报答主人的恩泽。因此，东三郎采取了越前派的旧瓶装新酒的学说——主张以德川家为总理大臣，执掌天下大政，对外实行逐渐开放的政策，对内执行公武合体① 的路线。所以，直到讨幕密旨下来的那一天，东三郎还相信容堂、后藤② 的说法，不管怎样也要把政权暂且归还给天皇，当时他就是怂恿将军应该这样做的家臣中之一。但是，幕府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胆大心恨的岩仓、大久保和西乡③ 等人，早有蓄谋，一旦接过了幕府将军交还给天皇的政权，立即爽约，马上成立了以萨、长④ 两藩人物为核心的新政府，竟把德川庆喜抛弃了。难怪东三郎不平地喊出："被出卖了！"的愤怒吼声。他憎恨萨、长两藩的阴险和土州⑤ 的反复无常，内心里不禁燃起了万丈的怒火。

庆喜⑥ 将军撤出京都后，伏见、鸟羽之战打响了。东三郎跟

---

① 公武合体是面对尊皇攘夷论的兴起，幕末政治家安藤信正（1819—1871）等人提出的学说：即朝廷（公）与幕府（武）应协力一致，共赴国难。

② 即山内容堂（1827—1872）、后藤象二郎（1838—1897），都是幕末藩士，主张将政权交还给皇室，后成为明治政府的功臣。

③ 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1827—1877），均为明治维新的功臣。

④ 萨指萨州，又称萨摩（今九州南部，属鹿儿岛县）的藩士。长指长州，又称长门（今中国地方，属山口县）的藩士。萨长两藩武士一同策划维新，推翻幕府后，在维新政府中占重要地位。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为长州藩士，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萨州藩士。

⑤ 土州即土佐（今高知县），幕府的一藩，曾积极参加倒幕运动。

⑥ 一八六八年一月，德川庆喜率会津、桑名之藩兵在京都附近的伏见与鸟羽地方与倒幕的萨长藩兵之间发生的一次有决定性的战役，结果大败。庆喜取海路逃往江户。

随前将军由海路返回江户。而讨伐幕府的追军，则高举着天皇的锦旗，分别从海陆两路进发，直逼江户。江户人心惶惶，如同鼎沸。一些幕府年轻武士忍无可忍，都跑到箱根扼守笹子①去了。幕府的恭顺派认为这可非同小可，必须立即予以平定，便派了几个重要人物火速赶去。同时东三郎也接受了前往镇压近藤勇、土方岁三②等猛将和安抚甲州人心不得有误的命令。于是在明治元年二月，江户城里上上下下正陷于一片紊乱的时期，他忍痛把七十岁的老母和即将临产的妻子托付给素有深交的一个可靠的商人，带着传家宝刀夜叉丸，匆匆奔向通往甲州的道路。

实际上，这正是放虎归山。东三郎潜入甲府后，假借镇抚的名义，暗中招募兵勇组成了敌忾队，并与近藤、土方等通了声气，企图与讨幕军决一死战。遗憾的是，遇上的对手并不是萨、长的本队，而是土州的队伍。在胜沼附近的激战中，东三郎陷于苦战，他挥动宝刀夜叉丸，虽然连砍了十三人之多，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溃不成军。他在败退途中，被流弹打穿了大腿，落到了巡逻队手里。所幸即将被斩首时，恰巧土州队伍中的一个大队长是他的熟人，才免于一死，而被羁押在甲府牢狱里，在那里过了一年多无人过问的铁窗生活。明治二年五月末他出狱的当儿，腿伤虽然已经痊愈，但是，花开花落又一春，世事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

① 笹子即笹子岭，位于山梨县东部，是由甲府盆地通往郡内各地的交通要道。

② 近藤勇（1834—1868）和土方岁三（1835—1869）均为幕府的武士和重臣。近藤在胜沼之役中被俘处以斩刑，土方日后战死于五稜廓（参见第311页注①）。

三

江户变成了东京，庆应的年号已改成明治，本丸①做了天皇的宫殿，从前的将军已被幽禁，将军麾下的八万旗本已七零八落。自从显示过德川武士——江户男儿气魄的五稜廓陷落以后，政治舞台已经完全改观了。到处都可以见到耀武扬威的萨州健儿在那里大摇大摆，奸狡的长州壮士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德川氏的天下今何在，东三郎从牢狱出来，漫无目的地回到改名为东京的江户，伫立在樱田门外，眺望本丸，不由得平生第一次洒下了悲痛的热泪。

然而，应该死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要想死的话，最迟也应该在胜沼的败阵中腿部受伤时剖腹而死。现在，已经晚了！吃败仗很窝心，吃败仗之后再去承认失败更是窝心。死，等于双重的失败。东三郎终于决心活下去。但是，如果留在今天的东京，那如同抱着爱儿的死骸一样。然而从前享受八百万石厚禄的，现在已降到七十万石②，到静冈去找那以前是一万石、五千石，而现在连块豆腐都买不起的旧藩主，去给他添麻烦吗？不，他根本不愿意这么做。结果，东三郎还是选定了原先是祖籍、后来是自己战败而被监禁之地的甲州，即富士见村去隐居。——他的家眷和房产又怎样了呢？原来他在番町的住宅，现在已被一个曾经当过长州骑兵中队长的某人占住了。妻子在兵荒马乱中患了血晕症，连同胎儿一起离开了尘世。七十岁的老母，受不了世道的激变和儿媳死亡的刺激，成了半疯儿，终于自杀了。从前在

① 本丸原指城堡的中心部分。这里指江户幕府将军的住所。

② 这里指的是德川将军家的俸禄。

神田锻冶町经营药商的那位越中屋仪兵卫——现在被人叫作义平的朋友，流着眼泪把一个柳条箱——里面是裹着牌位、遗发的小包，装着古金币的小匣，以及家谱、朱印书① 和五把大大小小的腰刀、一袭染有葵花形家徽的礼服——放在东三郎面前，抱歉地说："实在是有负您的重托，真是无颜见您。"其实仪兵卫本人也仅仅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和祖传的老房子而已。

东三郎退隐到甲府的乡下之后，好在手中还有些一般无业游民所没有的古金币的积蓄，又具有大多数武士所缺乏的理财之道，加上平素养成的节俭、勤奋的习惯，所以总算还能过上小康生活。以后他又购置了一块不大的田地和一座房屋，雇了一两个人帮他耕种；同时他还办了一所私塾，教了几个学生。自己闲下来也练练击剑，读读书，打打猎。后来经人做媒，又娶了一个武士家庭出身的姑娘为继室，生下一个男孩。东三郎就这样以一个乡村塾师的身份，足不出郡境，象做梦一般地度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岁月。那么，东三郎是在那里睡大觉了吗？——不，不！他虽然忍气吞声，默默不语，但对二十年前萨长派那背信弃义、专横跋扈的行动而燃烧在心里的怒火，还一再地在添油加薪，越发炽烈了。虽然已是时过境迁，但这个念头却象一个痼疾，无情地侵蚀着他的心灵。正是这个痼疾，使他的容颜比实际年龄显得衰老。他虽隐遁在富士山背后，却目光炯炯地窥视着天下的转变。

冲毁了德川幕府的维新潮流，继续以汹涌澎湃之势勇猛向前。萨长派和它的追随者，有如顺风扬帆，高唱凯歌，稳稳地掌住了船舵。一些最初企图逆流而上之辈，看到风头不对，就又转

① 朱印书是幕府时代发给诸侯的盖有将军红色官印的命令、文件和执照等。

过来攀上了这只大船，跟着一泻千里，陶醉于快活和安逸之中。至于象云井龙雄①以及某某、某某之辈，妄想以一抔之土来堵住这一巨流，结果转瞬之间都被淹没了。新政府内部因征韩论②而引起的内讧，继而佐贺、萩、秋月、熊本等地所发生的小骚动，都曾使东三郎暗暗抚髯微笑，但这些都没能成事。后来听说西乡反叛了，东三郎不免有些心动起来。过去甲府的农民因为纳租事件，拿起竹枪、举着席旗闹到县府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理睬，但这次他却悄悄地掸掉了腰刀上面的灰尘。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即使由西乡替下了大久保，结果还不是以一个武职的萨阀换下了一个文职的萨阀吗？因而三郎又继续稳重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原来指望土州派能乘机崛起，结果也没能如愿。好容易在西南一角燃起来的烽火③，竟被城山刮起来的一阵狂风，吹得烟消云散了。而且萨长政府依旧高呼万万岁。不久以后，掌舵人甲东④被刺了，三郎不禁又瞠目而视，心想：这回可是时机已到了。然而，萨长政府这只巨船并未动摇——因为，它已稳稳地驾驭了顺应潮流的舵轮。原以为舵手一倒了，船也就要随之即翻，谁知大舵手后面还藏着小舵手，船照样是平稳地继续前进。从明治十二年至十五年那一段期间，在国民中发生的波澜，看来很险恶，船上的人也颇感到狼狈，因而三郎的眼睛也曾放出了光芒，但这

---

① 云井龙雄（1844—1870），幕末米泽藩志士，明治三年密谋推翻新政权，事败被斩。

② 征韩论是一八七三年陆军大臣兼参议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侵略朝鲜的主张。但遭到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内治优先派的反对，西乡被迫辞职下野。

③ 西乡隆盛因不满政府，一八七七年举兵围攻熊本城，被官军击败，退鹿儿岛守城山，被困自杀。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西南战争”。一八八九年西乡获特赦，被追谥为侯爵。

④ 甲东，参见《不如归》第三十九页注二。

也只是一时的幻想。政府一方面颁布“稳步前进”的诏书，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大肆镇压，就在这种软硬兼施的处置下，这只船又渡过了险涛恶浪，以后便在风平浪静的万顷海洋中畅行无阻了。

东三郎就是这样地度过了二十年，尽管两鬓业已过早地斑白，但还是一直没有踏上帝都的土地。

四

如果撇开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那么胜也罢，败也罢；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统统不过是吊在一个井架上的两只水桶，虽有一上一下之别，但实际上都是系在一条井绳上的汲水器具而已。这道理正好象大洋中的海水，一个高浪上来，一个低浪下去，虽有弹指之间的起伏不定，实际上海水却没有增减一滴。尽管人们也都明白这一道理，但还是胜则喜，败则哀。之所以算不过这个帐来，恐怕是因为人类在茫茫的大宇宙中出生时，就带着感情而来的吧！

东三郎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踏上帝都的土地。要说二十年的岁月，就连海滨的岩石也会磨光棱角；从折断了的柳树老干上吐出的新芽也长成了柱材大树；上野公园那些被当年从黑门口①打出的炮弹烧成秃枝的樱树，也早已生出了嫩枝，而且已经迎接过十几个春天了。在过渡时期的兵荒马乱中，有时为敌，有时为友，各为其主，热中其事。一旦清醒过来之后，往事却变成了笑柄。一个说：“当时举刀要砍你首级的就是我，太对不起啦！”一个说：“你可太厉害啦！请喝一杯吧！”于是便紧紧握住对方敬酒的

① 一八六八年二月，旧幕府士兵占据上野宽永寺，反抗明治新政府，屡劝不降。政府军乃于五月十五日从黑门口予以炮轰，使全军覆灭。

手说："那么，就把那柄当时准备砍你的刀献给你做酒菜吧！"当今的世界就是如此，昔日的仇敌，今天已经握手言欢了。其实，从最北边的千岛，一直到最南边的冲绳，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天皇之臣，日本子民。昔日的藩主，如今已变成了华族的领袖，新年一到，无不争先恐后驱车进宫朝贺。当年在伏见和鸟羽的战场上相互厮杀，恨不得要吃对方的肉的萨摩、长门和会津、桑名①的武士们，现在在阅兵式上也都併辔齐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了。在选拔创业时期的人才方面，论勇气虽然要推地方出身的战胜者，但要论经验和知识，还是战败的幕府方面人才较多。因此，从牢狱里一步登天而置身于新政府的旧幕府人员也大有人在，其中甚至还有入阁当了大臣的。因此，只有两三个含恨未消的人，至今还蛰居在本所②的家里，每当月明之夜，不是洒泪吟诵《楚辞》，就是对着墨堤③樱花举起酒杯，借以消愁。此外大多数人都已跟上潮流，称心如意了。据说，连被骂为贼魁、名誉扫地的巨眼翁④，也将受到爵位的恩赐。那个曾从元老院的阴暗处伸出瘦弱的双手，想要扼死明治政府的长脸儿⑤，也被准许到华盛顿去，靠跳舞来舒展他那因长期囚禁而坐麻木了的两腿。真是圣明之世，皇恩浩荡，无所不被。那么，东三郎究竟有什么苦楚，或受了谁的嘱托、抑或有什么企图，还是那样怒火中烧，气恨难

---

① 萨摩和长门两藩是倒幕派，会津和桑名两藩是护幕派。两派曾在伏见和鸟羽激战。

②③ 本所和墨堤（墨堤即隅田川堤）均在今东京都墨田区一带，幕府高官多居此。

④ 巨眼翁是西乡隆盛的绰号。

⑤ 长脸儿是陆奥宗光（1844—1897）的绰号。一八七八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叛变时，陆奥宗光曾以元老院领袖的身份声援。后被捕入狱，五年刑满出狱后，又出任新政府中要职，曾任驻华盛顿的公使。

平呢？明治初年，他也曾受举荐并荣获圣上的召唤，一次是在兵部省安排了职位，一次是在海军部里，还有一次是某县知事。但他每次都婉言谢绝，始终不肯出仕。在此多事之秋，百忙之际，谁也没工夫老扯住这个拂袖而去的人不放，因而举荐他的人也渐渐和他疏远了。社会上已把东三郎这个人完全忘掉了。

社会虽然忘却了三郎，三郎可没忘掉社会。这是因为他对新政府的恶感，已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灵里，并没有随着二十个年头的流逝而消失。当然，东三郎不会愚蠢到竟然不知道今天的时势已不同往昔，德川氏的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他也不会迟钝到竟然觉察不出自己已经落在潮流后面了。东三郎尽管从未出过山窝窝一步，但东京的报纸和新出版的书籍却堆满了他的案头。不过，正当三郎还在岸上踯躅不前，忧郁地抚今追昔的时候，萨长政府却已乘着潮流，飞速地在前进了。他越是在脑海中隐约地感到自己已落后于时势，对新政府的愤恨也就越深。至于究竟应用什么手段对明治政府进行改革，究竟应怎样来处理善后，东三郎是没有这种经纶才干的。——和明治政府誓不两立这个念头，在东三郎心里却是二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不过每当晨起洗脸时，看到映在盆水中自已那面影竟然无风而面皱，无雪而发白，不禁感到忧虑：自已一直希望能长寿，说不定寿命会比新政府还短呢，于是就把满腔怒火灌输到独子晋的心中。

五

象东三郎的独子晋那样古怪的孩子，真是少有。他没有穿着甲胄降生都好象是一件怪事，呱呱坠地的第一声简直就象开战的号角。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象要把母亲的肚皮踹穿了似

的，再加上难产，生来长得又黑又丑，因此，母亲从他降生起就不怎么待见他。但是随着儿子渐渐成长，做父亲的三郎却愈益从外表上看出他内在的坚强意志，尤其看到他那越来越增长的顽皮劲儿，心中反而暗暗欢喜。顽皮本来是男孩子的特权，但晋的顽皮却与众不同。他根本不把大人当作大人看，甚至没有把人当作人看待，只有对父亲是例外。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还不如说是朋友更为恰当——而且象是具有以心传心① 这一默契的朋友。可是母亲以及私塾里的学生、仆人，还有难得来访的客人，可以说都对晋不抱好感。晋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但这更助长了他的报复心理和顽皮的个性。说真的，爱他吧，实在没有一点可爱之处；恨他吧，又怕恨出祸来，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六岁那年秋天，他和邻居一个浪人家的十岁孩子打架，结果把那个孩子的脑袋给打出个伸得进拇指那么大的窟窿。母亲拿来一条细带子，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晋绑起来，关在一间放炭的小屋里。门虽然很结实，关得严严实实，但不多一会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断了带子，砸坏了屋门，手脚都弄得血淋淋地跑了出来。母亲想到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不由得淌下泪来。可是父亲却亲自给他把手脚的伤处敷上了药膏，并从后院的柿子树上给他摘了三个柿子。

早在这次打架以前，父亲就开始教他念《四书》、《五经》、《史记》和《日本外史》等书籍了。至于象源平战争②、元寇③、元弘

---

① 以心传心是佛教用语。指不用语言和文字传教，而以心授的办法，使之心领神会。

② 源平战争指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源氏(源赖朝)和平氏(平清盛)之间的战争。

③ 元寇指一二七四年一二八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向日本发动进攻，因遇风暴，遭到失败的事。

建武事件①、元亀天正年间的英雄人物②，以及曾我兄弟③、赤穗义士④、《三国志》里的人物和拿破仑的事迹等等，从幼小时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偎在父亲的怀里听讲。当听得入迷时，哑哑学语的他催着父亲："后来怎么样啦？"、"往下讲呀！"父亲告诉他，不论是太阁样⑤，还是五右卫门⑥，都有过一段苦学苦练的经历。稍微长大一些以后，父亲又教他学击剑、柔术和游泳。春天，父亲背着猎枪，晋手提着饭团，一块儿去打山鸡。有时来到踯躅崎城堡⑦旧址，如今已变成废墟，只在断垣残壁中开着紫罗兰花。父亲告诉他：这里也曾是马场、山县⑧等二十八位猛将以及无数英雄，在元旦之日，锦衣盛装前来祝贺，或在出征之际，披挂着闪闪发亮的甲胄，前来领旨而出入过的楼阁。可惜现在却变成了一片桑田，只能听到采桑女那悦耳的俚俗山歌在春风里飘荡。秋天，

---

① 元弘(1331—1334)、建武(1334—1336)，都是御醍醐天皇的年号。天皇打算讨伐镰仓幕府，事败，被北条氏幽禁在隐岐岛。

② 元亀(1570—1573)是正亲町天皇的年号；天正元年至十四年(1573—1588)是正亲町天皇、十五年至十九年(1587—1591)是后阳成天皇的年号。这一时期的英雄人物有：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7—1598)、德川家康(1542—1616)等。

③ 曾我兄弟是镰仓时代初期的武士，指曾我祐成(1172—1193)和他的弟弟时致。兄弟二人为父报仇雪恨后被斩。

④ 赤穗义士指赤穗国主浅野长矩的属下四十七勇士，他们于一七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夜袭吉良义央邸，剖腹自杀的事迹。

⑤ 太阁，也写作大阁，参看《不如归》第三十九页注一，后来泛称将关白职让给其子者。特别用来称呼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统一全国的武将丰臣秀吉，样是敬语。

⑥ 五右卫门(1558—1594)姓石川，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大盗。

⑦ 踯躅崎城堡在山梨县甲府，为武田藩三代的馆址。

⑧ 马场指马场信盛(1521—1582)，山县指山县大貮(1725—1769)，均为武田藩的猛将。

山国天高气爽，父子二人还到过惠林寺。在那里，一面瞻仰着栩栩如生的机山将军①像，一面听父亲讲述四郎②悲壮自尽的故事。走出山门，已是夕阳西下时分，父亲遥指那背着夕阳已不耀眼的天目山，告诉儿子说：四郎含恨千古，最后舍生的地方就在那里。晋穿着草鞋，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父亲来到了胜沼附近，边吃着葡萄，边听父亲讲述戊辰③之役的战斗经历。暮色苍茫中，耳听驮马引颈长嘶，四郊炊烟稀疏萧条，使人倍感凄凉之际，父亲指着旷野中的一个荒芜不易辨认的土冢，感慨地对晋说："这也是当时战死者的坟墓！"父亲还在坟墓上放了一束野菊花，并鞠躬默哀。再泄露一个秘密吧。那白峰、驹岳、地藏岳、八岳、金峰山，无一不是乱峰起伏、高耸入云、高达万尺的山峰，犹如禁锢着猛虎的重重铁槛，可是铁槛越坚固，猛虎就越激愤。就是这些天然叠嶂，曾激起昔日机山将军的雄心，使他打定主意冲破这些自然界限，以便横行于天下。而在这些群山中，更有一座兀立的高峰，那便是具有神威、宛如向群山招手的富士山。父子二人还站在信玄堤④上眺望富士川⑤，听说每当久雨之后，那从群山汇集而来的滚滚浊流，把十吨、二十吨的巨石，冲得轻如羽毛，其水势简直可以冲碎岩石，撞开山岭。至于这些古迹和雄壮景物，究竟使晋的头脑受到了哪些启迪？恐怕也就不必多说了。

---

① 机山将军是武田信玄（1521—1573）的别号，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甲斐国主。

② 四郎指武田胜赖（1546—1582）。他是武田信玄之三子，小名四郎，有勇无谋。在织田、德川大军的夹攻下，自尽于天目山麓。

③ 戊辰指戊辰之役，即明治元年官军与幕府间之战。

④ 信玄堤是以武田信玄名取名的河堤。

⑤ 富士川由山梨县富士山麓流经静冈县。

六

晋十二岁那年的秋天，很久没有来往的叔叔十郎突然找上门来。他们是哥儿十个，一个女的也没有，按排行起的名字。一郎和二郎夭折了，三郎继承了东氏的家业，剩下的七个弟弟，分别做了亲兵或藩臣的养子。其中，四郎和伊庭八郎等在箱根堵截官军时战死了；五郎加入了彰义队①，在战斗中被砍死在上野；六郎逃出品川湾，乘船去函馆途中，不幸遇难葬身房州海底；七郎在会津城陷落时自刎；八郎病死；九郎因养父家的关系，独自参加了官军，但阵亡于五稜廓外。弟兄中还活着的，只有三郎和最小的弟弟十郎两个人了。十郎给四国某藩家臣——一个姓青柳的医生——做了养子。

在这动乱不安的时代，东氏一家已离散，弟兄们都下落不明。随着局势的平静，才知道了彼此的住处，并开始通起信来。——十郎已继承了青柳医生的家业，目前供职于侍医局，荣任了御医的职务——这次他趁公务之暇，来探望久未见面的哥哥。他们虽说是哥儿俩，但由于年岁相差太大，性格迥异，经历也不同，加之现在的身份也不同，在书信来往中彼此倒还有些怀念。一旦见了面，一个是白发苍苍；一个是胡须黑亮，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亲热了。但三郎倒是很高兴——因为晋已经十二岁了，自己虽然将这样老于林下含恨以终，但非要竭尽全力让晋受好教育不可，以便大张旗鼓地干出一番事业。三郎想尽早把晋送到东京，将来还得供他上大学，可是知己的朋友早已疏远了，

① 彰义队是由一批旧幕府武士于一八六八年二月在东京浅草组成的军队。他们对前将军归顺皇室表示不满，反抗新政府，同年五月为政府军所灭。

虽然还有几家亲戚，也早不通音信。因此，很久以来为了无处托付这个儿子而感到烦恼。于是，晋便随着叔父到东京去了。刚过了约摸一个月，晋突然又回家来了，弄得两脚净是水泡，衣服上都是泥污，脸也脏得黑黢黢的，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发光。他说东京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学校里的老师什么都不懂，所以就在叔父家里的纸拉门上留下告别的话，跑了回来。“怎么能说没有意思呢？”父亲把他申斥一顿。正好叔父因为不放心派来探讯的人也随之赶到了，父亲就把他交给来人带回东京。这次总算在东京住了三个来月，结果据说是因为老师说了不合情理的话，他向老师砸过去一块石板，最后也没告诉叔父就又悄悄地回来了。父亲强迫他第三次到东京去，可是这次又和东京首屈一指的富豪之子打架，被人家按倒在地下，一口咬掉了人家的一只小手指头。结果学校干脆把他开除了。这次叔父只好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着，并派人把他送了回来。信上的大意是：“……总之，我们对他实在没有办法，如果一定要他在东京读书，就请兄长搬到东京来亲自监督……”

做父亲的对晋也感到束手无策，正赶上东三郎自己因害眼疾不能教书，就让晋在私塾里教几个新生粗读《日本外史》。正在这时，从维新以前就有交情的药商仪兵卫忽然来访，东三郎也随之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位仪兵卫真不愧为当代的天川屋①，他为人十分侠义，而且不忘故旧，与隐居在乡下的东三郎一直没有断过音讯。这次来访，通过交谈，东三郎才得知：原来仪兵卫觉得自己年岁虽然已过五十，但精力却还旺盛，象这样老是死守

① 天川屋即天野屋利兵卫（1662—1727），江户中期大阪的侠商。曾给为主子复仇的赤穗四十七义士提供武器，事后自首，被驱逐。在《假名手本忠臣藏》一剧中，以天川屋仪兵卫名义登场。

在神田①，谋点蝇头小利，实在感到无聊，因而想在最近到英国伦敦去，准备在那里开一爿日本杂货店。这次是到此地采买一些水晶工艺品，顺便来向三郎辞行的。一直站在父亲旁边静静地听着客人说话的晋，向父亲投出闪闪发亮的目光。父亲沉思了很久："现代文明的学问和以前不同了，与其在分店的日本学习，还不如到它的本店英国去学，这道理很明显，而且，古金币现在是最值钱的时候，如果把自己那些为了防备万一而暗暗地藏着的金币变卖了，也足够给儿子做旅费和二三年的生活费了。何况自己为了给儿子积累一些将来活动的资金，多少年来省吃俭用过着连农民都说是吝啬的生活，也攒下了一些钱。再说自己也越来越老了，晋虽然年纪还小，现在刚巧有这样一个好伴，与其勉强把他送到他不喜欢的东京去，倒不如……"想到这里，不禁拍了一下膝盖，毅然下了决心，并立即向仪兵卫讲明了自己的想法，拜托他把晋带到英国去。这位年过半百还想向海外发展的仪兵卫，仔细端详了一下晋，然后很痛快就答应了："好吧，我不管上次的教训，这次再接受一次你的委托吧。好在只是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好商量，无论如何也能想出办法的，外国人气量大着哪。"事情当场就做了决定。经过一个月光景的准备，晋终于在明治十五年五月离开富士见村老家上路了，当时虚岁才十三岁。晋母亲自从听到这一决定后，急得要死，虽说平时对他并不太关心，但想到马上就要分别了，心里不禁难过起来。她不知如何是好，束手无策，可在晋起程的前一天，到金毘罗神②那里求来了一道护身符，装在锦袋里交给了晋，并嘱咐他说："万一有沉船的危险时，你就捧着它，口诵：'南无金毘罗大权现，南无

---

① 神田是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个地名。

② 金毘罗是梵语的译音，即"金毘罗大权现"，是保护航海安全的神。

金毘罗大权现’。”与此相反，父亲则把晋叫到面前，把一柄则宗①短刀交给他，训诫道：“你要是做出有辱日本人名誉的事，就用这个自裁吧！如果不从那边的大学毕业就回来了，可要记住我的利刃就要对你不客气。我不会让你缺钱花的，可是你也要有啃泥巴的决心去刻苦学习。不管你哪一年回来，我都要活着等待你。”第二天早晨，当晋跟着仪兵卫派来接他的人起身时，父亲连廊子也没有下，只是一个劲儿地干咳着。母亲则站在门口那棵嫩叶迎着晨风摇曳的榉树下，目送着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去的晋那小小背影，哭道：“多么倔强的孩子啊，一点也不了解为娘的心情。”其实，晋那面向前方的眼睛里早已热泪盈眶，连自己这双大踏步走着的脚都看不清了。

七

晋出洋后五年之内，父亲三郎一下子老了十四五岁。所幸晋从海外寄来的都是佳音：最初是平安到达，寄寓在一个待人亲切的家庭里，正在补习英语；后来则是考进了哈罗中学，而且校长特别关照他，因此一切都很顺利等等。这些信有的是由晋本人用钢笔写来的，有的是仪兵卫用毛笔写来的，它给终日寂寞的父母以很大安慰。两年前，仪兵卫曾归国一次，顺便带来了晋托他捎给父母的东西——给父亲的手杖，给母亲的木梳，以及一张晋和许许多多名字叫詹姆士、亨利等英国学生一起照的相片，晋身穿洋服，英姿凛凛，目光炯炯，显得非常神气。母亲拿到这张照片愈看愈得意，自己看了还不够，还要给来访的客人们

① 则宗（1152—1214），镰仓前期，备前地方的刀匠。他铸了不少名刀名剑。

看，但仍觉得不够，于是又拿回娘家去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看遍了，逢人便说："您瞧，这是叫作哈罗哈罗的学校啊……"就象到处去巡回演出似地夸耀自己的孩子。晋在今年寄来的贺年片上写道："儿将于今年六月毕业，秋季准备入剑桥大学"，于是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再过三年就要变成大学者回来啦，我们一家也要搬到东京去住了……"她把事情看得好象都是那么垂手可得似的。

可是，做父亲的却忧喜参半地交抱着胳膊。五年来，开销大得出乎意料，使东家本来就不厚的家底，越来越捉襟见肘了，现在只剩下少许的公债券和田亩，要是把这些再卖掉，连日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了。至于私塾，一来因为打去年起，官厅方面订出了许许多多繁琐的规章，又加上自己时常害眼病，所以在去年年底就关闭了。妻子阿兼的娘家，在浪人当中算是较富裕的，但是岳父非常吝啬，近来只要看见女婿的面，就以为是来借钱的，吓得惴惴不安，净说一些近来手头如何拮据的话。至于东京的那位弟弟十郎，也是只要提到钱就皱眉头的人。晋在来信中也屡次提到经济问题——晋认为事到如今，如果不念大学就回国，未免太遗憾了，但是又不愿意给仪兵卫添麻烦。要是和校长讲明情况，他一定会给想些办法的，可这样做并不太体面。和日本驻伦敦的公使虽已见过两三次面，而且也有些熟了，如果求他给文部大臣写封信，也许能成为一名官费留学生，不过既然以往没有借助外力已经支持到今天，时到今日却要乞求官方的资助，着实觉得不大好看。看来晋实在是别无良策，才写信回来和父亲商量。

正巧在这时，东三郎碰到了一位约莫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知心老友。此人姓桧山，原本是幕府的旧人，现在居然已荣获了男爵的称号，在政府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次是在视察途中，从

县知事那里听到三郎的消息，才顺便到富士见村这个破旧住宅来看三郎的。总的说来：一个人在“得意”时，胸怀是会广阔的——只要对方的要求能合乎他的胸怀；因之一个“成功”的人，头是会意外地低的——只要对方的头比他更低。怜悯别人总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被怜悯的人也许并不那么愉快。总之，桧山这次来访三郎，看到他那潦倒失意、白发苍苍的样子，甚至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了。临别时对三郎说：“象这样埋没在乡下，不是太可惜了吗？我无论如何也要尽力斡旋，请你一定到东京来吧！”一般人的许诺，大多是空话，但桧山的诺言，看来倒是真诚的。三月初，东三郎就接到一封精致的大信封，里面装着桧山写给他的信，信中言道：

> 吾兄之事已与藤泽伯爵谈及。伯爵不仅早已耳闻吾兄之大名，且云，昔日吾兄因炮击马关事件①出使兵库时曾见过一面，并受过吾兄之关照，因此，颇望与吾兄会晤。当今政府中，为下级官吏者，虽需具备新学知识；但官位稍高者，则只需年高有德、阅历丰富、颇孚众望之士即可胜任。以吾兄之德才，如无意就职于中央，亦可治理于地方。如能为国增添一好县令，吾辈亦为之庆幸也。不知尊意何如？尚乞早日束装来京为盼。

三郎看毕，只是露出了一丝苦笑。但没有象去年弟弟十郎来信说要为他介绍去做官时那样，把信撕碎后扔进火里。一向寡言的三郎，把信放在桌上，交抱起胳膊，象哑巴似地沉默不语，

① 文久三年(1863)九月，美、英、法、荷舰队借口日本炮击外国军舰，而联合了七十余艘军舰，炮轰长州藩领地的马关，结果强迫幕府赔款三百万美元。

象瞎子似地闭上了眼睛。更奇怪的是，十八九年来，关于任何事情都不曾和阿兼商量过的他，这一次却把老伴叫过来，将信的内容告诉了她。妻子一听，圆睁两眼，高兴得简直跳了起来。

"那么，我这就给你准备衣服去……"

正当她匆匆站起身的时候，却被丈夫喝了一声："混蛋！"

"那么，今天就不……"

"慢说今天，我一辈子也没有去东京的必要！"

妻子听到他这又一声的呵叱，不禁瞠目结舌，呆呆地望着丈夫的脸，心想："莫非疯啦？"

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妻子胜利了。特别是因为三郎的左眼几年以来时常害病，近四五天来蒙上了厚厚一层翳。请甲府的医生诊察的结果，认为很象是白内障，不过在这里还不能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因此劝他务必到东京找位名医给医治。妻子听完便说："你瞧！……"于是忙碌起来，掸净了带家徽的旧礼服上的灰尘，熨平了裙裤上的皱痕。送什么礼物好呢？虽然算不上是罕物，还是带点葡萄霜①、柿饼之类的土产吧。随身用的则是木屐、雨伞、帽子、柳条包等等。东拿西找，闹腾了好一阵子。三郎被妻子催得神魂不宁。离开东京已将近二十年了，原以为今生今世不可能再踏京门，可是待他定下心来，才蓦地发觉自己已踏上了赴东京的旅途。

且不管桧山的来信如何，三郎这次进京，另外还有下述几个缘由：一是为治眼睛。二是为晋筹措学费——当然他已下定决心，即使自己喝粥，也要把晋培植到大学毕业。因此，他把那些公债券放在行李中带上，准备在万不得已时把它卖掉，也算是聊

---

① 原文作月之雫（造字），是在葡萄上裹一层糖衣制成的点心，系甲州特产。

胜于无。三是为了祭扫坐落于谷中①、怠慢了多年的祖祖辈辈的坟墓。同时再到战死于戊辰之役中的几个弟弟墓前献上一杯清水。四是为了到旧主人家里拜访一下，以谢多年来疏慢之罪——尽管每年的贺年信从未间断过。五是为了看一看小弟十郎的家。六是想看看昔日江户的变迁——尽管这会使他伤心得不啻是看到爱儿的坟墓，但他还是想看看目前的东京究竟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七是为了实地观察一下以前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或从他人嘴里听到的，而又是自己一直弹劾着的那些当今在朝的政治家，以及维新政府的政治、社会等各种事物，以便得出结论。正因为如此，三郎才飘然地走出甲州的茅庐，于四月一日来到了樱花盛开的帝都东京，来到番町小弟十郎的家里。

第三章

一

"您早回来啦！"

头顶上传来了圆润的声音。东老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一看，回答说："唔，你刚回来呀。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也是刚回来不久。"

"是吗？那可……"

他这样说着，便笑嘻嘻地在火盆对面坐下了。此人有四十来

---

① 谷中位于今东京都台东区。

岁，体态颇丰满，面色红润。不论是从中间分开、梳得很漂亮的头发，还是拿破仑式的八字胡，都是油黑发亮。总之，这是个所有的毛孔都洋溢着健康，踌躇满志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丝质常礼服，胸前是一条熠熠发光的金表链，那只夹着雪茄烟的右手格外白嫩光滑，小指上那只宝石戒指也亮光闪闪。这就是青柳国手① 本人。

说是同胞弟兄，可他们实在毫无相象之处。如果说哥哥东三郎是瘦骨嶙峋，那么，即使说弟弟青柳御医是脑满肠肥，恐怕也不为过。他不同于逆潮流而行的哥哥，是一个随波逐流、极为乐观而处世圆滑的人。十岁那年给四国地方某藩一个姓青柳的医家当了养子，深为养父母所称许，承袭家业之后，据说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维新以后，他看到汉医没有多大前途，便挤出时间拜西医为师，或读医书，或串医院，就这样，曾几何时拼凑出一套学问。他找门路得以接近皇室之后，虽然人员调动频繁，他却安然留任，至今地位依然固若磐石。据说某人曾议论道：青柳是个不可掉以轻心的家伙，别看他老是笑嘻嘻的，可他八面玲珑，是个不好惹的人。总之，有一点似乎是事实：他有着“绝不树敌”的极高超的伎俩。特别是，青柳国手不只相信女人的力量，而且还有着一套赢得女人欢心的先天本领。一个医生只要有了这套本领，他的成功就有四分之三的把握了。因此，提起番町的青柳，在医学界里也算是数得着的有福气的人。所以，除了御医的本俸和临时津贴外，再就是由于他负有照顾天皇御体安康的职责，凡是御膳房的各种各样御用食品，都要受到他的监督和检查，那些争先恐后想做宫内买卖的商人，明里暗里给他贡纳的钱

① 国手指精通某种技能（如医道、棋艺等），在国内数第一流的人。

财当然也不在少数。青柳国手虽不敢伸手向人强索，但也不是将贡纳的财物拒之于门外的迂腐之人。此外他还利用公余之暇，在家里开了个诊所(还有个药房)，有时也到病人家出诊，但这些病人都是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尽管人数不多，据说收入倒是很可观的。虽然他既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也没在国内大学毕过业，当然也谈不到有什么真才实学，但只要说是宫内省①的御医，那么酸葡萄酒也就身价百倍；只要将“经乙夜御览”②的消息用二号字在广告上一登，即使行文有些别扭，也会吸引住凡夫俗眼。道理很清楚，既然是给天皇诊脉的御医，还有什么靠不住的呢？这“御医”二字本身，简直就象成为票据上的印花一样，到处行之有效。因此，现在他的副业甚至比本业还要兴隆。不过，前几年有一位大财主的最娇宠的独生子患了白喉症，他给误诊了，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紧，不要紧”，顺顺当当地用这句话断送了孩子的性命。因而受到了和他一起会诊的某名医的严厉斥责，一下子丧失了那个大财主势力范围内的一切主顾，这件事曾使国手青柳狼狈不堪。好在社会毕竟是广阔的，特别是凡事都比较保守的上流社会，哪怕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即使青柳的诊费较高——不，正因为这位国手收费高（所谓价钱越高，货色越好)，加上处世圆滑，人品也不怎么赖，所以还是受到欢迎。

尽管有过上述那档子事，国手对人并不阿谀奉承到丑态毕露的地步，据说品行还算得上是端正的。他本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当代的绅士。他虽然具有一副翩翩的风采，可他既不玩

① 宫内省是日本的旧制中掌管皇室、皇族和贵族事务的官厅，现易名宫内厅。

② 乙夜即晚上九点至十一点，相当于亥时。乙夜御览指天皇日理万机，到了亥时才有工夫读书。转义为“经天皇恩准”。

艺妓，也不蓄妾，从不寻花问柳；又不赌博，也不受贿——他虽然也接受种种礼物，但那是对方自愿送来的。酒呢，他从未喝得酩酊大醉，也没休过糟糠之妻，对孩子很疼爱；对公务也从不缺勤。总之，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自己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洁身自好、完美无缺的人哪！虽然也有人讽刺说：因为社会本身太黑暗了，所以哪管是深灰色的，也会被看成雪白的了。但这些话并不能动摇国手的信心和骄傲。

"听说您到各处转了转，怎么样，很有一些变化吧？"

"是啊，简直象到了另一个世界。特别是丸之内①附近都认不出来了，我差点儿变成迷路的孩子，哈哈哈哈哈，这样下去，再过十四五年，往日的江户，恐怕连影子也不会剩了。"

"说得对呀，就连我们这些一直住在东京的人，只要两三天不出门，一定会看到什么变了样。真的，社会上的变化是太快了。"

从楼梯传来脚步声，随后一个三十二三岁梳着大圆髻②的女人进来了。她是个高颧骨、凹眼眶，有点儿其貌不扬的女人。这就是青柳的夫人秀子。她穿着绸面棉衣，外罩一件条纹棉绸的家常短外褂，腰里系了条一面是黑缎子、另一面是印花绉绸的两用带子。看来刚洗完澡，四下里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她在丈夫身旁坐下来，向东老人寒暄说："刚才有失迎接，对不起……"

二

使女跟进来重新换上了茶，将点心钵子放在适当的地方，便

① 丸之内是东京车站前面的繁华街道，为商业、金融的中心区。

② 原文作大丸髷，日本已婚妇女梳的一种略扁的椭圆形发髻。

退了出去。

“这是御赐的东西，请您吃一些吧。”

青柳夫人说着就夹了一块印着菊纹①的红落雁②，递到东老人面前。

东老人向她脸上扫了一眼，又仔细地瞧了瞧菊纹说：

“多好看的点心啊！”

可他那吃点心的牙齿已经稀疏了。

“连我们也得到这种御赐的点心，真是皇恩浩荡。”国手说着，嘴里露出闪光的金牙，用发散着浓重香水味的手绢擦了擦嘴唇；然后说了声抱歉盘起了腿，又胡噜了一下膝盖。“您会过藤泽了吗？”

“在他正要出门的时候见到了。对了，阿秀婶，我总算也头一次坐过马车了。哎，藤泽这家伙也真是有点儿莫名其妙，非让我到呦呦馆去看看不行，结果我被他花言巧语骗了去。”东三郎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青柳夫人把锐利的目光从东老人移到丈夫身上。

“和藤泽同坐一辆马车……哦！那可真是……本来我也被她们强塞给了一张特别券，也打算去看一眼，可是傍晚跑了一趟小石川……又加上阿秀也正……”

“我最不喜欢到那种地方去，那是穿戴阔绰的有名人物去的地方，可不是咱们这些乡巴佬所能去的呀。”秀子说。两年前，经常上门来梳头的大娘，嫌她给的赏钱太少，曾在背后嘲笑她说，简直象个“乡巴佬”，这话传到她耳朵以后，就成了她气愤不已的一件事。

---

① 菊纹是标志皇室的菊花徽章。

② 落雁是用糯米、豆粉、面粉和糖制成的点心。

"倒不是接阿秀的话茬，刚才我就是这身装束跑到呦呦馆去的，大家都死盯盯地看着我。说实在的，即使用我这只有毛病眼睛来看，也觉得这个社会真变成了个可怕的奢侈的地方。募集海防费原是一件好事，可是，与其这样做，我看倒不如先从那帮人身上打主意，只要每人剥下一件衣服，就足够制造上百门大炮和两三艘军舰哩！"

"这世界实在变得太奢侈啦。"青柳国手漫不经心地搭讪着，但忽然又发觉自己伸在火盆上的右手指上的宝石戒指在发着亮光，他急忙把手缩回来，去抚摩火盆的边儿。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你不要先去换衣服吗？"夫人轻声地问青柳。

"嗯，先不用……绿儿和丝儿呢？哦，都睡着啦……唉，还有这么件可笑的事哩，从您来的那天晚上，我们的绿儿就总是在梦中给魇住，惊叫着：'晋哥欺负我！晋哥瞪我！真讨厌！'看来现在还没有忘记以前被欺负的事呢。"

"哈哈哈哈，我们在家里也常这样说。那小子确实没少给你们添麻烦。晋那家伙连我们做父母的话都不听。"

"真是个好胜的孩子！"青柳夫人的语调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憎恶情绪。

"记得他比我们的绿儿大三岁，已经十八了吧。"

"已经十八岁了吗？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您可有盼头啦。"

"哪里，这个畜生，指不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浑小子呢。俗语说得好：'乌鸦的儿子终究还是乌鸦'，我看与其勉强叫他去求学，倒不如让他去种地也许还好一些。"

东老人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为什么，如今的孩子都不把父母当父母看待，真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哩！前几天，丝儿还说过，就在她念书的学校里，有个喜多川……”

“喜多川？是那个……”

“是啊，一点儿不错，就是那个喜多川的小姐。听说已经十二岁啦，长得挺漂亮的。”

“敢情，因为她母亲……伯爵夫人是大家公认的美人嘛。”

“对啦，那个……”青柳夫人正要说什么，她的视线却和东老人不期相遇，于是飞红了脸，闭上了嘴。

三

“那个姑娘又怎么样了？”看到秀子老半天没有说下去，东老人终于这样问了一句。

“是这样，据说是在上修身课的课堂上吧，她们的老师……你看，他是怎么说来着……噢，对啦，对啦，他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不子。’然后老师又把这句话引伸了一下说：不管父母怎么样，做子女的还是必须尽其子女之道，即使父母稍有些无理的地方，为子女的还是应该默默地顺从，这是做子女的责任，特别是女孩儿家，在这方面尤其重要……嗬嗬嗬，我在这里讲起课来了……老师讲完之后，要求领会了这个意思的学生举手。于是大家都把手举了起来，只有那个喜多川小姐没有举。老师问她：‘喜多川君，你不同意吗？’一连问了几次，她还是默不做声。老师又问她为什么不回答，那位小姐猛地站起来说：‘我不同意！’……据说她的话使老师也吓了一跳。”

青柳国手望着妻子那张灵巧的嘴，不住地捻着胡须。东老人则一声不响地听着。

“老师大概也有些恼火了吧，问她：‘你为什么不同意？把理由说出来！’她却还是红着脸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如果这样，那就没法教你修身课了。’——老师这么说，也只不过是想吓唬她一下。哪里想到，那位小姐一听此话，便拿起书本噔噔噔地走出课堂去了。真是的，这岂不令人吃惊吗？她才十二岁左右呀。要是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还情有可原，但身为华族的小姐……”

“晋要是变成了女的，可能就是这样子吧。”青柳国手吐出一缕青烟，看着他的老哥哥的脸说。

“那么，那个喜多川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还不错，我也因为职业上的关系，和他见过两三次。他态度洒脱，一点儿也没有自高自大的样子，毕竟是在欧洲呆过两三年。在华族当中，算得上是个通达事理的人。”

“我倒是听说人们对他有些不太好的评论呢！”

“可不是嘛，他在那方面的名声……”

“那种事情是有的，不过为人并不坏。”

“那还不坏呢？你看，胡乱纳妾，把那种来历不明的女人……”

“要说那个，以前的诸侯还不都是这样吗？要是这也值得吹毛求疵，那么现在的权贵、绅士们都要不够格了。就拿新年进宫朝贺的贵夫人来说，至少得把三分之一的人从二重桥①赶出来，首先……”

---

① 二重桥是东京皇宫正门前的桥，即皇宫之意。

“不过，他搞的也太过分了。听说前两年他在一个什么乡村里，找到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农民的女儿，还是渔夫的妹妹，也不管人家早已许了婆家，就硬把她纳作小老婆带回来了，后来人家的未婚夫当兵回来，知道此事几乎气疯啦，还赶到别墅里把喜多川先生拳打脚踢……不，这件事决不是虚构的，差点儿都登报了，亏得他的夫人托了某个管家的，拼命地为他各处奔走，好容易才把事情压下去，没让他出丑。我这是从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

“是呀，如果是西国①的诸侯喜多川，十郎弟你也许还不知道，他的爷爷喜多川也是那方面的名声极坏的一个，家里几乎都闹翻了天，这话还是我小时候听说的哩……可是，你们现在说的那位夫人是……”

“听说是个旧公卿华族家庭出身的人。”

“她目前在别墅里好象被软禁起来一样，而本宅却让那个打鱼出身的娘儿们作威作福呢！”

四

东老人点了点头。

“不，十郎弟，孩子瞧不起父母固然是不对的，但重要的是做父母的也应该注意不要做出被孩子瞧不起的事来。”

“话是那样说，我可不是想替喜多川做辩护。不过，事实上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嘛，只要看一看咱们的藤泽老板，就全明白了。听说大阪有一个已死去的什么名优，曾经立誓要在一生中玩一千个女人，而现在被藤泽玩弄过的女人又何止一千呢。再

---

① 西国指关西以西的各国，尤其是九州地方。

说您认识的那个桧山，就算是规矩的了，连他据说也这儿那儿地藏着三个小老婆呢。”

“桧山？象他那样的人，也不过如此罢咧。”

“嗯，听说是这样的。不过这些还都算不了什么。还有把妻子——一个恩人的女儿，说成是疯子，硬将她关在一间空屋子里，每天只给她吃腌梅子大小的两个饭团，自己却在隔壁房间里和使女出身的小老婆一道饮酒作乐的呢……这是千真万确的，此人曾求我给开一张神经病的诊断书，我觉得这太不象话，所以拒绝了。”其实，青柳之所以没有给开诊断书，倒是因为害怕将来自己受到牵连，这也正是聪明的国手为人谨慎的地方。

“听说还有把自己的夫人踢死，又娶一个艺妓做夫人的事呢。”

东老人额头上的皱纹连连颤动了两三下。

“这话只能私下里说说，在那些大头子中间，有赌博成性的，有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机密来投机倒把的，也有强奸妇女的。别看那些到哪儿都乘着驷马高车的人们，其中不知有多少是触犯了刑法的罪人呢！这年头，柚子嘛，只要是长州生产的就是好的。即使外地人一旦当上了警察，也要学萨摩人的口音‘噢’呀、‘哇’呀地说话。甚至把‘非’也能说成‘是’了。可是仔细想想就象比萨的斜塔①，它并不是因为倾斜才立着，而是因为它尽管倾斜，毕竟有足够站得住的基础才立在那里。不管怎么说，萨摩和长州两派是维新事业的两根擎天柱，二十年来全仗他们撑住了日本，特别是他们有那么多的一流人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东老人目光锐利地瞪了弟弟一眼。

---

① 比萨斜塔是意大利著名古迹之一，位于意大利西部阿诺河河口的比萨城。因奠基不慎，致使塔身倾斜三·九六米。

"想必阿谀逢迎之辈很多吧!"

青柳国手的眼光在哥哥的脸上掠了一下，立刻又把视线移到挂在对面壁龛①中写着"仁术"两个大字的条幅上。落款是"白云山人"。"白云"正是藤泽的雅号。

"不，也不尽然，只是手腕高超的家伙倒是可以凭着自己的伎俩，充分施展一下……当然，我连话也没和这种人说过。不过象当前管内务的能手白井这样的人，那也太不象话了。你猜怎么着，他把那些头头脑脑的人物引到别墅里，等他们一个个都喝得七分醉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什么：请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喝杯茶醒醒酒吧！于是便分别地把他们领到其他房间里。这些房间的构造很巧妙，看上去象个茶室，可是各个房间又都离开一段距离，而且出口都冲着一个方向，木板拉门可以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房间有好几个呢，等客人东倒西歪地进去后，就有个早已等在那里的女人，娇滴滴地叫着'老爷'而迎上来。'哎呀！你是……'客人的话音还没落，身后板门的插销就啪嗒一声落下来了。据说就是这么个装置。"

"给那位秦先生介绍小老婆的小谷……那个商人，还不是用这种手段巴结上官吏，才发了大财的吗?"

"秦——是那个宫内省的吗?"

"是，据说就是他。"

"这种东西也能接近天皇？哼!"

东老人默默地沉思了好久，然后端详着弟弟的脸，用有点儿发颤的声音说："十郎弟，你现在也算是飞黄腾达了。古时人们哪管隔着帘子参拜一下天皇都觉得要被谪得瞎眼，可是你现在能

① 原文作床之间，日本式客厅里靠墙处高出席面的一块地方，用以陈设装饰品或悬挂书画。

亲自给天皇诊脉，实在有造化。不过，十郎弟，我记得你曾说过，你每天都要给天皇查看御膳，还要在日记上记下大便的多少，即使没有病，也得给些‘奎宁’一类的药丸，我看只做这些工作，算不了有什么能耐。古人说：‘上医医国’，如果有机会，你也进谏一些有关国事的忠言，说一些对陛下有益的事情不好吗？”

“这个……不过，我也不能越出自己的本份啊。”

“本份？我虽然懂得不多，所谓本份难道就是每月拿了薪俸，除了例行公事以外，什么都不做吗？”

青柳国手沉默不语。夫人好象要说什么似地嗫嚅着，可也找不到机会插嘴。

“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用不着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哥哥摆出兄长架子多说。但是，白猫落在木炭房里，往往就会变成灰色的了，我这是出于一片婆心，多加小心才是啊！”

青柳国手还是默不做声，不住地捻着雪茄烟。这位国手在过继给青柳家当养子时，才刚刚十岁，是个还梳着蜻蜓式发髻，带着一柄木制小腰刀的孩子。当时哥哥却已经二十好几，腰里总是插着一柄三尺来长的大刀，能读那些可怕的方块字和西洋的横行文字。十郎从小就怕这个威风凛凛地穿着武士礼服去供职的哥哥，现在尽管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不论嘴里怎么说，却依然习惯成自然地对哥哥怀着畏惧心理。还有一点，正象哥哥来的那天晚上，他在私房话中对妻子暗示的那样，这个哥哥是个落魄失意的人，因此即使他的忠告多少是出于误会或妒忌，但作为一个得意的弟弟来说，也必须有默然接受的雅量。但是，青柳夫人却不以为然，总是在想：即便说是亲哥哥吧，可不论在身份、才智和财产上，没有一样能赶得上弟弟；况且前几年因为

晋的事，已经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这次又冒冒失失地来了——尤其乡下的嫂子更糊涂，连个起码的土特产品都没带来——我们恭恭顺顺地对待他，他却端起架子冷嘲热讽起来，简直太过分了！因此，她心里好大不痛快，刚才就痒痒地想插话，于是对东老人说：

“今天您见过藤泽伯爵了吧？”

“嗯，见过了。你问这……”

“您就要做官了吧？”

东老人瞪着右眼，盯视了一下青柳夫人那擦得雪白的长脸。

“我吗？也许要给藤泽当个看门的，或者给桧山当个听差。哈哈哈哈哈哈！”

青柳夫人由于受到奚落有些气恼，正要辩驳时，圆滑的国手却突然搭了腔，抢过了她的话茬。

“别开玩笑啦，到底那件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怎么样？藤泽也好，桧山也好，都只不过是刚见过一面……可是十郎弟，我听酒坊里的人说过，好象是这样：一个人第一次走进酒窖的时候，象进了蒸笼一般闷热得要死，但渐渐地习惯了以后，就会觉得非常舒服，反而不愿意出来了。我这次从山沟里突然来到城市里，就觉得仿佛走进了酒窖一样，简直就是一座酒窖……又闷又热，臭气难闻……”

“嘿嘿嘿嘿嘿嘿。我也许就是那种呆在酒窖里打呼噜的人吧。但是，我也不是硬要来劝您，不过依我看，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和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恐怕是有很大差别的。不管怎样，您还是在这里多逗留几天，这样既可以充分地观察观察，也可多考虑考虑。等您和那些大头头们充分交谈以后，再来做最后的决定，您看如何？尤其是您的这一决断，将来对晋的出路也将有很大

的好处呢。”

东老人默默不语。这时交错搁板上的大理石座钟好象心领神会似的，敲了十一下，才算解救了这一冷场的局面。

“我说，大概哥哥也有些累了吧，这是……”青柳夫人看了看国手的脸。

“对！真是谈得太久了，哥哥一定有些累了吧……请早些安歇吧。”国手抚摩着坐麻了的双腿，刚要站起来，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您让山下给看过了吗？”

山下是著名的眼科医生。

“眼睛吗？好象已经不行了，据说今后如果再疼起来，就算完了，他说不用再做什么治疗了。”

“那可麻烦了！”

“真是的，哼，你说，即使是名医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哩！”放着现成自己的弟弟，一个地地道道的医生（而且是御医）不用，却去找别的医生，青柳夫人心里颇不痛快。

“只要能剩下一只眼睛，也不会怎么不方便。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您可要知道，如果只剩下一只眼睛，就更容易使视力衰弱呀！……明天让我再给您看看。那么您安歇吧。”

“请您休息吧。”青柳夫人说。

夫妻两个站起身来，在下楼梯的时候，连连打着呵欠。

使女进来铺好了被褥，把洋灯换上了一盏朱涂圆座灯，又问东老人，要不要把绷带解开？东老人似乎什么也没听清楚，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一声：“不用了，”还是径自坐在那丢满雪茄烟蒂的火盆旁，陷入了无止境的冥思中。

第四章

一

喜多川伯爵那坐落在麻布区富士见町的别邸，据说从前是德川时期的某代将军的小姐出阁时的陪嫁。在建筑的庄严上，既不及麹町平河町的本宅；在景致的幽雅上，也远不如向岛的别邸——喜多川家在伯爵华族中是数一数二的大富翁——可是这所别邸，境域广阔，花木林泉异常秀丽，就连凉亭上的每一根柱子的雕刻也巧夺天工，力求雅致。在风格上到底不是那些暴发户的绅商们用金钱堆起来的庸俗庭园所能比得上的。

别邸的面积在一万坪以上，有利用自然倾斜的小山，有清泉汇聚的池水，还有几条瀑布、长满青苔的岩石、遍开樱花的小丘、枫树林立的溪谷，开着杜鹃花的小径。这里，秋天可拾毛栗，春天可采竹笋，听百尺老松就象晴天也响着雨声，在遮天的常青树荫下白昼也显得幽暗。还有那梅林、桃坞、蛙鸣的田畦、种萝卜的菜圃以及亭台、祠堂、石桥、板桥，真是四季景色无不具备。如果登上近年新建的那幢三层楼阁，从西窗可以远眺富士山颠常年的积雪；从南窗可以望到上总房州半岛，品海一带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那块舜水①写的"含雪观澜"的匾额，本来是从别处弄来的古物，却使人感到恰似为此楼而书。但是，伯爵

① 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明末遗臣，明亡后去日本。他博学通经术，对日本学术有极大贡献。

说麻布这座邸宅阴森森的，特别是自从去年春天爱妾所生一女在这里死去以后，他越发不愿到这里来了。不在本宅住的时候，大多是到向岛的别邸，有时甚至不嫌路远，还到沼津的别墅去。从去年秋天以来，在这个被疏远了的邸宅里，只有失宠的伯爵夫人带着道子小姐和老年的侍女、仆人、管家田中一家子，还有马夫、车夫、两匹马、一只加拿大圣伯纳德种的狗和两只猫，一直冷冷清清地住在这里。今天喜多川家的姻亲，住在青山的佐佐仓子爵夫人带着公子和小姐，一早就来拜访和她特别要好的伯爵夫人，这就给寂静已久的内宅和厨房，带来了和春天相和谐的气氛。

午餐已经用过，适值下午一点。庭院里的泉水中倒映出碧玉般的天空，象披着一层薄纱，两三朵白云梦幻般地在水面上缓缓移动。池塘边上冒出的芦苇刚刚长出三寸多高的嫩芽，两只宛如饰物的仙鹤，身体缩成一团，单足伫立在那里。那边新柳抽出的翠绿柔丝，映在水面上，仿佛在同自己的身影相互点头致意。对岸的常青树，仍保持着冬天的姿色，夹杂在其间的新叶，最近已萌发出重重嫩绿。水边的单瓣樱，已开始凋谢，花瓣轻飘飘地落在水面上，或被金鲤吞噬，或被微风吹到岸边集聚在一起飘荡着，把短暂的浮生寄托给悠悠的流水。树荫下面的小径上，落满了茶花，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在那棵高大的开着双瓣花朵的山茶树下，有三个女孩子，拾起落花，用线穿着玩。那个梳着稚儿髻①的，就是在呦呦馆里见过的喜多川伯爵的小姐道子。她穿着一身箭翎形花样的紫色和

---

① 稚儿髻是日本少女梳的一种在头顶上挽成两个圈形的发髻。原是古代贵族子弟举行成年仪式前梳的发型，故名。

服，外面是一件发绿的黄绉绸白领短罩衣，上面印着家徽，胸前系着穗带，头发上扎的纸条①也是白的，没施脂粉的雪白脸蛋上淡淡地泛出红晕，滴溜溜转的一双黑眼睛，不时地和另外两个孩子面面相觑，右颊上露出个小酒窝。那个发辫上系着红丝带、身穿领子上镶着花边儿的粉红色连衣裙、短裙子下边露出浅蓝色丝袜、脚登短腰小皮靴的是和道子同龄的好友，佐佐仓子爵的小姐照子。她那圆脸蛋象熟透的桃子一般，两只滴溜溜的圆眼睛，眉毛弯弯的，圆圆的矮鼻子，嘴也是圆的；非常开朗，富于风趣，容貌可爱，逗人发笑。另一个少女年约十三岁，穿着绸质棉和服，系着一条红缎腰带，梳着银杏髻②，标致得象洋娃娃一般；她是管家田中的姑娘，名叫千代，是陪伴道子的使女。

“哥哥，你再扔些下来呀！”

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姑娘，仰望着山茶树梢，这样喊着。树下放着一双十四五岁男孩穿的高腰皮靴。

“往下扔啦，瞧着！”

那男孩轻轻一摇山茶花的树枝，扑簌簌地花落满地，树下的三个女孩弯下腰去捡那象造花一样的大花朵，捡起来就穿，穿好了再捡。树上平静了一会儿，但突然有一朵大花朝着弯下腰拾花的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姑娘背上啪地扔下来。

“哎哟！”

姑娘一个箭步蹿开了五六尺，马上抬头望着树梢叫道：“哥哥，你净胡闹！再这样，就把你的皮靴藏起来！喏，道子，你说对不。”

---

① 原文作丈长，一种高级日本纸，撕成条子，扎在发髻上做装饰用。

② 银杏髻是日本女子梳的一种发髻，下端象银杏叶子那样扎煞着，故名。

梳着稚儿髻的孩子只是微笑着。

“靴子没了，我还有脚呢。”

“哥哥，快下来吧！”

“用不着你管！……道子，给你一枝顶好的，接着！”

一枝带着五六个花朵和三四个花蕾的山茶花，啪地一声扔了下来。

“哥哥，也给我一枝好吗？”

“不给，要藏掉人家靴子的人，谁还给她！”

“哥哥，我再也不藏了，好哥哥，求求你啦！”说着做出合掌礼拜的样子。

“照子，我已经有很多啦，这一枝给你吧。”

梳着稚儿髻的道子这才开了口，她的声音是那么清脆嘹亮。

“嘿，我要下去喽，小心，躲开！”

话声未落，一个穿着学习院①制服、戴着制帽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顺着树干哧溜哧溜地滑了下来。

二

这个男孩子是佐佐仓子爵家的嗣子清麿。相貌和妹妹相仿，肥肥胖胖的身材，一副双眼皮，是个活泼的男孩子。他把千代给他摆好的靴子象抢夺似的穿上，他那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帽檐下面，露出了红润秀丽的前额，汗涔涔的。他一边用手背擦着汗水，一边突然走到妹妹身旁。

“喂，给我看看！”

---

① 学习院是一八七七年在东京创立的学校，入学者大多是皇族、华族的子女。

“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拉起来比我还要高呢！”照子把她那戴着一只闪闪发光的小金戒指的右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一串用线穿起来的红色山茶花仿佛从她手里淌下来似的，一直拖到地上。

“借给哥哥玩一会儿！”

“不嘛！”

“不愿意我就不要了。”他嘴里虽然这样说，却冷不防抢到手里，噔噔噔地跑开了。

“哎呀！哥哥不讲理，不讲理，不讲理，看我告诉妈妈去……道子，你说，他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来，照子，你站着别动！”

道子说着把两头系在一起做成的很大的山茶花环，轻轻地套在朋友的颈上。

“啊！真是个好看的装饰……把我的送给小姐吧！”

千代说着把自己做的同样花环，挂在道子雪白的领子上。

“哎呀！挂在罩衣上边，跟和尚一样了，你说是不，道子？”

“咦，女和尚呀！嘿嘿！”未来的佐佐仓子爵一面喊着，一面把从妹妹手里夺过去的那条花环，当作带锁链的镰刀①一般舞动起来。

“那么，道子是女的，那就算是尼姑吧！”

“道子要是尼姑，那么，照子就是馋虫姑、懒虫姑、笨虫姑、糊涂虫姑喽！”

道子和千代齐声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让他胡说去吧！太不象话了……男孩子到那边去！哎，道

① 原文作锁镰，据说是江户时代初期制造的一种武器。锁链的一头有个金属砣子，一抡就套住敌人的武器，随即用镰刀的利刃割其颈部。

子，咱们用这个来翻绳儿玩吧。”

“用那玩艺儿怎么能翻绳儿玩?”

“怎么不成！来，千代，你拿着那一头。”她让千代拿着一头，自己拉着另一头，刚刚把花环撑开，只听得一声：“劈面①！”

那位少爷朝着花环的正中伸手一劈，线断了，花落了满地。

“真讨厌，给弄成这个样子……你看，你赔，你赔。真是讨厌的哥哥！”

“照子，咱们到泉水池那边去看看吧。”

道子这句话，好象釜底抽薪，使这一场“茶壶里的风波”马上平静下来，于是主仆、兄妹、朋友，这四个加在一起年龄还不满六十岁的一伙人，便前前后后地走到了泉水边。文风不动的水面，宛如一面明镜。

“我说道子，你看我的脸红吗?”照子频频歪着脑袋望着映在水里的自己的影子，笑嘻嘻地这样说。

“红的！”道子也微笑着回答。

“我的脸和红鲤鱼比，哪个红?”

“哪有那么红呀！嗬嗬嗬嗬。”朱唇略启，微微露出了皓齿。穿连衣裙的姑娘把手搭在穿罩衣的姑娘肩膀上，水里便映出了梳着稚儿髻和梳着辫子的两个女孩子并肩的身影，她们俯视着水里面的面影，偶然地对看了一下，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怎么一条红鲤鱼也看不见呀！”清麿扫视着水面。

“扔些鱼饵下去就会出来的。”嘴里叼着白木莲花瓣的千代回答说。

---

① 劈面是日本武士演习剑术时所喊的口号之一，另外还有刺喉、斩腕、砍腰等。

“把这个扔些下去好吗？”

照子把山茶花的花瓣一片片地揪下来扔下去。三四条红得象初升的太阳似的鲤鱼，分开茶绿色的池水，它们把花瓣当作食饵衔在嘴里，那样子好象在说：“哼，又是这种东西！”便滑溜溜地沉了下去。

“畜生！真是狡猾的东西。”

清磨又扔下了两三朵，接着又使劲往远处扔去。一只站在对面长着碧桃树的池畔上、一直用它那长嘴理着翅膀的仙鹤，也许认为是食物吧，立刻跳过去啄了起来。

“呀！仙鹤来啄花啦——来呀，过来！”

“千代，给叫过来！”

千代替女主人传达命令，吹起了口哨，那真象是集合的号音。仙鹤向这边看了看，歪着脖颈沉思了一会儿，好象下了决心似的，露出“那么，就慢慢地去吧”的神情，挺着脖子，缓缓地蹑着脚步，涉水而来。

“哎呀！真可笑，看它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嘻嘻嘻……”照子不禁笑起来，接着忍不住哈哈地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其余三个人被她一逗，也跟着放声大笑。

那只仙鹤也不懂得他们到底是笑什么，只是带着诧异的神态，慢条斯理地走到距离他们两丈多远的地方，忽然间不知受到什么惊吓，嘎地一声振翅飞走了。

一池春水掀起了粼粼涟漪，浮在水面的落花、倒映在水中的花影、天空和云影，都轻轻地荡漾着。

三

“哎呀！仙鹤飞走啦！”

“这是因为什么呀？”

“啊呀！奈德，原来是你闹的呀！”

道子连忙回过头去，一只约有小牛犊那么高大的黑白花圣伯纳德种巨犬①，摇摆着大尾巴，慢慢地挨近她的身边。

“哦！是奈德，是奈德呀！过来！奈德！”

“奈德，方才你上哪儿去了？”照子也是它的一个老相识。

“奈德每天都到一本松去喝汤。”千代这样说道。

“是吗？还能自己去喝汤？真乖！来，奈德！”照子招着手。

但是，招呼它的人太多了，奈德只是朝他们看了看，却将那硕大的躯体贴在女主人的绉绸罩衣上，蹭来蹭去，低下它那大脑袋，好象得不到那白嫩的小手抚摸一下它的额头，就不能满足似的——小小的女主人比这个大块头仆从只高出一寸而已。

“奈德可喜欢这个家哩！是不是，小姐？前些日子，老爷来这里呆了一会儿，临走时硬把奈德牵走了。哪里知道，它很快就挣断了链子，自己跑回来了。”

“是吗？你真是个乖东西。可是，你把仙鹤给吓跑了，可就不乖啦。”照子用两手抱住这个巨犬的粗大脖颈，忽然哎哟一声又跳开了，因为奈德用舌头舔了她的脸。

大家齐声笑起来。

“你看，它抽冷子舔了人家的脸哪。”

① 这种长毛狗约有七十厘米高，擅长于营救困在阿尔卑斯山上雪中的旅客。因最初是在瑞士圣伯纳德修道院里饲养的，故名。

“喂！奈德，把那个捡来！嗨！”

小子爵说着便把一枝山茶花扔到泉水里。奈德只是斜了一眼，显出“杀鸡焉用牛刀”的不屑神气，动也没动。

“畜生！你这个懒鬼！”

“你知道，它是不下水的啊。”道子有些着急了。

“要是我们家的约翰，就是深水的地方也能很快地游过去，是吧，照子？”

“不过，约翰是猎狗嘛，对吧，道子？”

“那不同样都是狗吗？这么大的狗还不能……”

“那你不是还不会弹筝吗？”道子毫不客气地反驳了他。

佐佐仓子爵公子的脸稍微红了，张了张嘴，终于没有说出什么。只是焦躁地把散落在地上的山茶花砰砰地踢到泉水里去。

“嘿，道子，让我骑一骑奈德好吗？”照子说。

“那可危险呀！”千代插了嘴。

“不要紧，我在家还常骑驴呢。你拉住奈德，别叫它动……来，奈德，我要骑上去啦，你可不要动啊！”

照子好容易爬了上去。

“啊，软乎乎的，真舒服！我学西洋人那样横骑吧。啊呀，有什么可以做缰绳的没有？”

“这个行吗？”道子把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山茶花花环取下来递给她。

奈德好象在说：“花的缰绳，配上这样的骑手，我岂能推辞。”便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慢慢走起来。

“驾，驾！哎，哥哥，你给牵着点儿马脖子！”

“好啦……喂，跑步！”清麿说着抓住了奈德的脖圈猛地一拉，只听得“哎呀”一声，子爵小姐来了个倒栽葱，从狗身上摔在

干草坪上……照子站起身来马上捂着脸哭起来了。

“啊呀，怎么回事儿？”道子跑了过来。千代赶紧给她撢着衣服上的尘土。

“你看，他太欺负人了，好！我告诉妈妈去。”

“脓包！”

“哼！他太欺负人了，好！告诉妈妈去，告诉妈妈去。”

“你去告诉吧，我才不怕呢！”

照子好象再也忍不住了，气冲冲地朝着那边樱丘上的一座凉亭，一溜烟儿跑去。

“照子，照子！”道子一边喊一边追了上去，她那罩衣长袖飘动起来。千代也跟在后面跑去了。奈德仿佛也觉得奇怪似的，慢吞吞地跟在后面。

剩下来的就是清磨一个人的天下了。“脓包！”他冲着照子身后又补了一句。他挠了挠头，接着用鞋跟滴溜溜转了个圈儿，吹起“我们是官军”① 的口哨来。

四

在南面可以俯瞰泉水的地方，有一个不太高的樱丘，在这满是落英缤纷的小丘上，有一座象是撑开的一把雨伞似的茅草亭子，上面挂有一块横匾，写着花云亭。亭子中间摆着一张没有剥皮的天然木桌子，上面放着咖啡杯和盛着中国桔子的钵子等东西；同样用天然木做成的木凳上铺着花缎坐垫，有两位贵族夫人坐在那里亲热地谈着心。

---

① “我们是官军”是一八六八年明治政府战胜封建政府后流行的军歌的头一句。

那看上去象主人的，是一位三十来岁、身材苗条的美人。只是面色过于白皙，五官的轮廓太清楚了，加上眼圈和两颊透着憔悴，显得有些忧郁，甚至带点苦相。尽管如此，她身上却丝毫也找不出委琐之处，完全是一副继承了王朝美人传统的贵族脸型。那乌黑发亮的头发，梳成中型圆髻，穿一身青灰色印花绉绸和服，上面布满微波竖纹。腰间系着一条朴素的本地产腰带，罩着黑绉绸外褂，上面印有三个飞蝶形家徽，微露在外面的黑地衬领上，绣着两三朵白梅花，淡紫色的和服下摆，不断地在草绿色丝绒做的院内便鞋上拂动。那位客人和她年龄不相上下，也许要大一两岁。她穿着一身在浅蓝底子上织出白蔓草花样的访客洋服，领子上别着一个金质单瓣樱花白金花蕊的饰针。帽子也许摘下来放在别处了，西式发髻低低地垂在脑后，一把贵夫人用的洋伞立在角落里。虽然说不上那么美，却是个肤色红润、面庞浑圆、言谈爽朗的夫人。如果把主人比作高洁孤僻的水仙，那么，客人就是温柔娇艳的红蔷薇。

穿洋服的客人是佐佐仓子爵夫人富子，那位主人当然就是喜多川伯爵夫人贞子——道子的母亲。上流社会的交际，即使在亲戚朋友中间，也总是容易疏远。特别是喜多川夫人，在京城里并没有可以称作亲戚的人；朋友中间，有的嫉妒她有美人的名声，不了解底细的人又觉得她过于冷淡，高傲。因此，她从来就没有多少知己朋友。打从去年起，几乎与世隔绝，老是闭门独处，境况显得更孤独了。唯独佐佐仓子爵夫人，也许是因为过去一直和她意气相投的关系，竟和她结下了在这个社会上罕见的亲密友谊，对旁人不能讲的秘密，也能互相倾诉——说来也奇怪，因为不论在性格或趣味上，这两位夫人在许多地方都迥乎不同——道子也最愿跟佐佐仓夫人接近，那天晚上去参加呦呦馆

的游艺会，就是因为母亲不愿意去，而由佐佐仓夫人领着去的。

“所以我实在是气得不得了，也不管她是否下得来台，就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了几句：‘多谢你的好意，俗语说得好，“老鸹落在猪身上，只见人家黑，不见自己黑”，世界上就有这种人，隐晦着自己的丑事，专门爱讲旁人的坏话。’她听我这样一说，那张大脸呀，涨得通红！真没有比这再痛快的事儿了。”佐佐仓夫人愉快地笑起来。

喜多川夫人的脸色，却是一阵白一阵红。

“不过，你听我说，贞子……”佐佐仓夫人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藤泽伯爵这个人的名声不好，你也要多加小心才是，人言可畏啊！”

“我也不愿意到那样的人家去，如果不是为了求他办事，也就不至于被别人背后说什么闲话了，可是……”

喜多川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

“只要元房好歹有个出路，道子也能让我放心的话，我也就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这个世界啦……呵呵呵呵。”

喜多川夫人连忙掉过脸去。

五

夫人的父亲名叫梅津昭房，是位曾侍奉过先帝①的四位②侍从。元治、庆应年间，移居上京③荒神口，过着贫困的生活。

---

① 先帝指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1831—1867）。元治（1864—1865）、庆应（1865—1867）均为其年号。

② 四位是日本古代官阶，共分一至六位。

③ 上京是京都北部以皇宫为中心的地区，多住上流阶层的人物。

当时那个世道，关东①故意使坏，切断了粮道，致使以万乘之尊的天皇想买一对价值仅为四十两的金屏风也不能如愿，甚至利用废纸背面写和歌。有一次喝到伊丹清酒，曾感慨地说："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佳酿！"这些事情传出后，连那些英勇无敌敢于和恶魔搏斗的勤王勇士们都忍不住潸然泪下。除了那些讨好关东的摄家、清华②能够不断地分沾到油水，或者和萨摩、长州那些大诸侯有着特殊关系的人，可得到一些俸禄补助以外，一般臣僚都贫困不堪。在门前玩耍的贵公子，遇到行人问路时，虽然还是派头十足地说："我是贵公子，你去问底下人吧！"可是一到他们的后院就可以看到，那些下级侍从为了几棵青菜的份量正和掏粪的农民斤斤计较。有的连一件单衣都没有，只好披着蚊帐出来会客；也有的定做了鞋，当人家来要钱时，却自我解嘲地向人诙谐说："哎呀，急什么啊！我是世袭的内大臣哩！"这些情况在文献里都有记载。梅津家也是这种情况。从荒神口他家院墙露出来的松树，虽然很有气派，其实家里的生活，还不如每天在他们门前吆喝着"修——理，修——理"的田中村那个修理匠呢。正因为主人是一位勤王家，为人清廉、正直、重情义，所以也就愈益清贫如洗。贞子自幼饱尝了白薯粥的滋味。她从《姬鉴》③里挑些认得的字念的时候，从纸隔扇后面传来了父母焦虑地盘算过年费用的话语声，她那小心坎儿上也不免感到悲伤。父亲是

① 关东指箱根以东的地区，这里指江户幕府。在幕府政治下，诸侯的俸禄以领地能收获若干石谷米计算。将军总揽大权，连皇室的粮食供应也要靠幕府。

② 摄家指摄关家，这个家族的人能够被任命为摄政和关白。清华是仅次于摄家的公卿，这个家族的人能够升到太政大臣。

③ 《姬鉴》是江户时代的女儿经。

一位闻名的近卫派①书法能手，他接受某富豪之托，每天抽暇给人家抄写着《古今集》②。写得肩膀酸痛时，七八岁的贞子便主动地给他揉肩，每一次父亲都泛着高兴的微笑说："啊！贞子，你揉得真好！"

在贞子九岁、她的弟弟元房三岁那年，父亲等不得亲眼看看"王政复古"的春天，便留下一首：

伊势③之神风兮，
吹开纷乱之柳丝！

的绝命诗，与世长辞了。

他死后的第二年，维新大业完成，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神之子④拨开九重云雾，光照日本。数百年来象霜打的枯枝那样饮泣吞声的公卿贵族，顿时焕发生机，重新萌发了新绿。可是，正当人们争先恐后地崭露头角之际，梅津家那位正是年壮有为的主人却已不在人世了。而嗣子又年幼无知，所以这一家子反而不得不收拾起荒神口的家当，迁居到比叡山⑤麓的一乘寺村，在山茶花深处找一所草舍栖身。所幸贞子的母亲绫子出身于奈良的一个地位很高的神官家庭，不但姿秀貌美，而且还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丈夫当年的亲朋故友都沉湎在得意的宦海之中，对她们漠不关心；而自己的娘家，父亲也已故去，换了新的一代，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因此，她及早下了决心，就是含

---

① 原文作近卫流，指近卫信伊(1565—1614)所创始的一派书法。

② 即《古今和歌集》，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共二十卷，成于九〇五或九一四年。

③ 即伊势大神宫，在日本三重县，为祭祀天照大神的日本的最高神庙。

④ 根据《古事记》中的神话，日本皇室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太阳女神)。

⑤ 比叡山位于京都市东北方，自古被称为守护王城的灵山。

辛茹苦也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教养子女，直到女儿出嫁，儿子成人。于是她以一个弱女子，招收了一些村里的女孩子，教她们读书、写字，虽然收入微不足道，总算没有向人告贷乞怜，把家维持下来，因而她也就越来越矜持，坚强。两个孩子渐渐地成长起来，姐姐贞子越长越美，就是在母亲眼里看来，也认为出挑儿得令人爱怜，因此越发严加管教了。父亲生前，已经教贞子念过《女今川》①、《女庭训》②，也给她讲过《烈女传》③以及曹大家的《女诫》④，可是《源氏物语》之类的书籍却根本没让她摸过。何况，现在只剩下母亲一个人，看管得更应该严格一些。因此，母亲并没让女儿到京都去上当时的新式学校。另一方面，却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尽量传授给了她。例如：给她讲国史的概要；语文基础知识；书法则用父亲留下来的字帖练习；学母亲擅长的缝纫以及八云琴⑤、妇女礼仪等等。

明治八年⑥，贞子已经十七岁了。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女儿出落得一尘不染，宛如一枝高傲白梅的秀丽姿容，心里也在为她的前途担忧。恰好这时有一位现任帝都宫中权掌侍⑦的老朋友回乡扫墓，顺便来看望她们，并表示愿把贞子接去照顾。就在那年的春季，贞子便从一乘寺村的寒舍，一步登天地进了九重深

---

① 《女今川》是效仿今川了俊的《今川状》而写的训戒女子的修身书，泽田吉著，一六八七年刊行。

② 《女庭训》是供妇女读的修身教科书。

③ 《烈女传》为前汉刘向所著，共七卷："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

④ 《女诫》为后汉的曹大家所著，系清朝的王晋升所编纂的《女四书》中的一种。

⑤ 八云琴是创造于文政年间(1818—1830)的一种日本琴，长约三尺六寸。

⑥ 明治八年是一八七五年。

⑦ 掌侍为宫中女官的名称，权为临时代理之意。

宫，当了皇太后陛下身边的女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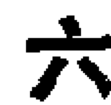
那年秋季，在皇宫内苑举行赏菊御宴，在京的华族无不被召出席，皇太后、皇后也在许多女官的陪侍下莅临宴会。女官们的装束虽然一律都是白绫子上衣、绯红的裙裤、垂发，但容姿秀丽的贞子在这些女官中，就象开在野菊花丛中的一枝白菊，而且正当妙龄，立刻被那年丧偶尚在鳏居的喜多川贤道一眼看中了。可是一旦谈到婚姻的问题，喜多川家的亲戚、总管、管家和旧臣等，都认为对方既不是出身于公卿华族，更不是摄家、清华那样的名门，其他门当户对的良缘有的是，又何必非要与看上去家道贫寒的人结亲，因而啧有烦言。至于梅津家的女主人则认为：要说喜多川，在旧诸侯当中是数得着的名门；而且听说只有一个寡母，为人也算得上温和；虽说是续弦，好在前妻并没有留下孩子；至于男方已经三十岁，我家姑娘年方十七，年龄方面差这么多也算不了什么；值得考虑的倒是对方是诸侯华族中有名的富豪，而自己家却是这样落魄贫寒，如果被人认为是贪图财产，那就未免太遗憾了。如果让贞子因为有这样一个娘家，将来处处感到自卑，也对不起故去的丈夫。因而梅津夫人左思右想，有些踌躇不决。可是再一想，对方是一位公子并不是什么小孩子，尽管是第二次结婚，可他对这次婚姻却十分狂热，甚至要得相思病了。于是，婚事终于谈成，宫里也给予了准许。新娘方面的一切嫁妆，全由新郎承担，新娘所具有的只是天生的姿色和祖传的气宇而已；随身携带的惟有一个黑地镶着螺钿梅花、用褪了色的红丝带系着的拜匣，里面只装着亡父亲笔写的“乌丸状”①、母亲亲笔写的脐带囊②，以及母亲传给她的那柄插在黑漆

① “乌丸状”指父亲按书法家乌丸光广（1579—1638）的笔法所抄写的读物。

② 脐带囊指装有孩子出生后的脐带并注明生年月日、姓名和性别的小袋子。

鞘里的粟田口吉光①制的怀刀和母亲从前出门穿的用金银亮片缀成松竹梅花样的小袖旧礼服一件。皇太后陛下也下赐了贺礼，予以祝贺。明天的航程如何，虽然不得而知，今天总算风平浪静。贞子穿上雪白的礼服，显得那么纯洁，完成了可喜可贺的婚礼。这是明治九年的正月，贞子年方二九。

打发女儿出了嫁，儿子元房也有了依靠，母亲绫子多年来的紧张心情一时松弛下来，当年的夏末，她在东京与世长辞了。十一月里，贞子生下了道子。世道无常；岁月催人——丧事办完又赶上喜事，真象走马灯，去年的新娘，今年已经成了夫人，又做了母亲。当道子吮着自己的乳头时，便想到自己当初也和她一样偎在母亲怀里，不由得怀念起亡母，禁不住滴下热泪，道子被泪滴一惊，“哇！”地哭了起来。她一面摇着孩子，一面哄道：“啊！别哭、别哭！”这当儿侍女过来施礼说：“夫人，请您换衣服吧。”于是，贞子悄悄抹掉泪痕，换上礼服，让侍女给整理一番，又梳好头发，然后缓步走到大厅里，和丈夫并肩地接受旧藩臣们的拜年。初次还有些羞涩，明年也就习惯了，后年就更无所谓了。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道子已经长到十二岁，也就是以前自己向母亲开始学习《大镜》②时的年岁。喜多川夫人想到自己已经踏进三十的年岁，如此深居金殿，禁不住为自己的渺茫身世而凄然泪下。



六

大凡出生于诸侯家庭，从孩提时起就连不自由的“不”字也

① 粟田口吉光是镰仓时代末期住在京都粟田口的名刀匠。

② 《大镜》是日本的历史故事书。记载自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至后一条天皇（986—1036年在位）为止，主要描写藤原道长的荣华事迹。

不知道，凡事都为所欲为地成长起来的人，也就既不会体察别人，也不愿克制自己；心肠虽不至那么毒辣，行为倒是容易流于残暴。俗语说：健美与残疾有如冰炭不相容；愚蠢与尊大则是隔壁邻居；威严与傲慢也是类似之物。正如某位老先生所说：反正贵族老爷是最难对付的货色。喜多川夫人的丈夫贤道伯爵，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既不是残疾人，也算不得怎么愚蠢。维新那年，他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少公子。当时他父亲还在世，手下又有聪明有识的家臣，总还算是个不太落后的勤王藩。维新后不久，贤道以半观光的方式，到欧洲去了一趟。在外国住了约莫三年，也不过是学会了射击、玩纸牌、品评香槟酒、打台球、嫖私娼而已。但是他的风度还不坏，给人以平易近人、潇洒倜傥之感，也能说几句外国话，在诸侯华族中间还算是个比较懂事的人。因此，归国后就受到太政官①的召见，并担任过外交职务，可是，他本是个绣花枕头，待到真地要他出面办外交，就显出虚有其表，并无真才实学。于是被调到宫中担任某某殿下的祗候②之类的闲职。他父亲去世以后，幸而没有侵吞财产的家臣，因而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他想："苍天既赐我少公子以福气，如放之不用，焉能算是我的财富！"于是打开金库，大把地抓出由他那祖祖辈辈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民脂民膏，开始耽溺于女色，尽情挥霍。后来原配的夫人故去，续弦的就是现在的贞子。因为这是他自己倾心爱慕才娶的，所以在婚后的一两年内，倒也没有什么太胡闹的情形，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伪装罢了。从道子笑眯眯地学迈步的时候起，贤道伯爵又渐渐地故态复萌：蓄妾，玩艺妓，据

① 太政官是一八六八年四月设置的政府最高机关，其长官称太政大臣，至一八八五年始废，改为内阁总理大臣。

② 祗候是宫中请安问候之职。

说还时常坐着带家徽的车子到北里①去，可是贞子却只知恪遵三从四德的古训，认为嫉妒是能使妇女毁灭的毒蛇，只有顺从才是女人的美德，因而对任何事情都能逆来顺受。对丈夫强作笑脸，即使知道他深更半夜所去的是与戏子姘居的艺妓的家里，自己也决不掀起家庭风波，她认为唯有这样才算是贞女。她在血液中继承的这种有几百年传统的观念，从她懂事那天起，就灌进了她的耳朵。如今她仍被这样一条沿袭下来的可怕的不成文律条束缚着——从古至今，不论上层或下层，不曾有过一个男人只是守着一个妻子的，可是古来被称为贤妻的女人却都是默默忍受着，而从不表示嫉妒。她对自己名字中的那个"贞"字，也是按照古时的含义来解释，因而把作为妻子自然会产生的不愉快的念头，当作毒蛇那样扼死，把必然要燃烧起的嫉妒的火焰，也当作毒气那样扑灭，反而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错处？她不但对侍女的口舌一概不理，而且每当丈夫酒醉归来时，总是吞下委屈的眼泪来笑脸相迎。可是在醉醺醺的丈夫眼里，有时却把她的笑脸当作了有意识的嘲笑，反而很不高兴。

道子六岁那年的冬季，丈夫被任命为驻南欧某国的公使。他之所以能任此职，当然也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华族；第二、是大财主；第三、是懂得一些外国语；第四、是有一位美貌的夫人；第五、是并不笨得那么出名；第六、是从那某国的国情来说，并不需要派一个头脑很敏锐的公使；第七、是给他配上了一名能力较强的书记官。贞子夫人对这件事很高兴——她以为丈夫过去那种放荡，是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过于空闲所造成的，只要环境改变了，事情多起来，他那种恶习也自然就会改掉的。到了

① 北里指东京的妓院区吉原。

外国以后，夫人把道子的老师当作自己的老师，也学习起外语，这位美貌、品德和礼仪兼备的公使夫人的声誉轰动一时。可是夫人的希望却落了空。伯爵刚到外国倒还没有怎么越轨，但稍微过了一个时期，又照样干起他那寻花问柳的老勾当，再加上玩纸牌、尽情豪赌。在那个道德水准本来就不大高的国家，贵族的腐败也是臭不可当，喜多川和他们气味相投，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他毕竟是驻外使节，因而招惹出很多评论。有一次，他和当地的两个贵族在某暗娼窝里酒醉动武，反抗警察的制止而被拘留，后来弄清了他的身份，才免于起诉。但这件事不知什么时候传到了本国，因而喜多川在任二年就被召回国了。也有人说，在那以前贞子夫人曾经暗地里写信给家臣，让他不露声色地设法请求政府把喜多川调回国的，但真相如何，却不得而知。总之，喜多川公使被召回了。从此，喜多川公使便对外交当局极为不满。老实说，以喜多川公使的能力，也的确不适于做外交工作。但他胸中这股郁闷情绪却必须设法发泄。所幸金库里有的是钱，能够用钱摆布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后来孀居的母亲也去世了；家里又有着一位凡事都能忍耐下去的夫人；加之他刚一回国，旧家臣中他最忌惮的一个人就到外国去了。这样一来，喜多川前公使的放荡行为，就象几何级数似地发展起来。小老婆换了又换，已有十几个，小老婆生下的孩子就有三个，不过都是女的。不仅如此，他还要到二桥和北里等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恣意妄为。单就每月的冶游费用和给外家的固定补贴的支出，正象一个贫困的旧家臣皱着眉头所说的："仅就这项开支就足够我还清债务；并可以为儿子留出一年半载的学费；剩下的还足够每晚睡前舒舒服服地喝上四五两酒哩！"甚至连马夫也在背后议论说："你说说，龟公，咱们的老爷是不是太荒

唐了!”

在喜多川来说,上面既没有管他的人,所谓法律,本来就如同一只方便的筛子,它只会使一般无名小辈落入罪网,而大人物是一个也掉不下去的。舆论的制裁按理是应该有些可怕的,奈因当今的社会,人人都以不拘小节为自己解脱,对喜多川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连那位象煞有介事地劝诫他:“适可而止吧!”的伯父辈的某大官,在喜多川看来也不过和自己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也就更加毫无顾忌了。本来,这种事情如果是在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有个母夜叉的老婆,一把抓住男人的胸襟,嘴里骂着:“胡闹也得有个边儿呀!你这个浑蛋!”不容分说地吵闹一番,事情也就解决了。可是侯门似海、深居简出的贵夫人,一位必须在众多仆从面前保持尊严,尤其是受过封建式女子品德教育熏陶的贞子,对任何事情都能克制、忍耐,不论是嫉妒、烦恼、怨愤,甚至油然产生的轻蔑之感,也都得憋在肚里,苦在心中。在丈夫的亲戚中有个姓贵岛的孀妇,她家原来也是个小诸侯,贞子自从过门以来一直就没见过这个人的好脸。直到贞子结婚的时候,贵岛还在积极地活动,想把自己那个二十几岁还未出阁、满脸麻子的丑八怪小姐嫁给喜多川。贞子自从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更加谨慎,为了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到一点指摘,始终是默默地忍受着。这样一来,喜多川倒心安理得,也许是认为妻子怯懦可欺吧,越发纵情恣欲地放荡起来。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对清高的梅花已经看厌,都市里的那种艳丽烟花也有些腻了,竟偏爱起山村的闲花野草来了。前年春天,他在沼津狩猎的归途中,看上了一个名叫阿隅的乡下姑娘,她有几分姿色,头上包着白手巾,正在桃花树下一边唱着山歌,一边给青青的麦垅施着海藻肥料,这个姑娘本来已经许了人家,但喜多川用了

大量的金钱将婚姻给拆散了，硬把她弄了回来。名字虽叫阿隅，但并没有被放在一隅，而是受到了格外的宠爱。尤其自从去年春天她给喜多川家里生下了唯一的男孩以后，气势更是不可一世，甚至贞子夫人也不被放在眼里了。在人心龌龊、趋炎附势的今天，就连总管、管家和用人们也都逐渐地看着这位姨娘的颜色行事，向她阿谀讨好了。这样一来，本是出身寒微，被夫人的高雅风度压得始终抬不起头来而懊恼已久的阿隅，也不知不觉地嚣张起来，一有机会就在喜多川面前对夫人进谗言诬蔑，纵然还不到欲取而代之那么恶毒，但老是疑神疑鬼地猜忌，自己的儿子稍微有些咳嗽或腹痛，便猜疑是不是那个居心不良的夫人暗中指使人下了毒药，自己绊了一交也认为夫人在嘲笑她，于是不断地向伯爵耳边吹风。伯爵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一半是为了讨阿隅的欢心，竟然向贞子说出："你给我滚！"这样的话来。尽管这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在等于没有娘家的贞子听来，却感到这是有意抓住她的弱点来欺负她。道子已十岁出头，夫人也看得出自己孩子的秉性，比一般孩子的眼睛尖，耳朵灵，性格又倔强。因此便想，如果让她常此呆在这样糜烂的家庭里，耳濡目染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不但太可怜了，而且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就顺着丈夫"不准住在本邸里"的命令，从去秋就搬到这个麻布别邸里居住。生活费用每月由本邸送来，道子就从这里上学，这样就真的变成了两地分居的名义夫妻，所谓夫人的身份，也只有在那圆髻上还留着个象征罢了。

喜多川夫人的不幸还不止于此。贞子有个比她小六岁的胞弟元房，她嫁到喜多川家那年，便把他和母亲一起接到东京来住了。母亲死后贞子便负起抚养的责任，秉承"华族贵胄的子弟都要做国家的干城"这一圣上的旨意，先叫弟弟上了预备学校，毕

业后又让他进了陆军士官学校。在明治十七年①叙爵的时候，丈夫成了伯爵，弟弟也变成了梅津子爵，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个弟弟和姐姐简直毫无相似之处，没有一点儿志气。说起来这还是母亲的过失，她教育女儿虽十分严格，但对儿子却过于溺爱了。元房从十二、三岁时就好游荡，恣意挥霍，使得做夫人的姐姐也感到棘手。贤道伯爵最初因为既然是爱妻的胞弟，自己又是他的监护人，也很大方地予以照顾，后来随着对妻子爱情的减退，自然对他也就变了样子。他进了士官学校后，夫人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哪里知道到将近毕业的时候，因为过于放荡被学校开除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带着从五位子爵头衔的流浪者。夫人虽然不止一次地给他铺平上进的道路，他却一味地向下溜，终于在去年年底，和坏人搞在一起，当了他们的"囮子"，竟做出诈骗钱财的勾当，差点儿落入法网，最后受到停止华族待遇的处分。喜多川夫人面对前来哭求的弟弟，虽然嘴里说"我再也不管你了"，但想到梅津一家的香火就系在这个胞弟身上，只好又向他说定："只要你肯真心悔过自新，我也可以尽力想办法去要求撤销停止华族待遇的处分，同时再给你找一个适当的职务。"这样叮嘱好了，才让弟弟回去。尽管如此，可是在目前的景况中，贞子既无法和关键的丈夫商量，又不便直言不讳地向旧藩的家臣说明情况，求他们去从中斡旋。以前照顾自己的那位权掌侍女官，自从升为掌侍后不久就死了；而且这样的事情也碍难对佐佐仓家开口。事出无奈，才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到藤泽伯爵家里访问了两次，想求他帮忙，使弟弟能够重新在社会上出头露面。

① 明治十七年是一八八四年。

七

佐佐仓夫人不由得也叹了一口气，谈话中断了一会儿。正在此时，传来一阵吧嗒、吧嗒的脚步声，那个穿粉红色洋服的小姑娘，泪流满面地跑过来了。

“啊，照子……”

“怎么啦？”

“欺……欺负人……”三分之二的话是趴在母亲的膝盖上说的，听不清楚，小肩头还因抽搭而抖动着。

紧跟着，道子、千代，甚至奈德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怎么了，啊，明白了，又是和哥哥吵架了吧？”

“本来……他太……欺负我……人家……奈德……”

“什么？那么大的孩子还哭呢！看，奈德都在笑你哪！是不是，道子？”

“道子，该不是你惹了她吧？”喜多川夫人说。

“不是，是这样的，照子骑上奈德，哥哥把狗脖圈使劲儿一拉，照子摔了下去，才哭起来的，不能怪我。”

“看你，看你，还这么说呢……你应该早些拦住他们啊。……千代，你也要注意点儿才是。”

千代忍住笑，显露出惶恐的样子。道子一本正经地站在母亲身边。照子一半是难为情，把脸紧紧偎在母亲的膝间，连耳根子都红了。奈德这边瞧瞧，那边望望。

“好了，差不多就算了吧。来，擦擦脸。”佐佐仓夫人说着用右手给女儿理着发带，左手递给她一条气味芬芳的手绢。

“照儿，别生气了，玩去吧……来！”喜多川夫人从钵子里拿

起一个中国桔子，塞到照子的手里。

"照子，还不谢谢！"

照子猛地抬起头来，红晕的脸上泪痕还没有干，却已露出了笑容。

"谢谢您，婶娘……"

"不生气了吧！……"

"都是……他……"照子拿着桔子，滴溜地转了一个圈儿。

"来，给道子一个，千代一个……还有，照儿，把这个带给哥哥。"

"妈妈！我们到泉水那边去吃，可以吗？"道子凝眸望着母亲那有些湿润的眼睛问道。

"当然可以，但要好好儿地在一起玩哟！"

"道子，咱们捉迷藏玩吧……千代，你也来……奈德，你也来吧。嗬嗬嗬嗬。"照子留下了清脆的笑声，撒腿向那边跑去。

"道子，等一等。"

佐佐仓夫人唤住了道子，迅速地给她脱下罩衣，整理了一下那紫色箭翎形花纹和服的领子，又给她紧一紧绯红绉绸的腰带，说："好了，这样就灵便了。"

"谢谢您。"道子点了点梳着稚儿髻的头，急步朝着在那边面向她伫候的照子追去，一会儿两个人就手拉着手，带着千代和奈德往泉水那边走去了。

目送着她们的两位夫人，回过脸来相对着微笑了。

"道子倒是懂事了，可是我们家那两个，真叫我操透了心。没有一天不吵两三次架的，我向着哥哥吧，妹妹就埋怨，向着妹妹吧，哥哥就生气，哎！真是没有办法。照子那个样子真象我，冒冒失失的，哥哥又象他父亲子爵，耿直倒是耿直，可就是好发脾

气，实在叫我为难。”

喜多川夫人泛出一丝微笑。

“可是，贞子姐，我曾认真地琢磨过，我想也不能全怪孩子们不好，就连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还不都是些带胡子的孩子，老是象小孩子似地打架。虽说对打架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但如果是男的和女的打起来，因为女的身材既小，力气又差，无论如何男的总是要占上风。正因为这样，我要是稍稍偏向哥哥一点儿，照子马上就会气馁起来，反而更要增长哥哥的气焰，所以我想女的哪怕稍微泼辣一点儿也没什么，我常常告诉照子，不要服输，不要怕他……”

佐佐仓夫人左胳膊肘支在凉亭的桌子上，用左手托着腮帮，用右手手指无意识地砰砰地打着拍子，又接着说下去。

“刚才我不是说，男的都象小孩子一样吗？如果你惯着他，他们就会越来越嚣张，没有止境。近来男人的蛮横，就是女人象惯小孩子那样惯出来的。因为女人的心肠太软，一味地忍让，忍让，结果连自己的地盘也全被人家占去了。说实在的，我是这样想的，女人老是这样退让下去，简直没结没完，还不如索性振作起来，把地盘夺回来呢。那对男人也是有好处的嘛。我就是这么个鲁莽劲儿，要是看到子爵太任性的时候，我就毫不客气地有什么说什么。最初是我说一句，他能回驳十句，但是近来改变多了，他也肯让步了呢。”

八

喜多川夫人默不做声。一贯甘愿忍气吞声的夫人，心里在想着：假使我也依照佐佐仓夫人所说的那么办，结果会怎么

样呢？

佐佐仓夫人接着谈下去："所以，我说话也许有些冒失，喜多川伯爵也实在太任性了。我是说，象贞子您这样的……啊，让我说下去……有个象您这样一位体面……不，我决不是在奉承您，这是人所公认的嘛……有个象您这样一位体面的夫人，他也太不象话了！"

"一切都怨我无德无能。"

"不是的。是您过分忍让了。"

喜多川夫人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富子，自古以来被称作贤德、贞节的妇女，还不都是自始至终备尝辛酸而忍耐过来的吗？这一切都怨我无德无能。并且他既没有休我，也没有叫我去死……"喜多川夫人紧紧地咬了咬下唇，"……还让我住在这个别邸里，每月的生活也没让我感到困难，只要我能够咬着牙关忍耐下去，家里的丑事也不至于传到社会上成为笑柄，只当自己已经死了……"

"可是，这也太过分了。也许我这样说有点儿不礼貌，简直不能相信他是精神正常……把明媒正娶的夫人放在别邸里，弄一个来历不明的贱货……实在太过分了。"

"道子要是个男孩子，他对我也许能好一点，偏偏我唯一的孩子又是个女的。本来我就无德无能，又加上继承香火的儿子又是那个女人生的，因此我早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倒不如干脆死了也许更好一些。我想只要等道子长到十七八岁，梅津家的一线香火能够延续下去，我就可以放下这条心，再也用不着留恋这个世界，活着给人添麻烦了……但是，富子姐，现在我可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喜多川夫人低下头去，扑簌簌地落下眼泪。佐佐仓夫人也

眨巴着眼睛。

“这叫什么世道呀！真是！”

“我反正是个没有志气的人，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富子姐，道子难道不是他自己的骨肉吗？虽说还是个孩子，到底也已经十二岁了，也懂事了，也应该稍微为她想一想呀……我常常想对道子说：你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上来呢？”

喜多川夫人擦着眼泪，装出一副笑脸，但下唇还不住地在颤动。

“这个世道怎么竟变得这样不讲道理了呢！我说，贞子姐，就连从前也没有这种事儿呀。这都是因为那些把下流女人弄来当夫人的新贵们太放肆的缘故啊。真是，太没有意思啦……”

“可是，富子，仔细想一想，这也许是我命该如此吧。父亲、母亲为了养育我们姐弟俩吃尽了苦头，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福享，今天我这样吃苦，看来也是应该的。可是，我自己怎么样都可以，但让年纪小小的道子跟着受苦，我实在于心难忍……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道子的亲生父亲并不爱她；她也只是和我亲近。”

“这也难怪她哩。”

“所以我想，万一我要是有个好歹，她又是那么一个倔强的孩子，真不知道要使她受到什么样的苦呢？我也就是为这一点而感到苦恼。”

“唉，快别再说这样话了。你也真是的，怎么净说些不吉利的事情。说实在的，您是这样地忍让着！……我想喜多川伯爵不管多么荒唐，将来也一定会从梦中清醒过来的。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不可能老是这样下去的。您就耐心地等着吧！”

两个人相对无言。阳光渐渐地暗淡下去了，一阵凉风吹过，

落花如雨，纷纷地扑进凉亭。

一个梳高发髻的侍女，慌慌忙忙地跑过来。

“夫人！……喏，老爷来了！”

两位夫人不禁面面相觑。

第五章

一

“小姐！等着您哪，快些去吧！”

一个四十多岁、梳着高发髻的侍女，一边喊一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佐佐仓夫人已在一个来小时前带着孩子辞去了。可是道子仍然站在泉水边上，把山茶花花瓣一片片地撕下来往水里扔着。千代似乎无可奈何地和奈德在旁边呆望着。

“千代，你可真行，叫你来请小姐，可是……”

“可是，不管怎么说，小姐也不肯去嘛！”

“真没办法，……好了，小姐，那么任性可不好，您应该再学机灵一些呀。来，跟阿国一块儿去吧！”

道子仍然默不做声，把花瓣撕下来扔掉，撕下来再扔掉。

道子和父亲喜多川伯爵之间，很久以来就处在默默敌对的状态。那几乎是从道子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的。通常是女孩亲父，男孩亲母，然而道子从小就总是亲近母亲，对父亲很疏远。为了道子，伯爵长期以来在忌恨夫人。

在父亲伯爵出任南欧公使期间，最初负责教育道子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名叫玛丽娅妮的少妇。她虽然具有可以给画家当模特儿那样的丰姿，却是个受马志尼①影响最深，抱有强烈的忧国思想的妇女。她出身于贵族家庭，却甘愿饱尝千辛万苦，流浪到俄、德、法等国去，和虚无党以及社会党的妇女交往，在政论上固不待言，即使在妇女问题上，也是一个抱有过激思想的进步妇女。当她听说日本的贵族公使要给他的小姐找一个家庭教师，就毛遂自荐来当了道子的教师，想借机把欧洲最新、最激烈的思想，以传教方式传播到自马可·波罗②以来久已闻名的远东国家日本去。因此，她所教的当然不止于外语和礼仪的范围。后来经当地政府的提醒，又给道子另换了一位教师。玛丽娅妮的任期只有一年半光景，所以在六七岁的道子的幼小心灵里，也不可能灌输太多的东西，但她并没有白白播下种子。她们之间虽然语言还不太通，讲话也不大懂，可是道子的心灵之火并没有等待那种费解的语言来做媒介就燃烧起来了。凡是玛丽娅妮女士所具有的那种不畏权势，对一切非正义恨之如蛇蝎，唾弃懦弱愚昧，力倡自食其力、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至少有一部分注入了道子的脑海里。稻草自易成灰；热石却难冷却。道子既具有稻草的易燃性，也具有石头的执拗性。

道子是一个凡事要自己看、自己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而无所畏惧的孩子。随着年事稍长，就逐渐以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父亲伯爵的所作所为，不禁产生了愤怒和轻蔑之感。夫人早就

①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

② 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十六七岁时随父到中国，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仕元十七年，是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和日本情况的人。

看出了这种征兆，因此一再地向她讲些父子之义、男女之分之类的道理，想以此来遏制女儿那种叛逆的心情——其实母亲本人有时也觉得莫非是自己的孩子有理——可是，终究没有收到效果。父亲伯爵也感到了这一点，心中自是烦恼。自从前年小妾生下男孩以后，伯爵对道子就格外疏远了。

"听我说，小姐，差不多就行了，不要那么任性，要是惹父亲生气，也就是对母亲的不孝啊。来，跟阿国一块儿去吧！"

最后这句话大概确实打动了道子，她丢下手里的山茶花，急速地走起来。

"哎呀！小姐，您等一等。"

侍女追上来给道子紧了紧腰带，整理了一下衣服。

"千代，带着奈德去看看你父亲回来了没有。"

侍女说完，便领着道子往新建的那栋洋房走去。

刚上台阶，就传来了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太可恶啦！"

侍女抓住道子的肩膀，悄悄地对她说："小姐，老爷正在发脾气，不管他说什么，您可千万不要顶撞他呀！"

道子飞红了脸，拨开她的手，推开了门。

二

一个身穿漂亮的浅色格子花纹春季风衣，秃顶、年约四十四五岁的男人向这边望了一眼。

他就是喜多川伯爵。这是一间约有二十铺席的大客厅，铺着红地黑色蔓草花纹的地毯。喜多川伯爵深深地坐在室中央的一只大扶手椅里，右手夹着雪茄烟，脚穿拖鞋，跷起二郎腿。一

双茶褐色的眼珠子显得无神，眼睛上面是两道跟道子一样的浓眉，茶褐色的胡子遮住了那张松懈无力的嘴，薄嘴唇象闹脾气的孩子一样动辄就噘起来，不时露出也许由于喜欢吸烟才发黄的牙齿。至于脸上的红晕，也许是因为在别处多喝了几杯酒。

夫人隔着一张圆桌坐在下手，低着头。现在因为听见开门声才抬起头来，脸上显出一些焦躁，两眼噙着泪水。

“道，你过来！”

伯爵的声音有些沙哑。道子关上门，向前走了两三步，站着给父亲伯爵行了一个礼。

“道，你这个孩子太不象话了！”

“道子，为什么不马上就来？父亲来了，不管有什么事情也应该放下，马上就过来。……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道子的脸红了，但始终不说话，两眼只是盯着父亲的脸。她那目光和父亲的目光一接触，伯爵便立刻避开了她的视线。他每次和道子见面，都是这样。

“贞子，这也是你教育的不好！道，你把父亲当作什么？我是你的老子呀！你看，你看！还是那个眼神儿！你这犟东西！”

伯爵举起拳头在桌子上猛敲了一下。放在桌上的夹鼻眼镜砰地跳了起来，落在地上。父亲伯爵发怒的声音虽然不算高，但道子看到他这种态度却觉得滑稽，忍俊不禁。倒楣的是她那微笑恰好被伯爵看见了。

“好，你倒笑了！可恶的东西，没把老子放在眼里！”

伯爵大发雷霆，蓦地站了起来，夫人赶忙劝解说：

“您啊，她还是个孩子啊！”

“孩子就可以瞧不起老子吗？”

“当然不是的，可这孩子毕竟才十二岁啊，请您就饶恕她

吧……过来，道子，向父亲赔礼，赔个不是吧！”

道子满脸通红，既不动一步，也不低一下头。两道浓眉微竖，乌黑的眸子炯炯发光，那板起来的面孔，更显得俊秀、严肃。伯爵虽然是她的父亲，也被这种不可侵犯的威严镇住了，他把没处放的两个拳头插进裤兜里，在屋里踱来踱去。

“好！我不要你认错，不要你认错！象你这样死犟的东西，我也不拿你当作我的孩子，老实记住吧！不愧是你妈妈教出来的，真了不起！说你傲慢也好，顽固也好……嗯，真算可以！哼！可是道，你仔细听着！现在和以前时代不同啦！光靠着华族、贵族的幌子来作威作福，算不了什么能耐！你们娘儿俩完全估计错了，落在时代后面了。”

喜多川伯爵爱听人们夸他有平民作风，为人潇洒，而且还以此自鸣得意。例如，他和木匠、花匠都可以随随便便地谈话，和旧藩属谈话也是你我相称、不拘旧礼。这和严格地划分上下界限的夫人相比，作风确实截然不同。当然也有人说：他的平民作风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别人也照样对待他，那他就不高兴了。还有人揭露说，伯爵的生母并不是喜多川家的正室，而是平民出身的侧室。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先天地具有了平民的作风。总而言之，喜多川伯爵就是在他的同族之中，也算是个有名的具有平民作风的人，因此，每逢在辱骂夫人的时候，总好用些傲慢啦、落后啦等等的惯用语汇。

窗外春晖已经西斜，乌鸦哑哑地喧噪起来了。

三

“可是，我听说有个妄自尊大的人，本来有的是人可找，可偏

偏去找……藤泽那样的人去托人情？”

“那件事刚才不是和您说过吗……道子，到那边儿去吧！”

道子轮流打量着父母的脸，并没有痛痛快快地离开。

“到底是谁许可你去找藤泽的？”

“道子，喏，到那边去……听话！”

道子看出了母亲带着乞求的眼神儿，才开门出去了。

“孩子不拿我当老子，老婆有事也不屑于来商量，哈哈哈哈哈！喜多川也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了。哈哈哈哈！”

夫人很清楚这种笑声的含意，正是暴风雨来前的暂晴，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危险。

“刚才不是已经向您认过错了吗，事先没有来和您商量，那完全是我的不是，不过……”

“那还用说！……今天……听到那样的风言风语，我还以为大概是虚传，来了一看，竟是事实！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一向标榜自己是贤德贞节，请问你的贤德在哪里呢？贞节又在哪里呢？真难为你，竟会做出这样不知羞耻的事儿来！你究竟把我当作了什么？我并不是蛆虫！也不是傻瓜！你这样做成何体统？侮辱人也得有个分寸！”

伯爵额头上的青筋直颤，他摆动着肩膀，迈着大步满屋子踱来踱去，斜瞟了一眼低着头的夫人，又说：

“弟弟是个诈财骗子，姐姐是藤泽的……哼！哼！有着这样一位好亲戚的贤夫人，真是了不起！嘿嘿嘿嘿嘿！”

伯爵发出了苦笑，不但他那参差镶着金牙的烟黄牙齿，甚至连那红牙床都显露出来。

夫人的声音有些发颤，但体态依然从容镇定。

“您，您这些话也太过分了。刚才我不是反复地向您解释过

了吗？我自作主张地那么做了，实在是我不好……可是，您竟说出那种糟蹋人的话……什么藤泽的……我们已经是十二年的夫妻了，难道您还不了解我是不是会做出那种丑事的女人吗？那也太……太冤屈人了。如果说我愚蠢啦、笨拙啦，那倒没有什么，可是事关女人的贞操……太糟蹋人了！”

夫人气得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忍不住哭出声来，用黑绉绸的衣袖掩住脸、低下了头。

伯爵得意地站在撩起白色窗帘的窗边，直盯盯地看着夫人低头露出来的雪白脖颈，就象一个顽童看到被自己刺伤的动物在忍受痛苦一样，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种惊愕、不安、痛快和愤怒交加的表情。

“哭吧，哭吧！别的傻瓜也许会上你的当……叫你住在别邸里，你倒得手了，也不和现在的丈夫商量一声，就擅自去找藤泽那种人……哼！藤泽和木下是我最讨厌的家伙，你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难道连这一点还不知道吗？就凭喜多川的夫人，竟向那种缺德的暴发户们低头……要是带个什么人去倒也罢了，竟然独自一个人……不管人家怎么说长道短，你洗得清吗？……”

伯爵的话说得愈多，走动的步子愈急，怒火就烧得愈烈，他好象把自身当作梭子，要在整个屋子里织成一张纤尘不漏的罪网，把夫人罩在里面。

“你弟弟给我丢脸，你也给我丢脸。不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里听说有越过自己的丈夫的道理呀！有的是人可找，而你却偏偏去找象藤泽那样……你简直是糟蹋我，侮辱我！所以连道都瞧不起我了。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四

“那么，不管怎么认错儿，您也不能饶恕吗？”

“你是说只要认错儿，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吗？”

“绝对不是那种意思，但是，关于我的错误，也不知向您赔过多少次罪了，您还是死揪住不放……究竟是谁向您说的？”

“听谁说的，那你管不着！你想知道吗？要是想知道，也可以告诉你……那是今天在某个地方听北岛说的。”

“北岛？……那个龟代子？……”

“就是呀，有什么奇怪的！”

“象她那种人的……”

“住口！说人家的坏话，就能洗清自己吗？北岛和你这样守旧的女人不一样。当然，人们对她也有一些风言风语……人嘴两层皮，连我的事情，也有人说得很恶毒哩。这些人都是浑蛋、瞎子、聋子，什么也不懂！北岛这个人，尽管人家对她百般挑剔，但她是个通达事理的明白人，是目前社会上所需要的人。和你那样顽固不化的守旧女人就不能相提并论。”

夫人仍然低着头。

“守旧，十足的守旧，还一直装腔作势，摆架子，装出一副贤妇的样子……我最讨厌什么贤女。所以说……阿隅反倒好些。她呀，当然没有受过教育，也不是落魄公卿的女儿。可是她爽快，老实。不象那种两面派！她和那种表面上装成贤妇贞女，背地里糟蹋丈夫的人可不同！”

低头听着的夫人，耳朵火辣辣的。

伯爵取出一支雪茄，到桌子上的火盆里去点火，但是好久也

没点着，又用它去拨灰，末了儿把它胡乱揉碎，扔到窗外去。接着他又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当他走到洒满落日余晖的窗边时，就停下步打了个大呵欠，自言自语地说道：

“唉……无聊，无聊！从你出嫁时的嫁妆，到你母亲的丧事，弟弟的安排，一切一切都依着你，可是到头来，我连给你当个商量的对手都不够资格呀！……还自称为贤女呢，让丈夫声名扫地，甚至向藤泽那样的家伙宣扬丈夫没有志气，这也算是贞女吗？……这算是什么事儿，真倒霉！我也够可怜的了。嘻嘻嘻嘻嘻嘻！”

“那么，看样子您是不能原谅喽。”

“不原谅又怎么样？”

“那，请您把我休了吧！”

夫人毅然地抬起头来。眼睛虽然都哭肿了，可是声调却是斩钉截铁的。

伯爵起初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的额角、嘴和腮帮子一齐哆哆嗦嗦地颤动起来，他以充满憎恶的神情盯着夫人那张鬓发蓬松却依然美丽的脸。忽然又在桌子边来回踱了两三趟，然后嘻嘻嘻嘻嘻地笑起来。

“要我把你休了，好，当然可以。既然那么想走，就让你走好啦。离开了我，一定还有好的地方等着你去当姨太太喽！嘻嘻嘻嘻嘻嘻！”

“你说什么？”夫人的目光透过泪水象电光一般地射出来，她嘴唇干巴，两颊通红。

“我是说，你既然要走，当然就有去的目标喽！”

“有！”

“是什么？”

"死去！"

"嘻嘻嘻嘻嘻嘻！那随你的便……你吓唬谁！象你这样的女人，不管河里，塘里，跳下去死了倒好！"

五

正巧在这时，那个梳着高发髻的侍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小小的紫色绸包袱，她一眼看到屋里的情形，不禁低下头去不知所措。

"什么东西？"伯爵的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尖锐。

"是信。"

"什么，信？拿过来！"伯爵伸出了手。

侍女看了看夫人，犹豫地说："这是……给夫人的……"

"管它谁的。还不快拿过来！"

他咬牙切齿，声色俱厉，侍女吓得脸色发青，惶恐地呈上了包袱，但仍然进退两难似地站在那里。

"还有什么事？"

"信差还在等着呢。"

伯爵打开包袱，露出一个大信封，是男人的笔迹。翻过来一看下款，伯爵的脸刷地一下变了颜色。

"好啦，你告诉他信确实收到了。……喂！把这个带回去，浑蛋！"

包袱被伯爵啪地一脚踢起来，在拖鞋上绊了一下，碰到门上。侍女赶快拾起来，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

伯爵气得两手直发抖，想用手撕开信封，但信封又很结实，只好用牙咬着撕开了。在伯爵抽出信笺的同时，信封轻飘飘地

落在正低着头的夫人眼前，现出了墨痕清新的藤泽茂光四个字。夫人连耳根边都倏地涨红了。

伯爵全神贯注地反复看过了信，脸上露出一种分不清是失望、放心还是猜疑的表情，把信笺撕得粉碎，扔在一旁，又在屋子里大步地来回走起来。

“哼哼！什么事关御裁呀！……装腔作势，什么玩艺儿……可是贞子，你也真了不起啊！据说藤泽体谅你的苦衷，要助你一臂之力哩。不简单啊！当然你也得好好地报答他啊！……贞子，你去参加化装舞会时，要替我向藤泽问个好啊。嘻嘻嘻嘻嘻！”

夫人全身僵硬，纹丝不动。

“我这么说大概你还不懂。信上是这么写的：本月二十日的化装舞会您大概一定会来参加，一切到那时面谈。哈哈哈哈哈！化装……化装……化装舞会上出现一个化装贞女，这倒很相称！哈哈哈哈哈。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很喜欢跳舞，可回国以后，简直讨厌极了。连进呦呦馆也讨厌。在藤泽和木下为所欲为的社会里，连跳舞也觉得没有意思。但是你倒还是可以去……不，不准你去。不能让你再呆在东京了。你懂吗？你说让我把你休了，可我决不让你走。你懂吗？让你住在别邸里，你就会得其所哉，谁知你会干出什么事来？你给我到沼津①去，明天就走！听清楚没有？我可要把道留在我身边。没有我的允许，就不准你越过箱根②一步！人们爱说什么闲话就说去吧，我才不管那一套呢！喜多川就凭喜多川自己的主意办事。”

伯爵粗暴地按了一下电铃，方才那个梳高发髻的侍女随即惶恐地走了进来。

---

① 沼津位于静冈县东部，骏河湾头的临海城市。

② 箱根位于神奈川县西南部，靠近沼津，为去东京的必经之路。

"喂！叫田中，叫田中到这儿来！"

田中是专门侍候夫人的管家。

"他还没回来呢。"

"没回来？混帐……好了，等他一回来就叫他马上来见我。喂！叫他到本邸来。喂！叫他们准备马车。"

侍女出去后，伯爵斜眼朝着象化石一般僵坐在那里的夫人瞟了一分钟光景，便大摇大摆地推开房门，随手把门摔得砰的一声出去了。接着传来了他在楼梯半腰和侍女说话的声音，再过两分钟光景，就听见正门前面响起了辚辚的马车声。

六

但是，这些响声恐怕都没进到喜多川夫人的耳里。以往，她就是有点病，也要挣扎着，对丈夫没有缺过迎送的礼节，但这次却打破了这种惯例，既没站起来，也没送出去。她不语，不看，不听，就象个石头塑像似的，僵坐在椅子上。

窗外落日的残晖渐淡，室内早已暮色苍茫。

自从嫁到喜多川家，尽管遭到丈夫种种无礼的恶言恶语，十二年间从来也没回过一次嘴，就是遇到难受的事情，委屈的事情，令人生气的事情，也都咬紧牙关，忍下一般女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恼。结果为了这么一件由于自己考虑不周的小事情，却又受到他如此无理的猜疑，不但被赶出本邸，又要被赶出东京，正室的地位事实上已被一个乡下姑娘抢了去，甚至连道子也要被抢走。自己被赶到比箱根更远的沼津去不算，而且还说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不准再回东京来，这未免有点过分，太无情无理了。唉！自己为什么要生为女子！又为什么要嫁到喜多川家来！

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的妇女之道也不可靠了，一直以苛责自身来指望丈夫回心转意，现在这种徒然的指望，已完全成了泡影。忍耐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效果呢？越忍耐他就越凶狠，越沉默他就越猖狂，而且还要恶意地给加上肮脏的罪名。多年的苦心已成画饼，这样忍气吞声地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呢？……她既不是在想，也不是在悔恨，只是呆呆地把一颗破碎的心沉浸在一切皆空的深渊中。

夫人突然感到有人过来，一双柔软的手，抱住了自己的双膝。她惊愕地抬起了眼睛，视线正巧碰上跪在她脚下往上望着的道子那双亮如明星的两眼。

夫人浑身颤抖着。

“道子，你也认为你妈妈不好吗？”

道子用右手堵住母亲的嘴，紧紧地搂住了她。

“道子！”

夫人呜咽着紧紧地抱住了道子。

“道子！你从明天……就要到爸爸那里去住了。妈妈要到沼津……已经……不得不暂时和你分开了。明白吗？”

在黄昏的朦胧光线中，夫人透过满眶泪水，也看得出道子白玉般的脸，已涨得通红，在那双充满着悲伤、愤怒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痉挛地颤动着，摇着头。

“道子，千万不要怨恨爸爸……妈妈也……妈妈……你也不要忘了妈妈。”

道子抑止不住哭声，把脸深深埋在母亲的怀里，用所有的力量紧紧地抱住了母亲。夫人伏在女儿的肩头，恸哭欲绝。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夫人忽然长吁了一口气，以心如刀割般的声音说：“道子，你为什么生为一个女人呢？做个尼姑吧！你去当尼

姑吧！嫁给人家受尽痛苦，有什么意思呢？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道子，千万不要给男人当妻子！你要做个尼姑，尼姑……”

在暮色笼罩的大厅里，母女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已是泣不成声了。

门外，侍女手里端着油灯，也是满眶泪水地伫立在那里。

第六章

一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的早晨，藤泽伯爵在高轮私邸的二楼上，睡到很晚才醒来。

平常他是住在永田町的官邸里的，为了躲避那些利用星期日前来拜访者的骚扰，享受一朝一夕的清闲，才在昨天傍晚悄悄地来到这里。除了最亲近的一两个人外，没有把去向通知任何人。

也不知什么时候把防雨板拉开的，灿烂的阳光已经照到伯爵枕头旁边的纸拉门上，楼下那只金丝雀也叫得宛转动听。稍微抬起头来，隔着纸拉门中间的玻璃窗，上总房州半岛一带的景色尽收眼底。初夏的品川海面上，满帆、偏帆点点，如果把纸拉门的框子当作画框，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伯爵轻轻用脚掀开那条紫藤花纹的绉绸被子，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散出一阵脂粉的残香，双手从黄绸睡衣袖筒里伸出来，交叉在脑后，垫在枕头

上，打了个大呵欠，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露出了微笑。

人生在世，不大可能遇到真正可以微笑的机会，可是藤泽伯爵却真的遇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回想起来，从一个父母是谁都弄不清楚的路旁弃儿，居然一跃而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伟人，就连自己也觉得仿佛象传奇故事一般。即使拍拍那位侍奉过巨头公① 的猿面冠者② 的脑袋，夸耀一声："天下英雄，唯君与吾耳！"也算不得什么吹牛吧。社会上的那些浑蛋，说我是靠藩阀如何如何啦，走运啦，一味做些嫉妒性的攻击。其实，我藤泽茂光虽说不肖，又依靠过什么好运气？现在的地位还不是我凭着自己的本事取得的。当然，要是维新三杰③ 那些先辈还在世，象我们这些后辈也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发挥才能。在甲东④ 被刺以后，说实在的，一时也确实有些失望，不过自从得到雄心勃勃的跛脚翁⑤ 的鼓励，叫我"不要灰心"以后，又振起了进取精神。实际上干起来，也没什么。要问这十年来支撑着日本大局的台柱子是谁，恐怕谁也不能不承认就是不肖藤泽吧。今天，我继承了先辈未竟的事业，抑制着后辈那些过激的议论，解决了内政、外交上的种种纷纭复杂的问题，宪法也到了将在一、二年内颁布的地步。这样，奠定东洋唯一的宪政国家的基础的责任和

---

① 巨头公指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武将，遣丰臣秀吉攻毛利氏，统一大半国土，后被部将明智光秀刺杀。

② 猿面冠者是丰臣秀吉（参见《不如归》第 39 页注①）的绰号。他生在农民家庭，小名猴子，后成为织田信长的亲信。

③ 维新三杰指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

④ 甲东，参见《不如归》第三十九页注二。他曾任内务卿，一八七八年被反对派暗杀。

⑤ 跛脚翁指大限重信（1838—1922），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运动，后任首相，曾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一八八九年被人投弹炸掉一条腿。

荣誉，就必然要落在不肖我藤泽身上了。不妨平心静气地来分析一下当代的人物：首先在内阁同僚中，世上公认木下和我是共同肩挑大局重担的人，他敏锐、果断，有大丈夫气概，但可惜的是没有洞察大局的眼光。长田呢，是个心术很坏的人，作为同伙虽然有用，但作为敌人却是不容忽视的家伙，当然他也不具备一个立宪政治家的资格。南条优点很多，但是，既没有学问，又没有实际工作才干，不过人挺聪明，对我只会帮腔，用不着担心他会捣乱。长仓是个笨蛋，只要给他一把算盘也就可以放心了。嵋——那个家伙大概快要回国了，说不定又要凭他的顽固论来使我为难哩，可他是个时代的落伍者，不管怎么逞强，也无济于事。白井——他那种粗暴的行为，也真叫人没办法，不过近来也老实多了，也许是因为到西洋去了一趟的缘故吧！唔！对待没法治的人的良策，莫过于让他们到巴黎、伦敦去吸一吸那里的空气。至于其他的人，都是庸庸碌碌之辈，起不了什么作用。野边地嘛，虽是个可怕的有手腕的人，好在已经让他到外国去了，用不着担心。在元老院里也还有两三个使人发怵的虎视眈眈的家伙，但是他们不过象几条瘦狗，只要喂饱了，自然就会摇起尾巴来！那么再看一看在野的人物吧。大井田，虽说是敌人，倒是个了不起的刚强家伙，而且手底下也有不少干才……不过……不过……那又能怎么样呢？根据目前的情况，在最近期间，还不用担心他会有什么举动。土屋本来是个正直人，特别是他穷得捉襟见肘，现在恐怕自顾还来不及呢。武东，这家伙是维新以来的大骗子，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实在是个危险的家伙，但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在土州人脑筋灵活，是一群见钱眼开的东西，万一闹起来的话，收买过来就是了。这么挨着个儿数一数，当今在日本可以与老夫我为敌的人，对不起，连一个也找

不出来。而且真正完全具备能有洞察大局的眼光、渊博的学问和足够接受西欧文明的头脑这些条件的立宪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经世家的人，对不起，除了我藤泽就再没有第二个。藤泽君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吗？藤泽就是老夫，老夫就是藤泽，哈哈哈！这难道不是天下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吗！

如果要为藤泽伯爵的微笑做个注解，那便是上述这些了。

二

藤泽伯爵的实质，可以用"聪明冷血"四个字来概括。聪明冷血原为人之所忌，滴水不漏的人是没有人缘的。根据高明而又为鬼神之所忌的道理，完美无疵的人常为人所恶，正因为一个人有些缺点或弱点，才会得到人的宽恕，这也是不得不遵循的人之常情。从处世哲学上来说，一个人的弱点，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安全阀。藤泽伯爵的主要安全阀，恐怕就是他那包藏着实质的外层膜——虚荣。正由于这种虚荣，他的聪明才容易被人用来吹捧，正因为这种虚荣，他才容易为一些不值当的事而激动，正由于他为了一些细微小事好动肝火，所以即使想学英雄的度量，一旦失败了却势必就要烦躁。至于他那种在感情上的脆弱，或许也是属于虚荣的一个副作用吧。

聪明冷血的藤泽伯爵在性格上与木下伯爵迥然不同。木下伯爵受到别人的拜托时，便会用"好"，"交给我吧"这两句话承诺下来，而且不惜全力去帮忙，可藤泽伯爵的一举一动，都决不会忘掉个人利害关系的打算。应该猛冲的时候，他却顾虑重重；应该沸腾的时候，他的血却变得冰冷。但是，只要在不损及自己利益的范围内，往往也能帮人一些小忙；只要是不伤及他的自尊

心——更确切地说是自负心，他也很能够礼贤下士。虚荣往往会使其演出奇妙的戏剧来。一个人成功之后，度量就会大起来，称心如意之后，也就特别喜欢对人施些小恩小惠。当然，即便是凉水，太满了，也会外溢。藤泽伯爵的恩惠也到了自然而然溢流的时候了。就在前几天，在野的大井田、土屋等人，由于藤泽伯爵的推举奏请，都获得了授爵的宠遇，这也无非是藤泽伯爵施恩施惠罢了。上月，和一个素无深交，何况是突然从乡下出来、而且还很刚愎的东老人一同坐着马车，到呦呦馆去参加贵妇人举办的游艺晚会，这也正是藤泽伯爵的一种沽名钓誉的表现。如果可能的话，谁都想当一当刘文叔①——尤其是象藤泽伯爵这样一个善于做戏的人。上月，想不到喜多川伯爵夫人竟也会两次来访。一方面也是因为赶上他心情高兴的时候，他才一口答应了她的请求。尤其是一个在华族社会里出名的美人——喜多川伯爵夫人肯于躬身托求，即使不是藤泽伯爵，也不至于轻易拒绝的。

藤泽伯爵对待女人的态度，同那些古往今来、而且也不论敌我的一般日本男子所抱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他认为，所谓女人，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可爱的、愚昧的、生下来就注定是供男人消遣、解闷和玩弄的动物罢了。中国的古圣先贤也没有规定一夫一妻的制度。日本的英雄中也从未有过实行这种制度的先例。况且，自己一向倾慕效法的太阁氏②自不必说，就是以朴素著称的德川翁③也都非常好色。维新的先辈中既然几乎没有一

① 指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57），字文叔，在位期间，施善政，倡导儒学，重用情操高洁之士。

② 太阁氏，指丰臣秀吉，参见《不如归》第三十九页注一。

③ 德川翁，指德川幕府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1745—1780）。

个强调那种古板论调的人，象我这么一个身负日本国家重任的人，就算玩弄五个十个女人，那又算得了什么缺点！人们对这种偶尔的逢场作戏，也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伯爵对女人的事，一直就是抱着这种心安理得的想法的。他认为，女人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活尸"，而且一向都这样玩弄惯了，因此有上述想法，恐怕也是很自然的。

但喜多川伯爵夫人那种严肃态度和诚意，对她自己来说，倒起了一个很好的护身符作用。藤泽伯爵答应了夫人那不得已的请求，又对她的胞弟梅津子爵做了一番亲切的开导。并且说：虽然不能马上解除停止华族礼遇的处分，但我愿尽力而为，不过，为了使子爵能有悔改的机会，应让他下去锻炼锻炼，于是便把他派为管理皇陵的下属，打发到京都去了，对夫人则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至于伯爵是在百忙之中由衷地出于同情才帮助她的，还是对将来包藏着什么歹心，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于关键的当事人喜多川夫人，已于上月突然到沼津去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如果伯爵真地对她抱有什么肮脏的歹心，那他就算枉费心机了。

三

突然，枕头一阵震动，一列驶往横滨的火车，轰轰隆隆地开过去，伯爵的思潮也随之一变，从维新前后的武打戏，又想到已故的甲东、松菊① 等前辈的事情。想到当年地位比自己高的，或是与自己并驾齐驱的人物，现在有的已长眠于九泉之下；有的则

① 松菊指木户孝允，参见第二一四页注四。他是明治政府初期的内阁顾问。

是意志消沉、对我甘居下风；有的甚至落在时代潮流之后，潦倒落魄，杳然无踪。接着又想到那位东三郎，自从在呦呦馆贵族夫人举办游艺会那天晚上见面以后，听说是生了病，至今还没得到机会跟他好好谈谈。他想：与其让九十九个顺从的人向我低头，毋宁是想让这个倔强的脑袋低下去。但他忽然从东老人的老态上，又不免联想到自己的晚景，虽然可以想象到自己百年之后，会有人在九段或丸之内①为自己建立起可供记念的记念碑；可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今天在日本不可一世的藤泽茂光，终究也要化为一堆白骨！想到这里，心中不禁为之怅然。不过，这种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奇妙的联想，忽然又把他带到前几天那个晚上的化装舞会上去，因而又想到由那个舞会而引起的报纸上那些关于自己的莫须有的新闻，不禁气得眼角都吊了起来。不过，当他想到在自己死了以后，一些小报又会失去了第三版的社会新闻而萧条起来的情景时，又油然产生了一种得意心情。接着忽然又想起前几天为了宣传一夫一妻制而突然跑到官邸来的那位妇女风俗矫正会干事某女士噘起嘴巴的那副样子，又哈哈大笑起来。

"大人，您睡醒了？"

纸拉门嘶地一声被打开，一个梳着岛田髻的十七八岁的女人悄悄走进屋来。她满脸脂粉，身穿挂着红衬领的和服，扎着锦缎腰带。

"您什么时候起来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嘀嘀嘀嘀。大人，您刚才在笑什么呀？"

"我吗？我没有笑啊。"

---

① 九段和丸之内均为在东京千代田区的繁华地域。

“还假装不知道呢！一定，那个，又想起什么地方的好人儿来了，所以才那么高兴！大人，您真坏！”她这样撒着娇。

藤泽伯爵心中想道：“撒娇吧，撒娇吧！做戏吧，做戏吧！我要不是今天的藤泽，恐怕还不如小戏班里的跑龙套的吃香呢！”他笑嘻嘻地望着跪在枕边的这个女人的脸。这是藤泽几个嬖妾中走运的一个，名叫小丝，也叫阿丝。也许正因为伯爵的住处有官邸、私邸和别邸之分，而他的妻妾也有公开的、秘密的、临时的等等不同的类型。

“快起来吧，已经九点啦。”

“有什么人来过吗？”

“啊！横滨的老板娘来过了，她说：既然大人还没起来，她先到新桥去办点儿事，等一会再来看您。”

“哦！阿杉来过了……还有谁？”

“还有，来海先生刚才从永田町带来了信件和电报。还有，须藤先生现在……”

“嗯，正吗？好，好……那么，就起来吧。”

藤泽起得身来，把散乱的睡衣前襟整理了一下，让那个女人给重新扎一扎绉绸腰带，打开纸拉门，亚字型栏杆外面，白涛汹涌的品川湾风景，一览无遗。伯爵打了个呵欠，眯缝着眼睛，口中小声地吟咏着，站了好一会儿。

“您今天可起晚了！”

有一个人在院子里向这边发出了尖尖的声音。伯爵向下一看，恰好和一个突然出现在牡丹花坛前面向上望的三十来岁的男子的目光碰在一起。

“哈哈哈哈！星期天要再不睡个早觉，身体可要支持不住了啊！我就下来……进来吧！”

这个尖嗓门的人，就是被公认为当时日本唯一可以和藤泽伯爵推心置腹的须藤正。

四

藤泽伯爵穿着睡衣就下了楼，盥漱毕，来到一间约十叠大小的日本式客厅里盘腿坐下，准备吃早饭。煮着扇贝的火锅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那个梳岛田髻的女人，以主妇的姿态，在旁边伺候着。食案旁边放着两三份用红笔加了注意符号的英文报纸和三四份日本报纸，另外还有一叠信件和电报。身为日本国家总老板的藤泽伯爵，每天收到的信件数量之大是相当可观的，一般的都由作为伯爵耳目的须藤等两位秘书代为处理，但是需要伯爵亲启、手批的信件仍不在少数。如同那个一边啃着芜菁，一边处理国政的克里斯比①一样，藤泽伯爵所最得意的也就是自己这种平民化、勤勤恳恳、连吃饭时间也不让它白过的作风。今天他就是一边看信件，一边吃饭；边吃饭边和须藤谈话。

须藤正身穿黑斜纹常礼服，长长的头发左右三七地分开，梳得光亮服帖，生就一张稍黑的圆脸，两道浓眉，一双深陷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人。显得比他的聪明老板还机灵。他随随便便抽出一份报纸，一边看着，一边不时地望着伯爵和那个女人，并搭讪着。虽说任何一尊主佛的前前后后都有几尊小佛，可藤泽既然是一尊非凡的主佛，那么在他前边的自然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小佛。这个从小就在伯爵身边长大的须藤正，为人非常聪明，对伯爵的一切就象精读一本书那样了如指掌——伯爵性格的弱点、气质上的表里以及说话的真情和假意，无不一清二楚。

① 克里斯比(1819—190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众议院议长和首相。

不仅如此，由于他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幕后，对任何一项法案、政策的制定，无不参与策划。因此，政治上的一切权术策略，更是无不精通。政治本来就是一种赌博、战争、投机，愚蠢之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其中趣味，但原来就对这方面抱有兴趣的须藤，在老板的熏陶下，表面上虽然还没有什么名声，实际上却早已成为一个政治家了。正如俗语所说："大树底下落果多，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接近势力——只要懂得利用之道——也就形成一种势力。"媚于灶"① 往往是"媚于奥"的一个捷径，要想攀上大臣，往往须要先从最接近的秘书官下手。须藤看透了这一点，表面上装出象是附在大树干上的纤弱的藤蔓，实际上已尽情地吸收了树干的营养而扎下了自己的根蒂，以备将来的腾飞。藤泽伯爵也并不是完全没理会到这一点，但他效法丰太阁使用石田② 的榜样，老是"正，正"地叫着嚷他做这做那，予以器重。

"还是那一套谬论重弹哇！"

藤泽伯爵手端饭碗，看着放在下边的一封用洋式信纸写的信，这样说。

"是堀吧……他该是已经离开柏林了吧？"

"就是，大概下月就回来了。象他那样的家伙，如果能移居到欧洲就好啦，顽固得叫人受不了，你说对不，正？"

其次是桧山男爵的来信，大意是：

……昨已面陈，今日特于敝庐聊备新鲣薄酒，虽无杜鹃啼鸣，而面对满庭新绿，把酒言欢，倾吐风雅，抑亦快事。阁僚诸公当俱在座，并已函邀东某前来，如蒙面予开导，窃为

① 见《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② 即石田三成（1560—1600），从小侍奉丰臣秀吉的一员猛将。

东老幸甚。请于正午命驾，鹄候光临。

另一封信，是前几天因捐献海防经费有功被叙为正六位的豪商小谷写来的，信里说他今晚在向岛别墅里略备薄酒一杯，希望伯爵赏光。伯爵想：这不但是前几天已经约好的，而且小谷待人一向热情，他家的夜宴也不令人讨厌，所幸两处都在向岛，桧山那儿散了以后再到小谷那儿去，连续应酬两家宴会也不成问题，因此立刻就这样打定了主意。在吃完早饭以前，其余的几封信也粗略地过了一下目，随后点上一支雪茄，和须藤一起走到院子里去。

五

伯爵和须藤一边说着闲话，一边走着，木屐过处在院中白沙上留下空当较宽的二字痕迹，顺着牡丹花坛，避开蔷薇花丛，绕过假石山，穿过松林，走到孤独建在院中一个角落里的茶室，在廊沿上坐下来。

藤泽伯爵的嗜好是政治和女人。他既喜欢穿着大礼服抛头露面，也喜欢盘腿而坐喝大碗酒。除了政治以外，虽然也读读书，作作诗，大谈美术，但是他的为人天性是属于粗犷不羁的，因此对风雅韵事兴趣不大，至于山水庭园、房舍装饰等等，概不关心。前几年修建这所坐落于高轮的私邸时，几乎一切都听任建筑师和园艺师去做主，所以竟然修出了这么个对伯爵来说并无用处的茶室，但是伯爵常常把这个僻静的茶室，充作夏季消闲的读书室，或效法丰公①的故智，在这里谈论需要避人耳目的

① 丰公即丰田秀吉。

机密。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吧？”藤泽伯爵弹了一下雪茄烟灰，看了看好象有什么事情要谈的属下。

“好象鼹鼠渐渐开始蠢动了。”

“也到了该开始的时候了……有什么新的事实吗？”

“据说昨天晚上，土屋和武东都到小日向的大井田家里去过啦。一直呆到了夜里十二点，是水间给送来的信儿。”

“哼！”伯爵看着手里慢慢燃下去的雪茄，过了半晌问道，“就是这些吗？”

“哦，还有，最近大井田和土屋的报纸，都忽然改变了调子，互相捧起场来。我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摸底，果然不出所料……据说，土屋也要出席这次大阪的恳亲会①呢，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不能够大意。”

“大井田这个家伙，当上了伯爵还嫌不够，又想讹诈哩！武东和土屋也都是些浑蛋，都被他利用了。可是，正，只要丢一根骨头过去，这些家伙的联合马上就会垮的。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最重要的是他们打着什么旗号。”

“旗号？你看这……”

须藤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报纸递过去，伯爵打开一看，是《东京新闻》上的一篇以“国民对修改条约的决心”为标题的社论，他按着须藤所指的地方读下去，先是一愣，等到读完全文之后，才想起手中的雪茄，但已经落在地上变成灰了。

“这与事实是大有出入的，不过，正，这可不只是出于臆测呀！一定是从哪里泄露了秘密。”藤泽伯爵沉下了脸，叹息了

---

① 恳亲会指自由民权运动者在大阪召开的要求设立国会的恳谈会。

一声。

“可不能大意，我们的四周都是敌人，到处都有不平不满的人。元老院、法制局……甚至内阁里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萨摩派的不平由来已久。正因为这样，秘密也就自然要泄露了。目前还按兵不动，但一旦下边发生骚动，他们几时起来做内应就很难说了。木下伯爵这个人本来就是以好与人为敌而出名的，对修改条约来说，他这种暴躁、刚愎的脾性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弄得不好，就有可能从这个缺口闹成全面崩溃。”

藤泽伯爵默不做声。木下伯爵厌恶须藤，须藤厌恶木下，这一点藤泽伯爵也是完全了解的，因此，他并不轻易相信须藤这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过，事实上木下伯爵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家伙，所以须藤所说的也正是伯爵时常在考虑的问题。

六

“万一这次事情失败了，正，你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上，怎么办？”

“这个，要是我的话，马上就先在小日向那边布下一步伏棋……”

小日向是大井田伯爵的住址。藤泽沉吟了片刻，说：

“昨天你回去以后，彼岛来了，他也再三地跟我谈过这样的话。”

“他们要比萨派高明得多哩！稍微大意，假使萨派和小日向结合起来，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哈哈哈哈哈，正，你虽然聪明，但毕竟还年轻，年轻啊！那些家伙能干出那样的活动吗？大井田再傻也不至于撇开我去和

那些毫无办法的萨派结盟呀！"

"可是，正因为毫无办法恰恰就容易被人利用。这个报纸还不是……"须藤用手拍了拍《东京新闻》。"该报因为没有财东，本来是办不下去的。可是就有象那个糊涂蛋华族喜多川之流，据说竟被说服了，近来已经成了他们主要财东之一了，同时萨派中也有很多值得可疑的人，不过，还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如若不然，这个消息又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呢？土屋之辈虽然不足忧虑，可是小日向却是不可忽视的。自从明治十五年① 出山以来已经六年了，简直是饿得忍不住啦！"

"可是，正，大井田这家伙实在太不象话，本来是自己成心闹着脱离政府，反倒到处去说是被我出卖了。也不想想是借谁的力量当上伯爵的！我对他的态度始终是宽大、公允的，可是那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竟利用土屋、武东来讹诈我了，真是阴险、可恶！这样的东西，要不给他点儿颜色看，就更要嚣张了。我绝不向他这种东西妥协。想要政权，随便让他叫嚣去好了。对不起，只要我藤泽一息尚存，决不容他东山再起！"

十分熟悉伯爵性情的须藤，只是微笑着没有吱声。因为他再迟钝也不至于觉察不出在伯爵疾言厉色地拒绝他的建议的后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真是岂有此理，既然是政府内部的人，哪怕泄露的是一点点机密，也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今天我还要见到长田，把这件事告诉他，要他对内部泄露消息的根源，彻底地查清。也要和南条商量商量，让他对萨派安抚一下。根据情况，恐怕还得接连给以严厉的处分哩，但无论如何这是个紧要关头，对木下也非得好

① 明治十五年是一八八二年。

好地忠告一下不可。……怎么样，是不是在日报上吓唬吓唬他们呢？”

“今天早晨我已把峰找来，向他这样说过了。”

“嗯，很好！”藤泽伯爵点了点头，盯着看这个属下的脸。伯爵的眼睛似乎在说：这家伙的头脑真灵活，要是成了大井田的属下，那可真要麻烦哩！

“峰的笔下素来不行，这是谁写的？”藤泽伯爵拿起了《东京新闻》。

“是一个姓佐藤的家伙。”

“噢，就是上月从法国回来的那个吧。文笔倒很锋利呢！”

“不但文笔锋利，口才也很好，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在土佐佬中间首先要数森，后进的就是佐藤，他们给武东和土屋当部下，怪可惜的。他们和大井田的喽罗乾、小杉等人，近来好象很接近……昨晚的集会也准是他们搞起来的。”

忽然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须藤闭上了嘴。

七

“好，藏到这儿来了……大婶，在这儿哪！”

随着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阿丝走过来了，跟在她后面的是个象座小山那样晃晃摇摇而来的胖女人。她约摸有五十来岁，象洋窝瓜那么大的脑袋上挽着个小小的圆髻，一件黑绉绸外褂紧绷在身上。从左眉到鬓发之间有一道显著的刀疤，这就是当年在北里任意捉弄过千百个男人所留下的纪念，这个女人乃是横滨大名鼎鼎的老板娘山吹屋的阿杉。

“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大人，不象话，面都不露了……老也见不到您来，今天我上门来了。嗬嗬嗬嗬嗬！”

她每一笑，前面的金牙便闪闪发光，大肚子也随着颤动。

“太忙喽，老也没得去。这可并不是谎话，最近连别墅都好久没去啦。好啦，坐下吧。”

老板娘把阿丝推到伯爵身旁，自己坐在须藤旁边。

“对不起，须藤先生，我这老太婆，您将就点儿……”

须藤傻笑着。

“真是的，大人，您不多保养保养，身体可要吃不消呀。我说小丝……丝儿，你一个人把大人给霸占了，可不应该！一个好妻子，偶尔也要劝男人到别处去喝喝酒啊！”

“真讨厌！大婶，净瞎说，我哪配……”

“须藤先生，您也放聪明点儿，把大人拖出来玩玩嘛！”

老板娘在须藤的膝盖上啪地拍了一下。

“哼哼！好个奇怪的保养法！”

“什么？您的嘴真损。大人，对这个人可要小心啊。别看他在您面前装得这么规规矩矩的……大人，今天天气很好，就乘下一趟快车到横滨去玩玩怎么样？丝儿要是不放心，我看，就请大人把她也带上嘛！”

“不行，不行，今天有约会。”

“嗳呀，要到哪儿去啊？”

“下午就要到向岛去。”

“您净找借口。”

“谁骗你？先是桧山，接着还有小谷，要出席两次宴会呢。”

“啊呀，是吗？”

老板娘琢磨了一会儿。这次来访的目的有三个：一是如果

凑巧，就把伯爵邀出来；一是来索取介绍阿丝的报酬；再一个是听到外边传说，最近要颁布一个文官考试规则，今后凡是不经过考试及格的人，就不能做官，因此无论如何想在规则出来以前给一个亲戚谋到一官半职。可是，老板娘还没来得及谈到正题，用人就来报告说诗人上林桐北前来拜访。

过了半晌儿，北岛龟代子来了；驸马候选人杉本来了；聪明的高等官芦原也来了。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客人接二连三地拥到这里来了。原来打算过个安闲的半日，结果也没得闲，尤其是藤泽伯爵本来就很健谈，来者不拒，滔滔不绝。正谈得起劲，忽然想起下午的约会，这才领着杉本和诗人桐北，驱车前往向岛，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第七章

一

墨堤为一片绿叶所笼罩，花园里的青梅已含酸。在此牡丹既残，藤花凋谢，而菖蒲尚未飘香的时节，聪明圆滑的桧山男爵之所以邀请诸阁僚和二、三知己，在此恬静的向岛别墅相聚，既不是什么赏花会，也不是为了满足这些高车驷马阶层除了女人以外的另一种安慰——赌筒任纸牌，更不是要以“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方式来炫耀各自的胸怀，而是想利用星期天的一个下午，来舒畅一下平日为国务操劳而疲惫不堪的身心而已。

别墅是一座枫树满园，四周围着枸桔篱笆的雅致建筑物。

从这里虽然不能越过隅田川上的白帆顶远眺富士山的雄姿，但是园中的一株秀竹、一块踏石都是极尽江户园艺家的匠心。占地虽说不算太广，但四季的风趣俱在，是主人在纷繁的公务之余，到此吟风弄月的佳境。门楣上挂着李少荃[①]写的“小仙洞”的匾额，两旁有一副对联，“风竹有声画，石泉无操琴”，据说这是何如璋的笔迹。主人是否是仙骨隐士，虽属疑问，但别墅的风雅，倒不愧为一个诗人的住处。

近来洋风大盛，什么洋餐、洋服、洋酒、洋房，一切都讲究西洋的，简直洋得使那些首倡的人都感到有点腻烦了。这里的主人，看透了这种心情，所以，今天的菜肴则完全改成了清淡口味。酒是真正老牌的滩[②]酒；席面一概由“八百松”包办；不论主人和客人都是穿着家常的便服；还有那必不可少的艺妓，三个都是从“柳桥”叫来的，不带三弦琴，特意打扮成普通妇女的样子，话不多，只是小心殷勤地在一旁斟酒。由主人的千金小姐绢子奏筝一曲作为余兴。谈话当然是不涉及政治，以避免辩论，只是痛痛快快地举酒言欢。当客人们在燉菜之后吃到生鱼片时，无不因别具风味而赞不绝口，喜笑颜开。被邀请的客人有：南条伯爵、川畑伯爵、长田伯爵、小峰伯爵、原子爵、菱田伯爵、白井伯爵。木下伯爵和长仓伯爵因为有要事不得脱身没有来，但主客藤泽伯爵虽然迟了些，终于带着杉本、桐北两个人赶来了。此外还有元老院的鹈饲子爵，散步时由此路过，因为听到这里很热闹，也就贸然进来了。桧山男爵虽然觉得这位不速之客会给他添麻烦，但又想到：把这个家伙笼络好，也算对现内阁——即对日本尽了一份忠诚。于是机灵的主人还是堆着笑脸把他迎了进来。

---

① 少荃是李鸿章(1823—1901)的号。

② 滩是有名的酿造清酒的地方，在兵库县大阪湾的北岸。

不多时，消息灵通的音羽屋，也主动地从附近的别墅赶来伺候，他正在那里休养。这样一来，这个别墅里的人数就相当多了。

酒席摆在二楼上。两个十铺席房间当中的纸隔扇撤掉了，成了一大间。满院的绿叶映在酒杯里；傍晚的熏风给每个醉脸吹送着蔷薇的清香；初夏将临，墙边的单瓣水晶花和雾岛杜鹃花，已是红白相间；田圃里的蛙声尽管在预示着春梦已醒，可是楼上的人们却都沉入醉乡。主客虽然都说晚间还要参加小谷别墅的另一次宴会，想留点儿量，可是酒到杯干，不知不觉都喝得身不由已。首先是温厚长者小峰伯爵已变成了大人国①中的红脸汉；白井伯爵不住地强要和长田伯爵掰腕子；原子爵缠着音羽屋讲起西洋戏剧；川烟伯爵则和艺妓以中音唱起自编的小调；藤泽伯爵今天早晨心头上还笼罩着的一丝忧虑乌云，现在也不知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手持洋溢着美酒的小酒盅，已经是兴高采烈，心花怒放。

二

随着日影西斜，人们的兴致更浓了，在杯盘狼藉中，席次也渐渐地乱了，有的聚在那边，有的孤零零地坐在这边。藤泽伯爵背倚着廊沿的栏杆，手里拿着雪茄，一面望着挂在壁龛里主人珍藏的东坡真迹——“梨花淡白柳深青”一首七绝的条幅，一面和主人桧山男爵、诗人桐北不断地谈论着唐宋诗人的短长。川烟伯爵大大咧咧地盘腿而坐，和杉山对弈正酣。鹈饲子爵嘴里嚼着中国青梅蜜饯，在一旁观战，嘲笑说：“川烟兄虽然能征惯

①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中，有想象中的国家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描写。

战，但围棋还是下得很蹩脚哩！”白井伯爵和小峰伯爵，用似通不通的南蛮①话，评论着金鱼和蔷薇的好坏。原子爵独自兴致勃勃地哼着最近才学会的谣曲《钵木》②。菱田伯爵拿起壁龛上摆的高丽瓷貉，私下里和自己珍藏的青瓷鱼篮观音比较，暗自估量着它的价值。这时候，正在屋子中央跟艺妓和音羽屋在一起且饮且笑的南条伯爵，向主人开口说：

“桧山兄，今天您安排得的确高雅别致，不过，象我这样的俗人，没有三弦，总觉得寂寞呀！我来跳一个达摩舞③，请您找一把三弦来吧。喂，秃头，你来弹！”

“嘿嘿，南条老爷的舞蹈一定很地道……”音羽屋抚摩了一下自己的秃头。

“南条兄又卖弄他那一手了。算了，算了，不要把一个难得的雅会给庸俗化了。”靠着柱子，右手拿笔、左手拿着诗笺，正在凝神苦思，想要做一首即兴诗的长田伯爵搭了腔儿。

“长田兄，让我给你揭穿了好吗？哈哈哈哈哈。长田兄会咏和歌，他的本事可大啦。诸位，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长田先生，别看他装得那么一本正经，其实他从奇兵队④那时起，就精于此道哩……”

全座为之哄堂大笑。长田伯爵也苦笑道。这时候，藤泽伯爵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说：“诸位，为了纪念天下英雄聚集一堂，咱们来一个诗歌书画大合作怎么样？”

---

① 南蛮是室町时代末期(1573—1602)至江户时代对葡萄牙、西班牙的称呼。

② 《钵木》是日本的能乐曲名，一种散乐。

③ 达摩舞是日本的一种民间舞蹈。

④ 奇兵队是一八六三年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创建的军队，曾支持长州藩的尊王讨幕运动。

“妙，妙！快些叫他们准备笔墨。”主人桧山刚要站起来，南条伯爵却捋着胡子呵呵地笑着说：

“藤泽兄真坏！看来是要将我一军吧。好吧，我跟你合作诗画，可是作为交换条件，你也得和我合作来舞一曲，成吧？”

“我是个不会耍的猴子呀！所以……”

“撒谎，撒谎！藤泽兄都开始跳交际舞了，怎么能不会日本舞蹈呢。是不是，秃头？尽管在政治上我是追随你的西洋主义，可是在女人和游艺上，我还是个国粹保存主义……”

“那么，就先领教领教南条兄的手舞吧！”

“没有三弦伴奏，跳不上来呀！”

“恐怕用不着三弦了吧。南条兄的手舞是手比两下，脚划三下的，反正是手忙脚乱，也不会有跟得上拍子的三弦。”川畑伯爵一边收拾着棋子儿，一边笑着说。

“川畑兄的嘴太损了。好吧，那么就来一个不带三弦的手舞。好，开始，开始了。寺岛、秃头，你们也一起唱吧！准备好了吗？来！哟咿哟咿哟咿……”

“哎呀！大人，当心啊，等把这儿收拾收拾。”

三个艺妓很快地把杯盘收拾到一边儿。正在这时，本家的小姐绢子进来了，叫了声“爸爸”，桧山男爵站起来，她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哦，是吗？请他到这儿来吧。”

“桧山兄，是谁来了？”南条伯爵虽然醉了，耳朵却很灵，他抢先问了一句。

“说是老东来了。”桧山男爵说着，看了看藤泽伯爵。

“这位先生到底来了！”

全屋稍微静了静，一会儿就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三

东老人跟在迎到楼梯口的主人桧山后面，径直来到屋子里，透过墨镜，向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然后走到末座，以目向大家致意。

在座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他的身上。除了一件棉袄已换成夹袄外，其他的外褂和裙裤还是那天去呦呦馆穿的那套，只是当时缠在左眼上的绷带现在已换上了一副墨镜，雪白的头发和胡须显得更突出了。

“啊，东君，久违了。听说你病了……可不是有点儿瘦了。诸位，这位就是东先生。”藤泽伯爵代替主人，做了介绍。

东老人施了一礼，坐在艺妓送过来的皮坐垫上。在座的人们暂时停止了谈话，有向他点头还礼的，也有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只有鹈饲子爵和原子爵毫不理会地继续下着棋。

“您就是东先生吗？鄙人贱姓南条，请您多多关照。”南条伯爵挨近东老人身边，随随便便地做了寒暄。

绢子小姐给东老人献上了茶。

“绢子，快给东先生拿食案来！”

“不，桧山君，请不要费心了，因为病后身体还没复原，本来要辞谢你的盛情邀请的，又觉得那样太失礼，所以虽然晚了，还是赶来了。”

“东君，先喝一杯。”

藤泽伯爵把酒杯在洗杯碗里稍微涮了一下，递过来。寺岛过来斟酒。

东老人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正在禁酒中。”

“怎样啦，你的眼病？”桧山仿佛在替东老人解释似地问道。

“左眼无论如何是非瞎不可了。”

“真是太不幸了！”

“噢，我在呦呦馆看到东先生的头上缠着一层一层的绷带，还真吃了一惊呢！寺岛，你看见了没有？多少有些象舞台上的反派角色哩！”

东老人没做声，只是透过墨镜凝望着南条伯爵那喝得变成粉红色的胡子拉碴的脸。

“可是东君，你的眼病，也许是值得庆贺的呢。伊达政宗①、甘必大②都是独眼。你的眼病说不定正是使你成为英雄的象征呢。”

藤泽伯爵的这种英雄癖，一有机会就露出来。

“南条兄，南条兄，你那轻易不露的‘达摩舞’怎么样了？已经完了吗？”

川畑伯爵走开了一会儿，边用手绢擦着手，边入了座。

“因为来了稀客，挪到后边去了。”

“川畑君，这位就是上次谈过的东君。”

川畑伯爵听到藤泽伯爵在喊他，便站起来，坐在东老人面前。

“今天初次和你见面，不过你的大名却在二十年前就知道了。戊辰年间，川畑我负责的是海路方面，没能和你交手，可是听说你在甲州关口打得很出色，大村也曾念叨过。”

坐着也显得身量很高的东老人，听到人家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脸色倏地涨得通红，不禁浑身发抖。

“听说后来你一直住在甲州，请教，今年高寿？”

---

① 伊达政宗（1567—1636），日本武将，因瞎了一只眼，世称独眼龙。

② 甘必大（1838—1882），法国政治家。

“东君比我大九岁，今年该是五十七了吧？”桧山回过头来望着东老人说。

“五十七，看来不是显得很老吗？”藤泽伯爵嘟囔着说。

“大概是净吃麦饭和白薯的缘故吧，哈哈哈哈！”东老人笑着说。这时一个黑漆食案送到了他的面前。

“来，喝酒，喝酒。我看，在这儿把酒喝足了，到小谷那里只喝点醒酒茶就算了。来，鹈饲君、原君，你们的胜负以后再说吧！”主人这样说。

“不用管他们，那两个人不会听人劝的。来，斟上，斟上……东君，喝一杯总不要紧吧？”

这样，在座的人又喝起酒来。清风阵阵，庭前的东坡竹梢上闪烁着落日余晖。

四

谈话又回到戊辰的往事上去，历数那些简直象走刀山似的惊险逸闻。当时所谓的矛盾冲突，在今天看来犹如儿戏，实在不值一笑。有的说得很得意，有的在悔恨过去的失策，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畅舒己怀。

正在吃着冰镇的生鲤鱼片的藤泽伯爵，忽然放下玻璃筷子，把艺妓给他斟上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捋着稀疏的胡须，昂然环视了一下全座。

“多么痛快呀！我们生在这千载难逢的时代，实在是件快事！依我看，即使是那些元龟、天正时代的诸君子①，为了要能

① 诸君子指活跃于一五七〇至一五九二年间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德川家康、丰田秀吉等武将。

生在这个时代，哪怕抛出万金财富，恐怕也在所不惜吧。岂不太有意思了吗！回想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的半生的确如同一部传奇故事一般。”

“真象是南柯一梦啊！咳！要说梦，现在我还做着五稜廓①剖腹的梦哩。哈哈，哈哈哈！”桧山男爵捋着美髯说。

“这就是所谓：势分敌我，决死相争，彼一时也；如今同聚一堂，把酒言欢，此亦一时也！在座诸公，恐怕没有一个不是从间不容发的生死关头闯过来的。象南条君，是从寺田屋②白刃下边拼出来的；象木下，当初可以说半个身子都已进入坟墓，可是今天还如此健壮地效忠君国。至于桧山君和白井君，现在亲密得象弟兄一般，可是在维新当时还不是以刀枪相见的敌人吗！就如东君，如果回顾到二十年前，恐怕也决料不到今天会同我们同聚一堂吧。”藤泽伯爵欣然一笑，又举起了酒杯。

东老人坐在末座，默默不语。

“要说能从三百诸侯③的过去，演变到今天宪法已经制成，议会就要召开的维新局面，真是一个彻底的飞跃发展。恐怕就是在新富座④的旋转舞台上也演不出这样快速变化的戏剧吧？”满面笑容的杉山回过头来对音羽屋说。

“您说得对……象小的这样人今天也能够前来奉陪诸位，实感莫大荣幸。所以我经常对堀越⑤讲，我们这些作艺的，千万不

---

① 五稜廓是江户幕府于一八六五年在北海道函馆建成的城堡。一八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幕臣榎本武扬据此以抵抗官军，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

② 寺田屋是京都的一家以船员为对象的客栈。一八六二年讨幕军内部曾在这里自相残杀。

③ 三百诸侯，江户时代有将近三百个大名。

④ 新富座是东京有名的剧院。

⑤ 堀越，即堀越二三治，歌舞伎作者。

要忘记过去，不要忘本啊。”

“音羽屋说得好。要是人们都能把过去的事情铭记在心，那么，争吵的事情大半也就不会发生了！”白井伯爵插了一句。

藤泽伯爵马上接了话茬儿：“不，最可怕的是感情上的龃龉所引起的冲突。在维新前后，为这个死去的，真是不胜枚举。我前几天偶然拿出大久保、木户诸位前辈的来信看了看，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有一些事情，彼此如果能开诚布公，握手言欢，满可以一笑了之，只因其中横生枝节，以致由于毫厘之差，酿成悲惨的结局，实在遗憾！”

南条伯爵只是一个人接二连三地喝酒。

“殷鉴不远，在明治二十年的今天也还是一样，所以前几天我在演讲中就说：如果对功臣的去就进退不谨慎从事，上则有扰至尊之心，下则足以污辱功臣之名，实在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近来社会上不断地在喊叫什么‘藩阀、藩阀’，肆意攻击萨、长藩士，实在是愚蠢到家了。其实，我的眼中只有至尊和日本社稷。敝人虽不才，但胸中却是光明磊落的。我决不是象所谓‘藩阀’那样卑鄙龌龊的人。既然要辅翼天皇，奠定东洋前所未有的立宪国家的基础，倘若没有这点见识和度量，那还能担当起如此重任？我的目的是与天下人共襄政治。为了使野无遗贤，我愿竭尽绵薄，全力以赴。在座的桧山君就和我有着共同的愿望，因此我们正想敦请今天在座的东君出山呢。”

座上鸦雀无声，只有那边一个角落里，鹈饲子爵和原子爵依然在棋盘上争着胜负，只听着棋子儿在叮叮做响。

“东君，你如果下了决心，就请你接受这个重担吧。也许二千

石①对你还有点委屈也未可知。但自从宽文②以来，二千石嘛，事实上是国家的柱石。已故的大久保就非常重视二千石。中央政府的机关不论多么完备，如果地方长官不得其人，立宪政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了。目前正请长田君积极调查研究地方的自治制度，可是即使自治制度已经尽善尽美，如果没有好的地方长官，还不是象一只没有舵的船一样。二千石就是陛下的代表，中央政府的股肱。在当地也就是人民的父母……东君，是不是可以听听你的意见？”

藤泽伯爵注视着东老人的脸。

在座的目光也一齐转向东老人。受到当代日本独一无二的权威者藤泽伯爵这样的垂青，是何等幸运！因此，杉本、桐北，就连寺岛和艺妓们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末座。

五

东老人抬起头来，透过墨镜向藤泽伯爵、桧山男爵以及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厚意。不过，我老东是个落在时代后面的老朽之辈，毕竟不配充当诸位的手下以供驱使了。桧山兄，多谢你的一番好意，不过，我还是做一个富士见村的农民更合适些……诸位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下去吧。我老东从此还是要越过小佛、

---

① 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名（诸侯）由朝廷任命为县知事，俸禄为二千石。后来改为币制，月薪为三百圆。

② 宽文是日本江户时代后西（1661—1662）、灵元天皇（1663—1672）的年号。

笹子①，回到富士见村去睡我的午觉！哈哈哈哈哈哈！”

席上至少有五六个人都惊呆了。

藤泽伯爵微微笑了一下，说：“东君，别说这些推托的话吧！如果你不愿意，也不勉强……但是，东君，你很清楚‘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这个道理吧。也许听说要做我的手下，所以感到不愉快。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我藤泽的政府，而是天皇陛下的政府。作为陛下的股肱，治理万民，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此圣明之世，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士，都应竭尽心力为国效忠。至于隐居山林，如果是在古代的中国犹有可说，但在今日的日本，在如斯的时势之下，这却完全是时代的落伍者，不，简直是任性，是偷闲。东君这种推托之辞，对不起，我实在不能理解。”

“不，并不是推托，俗语说得好：‘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藤泽先生，要找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在东京还不是车载斗量吗？放着这些人不用，反而特意来拉我这个土里土气的落后于时代的糟老头子，这又何必呢？你的盛情我很感谢，但恐怕这是有些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了吧！”

在一旁听着的杉本，心想：“这太没礼貌了。”于是，便带着不高兴的脸色望着东老人那张严肃的脸。但是藤泽伯爵始终要坚持他那占上风的态度。

“东君方才的一席话，好象是说我有阻塞贤路的意思，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方才我已说过，我的胸中是光明磊落的，对朝野也是一视同仁的。不过象大井田和土屋之流……”

藤泽伯爵对在座的人扫视了一下，接着说：“他们对我抱有

---

① 小佛和笹子，都是旧甲州街道上的险峻山顶。小佛位于今东京都八王子市与神奈川县相模湖町之间，海拔五四八米，顶上有小佛关口；笹子位于山梨县东部的甲府盆地与郡内地方之间，海拔一〇九六米。

成见，从来不了解我的心情，无故煽动一些年轻人胡乱闹事，这很不好。我的胸怀是青天白日、光明磊落的。即使是他们这些人，如果真能和我意见一致，肝胆相照的话，我随时都愿意和他们合作，共襄国政。古之郭隗①曾把自己比作死马之骨自荐于燕昭王。如果东君有心帮我开辟贤路，那就请来个'先自隗始'如何？不肖我藤泽不辞做一个燕昭王。"

善于辞令的藤泽伯爵鼓其如簧之舌，把东老人说得默然无语。

"不要太刚愎了。要知道我并不是有什么企图，才做这番斡旋的呀！请你好好地考虑一下吧。"桧山男爵埋怨道。

东老人扬起脸来，说："不，就是总理大臣，我姓东的也是敬谢不敏。藤泽先生，桧山君，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以后请不要再提了。"

因为声音高了一些，在那边角落里和原子爵对局的鹈饲子爵，也停下了举着棋子的手，目光锐利地向这边望了一眼。

世故老练的藤泽伯爵的脸上，终于也泛出了不悦的神色。

"既然这样严词拒绝，我藤泽当然也没有三拜九叩地来求你的道理。哈哈哈哈哈！人各有志，如果认为乡下好，那么，不管睡午觉也好，睡早觉也好，悉听尊便吧。可是东君到底不是三岁的孩子，恐怕也不只是因为不愿意才拒绝的吧。我想领教一下你这样严词拒绝的理由……"

藤泽伯爵竖起右膝欠起身子，摆出一副坐着拔刀的架势。

① 郭隗是中国战国时代燕国人。燕昭王（？一公元前279）想招贤纳士以报齐仇，向郭隗问计，郭隗把贤士比作千里马，自比千里马骨，对燕王说："王欲致士，先自隗始；隗且允事，况贤于隗者乎？"后来燕王筑黄金台，尊郭隗为师，乐毅等贤士果然相继而至。

六

东老人离开甲州的茅庐，在东京已经住了四十余天。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拜访了旧主人；扫祭了祖先的坟墓；给亡母、亡妻、亡弟也做了法事；诊治了眼病；在呦呦馆游艺会以前和藤泽伯爵会见过一次，会后又与桧山见过两次；和其他两三位旧知也都见过面；还出席了上野的彰义队二十周年纪念会，曾暗暗地流了一掬眼泪；也访问过那位侨居英国照顾晋的杂货商人仪兵卫的在京家眷。来京的目的大半已经达到，因此，多少已经有些归意了。但是，还剩下两三件没有解决的要事，这些重大问题关系到自己一生的浮沉，与晋的前途息息相关，难以解决，需要花些时间来深思熟虑。恰巧，春寒好象解事似的，使东老人闹了一场轻度的疟疾，有三个星期卧床不起。在这意外延长的逗留期间，他闷居在弟弟家的楼上，一直在左思右想。

在他卧病的三个星期中，上野的樱树已经长出了绿叶，并且也听到，在藤泽伯爵的官邸里开过化装舞会，因而流传着好些离奇的风言风语；天皇行幸于木下伯爵的官邸，以前的一些戏子竟近至御前咫尺演了戏；还有暴发户的绅商用海防献金换来了御赐的爵位；那位劝说德川将军完完整整地把天下交给天皇的倡议者冰川翁①也已叙了伯爵。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从弟弟嘴里，有的从报纸上，一件件传到了东老人的枕边，使他又得到了许多可供思索的材料。

不，用不着再思索了。原来在甲州的山村中曾给明治政府

---

① 冰川翁，即胜安芳，参见第一五五页注一。原幕臣，在明治政府中任海军卿、枢密顾问，封为伯爵，自称冰川。

和明治社会所做的弹劾，从这四十天的见闻里已完全得到了证实。萨、长藩阀的那种不可言状的骄纵专横，本在意料之中，但经过这次在帝都的耳闻目睹，才深感这种情形实在是骇人听闻。日本的政治已被萨、长这群贼子们搞得紊乱不堪，日本的空气已被萨、长藩阀所放出来的毒气弄得臭不可闻。轻佻、浮华、淫靡、污秽的歪风邪气到处可见。和藤泽伯爵初次相会时，看到充满珠光宝气的呦呦馆晚会，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触，再加上后来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足以引起他愤慨的事实。还有在去谷中扫墓的归途，他看见上野公园那些熙熙攘攘赏花的人们，都是那么莫名其妙地恣情欢笑，他想：这些毫无操守的男人们，只知道逢迎萨长政府，苦心钻营，以求飞黄腾达；愚昧无知的女人，也只知献媚取怜，甘受萨长男子的玩弄，不由得心中叫道："江户男儿的节操哪里去了！"而且这还不仅仅限于普通的男女，连桧山之流都是地道的帮闲，他在上野彰义队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那一席讲演，难道是从有节操的德川武士口中说得出来的吗？不，就连自己的弟弟也是这类货色。青柳夫人的态度与天气的渐暖刚好相反，一天比一天冷淡下来，不过她到底是个女人，当然不值得计较，可是那位捋着胡子的弟弟也变成了这样的俗物，这该如何解释呢？见了他的面就不禁怀疑：这哪里象是三十年前梳着蜻蜓发髻，被青柳领走时，哭喊着说"不，我不去！"的那个可爱的弟弟呢？不论是在拜访旧主人家的时候，还是到眼科医那里看病的时候，或去打听公债行情的时候，到处都充满着萨长的歪风。这种歪风所到之处，男子颓废，女人堕落，人们那种朝气勃勃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了。

早知道这样，又何必到东京来？即使不亲身走近这个臭粪缸，在远处捂着鼻子闻一闻也就足够了。唉！真不应该走出甲

州的茅庐呀！……但……

问题就在于这个“但”字上，疟疾好了本应即时整理行装回家，而使他心中发生踌躇的就是因为这个“但”字。受到桧山的邀请，虽然心中不愿意，也还是答应下来，甚至即使时间已迟，还是驱使东老人赶到桧山的向岛别墅来的，也是这个“但”字。

七

但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意见上的分歧和感情上的隔阂，尽管对方有容忍的雅量，这一方也有抑制的气度，但终究难于避免一次爆发。而且抑制的时间越久，爆发的势头也就越猛。东老人胸中的积愤已经抑制了二十年之久，没有得到发泄的机会。这次来京，每次和藤泽伯爵、桧山男爵会面，也还是压制了心头之火和骨鲠在喉的语言。可是今天为形势所逼，忍受也已超过了极限，东老人已无法抑制从心底里不由得涌上来的激动感情，他那掩在白胡须里面的脸色逐渐红涨起来，额上是深深的皱纹，双肩高耸，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攥成拳头，气势汹汹地斜眼瞧着藤泽伯爵，在答话之前，先咳嗽了两三声。

“理由？理由很简单。我姓东的虽然老迈昏庸，但还没有昏庸到给你们当鹰犬爪牙的程度。如果志同道合，自无可说，但是现在要想叫我和你们共事，不管县知事也好，听差也好，甚至总理大臣也好，都只能敬谢不敏。”

“这么说，是因为意见不合了。好。既然意见不合，那当然也没有硬逼你低头的道理，不过为了日后的参考，倒是愿意听听你的所谓意见。”

“东君，那种败兴的辩论算了吧！你要是无意仕途，也决不

勉强你就是啦。不要再谈那些庸俗的大道理了，还是欣赏欣赏南条兄的舞蹈吧！”桧山心中有些着急，因此，想用一笑了之的办法打开僵局。

“桧山君，没有关系。如果要辩论，我纵然不才，还愿奉陪。东君，对于政府究竟有什么意见，很想先从这方面领教领教。”

“既然你那样想知道，那我就谈谈吧。我认为明治政府是一个对陛下大为不忠，对人民极为不义的亡国政府。其罪魁之一，藤泽先生恕我冒昧，我认为就是你。”

霎时间，藤泽伯爵脸上燃起了怒火，但转瞬间又变成了傲慢的微笑。

“你说明治政府是亡国政府，我是罪魁……这倒是闻所未闻的论调，其理由何在？愿请教。”

“简直是小报的口吻！”杉本大声地嘟囔着。

东老人透过眼镜向说话的人瞪了一眼，于是又从藤泽伯爵开始，对在座的人巡视了一遍。

“你们平素听惯了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今天偶然听到我这样不客气的破锣嗓门，准有些刺耳吧！但是，藤泽先生，桧山君，为了答谢你们对我的种种关切，才来向你们进这番忠告的。请问全体在座的诸君，你们究竟打算把日本拉到哪里去呢？应该知道，两千五百万苍生和天皇陛下并不是你们的玩物呀！”

席上鸦雀无声。长田伯爵抱着双臂，南条伯爵放下了酒杯，桧山男爵脸上显出闯了祸的神情，其余的人也都感到有些意外的样子，艺妓们听得都发了呆，大家一齐注视着东老人那张严肃的脸。藤泽伯爵啜了一下空酒杯，发觉没有酒，才叫艺妓给斟上。

“这二十年来，我虽然一直隐居乡间，但始终在注视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起萨、长政府。但是目

前的明治政府和没落的德川政府又有什么不同？不！德川时代还没有如此腐败。德川幕府多少还关怀一点人民。”

“不过，东君，庆应三年的日本和明治二十年的日本，可不能同日而语啊。不管你怎样怀念德川幕府，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事实终归是事实。这二十年日本的进步和领导日本进步的明治政府的功劳，我想只要不是白痴，无论什么人都不得不承认。”川畑伯爵从侧面插了进来。

“进步？所谓进步指的是什么呢？莫非说在诸侯旧邸上盖起了呦呦馆；身份高贵的妇女象艺妓般地连蹦带跳；挂着勋章的大臣卑躬折节地向西洋人献媚乞怜；腐败、轻薄，依样画葫芦地生搬硬套西洋的制度，难道这就是进步吗？”

藤泽伯爵觉得非常可笑似的，哈哈地笑起来。

“简直不值一驳，东君刚才一再说老迈昏庸，我还以为是谦逊，原来这就是你的自白呀！你要知道，明治政府是秉承明治天皇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行经纶于国内’的旨意的政府。大久保、木户诸前辈也都是秉承这种旨意而立，秉承这种旨意而死的。不才我藤泽茂光，继承前辈遗志，与在座诸公一起继续发扬光大维新的大业。为此，也曾到欧洲去调查过宪法；官制改革了；地方制度也改进了；海陆国防也建立起来了；修改条约方面，正在积极交涉；振兴工业方面，也想尽了办法；在培养人材、普及国民教育上更是不遗余力；司法方面也有所整顿；立法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在外交方面更是毫不松懈地焦思苦虑。我所肩负的重任，是要把闭关自守的日本尽快推上世界的文明舞台，这种苦心，象东君这样置身局外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无从理解的，但是‘天地神明共鉴此心’，陛下已洞察此情，九泉之下的前辈诸公也目视此情，东君竟把这个继承维新大业的正统政府，说成是亡国

政府，那么，就请你推翻明治政府，而让德川幕府复辟好了。那时，你就可以在自己头上重新梳起丁字发髻，挎上腰刀，把外国人都赶走。使日本国内的郡县制度倒退到原来的封建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把日本拉回到一千年前的老样子。是的，从日历上看虽然只有二十年，但从进步上看也的确相当于一千年。有本领的话，不妨试试看！不过，遗憾得很，除东君以外，抱着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在全日本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东君，你是让感情蒙住了眼睛。以我这样一个同样是旧幕府出身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不留恋旧时代，而且在这一点上恐怕也不在东君以下，所以，我也到五稜廓去了。可是东君，时势是不可抗的。幕府并不是被萨、长推倒的，而是被时势推倒的。不，是幕府很识时务地接受了时势的要求。我是幕府人，但也是日本人，除了对幕府的感情之外，还有作为日本人的义务。例如，我本应在五稜廓剖腹自裁，但没有那么做，而且今天还能和以前锋镝相对的人，同在一个内阁里供事，也只是为了要抛却私情，效忠国家。正如藤泽伯爵所说，甚至你东君自己也是有体验的，局外人是不会知道当局者的苦心的。置身局外，不了解内情，一味不负责任地谩骂、攻讦，这很容易，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博得人们的喝彩。……不平派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不过我觉得象我这样大岁数的人，已经不是高唱书生之调的时候了。你东君方才的论调也未免太幼稚了，使我感到意外。”热心肠的桧山男爵的反驳，最后变成了喃喃自语。

“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但我姓东的决不听花言巧语。你说‘局外人是不会知道当局者的苦心的’，这是本身臭而不知其臭的自欺欺人之谈。我姓东的二十年来住在乡下，听到了种种传说，原先我还以为未必是真的，但这次来京一看，实在使我大吃

一惊。几年前在我住的那个村子附近，因为纳税问题，农民起来暴动了，结果那个为首的人被捕入狱。你们以为他们是无理取闹，故意滋事吗？不是的。虚糜国库、饱享厚禄的你们，也许会想：'怎么，一年连五块钱还拿不出来？'其实，在乡下农民来说，五块钱就是生命呀！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挥汗如雨，而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麦饭，一旦缴不上税，还要受到拍卖处分，甚至连草席子和饭锅都给没收归公。但是，交上来的'税'又怎样了呢？还不是你们用来修建呦呦馆，穿大礼服，喝洋酒，吃西餐，跳舞，纳妾，玩艺妓，嫖娼妓……哪一文钱不是民脂民膏啊！想到这里，摆在面前的生鲤鱼片，我姓东的连一片也咽不下去。正统的政府应该是使人民心悦诚服的政府。你们的政府有哪一点能使人民心悦诚服呢？如果有人说有，那他就一定是阿谀奉迎之辈。你们是上欺天皇，下骗人民。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人民是不会永久被这样欺骗下去的！"

八

"听说德川时代的农民，都是穿着黑绉绸外褂，住在宫殿里！"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了冷嘲声。

东老人勃然大怒。

"正因为你们心肠这么坏，所以才干尽了荒唐事。在德川时代，也有过贫穷的农民，却没有象你们这样完全缺乏为民父母之心的政治家。不论是乐翁公①也好，水野②也好，从来也不曾搞

① 乐翁公，即松平定信(1758—1829)，又名白河乐翁，江户时代后期的政治家，以改革敝政为民所颂。

② 水野，即水野忠邦(1794—1851)，江户时代后期老中，施苛政为民所怨。

过象你们这样粉饰升平的政治。他们还有见到牛在喘气就觉察到黎民疾苦的心情。”

“所以，不但陛下曾到东北巡幸，我们也常常到各地去视察民情啊。”不知是谁这样答了一句。

东老人苦笑了一下。

“你们的所谓巡回视察，无非是领着国家大量的出差费，所到之处叫人们举着国旗鸣炮结彩欢迎，接受阿谀商人和献媚绅士设的宴席上饱吃山珍海味，在旅馆里则搂着女人睡觉，回来时怀里揣着的却是县知事命其下属随便调查做成的报告。难道这也算得上是视察？德川时代的政治家，在民政上至少比你们更用心哩。”

“不，东君……”桧山男爵又用劝慰的口吻说，“我看你这样激动，恐怕是什么也无法谈下去了，请你先冷静地想一想。你一再地提到德川、德川，事实上德川时代的确是有过贤君名相，象有德公①、白河乐翁便是，但不是也有象犬公方②、田沼③、稻叶④一类的家伙吗？决不能抓住一点而推论全局，一切事情都必须从整体上着眼。你想想看：二分五厘地租的今天和五分归公五分归民的过去，武士杀人可以不问罪的时代和四民⑤平等的今

① 有德公：指德川吉宗(1684—1751)，德川第八代将军，改铸货币、奖励学问，施善政，追谥有德。

② 犬公方是德川纲吉(1680—1709)的绰号，德川第五代将军，因过度爱狗，曾下令禁止杀狗，遭民怨。

③ 田沼：即田沼意次(1719—1788)，江户时代末期的幕臣，为人奸佞，贿赂横行，纪纲紊乱。

④ 稻叶，即稻叶正成，其妻“春日局”(1579—1643)为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仗势升官发财，为人所厌。

⑤ 四民，指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泛指一般人民。

天；木内宗吾①被枭首示众的时代和即使×××②也能上告到大审院的时代；从前上自将军下至××××，每个人都受到重重限制，不能擅越雷池一步的时代和今天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做大政治家、大学者、大财阀的时代两相比较，对一般人民来说，究竟哪个好，哪个幸福，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那是因为时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是时势给带来的好处。你们竟窃据为自己的功劳，真是贪天之功莫过于此。如果认为今天的明治时代是你们创造出来的，那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前些日子蒙藤泽先生带领，到呦呦馆去看了一次募捐海防费的什么会，场面倒是很热闹，不过，你们究竟以为海军的基础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建立起来的？横须贺军港是谁创建的？既然能给捐献海防费的人赐叙爵位，那么，就应该先给小栗③叙勋，对栗本④等人也应说说一句慰劳的话呀！……对，从一事可以看出万事，总的说来，你们的做法就是这样。今天的成果，是上由陛下的威德，下由于社会的大势所趋，而它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德川幕府打下的。你们窃取了别人的成果，还得意洋洋，装得好象是自己立下的丰功伟绩，真是岂有此理！你们都是忘公营私之辈。我老东到东京之后，臭得我真想捂着鼻子走路。不论政府，还是宫廷，都完全掌握在萨、长人的手里。从地方官一直到警察……”

---

① 木内宗吾，即佐仓宗吾（1604—1645），江户时代前期的下总国佐仓领义民，因不满领主的苛税，代表村民向德川政府申诉，被捕处以磔刑。

② 原文被检察官删除，下同。

③ 小栗，即小栗上野介（1827—1868），江户时代末期的幕臣，曾任军舰奉行（掌管警卫、造船和操练之职）。

④ 栗本，即栗本锄云（1822—1897），江户时代末期的幕臣，曾为建立横须贺造船所出力。

“胜海舟已叙了伯爵，现在又要拉东君出山，这又该怎样解释呢？”有人嘲笑道。

“哈哈哈哈哈，没有骨气的人也许被笼络了不少，但是，要这种小花招掩盖不了天下人的耳目，绝对掩盖不住。试看，萨长之风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刮到呢？到处都是偏颇袒护、夤缘循私。古时虽也有过倘若不是平氏①家族就不算人的时代，现在呢，要不是萨长派就抬不起头来。只要是萨长派，就是杀了人也可以不问罪，他们赌博，警察也视而不见。哪怕是一处山林的公卖，或发给公司补助金，都要落到萨长派手里。你们把日本人民的日本变成了萨长的日本。以辅弼陛下为名，其实是在蒙蔽天聪。你们如果真有忧国之心，就应该谨言慎行，不妄自居功，以勤俭力行来领导政府，但你们身居领导国家的地位，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华族的荣爵，用世袭的财产过着脑满肠肥的生活。有了高官厚禄，却还要营私舞弊，乘坐驷马高车到处炫耀，或狂欢滥舞，或沉溺女色，这样也配称作大政治家，实在太可悲了！你们开口先贤，闭口前辈，要是大久保、木户、西乡等前辈有知，也许正在地下痛哭呢。否则，那可真要朝他们的坟墓吐上几口唾沫哩。”

一直任凭旁人和东老人周旋，自己只在旁边冷笑的藤泽伯爵，这时候凑上前搭了腔。

“你谴责了这么一大通，可我却丝毫弄不懂你的意思。坐坐马车，开开舞会，就算是坏事吗？当然，我的生活比东君也许要奢侈一些，可是我总没有去造日光庙②；也没有在女儿出嫁时，仪仗通过的道上铺满了猩红地毯；或在庭园的假山上撒白糖

① 平氏是十二世纪初期与源氏共执朝政的豪族。

② 日光庙，指建在日本枥木县日光的德川家康和德川家光的富丽堂皇的庙。

当作雪景来欣赏呀！我愿意提醒你的是，我藤泽茂光是代表着日本政府，并且有着伯爵、从三位身份的人。如果我是第欧根尼①，也不防住在桶里；我若是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冯驩，也可以做‘出无车’的叹息。但我作为政府的大臣，也要考虑到对外的观瞻，因而享受与我的职位相称的生活待遇，这也是职责上分内所应有的。要象乡下顽固老头管束儿子的零用钱那样，对我藤泽来讲节俭的大道理，我看你是选错了对象。”

“这种辩解太牵强了……侮辱处女，沉溺女色，这也是大臣的职责吗？哈哈哈哈哈！”

“东君，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好不好？”主人实在听不下去了，皱起了眉头。

“东君把报纸上登的东西也信以为真吗！”藤泽伯爵的眼睛里射出锐利的光。

“不，我东某人穷是穷，但还没堕落到专门跟在藤泽先生屁股后面去搜寻缺点的地步。报上的消息是否真实我不知道，虽然真假不知，可今天还要叫人家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也正是藤泽先生信用扫地的证据。”

“东君，你大概知道‘周公恐惧流言日’这句诗吧？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有当‘流言之的’的决心。要是对这些都一一相信，往心里去的话，政治家就没法在社会上活动了。”

“哈哈哈哈哈，周公？周公竟被藤泽先生引作例证，他一定很高兴哩！但是，藤泽先生，站在上风的人应该把衣服弄干净，位居人上的人，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这才是政治家对天下应抱的态度。请你还是检点一些为好。”

---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403—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主张节制一切欲念，常住在桶内。

“非常感谢你的忠告。可是，东君，你好象十分讨厌我，究竟是讨厌我这个人呢，还是讨厌我的政策主张呢？我还一点儿得不到要领。希望你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九

暮春的太阳已落西山，天空上飘浮着一抹桔红色晚霞。新绿葱茏的庭园里，点缀着一簇簇白色的珍珠梅和水晶花。尽管已经暮色苍茫，但席面上舌战方酣，竟不觉得酒冷羹残。侍女端了洋灯进来，借助灯光才看到在满座激昂的气氛中，东老人由于过分地激动，那副面孔反倒冷若冰霜地微笑着。

“是问我厌恶藤泽先生，还是厌恶藤泽先生的政策主张吗？……对不起，我东某对这两方面都非常厌恶。”

“原来如此。请问理由？”

“正如刚才我说过的那样……”

“你是说，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再回到封建时代是不是？”

“不，不是的。虽然不是，但我最厌恶你们那种一味追求西洋，什么都讲西欧，把西洋的文明制度原封不动地生搬硬套的做法。修改条约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那样阿谀西洋人呢？日本很早就有和魂汉才①之说，日本有日本的长处，有日本的固有精神。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象你们那样，宪法要德国的，法律要法国的，穿的要洋服，住的要洋房，这也是西洋，那也是西洋，简直被西洋风吹得……”

---

① 和魂汉才是日本固有的精神与中国传来的学识相结合的意思。

“原来是要保存国粹① 呀！算啦，这套宏论用不着东君来讲，早就听够了。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君已经落后二十年了。”

“是落后，还是进步，我可不知道。虽说不知道，但你们心中没有一点忧国之诚，这我是完全知道的。议会挺好，宪法也不错，但是只凭法律制度是治理不了国家的。不管输入多少西洋文明，犹如贴膏药，决不顶用。既不考虑日本的实情，又不顾及人民的程度，拿过刚出校门的新手所翻译的西洋法制，就立即执行，这不是头脑清醒的人所应该办的事。例如，前些日子你们还公布了一个麻烦透顶的什么登记法；你们可知道老百姓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买卖一块巴掌那么大的土地，也要征收毫无道理的所谓登记费，这还不算，在收割正忙的时候，还要三番两次地把人叫去，一等就是半天、一天。既增加了负担，又添了许多麻烦。在我们村里就有人发牢骚说：‘官家在要钱上真是无孔不入。’你们的做法都是这样的！只要西洋有一种法，就觉得有意思，拿过来就翻译，施行，至于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你们是向来不考虑的。而你们却把挖空心思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钱，象流水般地恣意挥霍。如果是用在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倒也罢了，实际上都用来满足个人荒唐的私欲了。如果叫地方人民看到你们这种情形，他们该怎么想呢？竹枪席旗②，揭竿而起，还算是便宜了你们！”

“哈哈哈哈哈，东君，正因为你长期隐遁在乡下，才用乡下人的眼光看问题。只看见一村的利害，而看不见天下的利害。你只想根据人民的喜好，用因循姑息的政治以博取人们的喝彩，如果

---

① 保存国粹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反对政策西欧化而喊出的口号。

② 竹枪、席旗是日本农民暴动时使用的东西。

是二、三十年前梳着发髻的政治家，也许是会这样做的。不，东君总把德川挂在嘴上，其实就是在德川的政治家中，也有井伊①那样的人呀。他只要认为有利于天下，即使与天下为敌，也要率先行于天下，死而不悔，象这种气魄，不客气地说，如今那些号称德川遗臣的人们，即便再转生七次也是赶不上的。……再说……在这世界大势如怒潮汹涌、万马奔腾一般地飞跃前进的明治时代，要只拘泥于愚昧无知的人民的微末忧喜，那就不够政治家的资格。小孩子什么也不懂，病了给他吃药他还要哭，因为哭就不给他吃，那能算是父母的慈心吗？并且，政治家必须比社会先走一步或十步。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必须看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将来。如果东君当了总理大臣，你尽可以随便跟在人民的屁股后头跑。可是我，宁可负天下人之望，也要做一个对国家百年大计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

这番巧妙的辩论，藤泽伯爵自己都觉得洋洋得意，怡然自得地侧着耳朵，仿佛在听自己那种绕梁三日的余音。

十

东老人沉思片刻之后，严肃地向前凑了凑说："你的辩解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但我东某人可决不会为你这种口头上的诡辩所欺骗。你们这种作风，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难道说，不奢侈浮华就算不得文明吗？不跳舞也不见得就修改不了条约吧！——只要我们的腰板子硬一些，修改条约是一定能成功的。你们借口经费不足，一味地横征暴敛，其实你们如果真的

① 井伊，即井伊直弼(1815—1860)江户时代末期的藩主。主张开国，不待敕许，即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在樱田门外被水户、萨摩的浪人们刺杀。

有吃着麦饭而治天下的决心，也就可以减轻些人民的负担。要造一二十艘军舰、一两百门大炮也不见得非要榨取人民的血汗，或去仰承富豪的恩施不可，只要你们能安于一汤一菜，把花在女人身上的钱，挪到这方面来，马上就可以办到。希望你们规矩一些，正经一些吧。现在你们是浮躁、虚夸，没有脚踏实地！……你们的政治简直是舞蹈政治。你们把日本当成了玩物，是在哼着小调掌管国政呢！要知道单凭嘴说，是治不好天下的！”

“对！那么就听一听东君的施政方针吧！”

“你们如果真的要为国家着想，那就要改变一切方针，实行勤俭朴实的政治。要尽量起用天下贤才，把政权也分给萨长派以外的人。应该抛弃一切私心，而为天下打算。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政府不是日本的政府，而成了萨长派的政府。与其说政府是人民的，倒不如说人民是政府取以自肥的蒭草。政治并不是玩物，人民也不是可以随便支配的，移风易俗必须特别审慎。如果象你们这样轻率从事也能奠定国家百年大计的话，那么变戏法的，表演杂技的，也都能搞政治，花匠也成了大政治家了。自以为政府是进步的，自以为政府是明智的，只顾往政府里搜刮财富，这也政府，那也政府，事事都把政府放在前面，以为这样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如果血液都集中到头部，手脚就要僵冷，脑袋过大，身体就会因失重而跌倒。政府和人民须保持协调。你们把人民都当作糊涂虫，可是人民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糊涂。你们张口法律，闭口法律，好象用法律就能使天下太平，那却正是腐儒的庸俗之见。汉高祖约法三章，国家就得以兴隆；而后北条① 的禁令过于繁多，有识之士就料到了他将衰

① 后北条，指镰仓幕府的最高权力者北条早云（1432—1519）及其继承人共五代将军对日本的统治。

亡。刚才有人提到德川时代的苛政，可是今天的苛政要远远超过德川时代。前几年我办过一个小私塾，县府那些家伙们却来百般刁难。什么学科如何如何啦，什么教员没有正式资格啦，申请书递晚啦，图章不对啦，书面格式又如何如何啦等等，真是不胜其烦，终于给弄得关了门。其他的苛刻措施大都是这个样子。人民的……”

“噢，关于这方面的事，因为是我主管当局，可以给你答辩一下。”刚刚收拾起棋盘的原子爵，回到坐位上来，冷笑着接过话来。

“啊哈！原来是阁下的命令呀！”

“别看我这样，也是执掌一个部的大臣呢，当然也不会有那些闲工夫去管一个乡下私塾的事，这大概是地方当局按照我的训令意旨，才下令解散私塾的吧。”

“啊哈！那么你那个所谓训令的内容是什么呢？”

“如果想听的话，随时可以给你讲解。我的方针是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要实行首尾一贯的国家教育。当然这项工作不能不由政府来掌握。为了步调一致，无论如何政府必须施行有效措施。在今天的情势下，如果还让汉学私塾或极不完备的私立学校存在下去，那就等于在克虏伯大炮和水雷艇的世界里，又拿起长枪和大刀一样。不用说，对这一措施，当然也许有一部分人要反对，也许有被夺掉饭碗的家伙要诉苦。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即使牺牲一小部分，也不能不这样办。”

“那么，你是说毁掉我东某人的私塾，也是很应该的喽！”

“东君的私塾究竟好到如何程度，我虽然不得而知，可是，哈哈哈哈，根据刚才我片断地听到的你那谬论来判断，那个私塾

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认为，象那样的私塾，有一百个就得封一百个，有一万个就得封一万个，一个也不能让它存在下去！”

东老人放在膝盖上的拳头在颤抖，两眼透过眼镜，狠狠地瞪着对方，身子却一点儿也没有动。

“东君的议论，无论如何也落后二十年。我想如果和崛君来谈这些话，也许能谈到一起吧。”藤泽伯爵的脸上充满了胜利的笑容，回过头来看了看一直没有搭腔的长田、小峰和白井这三位伯爵。

小峰伯爵安详地看了看东老人，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刚才听到东君所说的一番忠告，我也渐渐感到里面确有些苦口良药。双方要是能退一步想，就容易发现各自的错误想法。本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嘛，难免有的基层工作人员，由于误解我们的意思，而给人民带来不应有的麻烦。但如果认为我们净是为了私欲，所作所为好象都是坏事，这也不够公允。头几天我看到机器工厂里的齿轮，就仔细地想过，齿轮是因为轮上的凸凹齿互相咬在一起才能转动。社会也就是一个齿轮，有长处也有短处，两者互相制约着才能转动。我们当然有缺点，有短处；在民间也可能有很多的贤才，同时也有象东先生——当着你的面也许有点冒昧——这样的硬汉子。但我认为只要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谈，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们把持住政府，不准任何人插足，象现在这个样子，我看齿轮是运转不起来的。”东老人冷笑了一声。

“明治二十三年议会就要开幕啦！”藤泽伯爵大声地回答。

“哈哈哈哈哈，因为要在二十三年召开议会，所以在二十三年以前便可以任意而为喽？”

“东先生！”南条伯爵故意突然地喊了一声。

“啊？”

“光辩论多麻烦！我要是东先生的话，就掀起暴动来，暴动。掀起暴动，砍掉我们的脑袋。”

东老人睥睨着南条伯爵。

“发动暴动有什么用，连我的弟弟都会见死不救！”

“东君，话说得太过火了吧！”藤泽伯爵的声音响彻了全屋。

“哈哈哈哈。如果喜欢听奉承话，就去找那些帮闲好了。要知道，我东某人不管怎么落魄，毕竟是个武士。”

十一

“啊，好一个体面的武士！”

“当然不含糊！德川武士没有象你们这些暴发户那种肮脏根性。”

“那倒是，失败者几时都是干净的。你站在两国桥①上往下看，涨潮的时候尘芥很多，退潮的时候一般都很干净。灭亡的平家象落花一样干净，而新兴的源氏②却有些肮脏。可是，东君，那个肮脏的源氏为什么却能取得天下呢？这就是实力。你虽然萨长、萨长地瞧不起萨长，可是正因为这个萨长有实力，所以才会在维新中取得了天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二十年来我们之所以能治理日本，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实力。世界上就是实力的竞争。你如果拿得出实力，我们随时都可以把明治政府交给

① 两国桥，东京市架在隅田川上的桥。

② 平家（即平氏），与源氏两大家族经过六年的激战后，于一一八五年在今山口县长门坛之浦，进行最后一场会战，结果平家被消灭。

你。但是象东君这样的时势落伍者毕竟是不成的。对不起，你就只好站在我的下风。哈哈哈哈哈哈！”

东老人瞋视着藤泽伯爵那张充满骄傲的狞笑面孔，气得咬牙切齿，可是一时却想不出能痛痛快快地驳倒他的言辞，急得呼吸急促，嗓子也哑了，又因是在病后，尽管激动万分，但也感到确实有些疲惫不堪了。

当藤泽伯爵成为攻击目标时，座上还有人不时地露出一丝微笑，及至东老人所放出来的利箭横飞直射，使在座的人都受到一些轻伤或重伤后，他们好象需要共御外侮一般，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阵势，围住东老人，对他展开了包围攻击。现在看到东老人的形势不利，更是你一箭、我一刀地抢着想给他以致命打击。

“欺侮老人也该适可而止了吧！”一直嘻嘻地连一句话也没有开口的鹈饲子爵，头一次搭了腔。

“并不是我们欺负东先生，而是他把我们都欺负苦了。是不是，长田兄？”

南条伯爵也露出极不痛快的神色，回头望着一直沉默不语的长田伯爵。

“又来催请了。”离座出去一会儿又回到席上来的桧山男爵，向藤泽伯爵递了个眼色，接着说，“就此结束，去赴小谷那边的二次宴会怎么样？”

“好极了，好极了，经过方才那一番辩论，我的酒也醒了，兴致也没有了。”

“东先生不去吗？喔，是这样呀！那么，我就失陪了。啊，听到你这场近来少有的趣谈，我的酒也全醒了。哈哈哈哈哈！”

“东君总是在说老耄老耄，可是劲头还很大嘛！确实还有伏波将军① 的气概呢！”

“可惜论调太旧了，完全是《靖献遗言》② 时代的议论。”

“东君，主人当然没有撇下客人而去的道理。……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走吧，小女马上给你沏茶来。”主人桧山安慰着东老人。

藤泽伯爵慢慢地站起身来，往下瞧着还在抱着双臂、沉默地坐在末座的东老人说：“东君，你还是要归隐故乡吗？”

“我老东宁愿剖腹自杀，也不站在藤泽先生的下风。巧言令色是妇人的行径。你是个男子汉，就应该象个男子汉的样子。”

一方面也是因为瞥见白井伯爵以及其他萨摩派的人们脸上挂着微笑，藤泽伯爵被激怒了，但是转念一想，又朗笑起来。

“哈哈哈哈！吃了败仗是不愉快的。东君，我再也不硬拉你出来当县知事了，你尽可以回到乡下去，讨那些庄稼汉的好吧。我还是要我行我素。任凭谁怎么说，我也要干下去。凡是反对我的主张的人，不管是东君也好，谁也好，都要一个挨一个地打倒。哈哈哈哈哈，较量较量吧！哈哈哈哈，不论是言论也好，什么也好，认为可以和我碰碰的，就碰碰看。或者象方才南条君所说的那样，尽可以造反。我手里有警察，有国库，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你较量。”

藤泽伯爵说完便站了起来，其余的人也都纷纷起身。

十二

就是辩论到天亮，东老人也觉得说不完，但是敌人既已撤

① 伏波将军，指东汉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随刘秀南征北战，以老当益壮著称。

② 《靖献遗言》为浅见䌹斋（1652—1711）所编，共二卷。收录了屈原、孔明、陶渊明、颜真卿、谢叠山、方孝儒等志士仁人的遗言，附以小传，并结合日本的忠臣、义士的言行，叙述其殉义的精神。

退，也不便去追击。虽然想先自拂袖而去，又怕让人家看出了败相，显得不体面，不得已只好独自留在座上。外面马车和人力车声消失后好半天，桧山小姐才送来一杯涩茶，他喝罢，过了一会儿，辞却了给他预备的晚餐和送他的车子，便踱了出来，借着皎洁的月光，走上墨堤，雇了一辆正在等客的人力车，向吾妻桥那边奔去。

初十过后的月亮，穿过樱树的叶隙，一闪一闪地照射着大地。凉嗖嗖的夜风，迎面吹来。东老人把疲倦的病后之身，沉重地靠在车子里，让晚风吹着发热的前额，闭上疼痛的眼睛，默默地仿佛睡着了似的，任凭车轮的转动声在耳边响着。

可是，被一连几小时的舌战所刺激的神经，一时还难以镇定下来。风暴虽已过去，心中的波澜却仍在不断起伏；喷火虽已止息，胸中的火焰却依然在熊熊燃烧。是愉快？是悔恨？还是遗憾呢？只觉得有许多难以弄清、莫名其妙的复杂思绪，象潮水一般地涌上心头。

二十年来，磨刀霍霍，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和敌人交了锋。结果呢？敌人也的确受了伤，至今自己还感到确实是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东老人想起全座宾客那种激愤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敌人几乎是唱着凯歌，趾高气扬地撤退了。敌人果真得胜了吗？不，不，不，只要我一息尚存，即使是刀断矢竭，也绝不能让敌人嚣张。二十年来磨快了的宝刀，不能经过这样一次小回合，就马上入鞘。况且，即使败了，也不能退让。“有警察……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你较量。”哈哈哈哈，说得多么轻松！可不是嘛，要决定最后的胜负，非再来一场决战不可！

这一仗究竟什么时候打呢？用什么兵器呢？是舌战？还是刀剑？彼众，我寡，对方是新式武器，而自己是旧式钝器——就连自己也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兵器不锋利——回想起来，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不论做何感想，也只好暂时把这里的战场交给敌人，徐图再举。然而，东老人摇了摇头。

“闹得还真欢哪，这帮兔崽子！”

东老人睁开了眼睛，这时车子已穿过青叶町的隧道，正走在一座灯火辉煌的邸宅前面。大门里有几辆马车和人力车，院子里的喧嚣声，传到墙外。

“这是谁家？”

“这就是小谷别墅。”

“小谷？就在这里呀！”

“又在请大臣先生摆酒席哩！……老爷，大臣先生这玩艺儿真够意思！象我们这样的人，从早到晚拉车，弄不好，连一口浊酒都喝不上，可是大臣……”

可是，下面的话并没有进到东老人的耳朵里。因为三弦声、大鼓声，掺杂着哈哈狂笑声，听起来好象是在嘲笑败军之将的凯歌一般，震耳欲聋。

东老人紧紧地咬着嘴唇。

“何苦要到东京来呢？”想到这里，甲阳草庐的影子突然闪现在眼前。

车子经过吾妻桥的时候，东老人远远地望着被月光照得白亮亮的隅田川河水，叹了一口气。

* * *

东老人终究没有留在首都东京。

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呢？到东京来要办的事情大致都办了。

萨长派的邪风，猛烈地刮在东京八百余条街道上。不论旧友桧山的家里，还是胞弟青柳的家里，都充满了萨长派吐出来的毒气。

在桧山别墅舌战后的第三天，东老人怀里揣着卖掉公债给晋准备下的学费离开了东京。临走时写了封致桧山男爵的告别信，也给要求会面的鹈饲子爵写了封谢绝信。

东老人带着他那个柳条包上了火车——柳条包里当然没有装着县知事的委任状——驶出新宿车站时，他不由得回过头来望了望禁城的天空。只见污秽的重重乌云，笼罩了这阴郁的五月天空，见不到一丝阳光，就象现在的社会一样，昏昏沉沉，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放晴。东老人的口中发出了痛苦的叹息，就象被一块大石压出来的似的。东老人就这样忧郁地踏上了归途。

第 八 章

一

喜多川伯爵与其说由衷地相信夫人，毋宁说是心存畏敬。他虽然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在他那被酒色迷乱了的脑子里，也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既有很多事情对不起夫人，又有许多地方赶不上夫人。他之所以一遇机会便要凌辱夫人，以图一时之快，其原因也就在此。他虽然任凭一时之气，胡乱骂了她一顿，也说了些猜疑的话，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夫人和藤泽之间真会有什么不清白的关系。因此，自从把夫人打发到沼津别墅去

以后，他早就把这桩心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夫人的问题暂且处理完毕后，喜多川伯爵就又恢复了平素那种单调的生活。要论痛苦，还有比无聊更痛苦的吗？不幸的是，喜多川伯爵连一件可使自己挂心的事情都没有。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穿上大礼服到宫中去请安，或者偶尔到华族会馆去走走外，那就只有吃喝玩乐和睡觉，他就是这样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人。尽管书斋里摆着不少烫金封面的书籍，桌面上除了堆着一些西洋杂志一类的书籍外，还端端正正地放着象牙裁纸刀，但这也只是模仿着他在外国认识的一个贵族的书斋格局摆摆样子而已，实际上他丝毫没有读书的癖好。他既不懂得欣赏园景，也无心于什么美术。墙上的油画，也只是为了显示金框的气派，至于说那座使伯爵夫人每次看见都要脸红的从意大利买来的雕像，与其说是为了欣赏曲线美，倒不如说他是对裸体感到兴趣。只有一件既是夫人经常鼓励他的，也是他很早以来就爱好的娱乐——狩猎，总还算有点儿男子气概。因为他是个射彩的名手，每次猎获也还不少，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是兴致十足，可是目前季节却已经过去了。说到赌纸牌，自从前些日子的晚上，在一个酒楼的内室和几个同伙耍得正欢时，不知怎么被人发觉，一个穷凶极恶的流氓闯到了现场，狠狠地讹诈了一番，以后就有些害怕了。现在只好在自己家的深闺里，和宠妾阿隅两个人赌一赌腰带和戒指。他因苦于无聊，竟异想天开地想出了一种奇怪的游戏——"猎鼠"。于是他便白天睡觉，晚上点起蜡烛，自己包着头，拿着鞭子，叫侍女和车夫们也都用带子挽住和服袖子，斜系在两肩上而在背后交叉起来，玩那种恶作剧的游戏。可是，最近又发现了一种比较新鲜的消遣方法，那就是玩弄政治。

对于这个曾到过外国并且对政府抱有恶感的华族大财阀，

同时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财东——喜多川伯爵，不论如何清廉、迟钝的在野党①，也不会对其长期放置不问而不加以利用的。经土屋伯爵机关报的一个股东，姓田村的旧臣介绍，早就有一部分在野党人，经常地出入喜多川家。特别是从上月，喜多川伯爵经过《东京新闻》主编的劝说，捐赠三千块钱作为该社的基金以后，同在野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了。不仅如此，前几天在应邀出席庆贺大井田伯爵叙爵的宴会上，被那位笼络手段高超、善于辞令的主人大大恭维一番以来，喜多川伯爵的兴致就更加高涨，他的政治热就象患了疟疾似地膨胀起来。

他心想："不遇伯乐，焉知千里马"这句话实在不假。华族、华族，一直被社会上当作浑蛋的代名词嘲笑着，可是谁能想到就在这些华族中竟隐藏着一个大政治家，这件事不要说社会上的一些有眼无珠的人看不出来，就连我喜多川本身过去也未发现。只要把现在的政府打倒，在下届的内阁里，喜多川至少也得占有一席。……以前在喜多川那张镶着金牙的嘴里，只不过偶尔哼出一些小曲之类的低级小调，但近来却不断地说出一些什么打倒藩阀啦，打倒责任内阁啦之类的奇怪言论，管家在吃惊之余，也曾劝谏他："千万不可乱说"，可是伯爵听后却大发雷霆，说什么："你懂得什么？西洋的贵族都是政治家！"惶惑的管家也只好不再多说了，但在内心里却认为：让他搞一搞政党，也许比过去那样放荡要好些！只要自己把金库的钥匙把握住……其余的事也就不必多管它了。

---

① 在野党，暗指板垣退助（1837—1919）领导的自由党，是自由民权论和建立民选议会的倡导者。

二

东老人在万分失望之下回乡了。他感到：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萨长派的世界，藩阀这棵巨树，根深叶茂，浓荫蔽天，郁郁苍苍伸向四面八方，仿佛是斧砍不进，火烧不着，就是严冬的肃杀威力，也不能伤损它的一片树叶。因此，他万分失望地离开了东京。但是，盛夏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秋天，在隆冬的白雪下面，却萌发着春天的嫩芽。藩阀政府，在它达到繁荣顶峰的时候，也就露出了它的衰落。在长时期以来被践踏、被强行压制的地下，一种要推翻这棵藩阀大树的蚀根运动，早已活动起来了。

不论是大井伯爵所领导的一个在野党，还是拥戴土屋伯爵为领袖的一派，以及在武东伯爵势力范围内的一团，尽管他们主义不同，历史各异，但长期以来被摈斥在政府之外，尝尽冷落滋味这一点却是相同的。而藤泽伯爵和木下伯爵等人，却使这个还没有完全脱掉和服和裙裤的日本，穿上燕尾服，让贵族妇女和绅士们在一起跳舞，使西洋之风吹遍全国，以此，便自认为这就是所谓文明，可是，现在已渐渐地到了吹起回头风的时节。高举勤俭尚武、保存国粹旗帜的一派，来势凶猛，他们一面把脑袋伸进政府的一角，一面又把尾巴摆向在野党的一角，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可乘之机，想对敌人再来一次本能寺事变①。不仅如此，就是在政府内部，也隐伏着许多引起萧墙的所谓“狮子身中虫”。所谓萨长政府，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是同床异梦。在危急关头可能同心协力共赴国艰，但平素间却难免要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自从大久保死后，特别是最近五六年，由于

① 本能寺事变是一五八二年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杀害织田信长的事件。

藤泽、木下等人的专权跋扈，而在萨派当中引起的不满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尤其因为内阁的重要位置被长派所占据，萨派很久以来就不甘心于自己的配角地位，恨不得现内阁马上完蛋，这连藤泽伯爵也觉察到了。不满分子还不仅限于萨派，就在长州人中间也不在少数——内部的利害矛盾，终究是祸患内生的动机。在名为皇室屏藩，实际上已成为藩阀政府的粪桶——华族中间，也有不平不满的人。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公卿华族，由于所谋不成，所求不遂，因而积怨在心，有不少人为了要发泄这股胸中怨气，也在伺机向政府进攻。总之，其动机虽然有因个人的失意、私怨、恶感、嫉妒以及渴望获得政权等等的不同；在地位上虽然有高低、大小和敌我等等的区别，但大家对以藤泽伯爵为首的萨长派，在萨长中尤其是对长派，在长派中尤其对两三个特别跋扈者，都抱有极深的恶感，现在虽潜伏未动，但实际上早已形成一旦时机成熟，即蜂拥而起的形势。东老人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感到失望，并没能觉察到内部早已酝酿着风云之变了。

困守孤城是以人少为妙，攻坚之战则非人多势众不可。在野党的某某等人深知这一点，因而最近已开始不断地在纠合同志进行联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出于恭维，喜多川伯爵之受到欢迎，也是很自然的事。

三

喜多川伯爵书斋里的时钟，现在正指着上午十点三十分。伯爵刚刚吃过早饭——他当上了政治家，也没有改掉睡早觉的不良习惯——嘴里叼着牙签儿，身穿英国法兰绒料子的单衣，腰里胡乱地扎着一条白绉绸带子，在从玻璃拉窗射进来的耀眼阳

光下，眯缝着眼睛看着报。他以往是不大看报纸的，由于近来和《东京新闻》发生了关系，再说，一个政治家要不留心时事，也说不下去，因此，伯爵作为每天的日课，要看御用的、反对派的和中立的大大小小数种报纸。但是，他对社论、评论这些严肃的东西，只不过是走马观花，一扫而过。相反地，对小报上的一些低级新闻，倒是非常感兴趣，仔细地阅读，这是书斋中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喜多川伯爵当上政治家后，他身边发生了种种的变化，例如：每周由旧臣中的某法学士来讲一次政法学；虽然不能和大井田伯爵自办学校相较量，但也选择了五六名前途有希望的子弟，资助他们求学上进；在客厅里挂上了格莱斯顿①、俾斯麦②、加富尔③等人的画像；另外，在书斋的信插里原先只插些来路不明的女人手迹的信件，现在居然也插上大井田、土屋以及其他在野知名之士的亲笔书信了，这些都可以算是变化之一。在诚实的管家中，有的看到大人如此上进而感到欢喜；也有的为他反对政府而担心。连喜多川自己也夸耀地说："侦探跟上我了。"

不知伯爵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冲着报纸哈哈大笑起来，这时门开了，一个二十二三岁、洋式发髻低低地垂到后脖颈上的妇女，手捧着咖啡盘走了进来。她身穿华丽的和服，系着一条青灰色缎子面儿、友染④里子的腰带，露出浅蓝地染着紫、蓝二色菖蒲花样的衬领，脸上的脂粉厚得连皮色都看不出来了，眼睛鼻子还算端正，只是那嘴唇厚厚的大嘴，不知怎的特别显眼。

---

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为爱尔兰自治问题尽力。

② 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有铁血宰相之称。

③ 加富尔(1801—1861)，意大利政治家，为完成意大利之统一有功。

④ 友染是友禅染的简称，即宫崎友禅(1681—1763)发明的一种染法，色彩丰富鲜明，有人物、花鸟、山水等花样。一般染在绉绸、棉布等料子上。

这就是两年前伯爵从沼津的一个农民家挖来的姨太太阿隅。这位如夫人在喜新厌旧的伯爵跟前，居然被独宠二年有余，并且为这家生下了长子贤明，所以抛开容貌、才气不论，现在她的资格却俨然已是喜多川家的淀君①了。在伯爵从乡下把她领回来的当时，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家女人，乍到富贵人家，处处显得可笑。因此连下面的佣人都笑话说："大人也太好奇了，弄来那么一个乡下佬……"在这一点上，阿隅也觉得非常懊丧。她一半是为了竞争，更多的是想学样儿，因而不但在穿戴上，举止动作上，就连走路的样子，也都不知不觉地模仿着夫人的高雅风度，但是，那种不谐调的举动，就越发变成了人们的笑料。但过了两年多，如今稍微有点习惯了，倒也不太惹人注目了。然而在她那谈吐中不时露出来的粗野语调，即使艳装浓抹，满身绮罗，也掩盖不住她那粗大的骨骼，直到今天仍可以看出她往日的劳苦痕迹。

"又不舒服了吗？"

伯爵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望着皱着眉头坐在对面椅子上的阿隅。

"头疼得可厉害啦！"

"叫青柳来给诊查一下吧。"

阿隅一声不响，只是揉着太阳穴。在她那只手上，竟有三个宝石戒指在闪烁发光。

"小明呢？"

"他没醒……还睡着哪。"

"都上学了吗？"

"是啊！"

① 淀君（1567—1615），丰臣秀吉的侧室，本名茶茶，因初住淀城，人称为淀君，生子秀赖，为秀吉后嗣。

“道子也去了吗？”

“是的！”

“能去了就好！那个东西儿时受到责备以后，都要两三天不说话，也不出房门，这次不错，倒好好上学去了。”

“近来大小姐对学校比家里还喜欢呢！”

“为什么？”

“因为太太不在家啊！”

伯爵露出了苦笑。

“真不知道大小姐怎么会这样的顽固？简直没办法。这还不说，那么小小的人儿，就瞧不起人。对我嘛，连阿隅都不叫，老是隅、隅的，一点儿称呼也没有。就连房儿和芳儿都喜欢小明，常常抱抱他，惟独大小姐，那个冷淡劲儿……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连少爷都要受欺负，想起这些事儿，真叫人伤心。”

阿隅哭起来了。

“真是个没有办法的东西。等回来我告诉她，如果不听的话，那就再教训教训她呗。别哭了，别哭了，有什么值得哭的？”

“本来嘛，也不光是大小姐呀，谁都瞧不起我！”

“还有谁？”

“那个穿洋服的……佐佐仓太太就是一个。老是死盯盯地瞧着人家的脸，连个头都不点。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一辈子见不得世面，也不能和社会上的太太们做正常的来往了吗？……再说小明长大了，还不知怎么称呼我呢！……与其要我过这种忍辱受屈的日子，倒不如要我去死了更好；或者还是象从前那样在沼津当个庄稼人好哩。”

“不管谁怎么说，不是还有我吗！”

“可您一点儿也不想到人家嘛！”

“哈哈哈哈哈哈，是谁把太太赶到沼津去的?”

“可是，那也不能算作心里有我的证据呀！张口沼津，闭口沼津，您一定是想太太啦。要是那么想太太，那就拍一封电报把太太叫回来好啦。请您打发我走，我寻死去好啦。”

“别说这些浑话！”

“就是浑嘛！反正我是个浑人。不象太太那么有知识，也不象太太那样漂亮……既然那么讨厌我，让我走好啦。我就从狩野川桥上跳下去，死……”

接着阿隅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四

在以产桃闻名的沼津乡下的香贯村，有一个紫竹篱笆上晒着簑衣，桃树干上倚着个锄头，一边儿晒着新麦，一边儿晒着腥气刺鼻的干墨鱼的人家，这就是过着七成农民，三成渔户生活的中村平造家。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姐姐叫阿隅，她就是喜多川伯爵的爱妾阿隅的前身。

在“薄雾锁青山，春色正满园”的季节里，路旁的紫云英和蒲公英也显得那么美丽。十六七岁的阿隅，被和煦阳光晒过的脸颊，宛如后园里的桃花一般泛起淡淡的红晕；包在头上的洋布手巾下面，露出五六绺青丝，随风飘动；背着背篓，手持搂松叶的竹耙，她这种风姿，被姑娘们说成“俏皮”而羡妒。附近的小伙子们吹着口哨，想争得她的垂青，但意外的是，她竟落到一个叫作“闷葫芦”新次的青年手里。

新次的祖辈虽然是做过本村名主① 的世家，但他的父亲沼

① 名主是江户时代掌管一村民政的官吏，亦名里正。

田新藏却是个滥好人，再加上嗜酒、好赌，卖了山林换酒喝，卖了田地做赌注，如今除了门口那棵大榉树还保存着往昔的面目以外，家产已经荡尽，连村里集会时的上座，也被一个叫铁五郎的恶霸、地头蛇占去了。他的独生子新次也许为了要赌这口气，甚至落了一个“闷葫芦”的绰号，轻易不说话，滴酒不沾，也从不在夜晚游荡，只有参拜明神才到三岛①去，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家务农。一些关心他的老年人都夸奖说：“太好啦，象这样一定能重整家业的啊！”可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却认为他是个“无法交谈”的孤僻鬼，谁都不睬他。就是这个谁都不睬的人，却巧妙地把全村的名花阿隅抢到手里。以致一些年轻人都惊讶、发愣、吵嚷和嫉妒了一阵，最后终于都死了心。两个人的婚约既然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同意，新次更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决不让别人碰她一下。

新次是真心真意地恋爱着阿隅，她倒并不见得如此。在小伙子们的吹捧下，她有意无意地认为：象新次这样的丈夫，要多少有多少。总的说来，女方是冷淡的，而且认为谈恋爱也不能忘记算计。俭朴得连一双旧草鞋都舍不得扔的新次，每次到沼津、三岛去都要给阿隅带回点花簪、衬领等东西。而阿隅不但心安理得地收下，还要皱着眉头挑剔，不是花不好看，就是衬领的式样不称心。阿隅知道自己有随意摆布男人的力量……她象对待奴隶一般地对待新次。而新次越是受到冷淡，就越是神魂颠倒。他觉得她那任性才可爱，她那皱着眉头的脸才可贵。老年人笑着说：“哈哈哈哈哈，这倒真是出乎意料的呀！”小伙子们拍手称快，年轻的姑娘们则感到愤愤不平。

---

① 三岛为静冈县的一个市镇，人们多半为了嫖妓而到那里去。

不久新次被征入伍。新次恳切地要求阿隅，希望在他入伍之前，无论如何哪管只是悄悄地在家里，也要把婚礼办了。可是阿隅说是害臊，没有答应。到了临走的时候，新次流着眼泪，象祈祷一般地哀求阿隅说："三年的时光马上就过去，我一天也忘不了你，请你千万不要胡闹，等着我。"就这样恋恋不舍地走了。

五

喜多川伯爵丝毫没有游山玩水的癖好，他之所以要在沼津的我入道村建造一所别墅，并不是为了爱好骏河湾的风景，也不是为了赶时髦来洗海水浴。真正的原因：一则是因为钱太多没处花，忽然想起要模仿驻在南欧时看惯了的贵族别墅；再则是因为常常到佐野御殿场以及伊豆一带去远出狩猎，应该有个落脚的地点。因此才在这个还没有通火车、离东京较远、很不方便的沼津乡下，选择了一块土地修建了别墅。伯爵为了检验新竣工的别墅，就顺便揹着猎枪，牵着猎狗，来到了沼津。这正是新次入营后第三个年头的春天三月下旬里的一天。伯爵从东京出发时，本来期望着能猎获很多的飞禽走兽，谁知所猎获的既不是兔子，也不是野鸡，而是意想不到的那位阿隅。

有一天，伯爵照例牵着猎犬，揹着猎枪，也没带一个佣人，独自向静浦方向走去。正悠悠荡荡地经过桃花盛开的香贯村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畜生！"有人在叱喝窜进麦田里的他那只猎犬。顺着声音看去，叱喝猎犬的是一个立在盛开的桃花下面，头上包着洋布手巾，胳膊肘架在锄头把上的女人。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和伯爵的目光一接触，便用手拢了拢散下来的短发，露出一排雪白的贝齿，向伯爵笑了一笑。当天晚上，伯爵就在别墅里

把那位从动工以来就一直为他操心的木匠头儿叫来，要他第二天早晨去找阿隅的父亲谈判，问他要多少钱，才肯把阿隅送给喜多川伯爵做侧室。

阿隅的母亲毕竟是个女人家，经不住金钱诱惑，一开始心就动了。但诚实的父亲平造却摇头不同意——不能取消和新次的婚约。然而常跑东京、老于世故又善于辞令的木匠头儿，是很会撮合的，他说了一套嫁妆费如何如何，每月的生活费如何如何；另外还有，只要点头答应就有什么样的便宜……要是不识抬举而拒绝的话，又要有多么大的不利等等，说得她父亲也大大动了心——如果能有这些钱，既能买头牛，又可以弄只渔船；这次香会的会费也用不着另去筹措了；次郎八要卖的那块地也可以买过来；另外还有种种好处……想到这里，便说："那就请你跟新次那方面谈谈看吧。"机警的木匠头儿，马上就找到了新次的父亲。新次的父亲因为顾虑新次不答应，便说："孩子今年冬天就要退伍了，一切要等到那时问过他本人才能决定……"但木匠头儿马上表示反对，说老爷那边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等待的！新次的父亲低头暗想：最近手头儿这样紧，这一百块钱倒是真顶用。……于是便说："只要在孩子回来时，能让我老头儿站住脚就行，就说我是不肯的，是阿隅本人自作主张爽约的就行了。"而阿隅本人呢？她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只说："父亲怎么说就怎么办吧。"其实，阿隅一开始就愿意了。以扫① 为了一碗菜汤，曾把自己作为长子的继承权卖掉，还认为卖得贵了。在当今的世界里，只要看见一件绸子衣裳，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贞操卖掉的女人，不知有多少。阿隅在心中盘算：华族老爷的如

① 以扫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为了一碗菜汤，把自己作为长子的权利让给了孪生弟弟雅各。见《旧约·创世纪》第二十五章。

夫人……住在东京庄严的邸宅里……有侍女伺候着……金簪、鳖甲、玳瑁、珊瑚，腰带是没有棉线的素花纯丝绸，就是家常衣裳，也是绫罗绸缎，一身礼服就抵得上普通一家的全部产业……吃不完的珍馐美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洋服当然不成问题，单是一双木屐就值五块钱，戒指不是铝的，而是纯金的，弯把儿带穗儿的洋伞……这是何等的荣华！简直如同做梦一般。她想得身子都哆嗦起来了，眼睛也闪耀着光芒。

阿隅终于上了彩轿。上千块钱落到香贯村里，阿隅的父亲买了牛和田，母亲做了一套绸子礼服；新次的父亲又恢复了放弃已久的游荡生活；木匠头儿给老相好的三岛的妓女赎了身，安了个外家。可是，在这一年的深秋，那个对沼津怀恋得都有些精神恍惚的新次——因为退伍前事情忙，这一年他竟连一天的探亲假也没能请，同时，阿隅的父母和新次的父亲，都不曾把阿隅的事告诉他——把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薪饷，全都买了雕花银簪、混丝条纹衣料、混棉素花丝绸等。当他欢天喜地地带着这些东西，在新桥车站登上火车的时候，他哪里会知道，就在同一个东京，相离不过才二里的麴町平河町的喜多川邸宅里，阿隅已经怀上了六个月的身孕。

六

喜多川伯爵对任何女人，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就要厌弃的，惟独对阿隅却始终耽于溺爱。凡是熟悉伯爵人品的人，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之所以这样，一来是因为她生下了将为喜多川家续香烟的贤明；再就是气味相投。伯爵对夫人那种王朝美人型的一尘不染的清雅容貌已经看厌了，因此，在他眼

里，年轻、体态丰腴、土气十足的阿隅反倒特别新鲜。夫人那种柔和的京都口音，礼数周到的服侍，倒使伯爵感到有些拘束；对阿隅那种乡野粗鲁的行动和言谈，却觉得非常可爱。阿隅这样一个村姑初次离开故乡，投入身份、境遇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心里觉得胆怯，因而一味地依附着伯爵，而伯爵也就越发觉得她招人疼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阿隅就博得了伯爵的专宠。

阿隅渐渐地领会了操纵伯爵的方法——有哪个女人不懂得这一套呢？那就是象对待新次一样，采取强硬的态度。凡是男人，都有点儿贱骨头，都是欺软怕硬的动物。阿隅有时既敢于大胆说话，有时还任意撒刁、怒气冲冲，或不吭不响，或自言自语地说要回沼津去。伯爵对温柔委婉、曲意顺从的夫人，虽然能任意欺凌，而在阿隅这种泼辣刁狠的作风面前，却低下头去摇尾乞怜。

地位能把猫变成老虎。阿隅原来也不过是一个野丫头，自从得到伯爵的宠爱，生下了传代的儿子，逐渐觉得自己有了势力，也就日益任性起来。她越意识到自己无法赶上伯爵夫人，就越加以怀恨；越受到殷勤的对待，就越觉得不是滋味。因此，她一边于秋夜睡醒之际在枕边耳语中不断吹风，排挤夫人，一边又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让叔父和堂兄弟分别当上了别墅的管家和本邸的司阍。世态炎凉，人心趋炎附势，大家看到如夫人得宠，也就倒向了她这一边。及至夫人迁出本邸时，阿隅已经获得全胜。阿隅的得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把夫人赶得远远的，佣人们也就俯首贴耳了，自己几乎就要自封为伯爵夫人了。出门有马车，回来时家人以礼相迎，金戒指足有二十几个，享尽了做姑娘时梦想不到的福，对荣华富贵的渴望完全得到了满足。但是阿隅果真满足了吗？不，早在伯爵夫

人还在本邸的时候，伯爵就时常看见她郁郁若有所思的样子。问她病了吗？她却摇头，再进一步追问，她就背过身去，懊恼地哭起来。

她心烦意乱，脑际不时地浮现出五年前的景象：那是新次决定要入伍的前一天，两个人坐在寂静无人的镇守八幡神社的石阶上，他拉着她的手说："三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千万不要乱搞哇！"新次那热泪盈眶的脸，忽哭，忽怒，忽而怨恨，忽而又冷笑，表情变来变去。

从那以后，阿隅一直没有见过新次。只是听说，新次退伍以后就象疯了一样，并把正好那时来到别墅的喜多川伯爵狠狠地揍了一顿，后来就下落不明了。阿隅看到伯爵那张肥肥的脸，眼梢上岁月留下的那些鱼尾纹，以及那双无光彩的眼睛——每一次看到这张乏味的脸庞时，就想起了揍过他的那个被日光晒得黝黑，但相貌端正、年轻而且诚实的人——新次。一想到这里，她就不由得犯肝火，结果便无缘无故地哭起来。伯爵看见这样，就问："是不是病了？找医生来吧。"他越这样殷勤，阿隅越发脾气，索性转过脸去，哭着嚷叫"讨厌"，最后就拿周围的人出气。

七

古人说过："迷恋犹如出麻疹，老年人患上了，就要成为重症。"从年近五十的喜多川对阿隅那种溺爱来看，就会感到这句话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甚至马夫都感叹地说："真不知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值得那样迷恋。"凡是熟悉伯爵的人，简直不能认为他的精神是正常的。

阿隅完全改变了她乍来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她不时做

出的那种刻薄无情的举动，连旁观的人都替她捏一把汗。但是，常常以欺凌夫人为快的伯爵，在阿隅面前却变得非常温顺，好象是慈母对待任性的孩子似的，总是百依百顺。不仅如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阿隅莫名其妙地变得总是闷闷不乐，烦躁，爱生气，好哭泣。伯爵也摸不清其中的缘故，只是不遗余力地想法讨她的欢心。

伯爵之所以虐待夫人，也是出于这种动机。他把夫人幽禁在沼津，除了由于她和藤泽伯爵的嫌疑之外，另一个原因，只是想博得阿隅的一笑而已。每月他都给阿隅的娘家送去相当于一等委任官薪俸的生活费。虽然没给阿隅加上喜多川伯爵夫人的称号，但是她手中却已拿着伯爵的亲笔字据，保证她终生在喜多川家里占有荣誉和安乐的地位。伯爵夫人身边的管家田中，他的女儿千代以及老侍女阿国也都被辞退了。凡是不合阿隅心意的人统统被打发走了。伯爵为了讨阿隅的欢心，甚至连道子小姐都尝过从来未尝过的父亲的拳头滋味。

尽管这样，伯爵还是难以安慰阿隅，所以直发愁。今天她又哭哭啼啼地闹起来，弄得伯爵毫无办法。

“没有什么好哭的，没有什么好哭的。什么，见外？我对你见外啦？是谁把太太赶到沼津去的？把家里的人全都赶走，也要对你照料到底，我这样对待你，你还说我见外，你这样才叫对我见外了呢。什么？我好变心？哈哈哈哈哈，到底是女流之辈！你还看不透我的心吗？别哭了，用不着哭。”

但阿隅还是抽抽搭搭地哭着。

“有什么不顺心的？你要怎样才好呢？……什么？要寻死？别说那种傻话！”

“我反正是个傻瓜嘛！你不喜欢傻瓜，压根儿不叫我来就结

啦。实在没有意思……真不想活啦！”

“我看这还是因为有病的关系……请个医生，还是请青柳给看看好了。很快就会好的，我也常常有过这种情形。”

“老是病呀病的，我这……并不是什么病，不是的。”阿隅矫情地推开伯爵那抚摸着她的肩膀的手，用嘴紧紧咬着衣袖。

伯爵被她闹得束手无策，从旁望着她那微微颤动的肩头。无奈只好离开椅子，在房中走来走去。这时，忽然从楼下传来活泼天真的笑声，不由得从玻璃窗向下望去。

在绿油油的草坪上，两个梳着小小的稚儿髻，系着红腰带，装束和相貌完全一样的女孩子，一左一右从两边拉着一个身穿灰色法兰绒和服、扎着紫色腰带、刚过周岁的男孩的双手，教他一步一步地学走路。后面跟着一个十八九岁、梳着高发髻的侍女。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对啦，今天是星期六啊。小家伙，会走了，会走了！阿隅，快过来看看！”

阿隅并没有站起来，伯爵闲得无聊顺手拉开玻璃窗，“喂！喂！”地叫起来。两个梳稚儿髻的小姑娘，边抬起头来喊：“爸爸，我们回来了！”边施了一礼。这是道子的同父异母妹妹房子和芳子。

“喂，把小明领上来……天气真好。阿隅，到堀切①去走走怎么样？”

“您去吧！”

“我说是和你一块儿去。”

“可是，我没有心思去看什么菖蒲花呀！”

---

① 堀切，指东京葛饰区有名的堀切菖蒲花园。

“真没有办法……哦，小明，你来啦。”

“他一个人能走了呢，爸爸！”一个姑娘说着松开了手，娃娃扎煞着胖乎乎的两只小手，踉踉跄跄地走到阿隅跟前，抓住她的膝盖。阿隅很不耐烦地把他抱了起来。

“道子呢？”

“姐姐也一块儿回来了。”

“她做什么呢？喂，叫道子到这儿来！”

侍女领命去了。

“姐姐心眼儿真坏。她总也不和我们玩。”

“对了，她连话都不肯跟我们说。”

“这东西，实在可气。”

“刚才我们说一块儿和小明玩玩吧，可是她非要去温习功课不可。我最讨厌姐姐啦。”

“真是个又讨厌又叫人害怕的姐姐。”

“大小姐的眼睛和太太一模一样呢！”阿隅插了一句。

自从上月被父亲接到身边以后，道子就象陷入了敌阵中，完全孤立了。不仅是离开了母亲，还不许和佐佐仓家来往，连和母亲来往书信的道路也被堵塞了。千代走了，阿国也被辞掉，老相识只剩下了爱犬奈德。就连对道子没有恶感的人，在阿隅面前也不敢公然对她表示同情。道子孤零零地寄居在父亲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她就象刺猬一般用全身的刺来自卫，一步也不退让，更不服输，越来越固执己见。新来的佣人，最初是对她那端丽的容貌感到惊讶，接着又为她那刚强的性格吃惊，有的则对这种性情表示不满，因而，大家对比较单纯的两个妹妹的评论，要比对那个美丽的姐姐好得多。

八

道子来到了父亲的书斋。她的服装，除了领子是白色以外，其余和两个异母妹妹完全一样。一个多月来，面庞稍微瘦了一些。她走进屋里，脸稍微红了一下，抬起微含怒意的眼睛，将父亲伯爵以至阿隅和三个孩子一一看了一遍。

“道，为什么不给阿隅行礼？”

道子默然站在那里没有动。伯爵动了气，瞪着道子，但受到道子目光的反射，又移开了眼睛。

“你还记得昨天的事情吗？你为什么那样倔强？你不把我当作老人，是不是？好，好！你既然不把我当作老人，我也不把你当作孩子。你看看房儿，看看芳儿，有多么温顺……一个女孩子家一定要温柔一些。象你这样的女孩子，简直是变态女！”

道子依然默默地看着父亲和阿隅的脸。

“刚才你干什么来着？”

“给妈妈写信来着……”在母亲那种宁死也不可说谎的教育之下，道子认为说谎是卑怯、可耻的行为。

“写信，谁许可你写的？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准往沼津写信吗？”

“你是不是要把昨天的事情告诉太太？”阿隅带着挑拨的口吻说。

“你，只要看好了小明就行了。别的用不着你多嘴。”道子面朝着阿隅，斩钉截铁地说。

阿隅浑身发抖。伯爵气得脸煞白。

“道，你这个忤逆的东西。你把阿隅看作什么人了？她是侍

奉我的；是明儿的生身母亲！明儿是喜多川家的后嗣，将来你也要靠他照顾的，阿隅就是明儿的生身母亲！你对阿隅说一句无礼的话试试，我绝不饶你。”

伯爵的语气活象是发脾气的孩子。

“你动不动就是什么妈妈、妈妈的。你以为只有你母亲是老人吗？房儿和芳儿就不象你那么顽固。”伯爵抚摸着芳子的后脖颈。“听见了没有？绝对不许往沼津写信。你没有母亲。在沼津的，那是个鬼。你懂吗？实际的妈妈就是这个阿隅。从现在起你就把阿隅当作妈妈。叫妈妈！……哎，房儿、芳儿也都要叫妈妈呀！”

“妈妈，让我抱抱小明吧。”房子象学舌的鹦鹉一般地说。

“嗯！真听话，好孩子。道，从今以后，你也得管阿隅叫妈妈！”

道子扑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反正我是庄稼人的女儿，小明的保姆，怎么说也不配做大小姐的妈妈啊。对不对，房子？”

“不要胡说。我说了，谁敢说个不字。谁要不愿意，我就不拿她当作我的孩子。来，道子，快给阿隅赔礼。怎么，还不赔礼吗？”

伯爵抓过正好放在身边的一根带铁头的鞭子，站起身来。房子和芳子吓得变了颜色，藏到阿隅的身后去。

“老爷，算了吧，怪可怜的……唉，烦死我了，烦死我了，还是让我回沼津去吧。”

“喂！你认不认错儿？”

道子透过簌簌流着的眼泪，无可奈何地看着父亲的脸，紧紧地咬着嘴唇。

“你还不认错儿吗？”

伯爵走近了两三步。道子默然地站在那里，一步未动。

“你到底认不认错儿？”

伯爵嘴里骂着，猛地一把抓住道子脑后的头发，按在地，挥起了铁头鞭子。

“爸爸，不要打姐姐啊！”芳子到底是个女孩子，她很替道子担心。阿隅说：“到那边儿去吧。”她把两个女孩子赶出了屋子。

道子从眼里冒出了愤怒的火焰，凝视着父亲伯爵和阿隅。

“好，你还瞪父亲！”

伯爵举起手来，道子扭动了一下身体，发出一声惨叫。

“畜生，怎么样，认不认错儿？”

道子被按在地下，咬紧牙关，摇着头。

“这个死硬东西，打死你！”

鞭子举起来，脚又踢下去。道子象皮球一般地乱滚。伯爵气极了，挥动鞭子，劈头盖脑，象雨点一般打下来。

“妈呀！”道子在鞭子底下发出了微弱的呼声。

伯爵停下了鞭子，愣愣地看了看道子。

“你认错了吗。在叫阿隅妈妈了吗？……什么，还是摇头。原来你是在叫沼津的妈妈呀！大声地叫吧，可着嗓门叫吧，你那沼津的妈妈也许能听见，赶到这儿来呢！你怎么不大声叫呢？你这个忤逆的东西，非打死你不可！”

“老爷，差不多就算了吧。净给我招恨……大小姐的脾气真拧啊！哎呀！你看她那两只眼睛，噢……可怕，真可怕。是不是，小明，多么可怕的姐姐呀！”

“你这个倔东西！”

再度举起的鞭子，忽然变得有千斤重，一直拼命地打着道子

的伯爵，这才觉得有一只胳膊撑住了自己的手。

“老爷，这样责罚，太过分了。”

一个穿着和式外褂裙裤的白发老人气喘喘地拦住了他。他是喜多川家的三朝元老，被认为是家中的彦左卫门①，是个老派的耿直人，从小看着伯爵长大的。现在虽然已经告退隐居，但不时还要来看看旧日的主人，而且每次都要进一些逆耳的忠言。伯爵深知他和旁人不同，并不是想要来借钱，完全是一个为了旧主人着想的忠义人，所以虽然觉得他有些啰嗦，但每次来的时候，都接见他，总还是挠着脑袋倾听他那严正的意见。

“是神户啊。怎么来得这样突然？”

伯爵的眼睛仍然冒着火，拿着鞭子的手还在颤抖着。

九

神户贞之是个非常忠于主家的老人。他慨叹君臣之义随着封建制度的毁灭而颓废，如今除了贺年、喜丧典礼之际，到喜多川府邸来参谒的旧藩臣已经寥寥无几；即使难得有一两个来访，其目的也不过是想借重旧主人的声望或借些钱罢了。神户现在已经把家事让给现为海军校官的儿子，过上了安闲自在的退隐的日子，因而常常到旧主人家来，毫不客气地说过很多招人不爱听的话。前些时候因为感冒卧病许久，没能来看望旧主人，今天原想来赔个礼，正巧遇上从书斋里出来的房子和芳子，听她们说父亲在如何如何，又因在病中也有过一些风闻，所以就不顾一切地跑了进来。

① 彦左卫门：即大久保忠教(1550—1629)的通称。德川幕府的元勋，曾侍奉家康、秀忠、家光三代，以忠直著称。

“请把鞭子给我。”

伯爵还挣扎着不肯撒手，但神户毕竟是当过杨心流①柔道代理教师的人，虽然上了年纪，却毫不费力地就把鞭子夺了过去，伯爵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在椅子上坐下来。

“不是听说你在生病吗？”

神户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扶起了象一摊泥似地倒在那里的道子。道子摆脱他的手，想要自己站起来，但是晃晃悠悠不由自主地又咕咚一声坐在地板上，痛苦地喘息着，两个小小的肩膀不住地抖动着。她的发髻已经披散、衣服也被扯乱，气得通红的脸上淌满了泪水，从咬紧的牙缝里不时地发出呜咽的声音——这不是悲哀的哭啼，而是悲愤的呜咽。

“老爷，你真下得去这样的毒手！”神户的老眼里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父亲管教孩子，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把一个年幼的小姐打成这个样子……唉，小姐，老爷已经宽恕你了。站起来……来！”

道子用衣袖擦了擦前额，抓住椅子，挣扎着站了起来，但还是气喘吁吁的。

“究竟大小姐犯下了什么错误了？”

“错误？要说错误嘛……这个，是这样，从一个父亲的嘴里说出来是很可耻的事情，这个东西实在是可恶，太顽固。哦，你也知道，这种情形倒不是近来才开始的，可是近来却特别……不孝顺父母，说她也不听，非打她不可。”

“所谓不孝顺父母，又是怎么回事呢？”

---

① 杨心流是柔道的一个流派。据说是江户时代初期由三浦杨心所创。

"这个吗？是，是个不敬重老人的东西。当着我的面，对阿隅说出非常无礼的话。说阿隅，就是说我……你看，她看人的那种神情。要是个男的，说不定能做出弑亲的事情来。……可恶！对父母这样怨恨吗？"伯爵说着又愤怒地站起来。

神户老人连忙过来拦住，随又喊叫底下人，管家婆和一个梳高髻的侍女走了进来。

"把小姐扶到那边去……要注意，不准有一点疏忽。你们不要光顾奉承一步登天的人，也要稍微为这个'家'想想。……好了，小姐，没有关系。我老头子什么都一清二楚。要紧的是要多多忍耐啊！请赶快……"

道子闷着声儿哭起来，终于由两个人搀扶着出去了。

"你等一等！"

阿隅刚要跟着出去，神户把她叫住。

"是我？有事吗？"

"对！"

"有什么事情？"阿隅站在那里盯着神户的脸，露出你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似的表情，又抱着贤明回来坐下。

伯爵不住地捋着胡须。

"老爷，古人有'牝鸡司晨'的说法。对于一步登天的人的任性行为，只能让她适可而止，不然的话，会把这个家毁灭的。我听说您把夫人也打发到沼津去了，究竟夫人有什么错处……不，不说这个吧。但是，老爷，你千万当心不要被狐狸迷住了啊！"

"我不是狐狸，我是沼津庄稼人的女儿。"

"你就是狐狸！老爷之所以会做出这样反常的事来，也都是你这个狐狸精的缘故。……你这样一个一步登天的家伙，竟把夫人排挤出去，把大小姐打成那样……你如果有米粒大小的人

心的话，也会立刻抱住老爷的手劝住的。”

“这，我是劝过的呀！”

“阿隅并没有什么不对。是我在责罚孩子。”

神户脸上泛出了觉得可笑透顶似的神色，说：

“正因为这样，狐狸精才嚣张起来的。真是岂有此理……要是在以前，早就一刀把她杀掉了。”

在神户老人瞪目怒视之下，阿隅的脸色有些变了。

“老爷，您再不振作起来的话，这个家就要完了！”神户声色俱厉地说。

“我又不是自己争着到这儿来的，本来我在沼津当个庄稼人就很好，都是老爷他……”

阿隅掩住脸哭起来。

“把人家说成是狐狸……我要是那么坏，我就走，马上走。老爷，我回沼津去，现在就休了我吧。喂，小明，到爸爸跟前去。去！”

“喂！阿隅，你要干什么？得了，用不着哭，叫你别哭嘛！不成，不能叫你走。不管谁说什么，只要我一口气在，就不能叫你走。喂，神户！你说话也要有个分寸。是谁许可你跑到书斋里来的？有事情要见我，可在大厅里等着。给你一点儿脸，你倒不知自重，这样没礼貌……”

神户落下了眼泪。他原是喜多川家上一代主人的侍童，和伯爵的父亲是同庚，虽然是主仆关系，却象朋辈似的一起长大的。他看到留在伯爵脸上的老伯爵的面影，就禁不住想起往事。

“老爷，我这样劝说，您的迷梦还不能清醒吗？尽管现在已经没有管您的人了，但您对着先人的牌位，也应该稍微谨慎一些才对呀。您身边的什么总管啦，管家啦，这个啦，那个啦，都领着优厚的薪金，受到许多恩惠，可是他们只知道各自钻营自己的私

利，想刮一些您家金库里的财富，竟没有一个人肯向您进一句谏言，也正说明了您这分家业已经到了末日了。我神户已经七十五岁，是个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死的人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后的谏言也说不定。我恳切地请求您，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愿望，赶快把这个阿隅打发走，把沼津的夫人接回来……”

伯爵打了个呵欠，闭上了眼睛。神户凝视着他那张脸，长叹了一声。他又咬了一下嘴唇，用更加严厉的声调说：

“老爷，要是您再不改正错误，可不要以为在明治的今天，您家就不会发生骚动啊！只要看看相马①的事情，就可以明白了。这就要看老爷肯不肯回心转意了，不然喜多川家说不定会完全毁灭的！”

贤明好象被神户的高亢的声音惊吓了，哭了起来。

喜多川伯爵绷着脸，默默地好久没有做声。正好这时候侍女进来通报，外面有某政客求见，伯爵便趁着这个机会，甩开这个尴尬的场面，和阿隅一同走出了书斋。

第九章

一

佐佐仓子爵夫人，近来忽然和风俗矫正会②发生了关系，以

① 相马，指相马大作（1789—1822），系江户时代后期的盛冈藩士，因不满津轻藩掠夺其领地内的木材，在矢立山顶袭击津轻藩主，事败被捕，遭杀害。

② 风俗矫正会，即明治前期的妇女矫风会，主张妇女参政和废娼等。

她的身份和活泼的性格，自然受到人们的推崇，很快就取得了类似名誉会长的地位。本来就好动的子爵夫人，这样一来就更加忙碌起来了。今天也是去参加某处的矫正会的大会后出来，因为天色已晚，急忙坐车赶回家来，在大门口正碰上子爵也在那里下了马车，于是两个人一同走进了起居室，彼此都象是感到有些疲劳似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这位子爵身材魁梧，站起来几乎要顶到门楣。半个脸完全被花白胡子掩住，手上毛茸茸的汗毛，几乎一直长到了戴着亮晶晶的刻有印章的金戒指的手指边。他原来的封地是在北方寒冷地带，因此同族中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的模样长得象自己领地里的狗熊一般。他生就一双细细的眼睛，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容，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当时他是十五银行的董事，正因为他出身于小藩主，所以相当通达世故，据说不只是名义上的董事，在实际工作上也是个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子爵夫人把头上那顶插着白羽毛的大檐女帽摘下来放在圆桌上，拢了拢鬓发，一面呷着侍女送上来的茶，一面看了看时钟，说：

“已经八点多了……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清儿和照子都睡下了吧？”

“他们刚才睡下。”侍女回答说。照规定，孩子们应该在八点钟睡觉。

“你不是回来的也够晚的吗？我因为到华族会馆去转了一下。你又到什么矫正会那儿去了吧？”

“嗯，是的！华族会馆很热闹吗？”

“是的，藤泽做了一次很长的讲演……藤泽这个人，可真是个讲演癖呀！”

“藤泽讲了些什么呢？”

“没有什么，还不是老一套！说什么华族是皇室屏藩，四民的模范，如果在华族当中，有人做出有伤体面的事情，或胡乱搞什么政党活动，就实在有违陛下的旨意……总是那一套玩艺儿。”

“是吗？我们那方面还做出了决议，要对藤泽先生的品行不端这一点进行忠告哩！”

“对藤泽？没用，没用。要想叫藤泽和喜多川的品行改好，就只好等到日本毁灭的那一天了。”

“别瞎说了。因为改不了就任他胡来；那就越发不可收拾了……马上就换！”

最后一句，是对来请她更衣的侍女说的。接着又问：“那么，喜多川先生也在那里吗？”

“当然在。他听了藤泽的讲演，脸色很难看哩，因为喜多川玩弄政党，已经无人不知了。”

“玩弄政党总比折磨老婆好一些呀！”

“藤泽这家伙，实在太无耻了。他还向喜多川打听贞子的情况，问她什么时候从沼津回来呢。喜多川的脸，当时难看死了！”

“真的，男人们为什么都那样任性呢？”

“不要这么‘男人、男人’的，我也是男人啊。”

“别胡说八道啦！”

“说来也真奇怪，喜多川这个人，在别处见到他的时候，倒也挺明白，不象那么不通情理，这样一个机敏的人，本来能有所作为……唉，都是女人的罪过。”

“女人并没有什么罪过，那都是因为男人自己不正经。”

“这是因为你是女人，所以才有这种看法。要是站在男人这方面来说，只要女人不那么放肆，也就没有事儿了！”

“反正这是彼此彼此。可是象喜多川先生那样的人，也实在太不象样子了。”

“也真是不可思议。你有我这样一个非常老实的丈夫……清，笑什么？……你却还要去参加什么风俗会。象贞子那样的女人，做了喜多川的妻子，倒宁死也那样默默地忍耐着。这世界可真有些颠倒哩！”

“所以，前些日子我还向贞子姐这样说过：忍受也要有个限度……”

“你是让她操起棒槌起来造反吗？哼！出的好主意。”

“不要藐视人！不过，在今后的社会上，女人如果一味地顺从，也是站不住脚的。你看看贞子姐，只因为一味地忍耐，弄得非常被动，喜多川反倒越发得意起来，现在不是任性得都没有个边儿了吗！”

“喜多川这家伙也太好奇了。弄来那么个阿隅，又有哪点儿可取呢？简直是精神失常，是一种精神病，是疯人院里的货色。他既已到了这种程度，那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啊！”

“你说的黄河，是指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坟墓或疯人院，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除了开个亲属会议忠告他一次以外，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亲属会议？别说傻话了！他既不是小孩子，又不是白痴，开一次亲属会议就能把他治好吗？再说，叫谁来当这个法官呢，都是些五十步笑百步的家伙。能办这件事儿的，恐怕只有我喽！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已忠告过喜多川不知道几次、几十次了。但

完全是马耳东风。如果态度再强硬的话，就只有绝交了。而且一看到他的脸，就觉得有些更加严厉的话不好开口似的……甚至令人觉得：象这样一个喜多川，哪里会做出那种肆无忌惮的任性行为呢？”

“越是在外边温和的人，在家里就越是蛮横，这都成了一个规律。”

“要是这么说，象我这样在外边既温和，在家里也很温和的人，那就是打破规律喽！哈哈哈哈哈！”

“说真的，给那样的人做妻子，也实在是不幸啊。如果下月到大矶去，一定到沼津去安慰安慰她。她是那样一个甘愿忍受的人，所以连信也不常写来，不知她该多么难过呢！道子也实在可怜啊。照子说，近来她明显地瘦多了。要是能把她接到咱们家来住固然很好，但毕竟不能勉强，那孩子脾气又倔，即使嘴上不说什么，可肯定是要受苦的。要是我们常去看她，那个乡下女人又要动脏心眼儿，反倒对孩子不好，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她，可是，近来又根本不让她来玩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我想在一两天内顺便去看看她，贞子姐每次来信都托咐这件事情……啊呀，光顾说话了，你去换衣服吧，我也去换一下衣服。”

子爵夫人刚站起身，一个梳着西式发髻的侍女有点儿慌张似地走进来。

“太太，太太！”

“什么事？”

“喜多川家里打发人来了，他问道子小姐是不是到我们这里来了？”

“道子小姐不见了？这可怪啦！”

子爵听说，也停下了脚步。

“道子怎么啦？”

“说是道子不见了……喜多川家里派谁来啦？”

“好象是管家的松原先生来了。”

“把他领到这儿来！”子爵又回到原来的座位。

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脑子好象没有身上的肉多的胖子，张皇失措地走进来了。

“夜间来打扰您，真是太……刚才我已经听说了，道子小姐似乎也没有到府上来。”

“是啊，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道子小姐了，我们也在盼望她能常常来玩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说，她根本就没有到府上来……怪啦……”松原歪着脑袋，叹了一口气这样说。

“究竟出了什么事？”子爵也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啊，这个，是这样。那是因为老爷责罚得有点过于厉害。不，那还是今天中午的事情……这可怪啦。”

“那么，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呢？”子爵夫人的神色越发不安起来。

“这个……是这样的，到了傍晚才忽然发觉道子小姐不见了……不，在那以前，她的样子倒没有什么变化。”

“这么说，傍晚之前还确实是在家啦。而且任何人也没有理会她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家里也全都找过了，是这样吗？”

“这个，不但家里都已找遍，连附近的一些地方，大家也分头找过了……老爷刚才也回来了，他说也许到府上来了，才叫我来打听的……”

“没有，很久没有到我们这儿来了。”

"也可能是这样，不过，那只是老爷一时在火头上责罚了一下，不管怎么说，究竟是父女之间的事情，要不然，您还是让我把她领回去吧，我保证决不会让她受委屈。"

"你说些个什么？道子小姐不在我们家里！"

"佐佐仓家里，既没有道子，也没有会说谎的人！……子爵，我去去就来，万一道子有个三长两短，是没法向贞子妹交代的。"

"好吧，要是我去的话，反而会搞僵了，不大好……清，就请你告诉政吉，虽然刚刚回来有些辛苦，可是现在因为有急事要到平河町去，叫他马上把马车准备好！"

"这么说，小姐是不在这儿啦，奇怪！……那么，我也向您告辞了，实在是打扰您了……"

"好啦好啦，没有什么，赶快回去吧，这回可要多留点神，不要再把别的小姐给丢了……真是，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啊。要是让贞子妹知道了，不知该怎样着急呢！唉，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才好。"

子爵夫人匆匆忙忙地驱车向平河町的喜多川邸驶去。

二

当佐佐仓子爵夫人的马车刚刚走出青山的邸宅时，道子正好登上新桥火车站的石阶。

道子是趁着黄昏时刻从平河町的家里溜出来，以便上沼津去找母亲的。

伯爵把道子责罚一顿，又和某政客谈了一阵话，因为离华族会馆的集会还有一段时间，便带着阿隅和道子的两个异母妹妹，坐着马车到堀切去了。道子独自一人闷在自己的房间里，午饭、

晚饭都没有吃，她把教科书摊在面前，陷入了沉思。

眼泪早已干了……道子认为在佣人面前哭泣是可耻的。被父亲鞭打过的脊背阵阵作痛，被脚踢过的左手腕，痛得象要折断了一般。但是，道子最感到痛苦的还不在这里。她越想越恼恨，越想越感到委屈。但这种恼恨和委屈到哪儿才能尽情地倾吐和哭诉呢？家里都是些下人，而这些下人里面，又没有一个可信得过的。佐佐仓伯母倒是自己喜欢的伯母，但在目前这种场合，也有点不愿意去。天地间能让自己伏在膝上一哭的人，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母亲——啊，亲爱的妈妈！可怀念的妈妈！——她现在想必也和我一样，因为感到无比的寂寞，在那里哭泣吧！我也到她那里哭去，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沼津！沼津！阿隅她们到浅草去转了一遭，到傍晚才回来。道子趁着她们回来时一阵混乱的机会，穿着一双麻里草鞋，偷偷地溜出了家门。

外面已经黑了。在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五月的暗夜里，道子借着各处煤气灯射出来的点点光亮，向着新桥的方向走去。怀里连一文钱也没有……十二岁的贵族小姐，手里还从来不曾有过钱呢！不，她除了坐马车或坐带着金色家徽的人力车以外，还从来不曾到外边去过。但现在是非常的情况。道子从来没到过沼津。只是在四年前，阿隅还没有来的时候，随着父母到热海①去过一次。那一次曾路过箱根的山麓，听人说只要越过那座山，便是沼津了。不管怎地，先从新桥坐火车，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

道子跑跑颠颠地赶着路。突然被一个小石头绊了一下，踉

① 热海是去沼津的必经之地，在静冈县伊豆半岛上，多温泉，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

踉踉跄跄地往前抢出两三步，差点儿跌倒的时候，蓦地感到自己的和服袖子被拖住了。道子吃了一惊，但没有出声，只是气愤地把衣袖拉回来，回头望了一下，借着远处街灯的微弱光亮，她看到了一条大狗。

"奈德？……"

正是奈德。它是从后边追上女主人的。道子心里怦怦跳着，望了望后边是否有人追上来，但附近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大概还没有被人察觉吧。

奈德象是又惊讶，又担心的样子，望着女主人的脸。道子要往前走，它就死咬住衣袖不放。

"奈德，乖乖，放开我吧，我要到妈妈那儿去啊！"

她用小手抚摸着奈德的额头。它仿佛听懂了似的，摇着尾巴，一直紧跟在后边。道子对它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一块儿走……心里倒也觉得有个壮胆儿的了。

侥幸没有受到警察的盘诘，道子始终带着小跑儿，出了虎之门，避开人们的眼睛，好容易走到新桥车站的时候，身体已经软得象一团棉花，筋疲力竭了。

三

正值开往国府津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所以新桥车站三等候车室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一个梳着稚儿髻、穿着白领紫色箭翎花样的和服、腰系大红绉绸带子、脚穿麻里草鞋的少女，带着一条大狗走了进来，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她侧目而视。

道子一本正经地抬起乌黑的眸子，向室内环视了一下，看见

有一对象是庄稼汉的老夫妇，背上斜背着包袱呆在角落里，她便凑到他们身旁，象要倒下去似地坐了下来。

“这条狗好大呀！”

“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儿呢？”

周围许多人嘁嘁喳喳地耳语起来。道子微微地叹一口气，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奈德蜷伏在她的脚边，警惕地守卫着。

老夫妇看看在自己旁边坐下的道子，又看看狗，好象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随即互相交谈起来。道子侧耳听着，可是他们的话大部分都听不懂，惟独他们所说的国府津、国府津几个字倒听得很清楚。她还隐约地记得在去热海的时候，曾路过国府津这个地方。道子凝视着老夫妇的脸，突然问道：

“到国府津去的火车，什么时候开呀？”

“你问到国府津的火车吗？马上就要开了。俺们也是上国府津去的。你也要去国府津吗？”老头儿这样问。

“火车只开到国府津吗？”

“嗯哪，箱根山那边还没通火车呢！你要到哪儿去呀？”

“……”

“你就只是一个人吗？”

“……”

“陪伴你的人咋的啦？”

“……”

“这条大狗是你的吗？”

道子点了点头。

聚集在旁边听着这段谈话的乘客们又都交头接耳地纷纷议论起来。这时，卖票的窗口打开了，人们轰地一下都拥过去了。

“你要是上国府津去，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由于老头儿的亲切关照，道子和奈德一道站了起来。“啊呀！多么俊俏的小妞儿呀！”老太太带着爱惜的样子抚摸着道子的头。

“你自己会买票吗？”老头儿放心不下地看着道子这样说。道子只是点着头。

一会儿就轮到了道子。

“到哪儿？”窗口里面传出了很生硬的声音。

“国府津。”听到是个孩子的声音，售票员便探出头来往外望了一下，原来是个美丽的、梳着稚儿髻的孩子，睁着一双乌黑稚气的眼睛往里瞧着。

“是啦，国府津。×角×分。”

道子攥住车票，愣愣地望着售票口。

“钱呢？”终日为机械式的劳动累得筋疲力尽、连话都懒得说的售票员，能够这样问话算得上是很和蔼的了。

“姑娘，把钱交给他就行了。”

刚才那个老头儿从旁加了一句。

“还要钱吗？”

“没有钱，喏，是不能坐火车的呀！”

售票员又惊讶、又好笑地从窗口向外望着。周围的人们也都好奇地观看，侧耳听着。车站上的勤杂人员来了，警察来了，道子的周围顿时聚了一大群人。

四

“扒手吗？”

“是迷路的孩子吧？”

“说是没有钱买票。”

“想白坐车呀！脸皮够厚的了，真不能光看外表啊！该不是鬼神阿松① 的崽子吧？”

“不，是一个阔家小姐。据说是后娘要毒死她，逃出来要到她爸爸那儿去呢！”

正赶上从横滨来的火车进了站，爱看热闹的人们也就越聚越多了。

“喂，不要围在这里！……这么说，你就只是一个人啦。你叫什么名字呀？”警察这样问着道子，她被很多人围着，脸都有些红了。

“你是叫道子啊……姓什么呢？”

道子一下子顿住，不出声了。

“你不明白吗？就是姓，比方说田中啦，上田啦，你总有这样一个姓吧！”

道子轻蔑地看了一下警察的脸，但没有答话。

“你家住在哪儿？……老是不说话可不好办啊！”

“小姐，你把真实情况告诉警察好啦。”老头儿还有点不忍心离开，从旁加了一句。

“没有什么可怕的，喏，你说吧！”那老太太也搭了腔。但是因为开车的铃已响，这一对老夫妇只得一起走了。道子目送着他们的后影，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

“你只要看一下狗的项牌就行了。”有人这样提醒说。

警察弯下腰去，想把奈德拉过来，但是，奈德威武地抬起它那和狮子一般大小的头，呜呜地哼了一声，吓得警察慌忙跳到

① 鬼神阿松是日本文化(1804—1817)、文政年间(1818—1829)的女贼，以作案累累被处死刑。

一旁。

群众哄然大笑，警察的脸也红了。

“喂！叫你们不要站在这里嘛！……小姐，到这边来，喏，把那张车票还给人家。”

“这不是道子吗？”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白脸美男子，用双手拨开人群走进来，他穿着一身斜纹哔叽夏服，戴着一顶围着白缎带的草帽，腋下挟着一把洋伞。道子一看见他，脸色马上变了。

“道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噢，你认识这位小姐吗？”警察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白脸的青年。

“当然认识，她是我的亲戚……我吗？我是……”他从兜里拿出一个女人用的锦缎钱包，取出一张名片递给警察。

“子爵梅津元房……梅津，梅津，这个姓倒象是听说过。”警察显出寻思的神情，盯着对方的脸。

“这么说，这位小姐是您的亲戚啦。您知道她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的吗？”

“我也是今天坐船到的横滨，又坐刚才这趟火车来到这里的，详细的情形还不了解呢。”

“不管怎么样，请先到这边来吧！”

甩下吵吵嚷嚷目送着他们的群众，警察带着梅津子爵、道子和奈德，一起朝妇女候车室走去。

五

这个叫作梅津子爵的，就是喜多川夫人的胞弟，也就是道子

的亲舅舅。以前，他由于行为不检点而受到了停止华族待遇的处分，后来喜多川夫人托了藤泽伯爵，才把他派到京都去暂时避避风，同时还给了一个管理皇陵的差事。哪里知道这个流氓成性的子爵，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已经感到厌烦，到处结交一些狐朋狗友，又干出了许多坏事，结果闹得在京都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又飘然地回到东京来，不料刚刚下火车就遇上了道子。

道子对这个舅舅是极端蔑视的。这也有其道理，舅舅和母亲虽然是同胞姊弟，但除了容貌相似以外，要论品德，那简直判若云泥，甚至令人怀疑是不是一母所生。前面已经说过，他自从在陆军士官学校因品行不端被开除以后，便开始堕落。他凭着长得漂亮，有些小聪明，而且还有一个子爵的头衔，这就更加助长了他借此来进行种种卑劣的犯罪活动的机会。他结交恶友，出入下流场所，酗酒纵欲，终日沉溺在这种糜烂生活中，结果落了个"流氓子爵"的称呼，凡是家有妙龄小姐的华族们，都把他视若魔鬼般地避而远之。他的不端行为，甚至常常被主张"废止华族论"者引为典型例子提出来。他虽已二十五岁了，但至今还没有个正式的妻子，简直成了他姐姐喜多川夫人苦恼的心病。道子经常看到母亲为了这个舅舅的种种事情，操碎了心；也不知有多少次因他而羞愧、落泪，甚至一再地受父亲的气。所以，她对这个舅舅抱有难以抑制的愤恨和蔑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道子脑子里深深地印下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观念，究其根源，就是父亲和这个舅舅撒下的种子。

道子并没有把从家里出来的详细情形告诉舅舅。只是说因为想到沼津去看母亲，不料迷失了路途。她沉思片刻，便要求他立刻带她一起到沼津去。是的，溺水者连根稻草也要抓。

梅津子爵摇着脑袋有点儿为难了。钱夹里虽装有京都妓女

的名片，但连一张五块钱的钞票也没有。实际上他一直没有通信，以为姐姐还在东京，这次来京还是想用那老一套手法，在姐姐跟前哭求一番，现在听说她已到沼津去了，不禁失望地皱起了眉头。子爵和喜多川伯爵一向很疏远，每一次托什么事情，都是由姐姐喜多川夫人从中斡旋。

可是，现在即使马上把道子带到沼津夫人那里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其中一定还存在着什么复杂的情况。如果把从家里偷偷跑出来想到沼津去的道子领回去，借此能够见到喜多川伯爵，也许倒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子爵马上打定了主意，便开始用种种话来哄骗道子。

"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所以，今天晚上你就跟舅舅一起回家去吧。什么？用不着担心，无论如何也能给你解释通的……什么？不回去？那样执拗可不好。什么？说谎？谁还骗你！我也有事非到沼津去不可呢，一定带你去。放心，我哪会骗你，一定会带你去的，今晚就好好听话回去吧！"

"我看无论如何还是先回去，然后再出来的好。"警察也这样加了一句，然后主动地给他们叫车去了。

六

佐佐仓子爵在夫人走了以后，便换了衣服，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开始浏览当天的来信，写了日记之后——子爵不愧是个事业家，处理一切事情都是很精细的，就象对银行里的帐簿不容许有半点含糊不清一样，他对家计的监督也非常仔细，某个管家甚至搔着头说："老爷连一根劈柴的价钱都很清楚哩！"——他又拿起一本最近才开始学习的谣曲册子，走进洋式的寝室。然后换上

睡衣，他那高大的身子在雪白的床上躺了下来，把金属制的洋灯的灯芯稍微捻细一点儿，仰卧着哼起了谣曲《钵木》。当头顶上面的时钟敲了十一下的时候，他撑起身子看了看钟，又侧着耳朵听了听，嘴里嘟囔着：

“都这么晚了。”

几乎与此同时，远处传来犹如雷鸣般的隆隆声。这声音越来越近，到大门时变成了奔驰着的马车的响声了。子爵微微一笑又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寝室的门打开了，子爵夫人还穿着外出的服装，连无边帽也没有摘就走进屋来。

“回来晚了，您不放心了吧？”

“是啊——现在怎么样了？”

“哦，还好，总算没出什么事儿。现在我已经把她带到这里来了，在楼下让她和照子一起睡下了。”

“是吗……她究竟到哪儿干什么去啦？”

“据说是想上沼津去，独自跑到新桥车站。是那么一个倔强的孩子嘛！我也想到可能会有这一招。真是，他们家里简直是一群糊涂虫，只是慌慌张张地乱成一团，能真正办点儿事情的男人连一个也没有！”

“上沼津？跑到了新桥？不，也真难为她了，是她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跑去的呀！好在他们总算知道了！”

“哪里，他们知道什么啊？是我去了以后，才打发人到新桥去，一方面又暗暗地托付了警察。可是，去追的人又和道子走了两岔，道子是被梅津先生给带回来的。”

“梅津……梅津又回来了吗？”

“嗯，据说，梅津先生刚回到新桥，恰巧遇见了道子。”

“梅津？哼！俗语说，废物有时也会起点儿作用，能遇上他

倒也算不错，还算幸运，那么喜多川怎么样？”

“那简直不象话，天底下怎么会有象他那样的糊涂人？你猜他说什么，他竟然说：‘象那种忤逆的东西，还不如掉到井里死了倒好。’还是当着那个叫阿隅的女人的面儿说的呢！并且还对我说：‘你也回去吧。’可真把我气坏了，所以我也稍微挖苦了他几句。”

“这家伙可真没有办法！”子爵叹息了一声。

“有了这样一个父亲，道子也真太可怜啦。连一句‘你回来啦’的话都没有说，反倒气势汹汹地问：‘你上哪里去了？忤逆的东西！’听他那种腔调，好象又要耍一耍威风似的，我不得已从中解劝说：让道子跟我去住三两天，我好好说说她，让她听话。我就是这样硬把她带来了。在马车里我问了她一句为什么不到伯母这里来，她就哭起来了。”

子爵又长叹了一口气，说：“实在是太可怜了。对自己的亲生女儿，竟会做出这样残酷的事情来，喜多川也是在造孽……他本来不是那么糊涂的啊！”

“都是那个乡下女人把他弄糊涂的。所以我说，对家庭粗暴的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家……要是国会开起来的话，一定要首先提出废除蓄妾的建议……男人的任性过了分，势必要变成粗暴。我要是贞子的话，就当着喜多川的面，痛痛快快地把他骂个够。”

“也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不过，无论怎么说也太不象话了。有了象他那样父亲，道子也实在太可怜了！”

“道子尽管双亲俱在，可和孤儿完全一样。我虽说把她带来住两三天，可要是让她回去的话，显然她还是要受苦的，要是让她上沼津去吧，恐怕更不妥当，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不，决不

能告诉贞子，没有听到这些事情，就已经够她伤心的了。”

“暂时把她留在这里好啦。照儿一定很高兴哩。”

“照子刚才睡眼惺忪地看到她……说什么‘啊呀！道子姐，这么早就去上学啊？’后来清醒过来，这才欢天喜地又一同睡下了。道子真可怜，疲倦得厉害，在马车上就已经是前仰后合的了，唉……这颗心总算放下了，在没有看到她以前，心一直在扑通扑通地跳……啊呀，我也该去换衣服了……”

子爵夫人刚站起来时，忽听得有人跑上楼梯的声音，门外有人在喊：“妈妈！妈妈！”

“谁？啊呀，是照子啊！大喊大叫地怎么啦？”

“道子姐姐有点奇怪。”

“道子？……啊呀，怎么啦？”

子爵夫人急忙走下了楼。在楼下房间照子的铺上，道子穿着照子的白法兰绒睡衣，把脸趴在紫色天鹅绒枕头上。

“道子，道子，怎么啦？”

道子很吃力地抬起头来，但又倒也似地趴下去。

“你怎么啦？……啊呀，这么烫！”

子爵夫人抱起道子，不禁吃惊地叫起来。在洋灯照射下，道子的脸烧得象火一般的红，高烧使得她那明亮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牙齿在不住地打战。

拿着清心丹跟下楼来的子爵，见状也吃了一惊，连忙派人去请医生。但在医生到来以前，道子全身就象火烧一般的滚烫，仿佛象被风吹的树叶似的哆嗦着，嘴里老是不住地喊着：“妈妈，妈妈！”连给她冰着前额的子爵夫人似乎都认不清了。

从这天晚上起，道子患上了很重的热病。

第十章

一

须藤警告藤泽伯爵的预言应验了。尽管当局想背着社会一举完成修改条约，但到了六月，这个修改条约草案的誊写件，就已掌握在在野党志士们的手中。各处响起围攻政府的号角声，开始惊醒了藤泽、木下等人的静夜美梦。但是这种骚动，仅仅是在上层社会里，并且是局限于一部分人们中间；对于那些终日为衣食奔波的芸芸众生来说，不管用外国人当法官也好，或者是治外法权要延续到明治三十七年也好，全都无暇过问。至于中间隔着箱根山，远在沼津乡下的我入道渔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生活中的忧与喜，完全决定于捕鱼的数量。遇到暴风雨天，渔舟不能出海时，人们就只好蒙头睡大觉，所以，雨中的渔村，即使是大白日里也是静悄悄的，象是没有人一般。

连绵的濛濛梅雨中，一个身披簑衣、头戴竹笠、赤脚穿着草鞋、背上背着鱼篓的人，拄着一支拐杖一步步地走了过来。他走到一家店铺门口，嘴里嘟囔着："嗳，歇歇腿儿再走吧，"便在门前停了下来。

铺子门里摆着一排粗点心匣子，匣子后面，一个四十多岁背上背着孩子的老板娘，用她那双漆黑的手在烙着金饽饽①。还有

① 原文作金锷。日文里，锷作刀护手解。这是一种面粉做的带馅点心，状如刀护手，用油煎后发黄，故名。

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矮鼻梁，梳着文金型①发髻，正在缝着一件大概是准备在天王节②时穿的漂亮的白斑纹③单衫。在那不大的空隙处，有两个二十三四岁、腰间系着三尺长的红布腰带、在胸前打着结的脸庞黑黝黝的小伙子趴在那里，两手托着下颌，正说着什么诙谐话。他们看见走过来一个身披簑衣、头戴竹笠的人，慌忙地坐了起来。

"你们好！"走过来的人打着招呼，便把鱼篓靠在房檐下，摘下竹笠，在条凳上坐了下来。只见他一头白发，梳了个小发髻拖在后脑勺上，紫脸膛儿、大眼睛、蒜头鼻子、厚嘴唇儿，是个身体相当健壮的老头儿。

"这样的下雨天儿……你真卖力气呀，请……"老板娘连忙倒了一杯粗茶送过去。

"要不卖点儿力气就吃不上啊！……来一个这个。"老头儿抓起饽饽一连吃了两三个，端起茶来一口气喝干，然后把茶杯往下一放说："如今的后生，一点儿也不想卖力气赚钱，只知道逛窑子。俺呀！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可是……"

两个小伙子相互瞧了瞧，苦笑起来。

"俺已经七十八岁了，可是……"

"啊！老伯伯，你在这里哪！"

听到门外的声音，大家抬头一看，门前站着一个二十四五岁光景的女人，梳着银杏髻④，撑着一把深蓝色带白圈的雨伞、穿

---

① 文金型是未婚女子的高式发型。

② 天王节，指六月一日祭天王神的节日。

③ 原文作绞，即绞染的简称。把布用线扎紧放在染料中，染后形成白斑纹的一种染布法。

④ 银杏髻，参见第二四八页注二。

着一双带皮包头的木屐，显得很利落。

“啊，你好！……有鲳鱼和鲂鱼，都是刚剥的皮。”

“不管什么都可以，马上就给送来吧……从东京来客人啦。”

“客人？……是老爷吗？”

“不是，不是老爷……请你马上就来吧！”

“是啦，是啦，随后就到。”

门外的那个女人点点头就走了。

“东京的女人，不知咋的都那么俏皮！”老板娘看着她的后影，赞叹着说。

“俏皮倒是俏皮，可是俺最讨厌那样的女人……俺倒是很喜欢那位太太。”姑娘稍微皱了皱眉头说。

“太太和她可不能相提并论哪！”

“她的脸咋那样煞白呀！”一个年轻人说。

“近来更见瘦了。”

“对啦，有一次她真把俺吓坏了。那天俺去钓墨斗鱼，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云遮月的晚上，在沙滩头上站着一个女的，直瞪瞪地瞧着海面，俺吓了一大跳，后来仔细一瞧，原来是那位太太。”

“越是好看的女人，晚上看见就越可怕。”

“那又有什么可怕的，俺还特别喜欢那位太太呢。”老头儿说着，啪的一声拍了一下大腿。大家一起哄然大笑。

“不是笑话。俺今年七十八岁了，象这样的女人还见得不多哩。说真的，俺决不是喜欢她的容貌，其实只要剥下一层皮，黑鱼和白鱼有什么区别呢？俺非常尊重她的人品。多大方啊，又很体谅人，对俺常这么说：‘老伯伯，你每天太辛苦啦！’人家可不是什么假意寒暄，是真是假，俺这两只黑眼珠子看得清清楚楚。

她一点儿也没有瞧不起人的样子，连院子里的草，都是她自己去拔。我看见她那个样子，真觉得怪可怜的。”

“不知为什么让那位太太两三个月地住在这里呢？”

“因为老爷是个糊涂虫，他让香贯村的那个阿隅给迷住了。”

“阿隅可也出息了，是不是？”老板娘看了看姑娘的脸。

“那算什么出息？”老头儿大喝一声，“俺早就说过，也对阿隅的爸爸说过：‘那不是什么出息事儿，这和卖到沼津去当窑姐儿是一样的。用卖自己女儿的钱去置船呀，或是盖房子，这算是啥呀！’俺就是这样对他说的，但他终究还是喜欢这个东西，这个！”老头儿用两个指头做成一个圆圈儿给大家看。

“俺老头子也喜欢钱，钱是喜欢，但是那种昧着天理良心的钱，俺可不喜欢。老天爷的眼睛是亮的呀！用那种办法就算是弄来一千块钱，也都是造孽的钱，等着瞧吧，马上就要遭到报应的。”

“俺想阿隅亏了心，一定连觉也睡不好的，因为她骗了香贯村的新次。”一个年轻人插了嘴。

“新次！新次！俺很了解他。所以早就对新次说过：‘阿隅这娘儿们不是好东西，你别再搭理那么个女人了。’说是说了，可新次那个小子不听。真是个傻蛋，又不是天下闹女荒，有多少女的都看上了他呢。象善太夫新田的阿势就……”

“就是上横滨做工去的那个姑娘吧？”

“是啊，是个很好的姑娘，就是长得有点儿黑，可是人很聪明，她非常喜欢新次。可新次那个浑小子有眼无珠，一点儿也不懂得。就因为他啥都不懂得，才被阿隅甩了，现在他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如今的年轻人连该咋样去爱女人也不懂得……嗳，该走了。嗯，哎…哟…嗬！”

老头儿站起身来，戴上竹笠，慢吞吞地背上鱼篓，可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道："吃了三个金饽饽，回头再给钱吧，现在身上分文没有。"

交代了一句，便急急忙忙地向喜多川别墅的方向走去。

二

在狩野川的入海口，由于河流和海潮的冲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其颈部有一座背依小山、四周都是松树的两层瓦顶楼房，这就是喜多川伯爵的别墅。这座楼房建成的当时，附近的人们都惊讶地说："东京人真是异想天开，不知为啥要在这种地方，修起了这样一座楼房？"伯爵夫人自从住进这座别墅的楼上，已经有七十多天了，天天只是倾听着奔腾呼啸的波涛声。

伯爵夫人一方面因受传统的妇德训戒思想的束缚，凡事都要引咎自责，退让忍耐；一方面也觉得没有向丈夫说明，就擅自去求藤泽伯爵——就算是有千百个理由——终究也是自己的错误，也怪不得丈夫要恼火。再说，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上，除了顺从丈夫的命令外，再也想不出其他好办法可以解除他的疑心。因此，她没有顶撞丈夫一句，就顺从他的命令，把道子交给了他，尽管这使她感到象刀剜着自己的心肝那么痛苦，但还是带着一个老家人和一个侍女，在四月中旬，越过箱根来到日日夜夜只能听到海啸和松涛的沼津别墅。来时曾从箱根的登山轿里看到满山满谷的深山樱正在争芳斗艳，可现在每天眺望着的大海，不知不觉已经泛起了夏意。我入道村里庆祝五月男儿节的鲤鱼旗① 已

① 鲤鱼旗是用布做成的鲤鱼型圆筒旗幡。按日本风俗，每年五月五日是男儿节，届时将鲤鱼旗挂在旗杆上。

经在随着南风飘扬了；透过河对岸松林的空隙，可以看到那里的麦田一天一天在变着颜色；一到晚上，钓墨斗鱼的渔舟灯火，犹如红色的萤火一般，点点散落在海面上。尽管已经到了梅雨连绵的五月，可回京的许可还杳无讯息。不，伯爵只给老家人寄来了若干别墅费用，而伯爵夫人却从没收到丈夫的片纸只字。

关于东京的消息，只有从幼小的道子难得的来信——最近也突然中断了——和佐佐仓子爵夫人的慰问信里得知一些。在这里，既没有来访的人，也没有可去访问的人。为了避免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几乎从来也不到外边去散步，宛如被幽禁在家庭禁闭室里。老家人是个善良的老头儿，为了解闷，每天都要出去钓鱼。仅有侍女阿金还能陪她说上几句话。此外就是一对给别墅看门的老夫妇，他们是阿隅的伯父辈，虽不是坏人，但夫人看到他们容易勾起心事，所以反而觉得他们也是可憎的监视人。这种日复一日的寂寥，象块沉重的磐石压在夫人的心头上。

三

由于她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着拘谨审慎的性格；由于她所处的环境和遭遇，伯爵夫人一向过的就是非常寂寞的生活。自从来到伯爵家，住进深闺，尽管有许多婢女侍候，但生活却比住在自家进深九尺、宽十二尺的屋子里时更寂寞了。可是，如果和今天的这种寂寥来比较，那时候的寂寞又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了。

目前，不仅相依为命的道子远在几十里外，就连那使自己伤透了心的丈夫，也象死去一般全然断绝了关系。如果是个为衣

食忙碌的人也许还有所排遣，但自己好歹挂着伯爵夫人的名儿，每月有津贴，不愁衣食，越是这样清闲，精神就越陷于孤寂无聊的境界。富士山和骏河湾的风景看了既觉得厌烦，话本、歌集也懒得翻阅。漫长寂静的白昼接着难以入睡的长夜；难以入睡的长夜又接着愁肠百结的白昼。尽管夫人依然保有一个女性的矜持，鬓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衣着穿戴也雅致整洁，可是不会骗人的镜子却照出了自己的脸庞正在一天天地消瘦，今天的面容比昨天更为憔悴，这样一来，伯爵夫人的心情也不禁奇妙地紊乱起来。

夫人细细回顾自己的一生，又和社会上的诸多情况做了对照，不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抗念头，象怒潮一般地涌上心头。"积善有余庆，阴德受阳报"，这也是听得腻耳的旧话了。对于妇德、女训的恪守不渝，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遇事极尽忍耐，引咎自责，结果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在这儿过着流放般的生活。可是无情无义的伯爵，却安闲自在地住在帝都，继续过着他那荒淫无耻的生活；那个为了金钱卖身做妾，赶走了正室以满足一己私欲的阿隅，却又生了一个男孩而日益得宠。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上，不知有多少把贞操看得不如尘芥的女人，却在洋洋得意；那些为所欲为的男人更是到处横行。难道说人世就应该是这样的吗？自己过去所走的道路竟是错误的吗？莫非说自己的母亲、祖母以至和汉① 古今的贤女们所走过的道路完全都错了吗？腐朽邪恶的人在安享快乐；操守清正的人在忍受苦痛。难道苦痛就是积善之报，而快乐却是做罪之果吗？再不然就真的象佐佐仓子爵夫人所说的那样，只因为忍受过了分，才使丈夫嚣

---

① 和汉，指日本和中国。

张起来的吗？难道仅止妇女有坚守节操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要求男人也这样做吗？想到这里，一种复仇的念头不由得象烈火一般燃烧起来，心神恍惚，思绪纷乱，眼里闪出了反常的光芒，唇边泛起了冰冷的微笑。每逢这样的时候，伯爵夫人总是赶紧闭上眼睛，念起佛来。

夫人的信仰向来是很虔诚的。母亲出身于春日神社的一个神官家庭，也是信仰很坚定的人。在夫人手中的小拜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串母亲常用的小小的水晶念珠。以前住在一乘寺村的时候，在大原① 深山中的尼庵里有个尼姑，她每一次上东京或回来时，总要顺路到家里来和母亲说说话儿。贞子在一旁耳濡目染，对这位出家人一尘不染的高洁人品深为敬慕。每当这位尼姑手持一枝白菊花，高齿木屐咯吱咯吱踏着鞍马路上的小石，朝大原的深山走去时，贞子目送着她那黑色袈裟的后影，常常暗自思忖：自己也干脆悄悄地剃掉青丝，随她一道去修行。就是在嫁到喜多川家以后，每当有高超的尼姑到东京宫中说法时，伯爵夫人也总是领着道子坐在讲坛近处，瞻仰清容，聆听道音，往往落下激动之泪。

但是，今天这种信仰的力量，纵然一时能够起到镇静心底波澜的作用，却生不出足够的光和热来使这颗冷透了的寂寥的心感到温暖。她现在所渴望的不是乘驾祥云而永生于极乐净土的远景，而是能看到一个可向他诉一诉自己苦衷的亲人，博得他为自己洒一掬同情之泪。正因为如此，当侍女来通报原来她还一直以为住在京都的胞弟梅津子爵突然来访时，她高兴得真象是死去的母亲劈开坟墓前来相会一般，也顾不得考虑这个弟弟究竟

① 大原是京都市左京区之地名，是个幽邃之地，有后鸟羽天皇的陵墓和许多古刹。

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不加怀疑地满心喜悦。

四

侍女撤下食案，沏上茶后退去。楼上那间十铺席的客厅里只剩下姐弟二人。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子爵换上了大概是姐姐的衣服，卷起了法兰绒女单衫的袖子，盘腿而坐，那戴着宝石戒指的雪白纤细的指尖上轻轻地夹着一支香烟，他吸了一口吐出来，露出了怪里怪气的笑容。

“这么说，你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喽！真叫我吃惊，你又不是呆在月球上！”

“谁也没有写信告诉我啊……怪不得，那孩子一封信也不来，佐佐仓的信上也总是含糊其词的。那么，那正是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了？”夫人叹息了一声。

“可是象你刚才那种样子，就没法随便和你说什么了。我真吓了一跳呢！”

“不知怎地，最近只要稍微受点刺激，立刻就那么迷迷糊糊地晕过去……哦，总算还好，现在大概不要紧了吧？真的，做母亲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啊，真想回去看一看！”

“听说是这样，佐佐仓夫妇曾和贤道兄商量过，道子既然病了，最好把你叫回去。可是他很不高兴，过分勉强也不太好，又加上医生说是不要紧，所以才作罢。”

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过，也许我的话有些不好听，真是再也没有象喜多川……贤道那样不通人情的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要见到我的面，马上就昂然地摆起架子，好象要说：‘哪儿

又来了这么个叫花子。'甚至在我送道子回去那天晚上，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多亏我在新桥恰好遇上了，才把她领回来，不然的话，谁知道道子会闹出什么事来！本来嘛，亲戚关系，并不是拿这个卖人情，但总应该正当地说一句道谢的话呀！可是他呢，只说句：'啊，是这样，谢谢。……'连什么时候回来的都没有问。简直太瞧不起人了。真是一个无礼的家伙。还自以为是一个诸侯出身，别人都得来向他拍马屁似的，我可……"

子爵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过后来他如何向伯爵进行勒索，又如何被伯爵一口拒绝了这一段，却给略去了。

"再说，你又不是生了什么病，就把你赶到这样的乡下来，真是太无礼了，这是蹂躏妻子的人权。要是我的话，马上就和他离婚……说真的，就和他离婚怎么样？再婚的对象多得很呢！"

正在凝神沉思的伯爵夫人，愕然抬起头来。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与其在这样的乡下憋闷着，索性离婚倒好一些。"

"瞎说！"

伯爵夫人说着，从胸中深处长出了一口气。离婚，自由的生活，也不止想过一二年了。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也曾在丈夫面前说过这种话，结果更是增加了他的恼怒。然而，自己原已决定把丈夫的家，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决不能再去玷污衣柜里那件洁白无瑕的结婚礼服。就算不考虑这些，道子又该怎么办呢？她是喜多川家的嫡女，当然不能随着离婚的母亲走。即使道子愿意跟夫人，伯爵为了解恨也一定要留住道子不放。再说，即使由夫人提出离婚，伯爵也决不会允许的……这一点，根据过去的经验很清楚，只要稍微露出一个"离"字，伯爵马上就会勃然大怒。伯爵夫人也捉摸过他的原因，这可能是如果不把自己牢牢地拴

住蹂躏够，他就不能死心。归根结底这是注定要到死方休了，要想得到自由，除非是咽气的时候，不死是决不能摆脱这种束缚和压迫的。只因为道子依恋母亲，母亲就被拖住了，不忍轻易死去，惟有认命而已。

子爵注视着姐姐，看她那穿着单衣的肩头，显得越发单薄，脖颈也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象长了四五岁一般，面色非常难看，但是经侍女的巧手给她梳理起的乌云高髻，还和从前一样漂亮。他哈哈哈哈哈地笑起来。

“说来说去，你还是那套贞女不嫁二夫主义吗？那是一二十年前的旧风尚喽！这有什么，所谓夫妻，就是一种可合又可离的东西；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如果条件合适就继续下去，一旦感到不合适，就把它解散，重新组织。说实在的，你就是这样忍耐，也没有人说一句感谢和领情的话！”

夫人默默无语。

“所以我说，应该考虑离婚了。……哦，妇道……这是古时的说法，在今天，这条道路已经是野草丛生，早已没有人再走它哩！再婚的对象要多少有多少。我这样说也许不大合适，事实上，喜多川夫人的名声还是很吃香的呢！事实胜于雄辩。我在京都有个熟人，是个大财主，有百万以上的家私……”

“啊呀，别说啦！净胡说八道。……我既没有离婚的意思，更谈不到什么再婚。与其说这些个，倒不如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前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虚度二十有五……还年轻哪！”

夫人皱起了眉头。

“真的，你也应该要点儿强了。要说二十五岁，这不正是一个男子有所作为的年龄吗？……老是那么游手好闲的……”

“游手好闲，这是我天生的习性。别提了，妻子那玩艺儿，是个累赘。只要有钱，单身汉倒是无忧无虑，好得很哩。”

五

“可是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还不是，象京都那样小里小气的地方，是没法呆下去的。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们的指使，成天到处摆弄陵墓，实在让人泄气。所以我给藤泽写了一封信就出来了。我也要腾飞了，关于这个我还做了一个计划。”

“计划？什么样的计划？”

“这也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不过，如果进行得顺利，倒是个很能赚钱的事情。”

伯爵夫人显出很担心的样子，看着弟弟那张信口开河的薄嘴唇。

“你那赚钱的话，说过已经不止一次了。更重要的还不如多想想，别再给梅津这个姓上增加污点吧！你又不是商人，何必一个劲儿地往钱上钻，只要你稍下决心，就有许多可以洗去耻辱、恢复名誉的办法呀！”

“当然，我也并不是想一辈子往钱上使劲儿……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是金钱的世界。钱是一切的基础。象你这样一个嫁到在诸侯中也算是个大财主的喜多川家当太太的人，说不定会认为钱就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但象我——即便有一两万世袭财产，那又不能动用，有点儿利息也极其有限，就连这个也不能随便……所以就需要设法赚钱。你看，皇室不也是有着御料局①

① 御料局，指皇室的金库。

吗？十五银行又是谁的？如果说华族就不能去赚钱……啊，算了，不讲这个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金钱世界。政治家也好，学者也好，无论怎样装腔作势，要没有钱也是寸步难行。就拿贤道兄来说吧，假使他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你再看看，话说得难听一些，恐怕人们连理也不会理他！正因为钱在金库里吱吱叫，人们对他的胡作非为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连那些所谓政治野心家们，也都卑躬屈节地去拉拢他！”

“那如果是正当的事情……”

“你是说不正当的事情就不成吧？……当然……啊，那件事吗？说实在的，那不过是因为不值一提的一点小事，弄得纠缠不清，才闹成那个样子。老实说，我还不至于那么顾头不顾尾地去做诈骗钱财的事儿。”子爵朗笑起来。

“可是，社会上的舆论是不留情的啊！所以，请你要谨慎再加谨慎……如果再闹出那样事来，那可就没有出头露面的日子了。你也应该想想死去的父母，再稍微谨慎一些才好。”

伯爵夫人愣愣地望着弟弟那副残留着父母影子的脸，擦了擦眼睛。

夫人原来想如果能看到亲人，总能得到一点儿安慰，但这也成了泡影。一见就知道，他那种轻浮劲儿连半点可靠的地方也没有。难道这就是自己在世界上唯一的手足骨肉兄弟吗？想到这里，伯爵夫人就更痛切地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寂寥。

子爵泰然自若地喷着香烟，用剪得整整齐齐的小指甲尖掏着耳朵。好象在说，这些话有什么新鲜的，还不是那老一套的说教。

“那么，你说这次回来还有个计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噢，计划吗？……我的计划是……这，是这样的，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不过，决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情……喏，我是有靠山的。就是方才提到的那个财主，有百万以上的家私呢……是，那个人，是我在京都结识的知心朋友……不，那是真的，现在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到东京来的。……因为我在京都受过人家的照顾，并且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商量商量，我就做了一个小东道，邀他到塔泽温泉①来玩一玩。可是，有点玩过劲儿了，钱花光了。要说嘛，人家是个百万富翁，只要露一个口风，一二百块钱，马上就可以甩出来，不过总让人家花钱怪难为情的……”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喽！”

伯爵夫人叹息了一声。

“那倒不是专为这个。我早就想来看你的，不过……真糟，实在是糟糕，铺张得太大了，”子爵望着姐姐，朗笑着。

夫人在沉思着。

“决不是假话……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子爵站起来，从放在壁龛里的钱夹中拿出一张纸片，突然又察觉到了什么似的，扯下了一端，把剩下的部分递到姐姐面前。

但是夫人看也不看，仍然在沉思。

“真糟糕……你不能给想个办法吗？一百……哪怕六七十也行呀。”

“我不管。”伯爵夫人沉下了脸，瘦削的两颊显得通红，她那双盯着子爵的眼睛，透过眼泪，放射出异样的光芒。“我不管。你上别处另找一个姐姐去求求吧。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这简直有

---

① 塔泽温泉为箱根有名的七大温泉之一。

点儿太不知羞耻了。过去为了你，我丢过多少脸！你也应该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呀！钱，我是能有一文钱的人吗？……你也不想想，我为了什么才到这里来的啊？如果你还有半点儿同胞情义，也早应该写封信来安慰一下呀！在你的心目中，也许以为我是到这儿来休养，享清福的，其实，我是在忍受着说不完的苦痛……我并没有请你来帮我的忙，只是请你不要再来难为我，给我增加苦恼吧。”

六

梅津子爵鼓起了腮帮子。

“这么说，你是不肯啦。不肯就不肯吧，没有关系。不能勉强叫不肯的人拿出钱来。哈哈哈哈哈，我老远越过箱根到这里来，就落了个这个呀？我虽然想说句感谢你对我教训的话，但我并不是特地来听你教训的呀！谢谢你吧，承你的情，我的面子丢尽了，气也受够啦。那么，我就回去啦。在塔泽的那些人还等着我哪。再见吧。”

“等等……请你等一下。你这不是和敲诈一样吗？”

“敲诈？我？”

“干吗用那么大的声音……”

“声音大了不好吗？又不是干私通那样的坏事儿。一个穷弟弟来找钱多得花不完的姐姐要几个钱，这也是应该的。好吧，敲诈也好、骗子也好，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从小就死了爹妈，在世上只是孤身一人，如果连你也把我看成一个坏蛋，这就够啦。好吧，坏蛋也好、敲诈也好，什么都没有关系。我有我的打算。”

伯爵夫人呆呆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子爵弟弟的脸，忽然扑簌簌地落下泪来。

“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就是没有这事，近来我的心也已经象要碎了似的万分痛苦，你也稍微体谅我一些吧。不过，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对的吗，没有吧。”

“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既没有不对，可也没有钱，这才叫实在没有办法哩！说我是坏蛋，那我就是坏蛋，我要做个真正的坏蛋给你看一看，而且还要真正地去进行敲诈。你说我不体谅你吗？而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会不会丢掉信用。连五、六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你才真是不体谅人呢！”

“你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你也许以为五六十块钱算不得什么，但是，方才我已经向你说过，现在连一文钱都不由我经手了。所有的钱都是由管家直接寄给老家人，连花一分钱都要清楚地记在账上。要不把我这丢人的事情说出来，你也不明白。在麻布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自从搬到这里来，给的钱就紧起来了——说是乡下物价便宜，就剋得更紧——家人也曾经提过意见，但他们说：这是老爷的命令。”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和贤道兄谈判一下呢？”

夫人摇了摇头，显出很委屈的样子，凝视着弟弟。

“那么，索性离婚，再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好了。”

“不要说这种无礼的话了。梅津家的嫡女能做出那样不体面的事情来吗？”

“可是，一个伯爵夫人连个零花钱都受到限制，天地间哪有这样事！”

“不过，到底并没有叫我挨饿啊……再说，迟早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

夫人黯然地苦笑着。

子爵猛然啪地拍了一下大腿，说：

“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好啦。我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怎样解决呢？”

伯爵夫人感到有些吃惊地问。

“我去和贤道兄进行谈判，想办法使他改变对你的待遇。”

子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笑。

伯爵夫人摇了摇头。

“没有用啊，如果那样就能成的话……”

“你说没有用，如果总任着他的性子，那不是永远也解决不了吗……你交给我好啦，我一定坏不了你的事。”

“你准备怎么说呢？”

“怎么说……那当然要采取适当的手段喽。”

“你！？”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无用……在我的知心朋友中间，有法律家，也有新闻记者。”

伯爵夫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安和疑虑的神色。

“你总不会把我们的家丑宣扬出去吧……不，你还是什么都不要管啦。只要把这种事情看作是我的命运，那就谁也用不着怨恨了。默默忍耐到死就算了。因为这就是女人的命运啊！……不过，我是个女人，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个男子汉，是继承梅津家香火的命根子。我恳切地盼望你振作起来，成一个有志气的人，这是我平生的愿望。不然的话，我就是死了也没有脸面去见父母啊。”

“可是，这样下去岂不太窝囊了吗？”

伯爵夫人沉思了好大工夫。

“你打算几时回东京呢?”

“只要弄到了钱，马上就离开塔泽，不过……”

“那么，我也没有别的事情拜托你，你回去后不论是你亲自去一下也好，或者求佐佐仓去一下也好，向伯爵请求让我能和道子见上一面，只要一天就行啦，我决不会要求两天。如果他不愿意见我，那么就到佐佐仓家去也可以。总之，无论如何请他允许我和道子见上一面，只一天就行……单是写信也说不清楚，所以，请你麻烦一趟吧。好吗？旁的事情千万一句也不要提。”

“但是，没有军费，怎么能打仗呢?”

伯爵夫人长叹了一口气。

正巧这时候，侍女进来禀知说洗澡水已经烧好了，子爵摸了摸坐麻了的脚，站了起来。

七

“夫人!”

子爵到浴室去了以后，伯爵夫人正在凝神地陷入沉思时，忽然听到有人说话，惊讶地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六十多岁哭丧着脸的男人规规矩矩地跪在门槛外边。这就是姓镰田的老家人，他以处事严谨和喜爱钓鱼出名，因此伯爵才命令他陪伴夫人。他是唯一能够在这个海滨村庄里找到生活乐趣的人。

正如人们所说:“孤身做客，僮仆亦亲。”夫人近来见了人特别感到亲切。不过，她对主从之分始终是很严格的，对男人尤甚，所以就连镰田那样顽固正直的老头儿，也一点不加宽纵。镰田也很清楚这一点——不仅如此，在对待仆人方面，夫人是以德服人，比伯爵遇事就怒骂叱咤，不知要强多少呢。

“刚才从东京来信了……听说老爷不久就要到这边来了。”

伯爵夫人睁大了眼睛。

“老爷？……一个人吗？”

“不是，听说房子和芳子两位小姐，再有那个……也一同来。”

夫人沉思了一会儿。

“有信吗？”

镰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夫人，然后又回到原处。信是由管家写给镰田的，说是天气热起来，伯爵就要到沼津来，要做好准备。夫人忽然想起前两天，香贯村阿隅的父亲来问候的时候，也曾讲起他的女儿最近也要回来的事，这信倒跟那段话相吻合。

伯爵夫人不禁泛出满面喜色。她想：虽然信上没有说明对自己如何安排，但是，伯爵他们来了当然要把自己换回东京去——因为别墅地方既狭窄，伯爵又不愿意和自己见面。夫人对阿隅和伯爵卖弄的好象度蜜月似的这种挑衅，虽然也有些气恼和厌恶，但想到很快就能见到道子，反而感到高兴。不过，既然要回去，那就越快越好。病着的孩子大概也很想见到亲娘吧！弟弟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不妨托他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佐佐仓夫妇，请他们找机会去向丈夫说一说，也许能把自己的归期提前一些。

伯爵夫人当即就下了决心。

姐弟二人谈起了以前住在京都时候的一些旧话，比较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梅津子爵很不痛快地把伯爵夫人费尽苦心给凑起来的二十块钱揣在怀里，带上夫人分别给丈夫和佐佐仓家写的信，以及给道子捎去的一盒就粥吃的小

菜，是她平常爱吃的大头鱼鱼松，离开了别墅。

别墅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那种单调和寂寥。

第十一章

一

梅津子爵是个除了呼吸空气就是靠撒谎过日子的人。吹牛成了子爵无法医治的痼疾。他对即使连点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如果不添油加醋地欺骗一番，心里就会觉着不舒服。何况遇到必要的时候，颠倒黑白，活灵活现地撒出弥天大谎，已成了俗话所说的"拿手好戏"。子爵说他做了东道主邀请京都的一个大财主到塔泽等等的话，完全是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实际上他是搭上了几个浪荡伙伴，大家都想靠旁人身上的油水到箱根来痛痛快快游玩一番，结果钱不够了，于是他们就怂恿这个在狐朋狗友中还算是个雏的子爵，去找他的姐姐设法弄些钱。所以，等子爵一回到塔泽，伯爵夫人苦心筹措来的二十块钱，马上就在艺妓和美酒身上花光了；应该是摆在病中道子餐桌上的鱼松，也给那个尖嗓门的婢女饱了口福，伯爵夫人的信，则一直留在子爵的口袋里。至于伯爵夫人送到门口再三叮咛他的那些话，在健忘的子爵头脑里也没停留多会儿，乘车奔向三岛还没走出一里地，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欺骗的伯爵夫人，这次又上了他的大当。

子爵走后，一晃儿四五天过去了，可是，不但子爵连一封信也没有来，连丈夫伯爵和佐佐仓夫人也都杳无音讯，不知究竟吉凶如何。夫人满以为这回一定会来个喜信，因而她在梦想着召她回去的电报，等待着准许她回京的书信。尽管有些心烦意乱，但也做好了上路的准备，同时对侍女也透露了这种意思，以便书信一到，马上就动身。可是，东京却一直没有来信。

伯爵夫人从奇怪而疑虑，又从疑虑变得恐惧起来。是不是道子的病忽然加重，故意不写信来呢？或者是那个荒唐的弟弟又做出什么坏事了呢？紧跟着，她又给丈夫写了一封恳求信，也给佐佐仓夫人写了一封催促回音的信。同时又写了两封信去督促那位弟弟，一封寄到根岸某号门牌——尽管徒有其名，总该还是弟弟的住宅；另一封寄到塔泽的某某楼，以防万一。

但是，不论任何一方，都没有只言片语的回信。

伯爵夫人等得有点儿焦急了，她那郁郁已久的心中，只感到烦闷不安，紊乱如麻。

二

“夫人，雨也停了。您到院子里去散散心好不好？”

听见忠心耿耿的侍女这么说，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信的伯爵夫人便放下笔，来到了院子里。

她每天闷居斗室，听着风雨声和波涛声，甚至觉得这古杉木的天花板，都要塌下来似的压在头顶上；还有那画着蔓草花纹的拉门围在四周，也觉得恰似一座不准自己越出一步的牢房。来到外面一看，确实比闷在屋里一味苦思、郁悒要舒畅多了。轻轻拂面的凉风阵阵袭来，那饱含宿雨的石榴花，不时地晃动亮晶晶

的水珠，抖搂到绿叶上，此情此景的确使她精神为之一爽。伯爵夫人让侍女拿着洋伞，在雨后湿漉漉的平坦而坚实的沙径上迈动脚步，留下了木屐的痕迹，与侍女边谈边向海滨走去。

雨虽停了，可是梅雨时节的天空里，还翻滚着重重叠叠的乌云。在晴天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三保和久能一带的苍翠景物，现在也只是模模糊糊地隐约一片。在微风送来潮水的盐卤气味的海边上，有一两只破船，里面积满了雨水，半埋在沙滩里。海面上波涛澎湃，连一只渔船也看不见。狩野川的入海口，水势湍急，浑浊的海浪在不断地咆哮着。

有一个象是小木桶似的东西，被河水冲了过来。伯爵夫人机械地目送着它，它象箭一般地冲到了河口，被涌上来的海浪和退下去的激流揉弄着，忽然被裹进漩涡里去，一会儿又咕嘟地冒了出来，不住地在波涛中间挣扎着。伯爵夫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移开了目光。

"您有些冷了吧？……请等一等，我去给您拿件外褂来。"

伯爵夫人跟在快步走去的侍女后面，慢慢地往回走。可是，来到别墅的后门时她并没有进去，只是茫然地在通往沼津的大道上漫步着。有几个乡村孩子因雨天关在屋子里闷得慌，趁着梅雨的间歇跑到外面来玩耍。其中有个小姑娘一边摇晃着背上的孩子，一边唱道：

……千本松原① 松树多，
　小松原里千万棵；
松树虽多不算多，
　不及宝宝爱处多。

① 千本松原，指静冈县沼津市的海滨，今称沼津公园，著名的游览胜地。

夫人一看，是一个约摸八岁的小姑娘，她穿着一双大木屐，缠着头巾，长得有点滑稽可笑。看见夫人，嘻嘻笑了一下。等夫人走过去，从后边又传来了她的歌声：

松树虽多不算多……

伯爵夫人在滴滴答答落着水珠的松树下边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望，忽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思亲之情浸透了全身，不由得扑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真想见一见哪！"夫人在心中肝肠寸断地喊道。

回想起二十六七年前，在荒神口那个稍显得昏暗的家中，母亲把自己搂在怀里摇晃着——象梦境般地听到的催眠曲，和这个天真的女孩口中唱出来的催眠曲是相似的。等自己做了母亲，用那不熟练的手摇晃着道子时所唱的，也和这个曲子一样。

"哎呀！您已经回来了？我正要给您送外褂呢！"侍女惊讶地说。

"等会儿再出来吧。稍微……有点事儿。"

侍女看见夫人的脸色不知怎地变得通红，脚步又如此急促，倒有些莫名其妙了。

伯爵夫人回到屋里，把拉门关得紧紧的，然后从小拜匣里拿出照片，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张是母亲在临死前几个月照的，那时她虽只是四十五岁，但容貌却要比年纪显得老上十岁。她长期过着寡居的生活，现在女儿也总算平平安安地有了人家，因而脸上也泛出了安心的微笑；可是同时也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情，这也就是夫人看了照片落泪的原因。想起自己从九岁丧父，直至嫁到喜多川家为止，在这十余年中，全是靠母亲一手抚养和教育大的，她耳闻目睹过母亲那种数不尽的辛劳，因此，只要提起

老人，立即想起来的仅只是母亲。另一张是道子在去年春天照的，她穿着家常衣服，表情却不象平时那么过于严肃，脸上带着笑容，显得天真而又可爱。

夫人把照片放在手里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又从小拜匣里拿出道子用很大的字写来的信，念也不念，只是呆呆地望着。在脑海里浮出了她那浓浓的眉毛，清秀的眼睛，说话时两颊的红晕，生气时紧闭的嘴唇，发笑时露出那可爱的石榴牙，伶俐的口齿，清脆的声音……越想越觉得这种眷恋之情，象烈火般地在胸中燃烧起来。心想：要见到故去的母亲，除非自己死去才能办到，可是，要见到自己的孩子，不就只隔两天的路程吗！

“回去！说什么也得回去。”

只看着这个冰冷的不会说话的纸上幻影，怎么能使自己满足呢！要不把她那病后瘦弱的身躯搂在怀里，用自己灼热的嘴唇，把她那冷透了的苍白脸色温暖过来，恢复红润，自己怎么能够甘心呢！

“回去！不管怎么样，也要回去看看我的孩子。”

不知她有多么想看到亲娘呢！想到这里，她不禁埋怨起自己来：以前到底是在等待什么，是怕谁，才一直下不了决心呢？不错，自己是喜多川的妻子，但从道子来说，我是她的母亲。不得丈夫的许可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见面，天下决没有这种道理。

“回去，明天早起就走！”

夫人随即把不胜惊讶的老家人和侍女叫到面前，坚决地命令他们马上整理行装。

三

老家人吃了一惊。他对一向谨慎持重的女主人的这种举动，颇感惶惑而难以置信。于是，他便破例地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您还没有接到东京的许可就冒失地回去，老爷肯定要发脾气，而自己作为一个随从也要落下过错，所以请您无论如何还是等东京的指示来了以后再说吧。"但是，伯爵夫人的气势也从未这么激昂过："难道只有伯爵是你的主人吗？如果这样反复对你说还不听，就辞掉你，马上回去！如果觉得那样离不开沼津，你就在这里看守别墅好了，我带着阿金回去。"她语调平静，脸色变得也不大显眼，但她那坚定的眼光里却流露着一种不可抗争的决心。老家人看到这副样子，也只好叹着气唯命是从了。

但是，天公也好象有意在与伯爵夫人的归京作对。日间的小晴，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奏。当喜多川别墅的仆人去雇明天的车子时，常来往的车铺老板望着天空中不稳定的行云说："要变天了。"果然，几天来冷得使人想要穿上棉衣的奇寒，到了傍晚时分突然变得闷热起来，象在蒸笼里似的。在那阴森低沉的气氛笼罩下，不时地传来海涛的呼啸声；晚上刚过九点，随着靠南面那四十几扇防雨板的啪嗒啪嗒一阵声响，暴风雨袭来了。

夜半，风雨越来越猛。这所房子虽然耗巨资建筑得很牢固，不至于有什么意外，但是，老家人还是告诉侍女："去请夫人搬到楼下来吧。"阿金听从老家人的意见来到二楼寝室，只见在亮晃晃的灯光下，夫人呆呆地端坐在那里。

"啊！夫人……您还没有安歇呀！"

"好大的风雨呀！……天还没有亮吗？"

“方才刚刚打过十二点！”

“这里没有事，下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哪。”

“哎呀！明天……您还是要走吗？”

“嗬嗬嗬嗬，你怕暴风雨吗？”

侍女吓得变了脸色，急急忙忙地下楼去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风势稍稍减弱，变成了猛烈的暴雨。阿金由于彻夜地戒备，已经疲乏不堪，在梦中忽听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略微睁眼一看，脸色煞白的夫人已站在枕边。她头发梳得光光的，浅色雨衣的带子也系得好好的。

尽管昨晚风雨这样大，夫人还是要动身，这种反常的事，是从未见过的，这使喜多川别墅里的人们慌乱起来。

风倒是停了，雨却愈下愈猛。只要把防雨板拉开一道缝儿，带着咸味儿的雨水马上就会横扫进来，十步以外一片濛濛，什么也瞧不见。拉严了防雨板，雨点便打在上面，再加上怒涛的狂吼，宛如千百门大炮和无数枝步枪连续发射，震耳欲聋，要不提高声音，都没法谈话。据方才前来探望的卖鱼老头儿说，狩野川上的大桥已经被冲毁了。单是这个我入道村，就有许多倒塌的房屋和冲失的船只。就连这个别墅也是屋瓦飞落，有的墙垣已倾倒，很多树木也被折断。“在这样的风雨中，您就是想叫车，恐怕也很难雇到一辆。就算勉强到了三岛，那座箱根山又怎么过得去？无论如何就多等一天吧，就是今天一天，如果天放晴了，明天一早还是可以走的……”

老家人费尽唇舌地劝说着，连对东京想念得要命的侍女，也再三地劝着夫人。

伯爵夫人争执不过，只好把今天的出发推迟了。侍女很机灵地给她铺开被褥，夫人疲惫不堪地躺下去，跟着就做了一场恶

梦——

夫人独自站在海边上。天边卷起了孕育着暴风雨的乌云，海——沼津的海——显示着将要变天的征兆。在遥远的海面上有一块黑色岩石，上边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那就是脸色苍白的道子。夫人大吃一惊，拼命地喊……但叫不出声来，只得举起手来向她招呼着。啊！好极了，道子已经向这边看了，她认出来了，笑了，高擎着双手向这边摆着。啊！危险！快点儿，快点儿！……但是，既没有船也没有人，夫人一下子滑进了水中，在那里挣扎着。不料正在这时，忽然感到有人牵着她的手，引导她前进。啊，原来是母亲！夫人又惊又喜，随着母亲的引导，从浅滩中的这一块岩石，跳到那一块，一块一块地跳跃着前进。道子现出了急不可待的样子，不断地向她招手……啊，小心！马上就到啦！可是夫人的脚却一步也动不得。留神一看，被一条大章鱼缠住了脚。看着看着，那怪鱼的头忽然变成了喜多川的脸，咯咯地狞笑着。夫人吓得浑身汗毛竖立，大声呼救……妈妈！道子！快来救命！快来救命！可是那头怪鱼却渐渐地把夫人拖到一处岩石间的深渊里去。深渊里的水冷得象冰一样，手麻木了，脚也麻木了。正想再看道子一眼的时候，头已经沉没到水中。尽力地挣扎也没有用了，逐渐地沉向渊底深处，眼前已经变得漆黑……哎呀！

夫人突然坐起身来。侍女阿金跪坐在枕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您睡醒了？……哎呀！瞧您这汗！您怎么啦？”

夫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抚摸着胸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做了一个梦……那是……”

“啊！这是从东京来的信，全被雨打湿了，烤了一烤，就焦成这个样子。”

四

伯爵夫人接过那封信，没等打开，心中就怦怦地乱跳。这是很久没见面的丈夫的笔迹。在这沉甸甸的信封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等不及侍女收拾起被褥，她就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得很小的报纸和一张信笺。夫人先把信笺摊了开来。

沼津之讹诈贤妇：

所谓贤妇，其行为原来如此！竟嗾使酒色之徒威胁其丈夫；且向外人肆意诬蔑之；甚而在报纸上损伤喜多川贤道之名誉……实属悖谬已极。若在昔日，纵令亲手杀之或竹锯①劈身，亦难泄吾愤。吾亦本有离婚之意，而如今非但不能同意此事，且亦不允许汝之归京。否，可许之，若汝尚有颜来见丈夫，则可许之。而汝既无情无义毁伤丈夫之声誉，又厚颜要求回京，如此觍颜无耻之贤妇，天下罕见。道子之事勿庸关心！有为父者在，更有为母之阿隅在，无须多劳悬系。汝今生将不得再见道子，如欲再见，惟有耐心待至来生。在汝有生之日，吾喜多川决不再涉足沼津矣。为使汝能温暖苟生，将别墅予以居住。如斯，亦可谓莫大恩典。但今后不得再行讹诈诬蔑之术，应安分守己度日。如

① 竹锯是日本古时对犯人斩首时所用的竹制刑具。

再有所犯，决不宽恕。

吾喜多川正因得汝贤妇为妻，致使颜面在社会中丢失殆尽。此恩此德，将永世不忘也。

喜多川　月　日

又及，藤泽伯爵亦甚健壮。

伯爵夫人因弄不清信中所写的意思，反复地读了三四遍，仍不得其解，及至打开报纸，看过一段加了朱批的社会新闻之后，才不由得惊慌失色。

这张报纸既不是对藤泽伯爵的事情讳而不谈的御用报纸，也不是和喜多川伯爵有关系的在野党报纸，而是专门钻报纸严密检查的空子，来进行攻讦上流社会隐私的小报。在《残暴的伯爵》的标题下，把喜多川伯爵家庭内幕毫不留情地揭露无遗，尤其对伯爵夫人的遭遇，更是写得特别详细。

伯爵夫人只觉得全身既象火一般的热，又象冰一样的凉。“怎么连这些事情都……”不用问，从字里行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杳无音信的子爵弟弟的可厌的影子。

伯爵夫人把那张报纸和信小心地藏入怀里，猛地站起身来，唤过老家人，命令他：“如果桥被水冲坏了，坐船也要渡过沼津。”并叮嘱要为她拍两封告以明天回京的电报：一封给喜多川伯爵，一封给住在佐佐仓家的道子。

“这么说，明天一定要回东京了？”

“就是下刀子，明天也一定动身。”

“噢，方才那封信的内容？”

“说是……让回去哩。”

老家人惊讶地望着夫人。

伯爵夫人在哭着。

不知所措的老家人，终于施了一礼出去了。

五

到了午后，雨停了，外面也相当安静了，伯爵夫人除了等候今天天黑和盼着明天天亮以外，已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就趁老家人和侍女都这个那个地忙碌着的时候，独自信步向海滨走去。

暴风雨虽然过去了，天空中还满布着重重乌云，大海的怒吼还没有停止。在我入道村里，人们仍在慌乱着。但在河水入海口附近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被潮水冲上来的松枝、船板等等，在沙滩上半埋半露。伯爵夫人茫然地往前走着，来到了伸进海里的卧牛山的山脚处。

右面是孩子们在催眠曲里所歌唱的千本松原，左面是伊豆① 的大濑岬，远近不等地展现在眼前，此外则是海雾迷漫，看不到一点陆地的影子。无际的大海，直临足下，怒涛拍来，浪花飞溅如同白雪。

伯爵夫人站在礁石上，朝着海面望了好久。正好在四五十米前方，耸立着一块大岩石，不断地受到溅起来的浪花的冲击。伯爵夫人忽然想起了白天做过的那个恶梦，便凝视着那块岩石。只有两三只白鸥站在那里，夫人看得出了神。

她忽然想起来，从怀里掏出报纸和伯爵那封来信，机械地打开，可是看也不去看它，只是把它一片片地撕碎，团起来扔下去。夫人看着白白的纸团，被一次一次涌上来的波浪冲走，心情畅快

---

① 伊豆，即伊豆岛，是静冈县有名的风景区。

地观望着。碰巧有一小片被夹在小岩石中间没有被波浪冲走，夫人便俯下身去，想把它拾起来。

“小心，危险啊！”

原来是那个卖鱼的老头儿站在那里向她打招呼，他用一根绳子当作腰带系着，扁担头上还挂了一串棕榈绳。

“啊呀，您好。真是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呀！是的。……啊？噢，谢谢您啦。哪里，好在在海上活了七十多年，前两三天俺就看出要有昨天的那场暴风雨，俺早把鱼篓起上来了，只有房顶稍微受点损失，喳！”

“今天你也出来卖鱼吗？”

“没有……不过鱼有的是，早就放在鱼篓里了。黑大头鱼、红大头鱼……只是没有臭鱼。太太，给您送点什么去呢？”

“对，买你的鱼，也只有今天一天了。”

“啊？”

“明天就要回去啦。这么多日子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喳！明天回去？喳。俺咋一点儿也没听说……喳。”

“希望你多多保重。”

“喳，谢谢您。明天就要回东京啦，嗯……？”

“听说你已经七十八岁啦，没有什么亲人吗？”

“喳，俺是独自一个人，也乐得悠闲自在。本来俺也有过一个儿子，有一次出海钓鲣鱼，正巧遇上象昨晚上那样的暴风雨，翻了船，淹死啦。唉，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伯爵夫人端详着那个七十多年来饱经风霜、身子骨仍然硬朗的老人的脸，又问道：“你那样辛苦地劳动，乐趣是什么呢？”

“乐趣？……这个，喝点儿酒，可是喝得不多，既不爱耍钱，也不信神佛，更不是为了攒钱。要说乐趣嘛，还就得说是干活儿。

因为不管有没有意思，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活下去，唉，就是为了干活儿才活着的啊！”

“那么，活得有意思吗？”

“不管有没有意思，反正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嘛。鱼要游水，人要干活，这是注定了的事情呀！人生，你要想它没有意思，它就没有意思，你要想它有趣儿，它就有趣儿。活着就用不着唠唠叨叨，使劲儿干活儿；死了呢，管它地狱也好，天堂也好，爱往哪儿送就往哪儿送好了。”

伯爵夫人叹息了一声。

“不管多么体面的人，都有和他的身份相应的苦恼……最要紧的就是忍耐，忍耐是……噢，就来啦！（那边有声音在喊着）……好吧，我随后就把鱼给您送去。马上就要涨潮了，站在这儿可危险哪！喳，明天就要回东京啦！”

老头儿嘴里念叨着，施了一礼便走去。他那苍老而健壮的后影，在凹凹凸凸的岩石间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就见他转过岬角去了。

六

伯爵夫人依然呆呆地站在礁石上。

风雨虽然已经停止，但低沉的乌云，仍然笼罩着晚空，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过来。经过暴风雨搅混了的大海，波涛翻滚，奔腾咆哮，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杳无片帆只鸟。她愁肠满怀，极目远眺，只见那灰蒙蒙的低空压着浑浊的大海，是那样昏暗，沉重，找不到一条可以通行的活路。

凄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象冷水一般渗透了全身。

夫人晃晃荡荡地走到礁石的边缘。潮水涌来溅起的浪花，唰地扑到脸上，她不由得浑身战栗。她低声地念着佛，急速走下了礁石。突然一种孤独、寂寞，怀念亲人的情感，禁不住涌上心头。

回到了别墅，侍女阿金连忙放下了挽起来的长袖，躬身相迎。

"您回来啦，到哪儿去了？"

夫人惊异地看着侍女那种匆忙、欢喜的样子。

"那个车子要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夫人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她，问道："车，什么车啊？"

"哎呀，夫人，您净说笑话……就是您明天要坐的车呀！"

"唔，对啦，车……对，车。车还是早一点好哇。"

"还有，您的衣服已经大致收拾好啦，只有小拜匣什么的，想问过您以后再……"

"好吧，那由我自己来收拾吧。"

夫人梳好头，洗过澡，草草地吃了点晚饭，在侍女拿来的洋灯下面，开始整理起随手用的小东西。

"夫人也不知怎么啦！"

晚上，阿金给夫人铺好了被褥，从楼上下来对老家人这样小声地说。

"为什么？"

"你看，一个小小的拜匣，费了两三个钟头还没有收拾完呢！"

"因为就要看见小姐了，心里太兴奋了吧！"老家人说着叹了一口气。

九点钟左右，侍女拿着座灯上楼换下洋灯时，看到夫人已经

安静地睡着了。到了十点钟，家里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沼津夜静更深，只有海潮的声音越来越大。

七

喜多川别墅楼下的挂钟响亮地敲了两下，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此时，在楼上卧室里的伯爵夫人贞子，忽然睡醒坐起身来。

枕边灯影朦胧，周围寂然无声。

伯爵夫人呆呆地望着灯影，仿佛专心致志地在想什么事情。沉思了好久，然后从衣架上取下衣服，换掉了睡衣，整齐地系好带子，又收拾起了被褥。

是一个闷热的深夜。

夫人悄悄地打开了靠西首的一扇有扶手的窗户。外面的空气也是令人窒息地闷热，死寂的四周，一丝儿微风也没有，在昏暗的海面和天际处，一轮红得象血一般的月亮即将落下。

伯爵夫人把胳膊肘靠在窗槛上，一直呆呆地望着那轮明月。凄凉的寂静代替了日来暴风雨的喧嚣，苍海在夜阑人静中的烦闷呻吟，更平添了无限寂寥。

那轮血红色的月亮，眼看着一点点地沉了下去，眼前变成了一片漆黑。

伯爵夫人关上了窗户，把灯拨亮些，然后坐在座灯的背光处，呆呆地望了一会儿灯影。她那乏味的一生，恍如雷电般在眼前闪过，唇间露出了呜咽般的抽泣声，但是，夫人没有流泪，她毅然地站起身来，把座灯挪到壁龛跟前，解开那郁金花棉布包袱，打开那只用螺钿镶成梅花花样的小拜匣，从那些寄托着无限怀念的信件、照片、《古今集》手抄本等等物件中间，取出了一串水

晶念珠和母亲用金银线刺绣的一件松竹梅花样的出嫁时穿的礼服，最后取出了一口短剑。

她侧耳细听，周围万籁俱寂。

"这是多么漫长的黑夜啊！"

夫人用衣袖捂住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呵欠，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在海潮声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声鸡叫。

夫人忽然又睁开了眼睛，把那串水晶珠套在左腕上，用母亲那件礼服紧紧地包住了双膝，然后退下了黑漆剑鞘，凝视着寒光四射的剑锋。

又是一声鸡叫。

"啊，已经是黎明了吧！"

当伯爵夫人那自言自语的微弱声音消失时，她已猛然伏身在紧紧地攥在手里的剑锋上了。

第 十 二 章

一

银座大街上某家商店的大钟敲过晚八点时，有两个穿西装的人低声说着话，从小巷里一家简陋的报馆里走了出来。

"不过，这家伙可也太吝啬了。他攥着那么多的机密费，一千两千算得了什么……这家伙也真有点老糊涂了。"

"他是个有名的吝啬鬼嘛！不过，拿到一点儿总比一点拿不

到好一些！……这一次不管木下怎么挣扎，也没有用了。就象捅破了马蜂窝①似的，竟干出这样不高明的事来，看他怎么收场吧！小日向那边一定有人拍手称快呢。”

“大井田非常狡猾，等着瞧吧！他一定要甩下别人，自己爬上去。土屋这帮人不知该怎么恼怒了。象他那种死心眼儿的人真是不可救药。我看土屋还是趁早退出政治舞台为妙。正直人在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这么说，象老兄这样的人就一定有成功的资格喽！”

“我看老兄也不见得没有成功的资格哟！”

两个人相对苦笑了一下，沉默起来。一会儿来到了新桥车站。

“怎么样，坐车吗？”

“不用，遛遛吧。……可是，你知道，土屋那家伙虽然是个笨蛋，他办的报纸消息倒很灵通呢！”

“不错。噢，对啦，对啦，他那报纸上刊载一篇英国通讯评论修改条约的事，那个作者，听说还是什么剑桥大学的学生呢。据说是日本人，姓东，好象还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哩。”

“大概佐藤给他大大地润色了一番吧。”

“那当然啦。不过那个姓东的家伙一定也是个很能干的活动家。据说，有一次也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还给《泰晤士报》投了一篇稿子，闹得议论纷纷，日本公使还把他叫去警告过哩。”

“是官费生吗？”

“大概不是吧。”

“是谁供给的钱呢？”

① 这里影射当时的外交大臣井上馨在修改屈辱性条约上过于迁就，从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不知道。也许是佐藤帮了他的忙。回国以后也许要到他们的报馆去工作吧。”

“这么一来，他们的人手就越来越齐了。不过，那家报纸的方向和咱们不同，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紧的还是努力发挥咱们的特点。前几天那篇关于喜多川的丑陋新闻，确实为咱们抬高了不少声价呢。”

“不过，在这件事上所得的实际收入却少得出乎意料。想不到华族们也是那么吝啬。不过这次夫人之死，倒是个好机会，如果狠狠地揭露他一下，一定会有油水……噢，从那以后你见过梅津吗？”

“梅津吗，我……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他用下颌向那边指了一指。

在灯光明亮的芝口大街上，一个把草帽扣在后脑勺上，夹着一支文明棍儿，自以为还没喝醉的年轻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

“梅津君，梅津君！”

醉眼惺忪的子爵盯着这两个人看了好久，这才舔着下唇，露出了迟钝的微笑。

“啊！巧遇，巧遇……说实在的，我正有事要找你们哪，那个……”

“梅津君，实在令人悲伤！”

“悲伤？……你说得很对，流浪三日，一文不名，连人力车都坐不起了，那还不……”

那两个人相对苦笑了一下。

“梅津君，你真爱喝酒啊！”

“这是借酒浇愁吧。”

“爱喝。嘴不就是为了喝酒而长的吗？”

“踉踉跄跄地去参加葬礼，也倒很有意思！”

“葬礼？什么葬礼？”

“不要故作镇静好不好！你姐姐的嘛！就是喜多川伯爵夫人的葬礼嘛！”

“姐姐的葬礼？要是姐姐的葬礼，那要等姐姐死了以后才举行哩。”

“别再装傻啦！开玩笑也该有个限度，在头七的日子里，总也得顾全点体面呀，你要放谨慎一些！”

“要是真的死了，当然要谨慎的，但未死之前有什么关系呀！”

两个人惊讶地对看了一下。

“莫非说是从阴间传来了姐姐的死信吗？”

“你真地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还什么哪，喜多川夫人自杀了！”

梅津子爵哈哈大笑起来。

“我呀，我还没有那么醉。别看这样，我神志很清醒，非常清醒。不能上你们的当。”

“这么说，你是真不知道喽——喜多川夫人前天晚上在沼津自杀了。”

梅津子爵一愣，那对醉眼好象仍摸不清头脑似的迷迷糊糊地盯着那两个人的脸看了好一会儿，脸色终于有些变了。

“是真的吗？”

“你没看见今天早晨的报纸吗？”

“我不看什么报纸。”

"也没有接到通知吗？"

"通知？……我已经三天没有回家啦……难道这是真的不成？奇怪！"

"还有什么真的假的？连澡堂里搓澡的都知道！"

子爵愣住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把文明棍儿用力往地上一拄，一边打着嗝儿，一边喊起来："好，让我找喜多川算帐去……可是，慢来，我一文钱也没有啦，借给我两三块钱好吗？你们看，你们看。"

子爵从兜里掏出钱夹拍打着给他们看。

两个人面对面看了一下，又思索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人便把子爵领到小巷里背阴地方，小声向他说了些什么。

"……听懂了没有？你要好好地去参加葬礼。不要露出马脚来。"

子爵频频地点头，收起了钱，打了个招呼，便踉踉跄跄地坐上了一辆人力车。

"象他这样的人，也配做皇室的屏藩吗？"那个带着盔式凉帽的人目送着子爵的后影，露出了冷笑。

"别那么说，根据不同的用场，倒也可当作一个奇货来利用。"

两个人仍然继续低声地说着话，向高轮方面走去。

二

喜多川伯爵夫人贞子的葬礼，已决定于六月的最后一天，在音羽的护国寺里举行。

看来毕竟有所顾忌，葬礼定在内部范围内举行，尽管如此，

喜多川家究竟是个十六万五千石的诸侯，所以，举凡同族的亲戚、故旧和原来的家臣，加上近来由于政治上的关系而接近的小日向的大井田伯爵，还有土屋伯爵以及在野的同道某某等，也都意外地赶来参加。所以，护国寺门前还是聚集了许多马车、人力车，穿着日式礼服的帐房先生，笔不停挥，汗流浃背。

到了下午两点半钟，在观音堂正面，和戒坛相对的地方，停放着盖了白纱的灵柩，灵前点着蜡烛，插着鲜花，烧着线香，摆着供品，身披锦绣袈裟的大了导师①也率领众僧，庄严地坐在那里。坐在右手的是以近亲佐佐仓子爵、白井伯爵、山际子爵等为首的男宾，刚才还在殿中的一角和土屋伯爵以及其他同道们，不分场合而高谈阔论的大井田伯爵，也把裙裤的裤线理直了，正襟危坐；左手，靠前坐的是贵妇人，后面是旧藩臣的妻女们，个个身穿白领礼服，整齐肃穆。大家虽都保持拘谨，没有大声谈话，但多数人的窃窃私语，却有聚蚊成雷之势，嗡嗡然充满灵堂。

"听说连一封遗书都没有留下呢！"一个梳着圆髻的人，向邻座梳着西式发髻的人耳语着。

"是呀，说是把短剑攥得紧紧的，怎么也不肯放呢！"

"看起来，真是下了决心，才这么办的！"

"大小姐也太可怜啦！"

"不知病已经好了没有？"

"听说还住在佐佐仓先生家里呢。"

"那个叫阿隅的也来了吗？"

"不会来吧……"

"老爷不知有些后悔没有？"

---

① 导师是主持葬礼的法僧。

“哼！据说他听到这件事情时非常恼怒，还说什么：‘到死还要给老夫丢脸。’”

“唉！”

“那位臭名远扬的弟弟也来了吗？”男宾席后排，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小声地问一个穿和式礼服和裙裤、秃顶的人。

“什么？弟弟？……你说是梅津子爵吗？刚才还看见他在方丈那里。”

“相貌非常象姐姐。”另一个旧家臣说。

“容貌长得虽然象，可是实际上……”

“神户先生，请您来一下……”一个身穿和式礼服和裙裤的管家模样的人，一边擦着额角上渗出的黏汗，一边悄悄地招呼着。一位愁容满面默默地坐着的老人，站起身来到廊沿上。管家慌慌张张地向他小声说了些什么。老人的神色越发显得不快，急急忙忙地走出了灵堂。

“怎么了？”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问。

“啊呀……好象已拖延了不少时候了。”

过了三点，参加葬礼的人都向还空着的亲属席上望着，从各处传来诧异的喊喊喳喳声。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

“莫非有什么人生了急病？”

“再不就是他感到没有脸出来见人……”

“你说伯爵吗？事到如今，岂不太晚……”

“可真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连佐佐仓夫人不是都没来吗！”

“是有病了吗？”

“不，听说她娘家有人闹病，可是今天总应该来呀！”

“真是，到底是怎么啦？有些不对头啊！”

预定四点钟还要去出席反对修改条约的讲演会的土屋伯爵，不住地捋着胡须。导师回头看着执事的僧人，目光中不时显露出疑问的神情。总管、管家和丧礼干事，不断地出来进去。

参加葬礼的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六月底的天气，既不放晴又不下雨，空气闷热不堪，加上令人窒息的香烛味道和众人的气息，仿佛从头顶上压了下来，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棺中人当时的苦闷，一种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感觉，恍恍惚惚地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佐佐仓子爵也感到情况不妙，站起来打听情况去了。

三

在殿阶下边的方丈室里，喜多川伯爵和梅津子爵正在怒目相视。

“死因吗？如同昨天晚上所说的，是精神错乱……”

“那个精神错乱的原因又是什么？你说不出口吧！你说不出口，我可要说。不，还是不说好吧……你虽然说什么敲诈啦、欺骗啦的，可是我看，尽管是间接的，这里边还有个犯了杀人罪的人呢。”

喜多川伯爵脸都气白了，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原来以为不论怎么压也压不碎，所以才一再加压，可是现在，这个器皿却忽然破碎了。因而，他一面为自己压力的强大而吃惊，一面又为器皿的脆弱而感到恼怒，这就是喜多川伯爵接到夫人噩耗时的心情。可他又下意识地想道：真是不成体统，是谁准许你随便死的？你这样随便死了，岂不又要叫人议论我，这

不是成心跟我赌气吗！你这又算是个什么样的死法啊？要是偷偷地得个什么病而死倒也罢了，象演戏似的拿剑动刀，也不肯忍一忍，好象是个疯子……不，简直是发疯了，纯粹是个疯子，岂有此理。我不管，我管不着这种事情，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要死，那就随便死去好了，可是往我脸上抹灰，给我找麻烦，实在没有道理。喜多川伯爵由于如此恼怒，所以只打发了一个管家到沼津去料理后事，夜里自己却照样睡大觉。

可是，当他看到运回来的夫人遗体的时候，就不免产生了某些异样的感觉。在她那洁白的礼服领子处，全缠上了丝绵，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是她那瘦削的面颊，凹陷的眼圈，苍白的脸色，发紫的嘴唇，那副诉说着三十年的痛苦的苍老遗容，显示了临终时那种苦闷的痉挛的痕迹。他直勾勾地望着那副遗容，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仿佛听到了死人的叹息声。伯爵回忆起了十三年前，也是穿着这件礼服，梳着高高发髻的那个美丽面影，不知不觉地下唇有些颤动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喊着："活该，活该！"可又马上叫人快拿威士忌来。

喜多川伯爵夫人的自杀，轰动了都城，成了人们一时的谈话资料。除了和喜多川伯爵有关系的两三家报纸外，大多数报纸都对死者寄予同情，对伯爵采取公开的抨击态度。伯爵夫人在世的时候，在上流社会贵妇人中间，有的嫌忌她的贤名，有的嫉妒她的美貌，很多人对她没有好感，但今天她既已死去，当然也就不再成为竞争的对象，为了忏悔，有不少人反而起来向喜多川伯爵兴师问罪了。喜多川伯爵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从人们无言的眼色和吧嗒着的嘴唇看出社会对他的有罪判决。任性的人意志是薄弱的，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上越来越吃不开了。就是今天，他在离家上马车之前还喝了一杯威士忌，其目的也无非

是要暖一暖他那冷透了的心。

但是，伯爵觉得从梅津子爵那种人的口中听到这种宣判，却有些难以忍受。不过，自己受到的责备是理所当然的，也只能气得嘴唇干打哆嗦。

“你也许会说没有法律根据，不过，我的朋友中，既有律师，也有新闻记者。不论是提出控告或是诉诸公论，全在于我怎样决定。我只要一开口，恐怕受到停止华族待遇处分的，将不只是我一个人吧！”

“岂有此理！”

“是谁岂有此理？把人虐待够了，又逼她自杀，还说人家岂有此理，真是笑话！好吧，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总有一天咱们得找个地方讲个是非曲直。要么，你给我写一份谢罪书，要么，你就拿出代替谢罪书的东西……”

“你这是诈骗！”

“我要是诈骗，你就是杀人犯。”

“当心，把你送到警察署去！”

“送我到警察署去？这倒挺有意思……那你先把我姐姐还给我！要不然，现在我就到大家面前把你的罪状一一地数给大家听听好不好？再不然，全部在报纸上揭发出来？或者到法院起诉，去分清是非！你挑选吧！”

喜多川伯爵咬着嘴唇，连声招呼总管：“斋藤！斋藤！”

随着一声咳嗽，隔扇拉开了，神户老人满脸愁容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管家和几个管事。

“老爷，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啦。请快到灵堂去吧！”

“神户，你看这个东西太岂有此理了……”喜多川伯爵咬牙切齿地指着梅津子爵。

子爵冷笑着站起身来。“是谁岂有此理？……好吧，两三天以内我派代理人来。”

“流氓！”

“二位，请注意这是什么地方，顾全点人格和家名吧！”神户老人对他们的吵嚷显出极为可笑又可怜的神情，轮番打量着两个人的脸。“好啦，请赶快到灵堂去吧。”

“我不能和流氓一同去烧香。”喜多川的眼睛还是瞪得很亮。

“你让死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大大咧咧地认为反正死无对证，亏得你还能管别人叫欺诈。在你来说，她也许是你的夫人，但也不折不扣地是我的亲姐姐。弟弟参加姐姐的葬礼，为她烧香，有什么奇怪的！”梅津子爵怒容满面地斥责着。

“这样下去，会给家门带来耻辱的。好啦，老爷，请二位一同赶快到灵堂里去吧。斋藤，赶快陪着老爷过去……还愣什么呢！”

“喜多川君，怎么了，怎么回事儿？大家都在等着哪！”高个子佐佐仓子爵也从邻室走了进来。

四

在灵柩前，除了幼小的房子和芳子十分好奇地东张西望外，来宾们全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亲属席。可是，最主要的喜多川伯爵，还有亡人留下的独女道子和她唯一的胞弟梅津子爵，甚至和她象姐妹一样亲密的佐佐仓子爵夫人全连个影子都没露。

“真奇怪呀！”

“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吧！”

“怎么回事呢？”

不论是男宾席，还是女宾席，到处都传出了这样的耳语声；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感到：莫非说喜多川伯爵遭到了什么变故？

可是，喜多川伯爵还没有象夫人那样感到有抛弃人世的必要。佐佐仓子爵出去后不久，伯爵和梅津子爵都相继来到了亲属席上——伯爵脸色苍白，梅津子爵带着冷笑。

仪式就在这种很奇妙的气氛中开始了。

念完了经，做好了烧香的准备，执事僧走到喜多川伯爵跟前跪下，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就退回来。伯爵理了一下礼服的褶纹站起身来。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纯黑洋服的妇女，手拉着一个穿雪白素服的垂发少女，由葬礼干事引导着，从用画着狮子的屏风隔起来的女宾席旁边走过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个同样穿黑色丧服的少女。

“哎呀，小姐！”

“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佐佐仓太太也瘦得够厉害的啦！”

女宾席后排有人这样地耳语着。

不错，那的确是道子。脸色比她穿着的白色素服还要苍白。她脸颊深陷，脚步还有些软弱无力，在愁容满面的佐佐仓夫人的搀扶下，虚飘飘地走着。

站起身来想要上前烧香的伯爵，正径直地走到和站在斜对面的道子相隔十五步远的地方，两个人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

喜多川伯爵的脸刷地胀红了，道子从上到下打量了父亲一眼，不禁浑身象筛糠似地颤抖起来。

五

道子自从为了去投奔沼津的母亲跑出平河町本邸以来，这是第一次和父亲见面。

她从被领到佐佐仓家去那天晚上就闹了病，发了两个多星期的高烧，甚至性命都有危险，幸亏受到了周到的护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由于夫人的照料，照子的安慰，以及仆人们的尽心服侍，过着比在自己家里还温暖和舒适的日子，很顺利地进入了恢复期。

在这个期间，从平河町自己的家里，只是由管家不时地送来一些东西，父亲伯爵却始终没有来过一次。这使道子幼小的心灵里，在佐佐仓家人面前感到羞耻。

后来，突然接到母亲从沼津拍来的“明日归京”的电报，道子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起来。佐佐仓夫人几天前就回娘家看望病人去了，当时没有在家，但道子梳上了好久没有梳的头，也洗了澡，和照子手拉手在草坪上散步，并且还笑着和照子说:“咱们猜猜妈妈几点钟能够到，会带来什么土产呢？会不会是贝壳？”说着又笑了。

可是，母亲却始终没有回来，只是佐佐仓夫人从娘家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在佐佐仓家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令人摸不到头脑、但又仿佛隐瞒着什么事情似的气氛。道子受到这种不安气氛的冲击，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但始终不得要领。因为佐佐仓夫人已经严格地叮嘱过家人，谁也不许说。如果在那样大病以后，突然听到这种噩耗，在一场空喜欢之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经过再三的考虑，终于没有使道子见到喜多川夫人那个

惨死的形象。

最后到了举行葬礼的日子，虽然再三隐瞒，但事情总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如果连葬礼的事情都不告诉她，以后她不知道要怎样抱憾呢。那一天夫妇商量了一下，并且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以后，佐佐仓夫人便来到了道子的房间，一边抚摩着道子的头发，一边慢慢地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她。接着又对她讲了些开导的话：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啦；不论任何人都免不了要死啦；就是母亲也总有离开的一天啦……

道子的脸色变了，愣愣地瞧着佐佐仓夫人，屏住了气息。她终于知道了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佐佐仓夫人从她那刚强的脸上，看出她那即使是痛断肝肠，也非要详细知道事实真相不可的决心，再也不忍象哄骗别的年幼无知的女孩子那样说些含糊其词的话敷衍过去了，无论如何也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这个孩子。夫人擦擦眼泪，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说了死因，也谈到死后的情景。

道子自始至终默默地听着，她既没有象佐佐仓夫人担心的那样连哭带闹，也没有昏倒。只是那原来就苍白的脸色，越发变得苍白。接着又转变成象火烧一般的通红，浑身象树叶颤动般地战栗起来。

"今天就给妈妈举行葬礼下葬吗？"

"是的，我这就要到护国寺去。要是道子身体再好一些，本来也可以一起去的，可是今天还是留在家里吧……照子也留下，跟你做伴儿。"

"我去，我也要去。"

"可是……"

"伯母，请你带我一起去吧！"道子紧紧地抱住夫人，扑簌簌

地流着泪。

就这样，那一天时间虽然迟了些，但道子终于在佐佐仓夫人陪伴下，来到了护国寺。

六

烧香之后，参加葬礼的人大部分都走了，等下葬完了，几乎都走光了。只有一些亲属还留在客殿里吃茶点。

这一边佐佐仓夫人正用简短的话语应酬着山际子爵的尊堂、平井伯爵夫人以及另外几个亲戚。道子却独自靠着客殿的柱子，默默地凝视着庭前那些褪了色的绣球花。自从觉得亲手供上的线香气味渗入全身、并从烟雾缭绕中看到母亲那冰冷的灵柩；自从目送着母亲的灵柩深深地安放在潮湿的墓穴里、并亲耳听到一块块黄土落到灵柩上的震心声响……此时此刻，道子真是欲哭无泪，一种绝望的哀伤，已经锁住了道子那幼小的心灵。现在，她既没有把刚才一见面就使她感到浑身的血都凉了的父亲放在心里；也没有把那些前来吊唁的宾客看在眼里；更没有把亲戚们那些温存安慰的话语听进耳里；甚至也不觉得旁边还有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两个妹妹房子、芳子和拉着她手的照子，她的心已经迷失在遥远的天际。

"道子……道子！"

道子抬头一看，脸色略微泛红了。原来是父亲伯爵站在那里。

"你生了这么久的病，还不好好谢谢佐佐仓伯父伯母的照顾？"

道子两眼死盯着父亲的脸。伯爵的眼眶里湿润润的，两颊

还残留着眼泪。道子一看见他那泪痕，猛然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似的，两眼冒出了愤怒的火焰。伯爵连忙移开了目光。

“没有什么可谢的。是不，道子？”佐佐仓夫人接过去说。

伯爵坐了下来。

“不，道子的事情，承你们多方关照，过几天我要正式向你们道谢……”

“我们不是为了要您道谢才照顾道子的。”

伯爵的脸有点儿红了。

“不，我也始终没有顾上……不过看来道子已经完全好了，也不能老给你们添麻烦……我想马上把她领回去……对不，道子？得和爸爸一块儿回去啦！”

“本来嘛，道子是喜多川家的长女，不过……”佐佐仓夫人回头看了看道子。

扑簌簌流着眼泪的道子一听此话，突然把头低了下去。

“喂，道子，怎么啦，道子？”

当伯爵的手抚摸在道子肩上的时候，她使劲一甩身子，拨开了他的手，毅然抬起头来，脸色一直红到耳根。

“你要干什么？”喜多川伯爵的声音带着恼怒。

“旁的事情以后再说，今天先跟我一块儿回去，好不，道子？”佐佐仓夫人从中打着圆场说。

道子默默不语。

“喂，道子，不要任性。跟爸爸回家！”

道子使劲儿地摇着头。

“好吧，那么就跟佐佐仓伯母回去吧！”喜多川伯爵很不高兴地站起来。

“那么，道子，一块儿回去吧！”

“道子姐姐，回去吧！”照子上前拉住她的手。

道子突然甩开照子的手，紧紧地抱住了柱子，喊道：“我不回去！”

她的声音非常激昂，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她。道子满脸涨得红红的，紧紧地咬着嘴唇，那流着热泪的眼睛，怒气冲冲地直盯着父亲。

“道子，怎么啦？”梅津子爵带着一脸嗤笑，走了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佐佐仓子爵也走了过来。

“好啦，道子，乖，咱们回去吧！”佐佐仓夫人拉住她的手，可是，道子越发抱紧了柱子，摇着头。

“我不回去，我要留在这里！”

“怎么能说留在这里呢？这是寺院啊！”

“我要住在寺院里！我要当尼姑！”

“哎呀！姐姐说要当尼姑，多可笑啊。”房子睁圆了眼睛笑着。

“道子，怎么能说这样灰心的话啊。好啦，别难过啦，回去吧！”佐佐仓夫人说。

“道子姐姐，回去吧！”照子也带着哭声说。

“不要胡说！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啦！道，不许任性！喂，你听不听话？”

道子还是摇着头。

“你这个忤逆东西！回不回去？”

道子脸色煞白，凛然注视着父亲的脸：“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大家目光都集中在喜多川伯爵身上。伯爵低下了头。

*　　　*　　　*

佐佐仓夫人告诉她这个寺院不是妇女可以住的，这才勉强把道子领回家去。

夫人本来以为所谓要当尼姑，也不过是一种在过分的失望之下所产生的孩子心理，过两三天大概就会忘了。哪里知道，道子遁世的决心却非常坚定。佐佐仓一家不用说，连父亲伯爵也都想尽方法要扭转她这个念头，但始终没能改变她那不可思议的决心。后来经过亲族会议商量的结果，只好满足她的愿望，也得到了宫中的许可，终于决定让她在京都一个有来历的某尼庵里落发为尼。

在胡枝子花已经凋零，早晚可听到凄厉的雁声掠空而过的九月里的最后一天，道子辞别了幼小的异母弟妹、好友照子和佐佐仓全家、各家亲戚以及爱犬奈德，由顺便去打猎相送的父亲伯爵、总管、管家、侍女等陪伴着到达京都。十月初一那天，在京都郊外御室①附近，那个以枸杞做篱墙，以樱树做护门，清净冷寂的尼庵里落了发。

道子脱下了那身印着五个家徽的曙染②长袖和服，换上了一身素衣。这就是年仅十二岁就厌弃尘世、毅然决然剪掉稚儿髻的道子的清姿。

据说当那老尼手持剃刀，一丝不留地为她剃去乌黑的头发时，也不由得潸然泪下。

---

① 御室是宇多法皇的仙洞御所，别名仁和寺。

② 曙染是上端做红色或紫色，下摆泛白的一种染法，象是曙光的颜色，故名。

第十三章

一

东老人本来已经打定主意绝不再越过笹子一步，终因种种实不得已的原因，飘然跑了一趟东京。可是放眼一看，世态已完全变了样，萨长派的嚣张跋扈简直超出想象之外，甚至以前那些知心挚友，也甘愿象条狗似地在藩阀门前摇尾乞怜，任凭你走到任何地方，也找不出一个有丈夫气概的人了。可是他又感到这个社会毕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并且也丝毫看不出萨长派的天下将在何时会出现衰落的征兆，所以才万分失望地拂掉旅尘离开东京，又越过笹子回到了甲州的富士见村，过起他那隐居的生活。这一幕幕虽犹如昨日，但光阴似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半年，又到了富士山颠白雪皑皑，晨霜冰冷，晚风添凉，使东老人的眼病倍感苦恼的季节。

东老人每一想起从东京回到家里时的情景，就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苦笑。在他去了东京之后，妻子曾做过一场美梦——丈夫虽然一直没有来信，但留京的日子越长，兆头就肯定越是吉祥；不久准会换上洋装礼帽，坐着马车……即使不是马车，也是镶着金色家徽的人力车，得意洋洋地回来。那时候，自己也就变成了知事大人的夫人，非但厨房的事情不必再管，而且粗布棉衣也可脱下来，换上柔软的丝绸了；在众人面前，不但要讲究些仪表，而且说话也要装腔作势讲些气派，实际上她早以知事夫人自

居了。她不满足于自我陶醉，还不时向村人吹嘘，连她那娘家的顽固父亲也被她说得迷迷糊糊。她用什么女婿要衣锦归乡啦，以后一定要好好关怀他啦等等的话说服了父亲，还挤出一笔钱，暗地里准备做件带家徽的黑色礼服。可是，一看到东老人颓丧地回来那副样子，她完全失望了。带回来的仍旧是去时的那个柳条包，衣服已经弄得褶褶巴巴，一脸不高兴的神色，嘴里只顾说着："啊！真累了。"一问到他的官职，就大喝一声："浑蛋！"东老人斜眼看了一下无精打采的妻子，告诉她说："啊！已经给晋把钱汇去了。"她听到这句话，马上又高兴地问道："啊！已经发薪水了？"可是又被东三郎冷冷的一声"浑蛋！"压下去了。当妻子问起："青柳一家都好吗？"他只是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身体倒结实。"看样子那个柳条包里面也不象是装着知事委任状，妻子又鼓起勇气问了一声："那么，你把官职给辞退啦？"回答是："可惜你也终于没能当上知事夫人呀！哈哈哈哈哈！"妻子想，有什么值得高兴，那样发笑？心中非常生气，但毕竟有点儿怕他，当面也没敢说什么怨言。然而，爱说话的夫人，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了，行走坐卧老是唉声叹气，仿佛象泄了气的气球，软绵绵地萎靡下去。

为了道喜而拥上门来的村民，看见这种意外情景，也都扫兴地回去了。岳父听说女婿回来了，也破例地马上前来访问，等到他听到这种情况，忽然砰的一声敲落了烟灰，收起烟袋，又讲起了他那老一套——什么近来不景气啦，银钱太紧啦等等，连连咋着嘴走了。

东老人每逢回忆起当时这番情景，就情不自禁地发出苦笑。

二

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就会受到匍匐相迎；落魄潦倒失意归来就被人唾弃不理，这是自古以来的炎凉世态，也是人之常情。东老人对这些并不介意，他悔恨不止的，却是他那磨炼了二十年的宝剑，初交锋镝，便败下阵来这件事。

败北，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事实。回忆时所感到的懊恼，就是这种败北的最好证据。

首先，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京的呢？为了筹措晋的学费——但这个辩解太勉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要不止一次地去会见藤泽、桧山这些人呢？为什么要去参加呦呦馆的晚会，又为什么要到向岛桧山别墅去赴宴，和他们在一起谈论呢……如果说那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行动，听取他们的见解，也就是为了探察敌情——不过，这种借口也难以自圆其说。当然，要是叫自己为了一颗县知事的官印就抛弃二十年苦守的气节，去出卖自己的残年，那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们倒是真的想要收买的，所幸自己能够毅然拒绝，总算没有失节。但是，和他们接近，让他们估价自己，这不能不说是倒退了一步，也就是差一点没上了他们的圈套。唉！到底为什么到东京去的？为什么又去和他们交谈呢？东老人想到这里，面对近在眼前的富士山颠的白雪，就是把行囊抖落一千次，也消除不了胸中的不快。

但是懊恼还不止于此。

时隔二十年，又踏上了首都的土地，东老人莫名其妙地觉得有些胆怯。自己也气愤地和这种胆怯斗争过，但是这种感觉，在逗留东京的整个期间，象影子一般紧紧地跟随着自己。产生这

种莫名其妙的胆怯，是不是由于自己的立场和现实的时势有了距离呢？东老人极力否认。他诅咒时势，祝福自己的立场。但是，一种不安的心情，始终盘踞在心头。

东老人千百次地回忆着在桧山别墅的那一场舌战。他比较着当时彼我双方的立场，虽然仍有自己要说的话而没有完全说完；也有应该揭穿的弱点而未能完全揭露之处。可是如果平心静气地评一评胜败，则不能不感到迷惑。毫无疑问，他们是腐败的，浮华的，是借着手中政权营私舞弊的，是利用许多冠冕堂皇的遁辞来做掩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管他们如何粉饰，内心是空虚的；不管他们如何花言巧语，其本来面目已暴露无遗。那么，能不能说胜利属于自己，而他们败北了呢？在道理上应该这样讲，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高奏凯歌，而自己的姿态却成了败军。

为何而败，败在哪里？他们说我落后于时势。果真时势和自己有那么大的距离吗？即使真的有那么大的距离，难道能把这个时势说成是最后的目的和绝对的标准吗？

东老人暗自感到迷惑不解。

三

隐居在乡间，对影沉思成癖的人，他的见解往往容易流于偏狭，但是，东老人在常识上，还不至于完全变成偏见的奴隶。

的确，空想不如真知，百闻不如一见。东老人这次到阔别了二十年的东京，收到知己知彼的效果，使他对现政府的认识多少起了一些变化。

尽管他看清了敌人是那样浮华，那样腐败，但也明确了敌人

的营垒却是意外的坚固。桧山别墅里的一场舌战，说起来也不过是尖兵的接触，遗憾的是，当发觉敌人的刀锋出乎意料地锐利时，而自己的刀法在忙乱中竟没能尽情地予以回击。尽管他们嘲笑自己是见解偏狭的乡下佬，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到底是身居高处，眼界还是比较广阔的。自己虽然也曾嘲笑他们浮华，又把他们的政府叫作亡国政府，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个政府既顺乎天时，又得到地利。总之，自己原来以为一举可以推翻的明治政府，事实上却是意外地坚固。

既然如此，难道就这样卸下盔甲，投靠到萨长儿辈的军门去吗？

当然不能。真正的战斗还在后头呢。我东某和明治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是誓不两立的。越是知道敌人的强大，对现政府的憎恶就越强烈。

"你如果拿得出实力，我们随时都可以把明治政府交给你。"藤泽傲慢地讲过的这几句挑战的言词，至今还象金石的响声一般留在耳底。

"我手里有警察，有国库，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你较量。"

哈哈哈哈哈！猖狂！藤泽这个浑蛋，胆小鬼的虚张声势！你欺负对方是一个乡下老头儿，就要这套吹牛皮的把戏。

好了，接受你的挑战。早晚要有一场决定天下的大战，看究竟鹿死谁手。

但是，揭竿而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于荆轲①、高渐离②

① 荆轲是战国时代的刺客。受燕太子丹之托，欲劫刺秦王，未遂遇害。

② 高渐离是荆轲之友，善击筑，荆轲刺秦王不遂死后，为了报仇，设法接近始皇，用灌铅的筑掷打始皇，未中被杀。

的那种卑怯手段更不合时宜了。今后的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

于是，东老人便驰书晋，督励他要奋勉求学。

四

东老人所寄予希望的力量，便是他的那个独生子晋，今年虚岁已经十八岁了。

自从晋在十三岁那年去英国留学以来，至今已经六年，除了寄来照片以外，始终没有回国一次。但父子之间的书信来往却从未间断，而且两人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比单纯的父子更深一层的亲密关系。母亲老是抱怨孩子的来信过于冷淡，嘟嘟囔囔地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任性，薄情，一点儿也不象我。"可是父亲的态度却不同，虽然看到在那些西洋信笺上写的钢笔字有些拙劣，更由于从十三岁就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信上的文句有些晦涩，但看到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也一天天成熟起来，有些方面的见识，甚至使做父亲的都自叹不如，这使东老人不由得暗自高兴。所以，在来往书信中，尽管只言片语，但谈的却都是国事，很少谈家事，极力避免那些叙寒问暖的常套，在时事报道上交换意见，倒是从未间断过。

当东老人背起行囊扫兴地离开东京，回到乡村不久，就接到晋的一封来信，信中提到日本驻英公使表示可以给他官费留学生的待遇，但因自己不愿意，已经谢绝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某人的斡旋，他已开始利用学习的余暇，为东京某报纸写通讯了。过不多久，东老人便收到了以主笔佐藤的名义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还附寄了一份刊载晋的第一篇通讯的报纸——土屋伯爵的机关报。

那篇通讯的标题是《修改条约与英国舆论》，这里面不但摘录了英国《泰晤士报》以及其他各报社论的精华，而且也加进了晋自己的见解。与其说是通讯，莫如说是一篇非难修改条约的政论。东老人读着那张报纸，不禁掉下了眼泪。想起这孩子从东京叔父家里跑回来的情景，好象还是昨天一样，可现在居然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啦。

佐藤在信中盛赞晋"真是后生可畏"，并说将来有关晋的事情，如果有什么要求，尽可随时赐示，均可照办。提到关于老人家的事情，佐藤说已从鹈饲子爵处闻及一二，因而不胜欣慕之至，云云。

东老人露出了苦笑。

说实在的，东老人并不太重视所谓在野政治家。在他看来，所谓藤泽、木下和大井田、土屋、武东之流，一方因为在朝执政，便为所欲为；一方因为在野蛰居，便闷闷不乐。说穿了，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东老人曾嘲笑他们说："等着瞧吧，只要一方攫取了地位，马上就会装聋作哑，他们都是稻草火把，只要点着马上就成灰烬。"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在当初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盖章，也没有染上组织政党的狂热症。在十年来的政治史上，虽然有过许许多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东老人一直是冷眼旁观。

虽然如此，东老人心中也在盘算：如果光是自己隐遁在乡村里，对藩阀只是在心里诅咒着几句，摇着团扇独自发发牢骚，倒也罢了，但是一旦晋学成归国，投身政界——东老人对孩子的前途是满怀信心的——那时，如果也象自己独自一人，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藩阀的堡垒异常坚固，绝非单枪匹马所能攻破。所以，不但需要召集同志，而且还必需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即使将

来可以自成一军，身为将领争雄天下，但是开始时的立足点，必须事先想好，从现在打下基础。那么，究竟哪个阵营最适合于晋单枪匹马去参加进攻呢？东老人不太喜欢大井田伯爵，他常说："那是一个奸雄。"武东伯爵是投机的化身，自从二条城①那件事以来，东老人直到今天还对他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愤怒。至于和武东同藩出身的土屋伯爵，在维新当时他虽然也给我们这方面造成一些苦难，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才智和实力，但为人还正直、谨慎，况且他的门下都是些有勇无谋，被大井田的手下视同小儿之辈的人。这对四年后的晋来说，投身他们中间就可轻而易举地显露头角。晋这次偶然和土屋伯爵的机关报发生了关系，真是求之不得。

东老人想到这里，便给佐藤主笔写了一封极其恳切的谢函。以此为开端，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佐藤主笔可从东老人那里听到很多所谓"村翁独语"，东老人也借此知道了许多报纸上没有发表的政界内幕。

政界的风云，实在是瞬息万变。当春天东老人到东京去的时候，明治政府这个堡垒，还象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一般，看不出有丝毫动摇的迹象，萨长派的天下真有千秋万载之势。那时还以为在自己的一生中，是无论如何也对它奈何不得，因而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家的。但是，还不到三个月，修改条约问题这颗地雷，已经炸开了一个可以攻入萨长堡垒的巨大豁口。东老人本来认为在野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直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可现在却吃了一惊。原来软弱的在野党竟如此强大，而貌似强大的

① 二条城是为德川幕府在京都所建的城郭。庆应三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这里将政权交还给皇室。这里影射后藤象二郎（即文中的武东伯爵）当初怂恿德川将军还政，后又投靠明治政府。

政府竟如此软弱！这次围攻的气势意外地猛烈，真是号角喧天，杀声震耳。这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战，震动了隔山侧耳倾听的东老人的心弦。

修改条约中止了！负责的政府大臣引咎辞职了！——进攻者乘胜追击的喊杀声，真如惊涛骇浪、山鸣海啸一般。为这意外的消息所振奋的东老人，也忍不住开禁喝了三杯。他想，这样下去，也许等不到明治二十三年，藩阀也就很快地崩溃了。九月下旬，东老人接到佐藤氏寄来的一封带有火药气味的信，告诉他：

> 下月上旬将在东京召开全国志士恳亲大会，届时可否来京一游？土屋伯爵以及诸友均切盼驾临！

东老人虽然心动了，但终于没有能够到东京去。

自从左眼在夏初失明以来，东老人就象爱护生命一般地爱护着剩下的一只右眼。由于这个关系，他连爱好的酒也戒了，肉食的钱就是费些也不计较了，在灯下看书的习惯也废除了，过去虽然不爱找医生，现在稍微觉得有点不合适，也马上跑去找医生了。为的是想要依靠这只眼睛，最终能看到晋成家立业，看一看世事的变迁，因而他对这只眼睛珍重了又加珍重，但终归是徒劳了。

东老人在接到东京这封来信的前一天，就不断地感到头痛。到了第三天早晨，他洗过脸，在廊沿尽头正抬头眺望秋爽晴空下的富士山时，突然觉得雪白的富士山变成了血红色，同时脑袋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没想到在一刹那间，一种仿佛被锥子扎了一下似的剧痛，从脑际直达右眼，立即在眼前出现了一层血红色的云翳，滴溜溜地乱转。

“糟啦！……阿兼，阿兼！”

妻子听到从未听过的惊慌呼声，大吃一惊，马上跑过来。

"你怎么啦？"

"你不用管，浇水，水，往脑袋上！"

他从廊沿上把脑袋伸出去，让妻子从头上浇下新打来的凉水，但是，凉水冰着的脑袋，却感到火烧般的痛苦，仿佛凉水变成了开水，右眼痛得出了一身冷汗。

"等等，等等！"

东老人推开水瓢，睁开了眼睛。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一片黑暗——院中的树木和富士山峰，全都看不见了。

"拿照片来，照片，照片！"

"咦，照片？"

"浑蛋！晋的照片，晋的！"

东老人把晋的照片拿在手里，觉得是拿倒了，连忙翻过来，强忍着痛苦，冲着光线把照片紧紧地贴在眼上，使尽浑身的力量睁大了眼睛，但是……

"完了，完了！"

东老人扔下照片，咬紧了牙关。

*　　　*　　　*

东老人暗自担心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马上坐车跑到甲府的医生那里去，但医生也已根本无能为力了。经过两天两夜的剧痛之后，东老人的眼前，只能辨别白天的微微发白和夜晚的漆黑一片的"无"的世界了。

东老人终于成了盲人。

五

东老人终于成了盲人。

自从左眼失明以后，已经感到很大的不便，不料这种不便刚刚习惯下来不久，无情的天公又把剩下的一盏明灯也夺去了，把他推到永远的茫茫黑暗之中。不管愤怒也好，还是烦闷也好，都无济于事了。

突然堕入瞽目环境的东老人，现在除了仅仅能够辨别出昼夜外，连伸在眼前的五个指头都分不清楚了。起居坐卧上的不便使他变得更加焦躁，从而也闹出很多笑话来——妻子递到他面前的饭碗，常常被他赶苍蝇的手打翻了；妻子来搀扶他时，他嘴里连声说着“不用，不用”，结果把头撞在廊沿的柱子上；有时候走路被什么东西绊倒，就生气地埋怨妻子说：“哪有把东西放在这种地方的？”但最后也只好独自苦笑一番。

剧痛虽然随着失明而消失了，但是由于连续疼了两昼夜，精神已疲惫不堪，因而心情也非常烦躁，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香，只是默默地拱着手靠在柱子上，忽忽悠悠好象要入睡了，蓦地又忽然惊醒，睁开眼睛一看，面前仍然是一片“空”。“还是这样呀！”咋着嘴发出了苦笑。妻子看到这副样子还以为他精神好了些，因而又照例打开了话匣子，可是马上又遭到丈夫的一顿申斥：“啊呀！别嚷嚷啦，安静些好不好！？”她无可奈何，只好噘着嘴生闷气。这时候东老人又笑着和她打趣说：“哼，你没有把我扔下逃走，总算比太公望① 的夫人贤慧得多哩！”尽管东老人素

① 太公望，即周朝吕尚，本姓姜，字子牙。

常把妻子视同草芥，有事从未和她商量过，但妻子现在对这个失明的丈夫，照顾得如同看护孩子一般。丈夫不只是饮食起居都要假手于她，就是读一段报纸，写一封回信，也不得不依赖她那一点点不太高明的私塾里的学问。

“要不要把晋叫回来？”

妻子在丈夫情绪特别坏的一个早晨，这样问。

东老人勃然大怒地说道：

“胡说！即便我死了，也没有必要叫他回来。我眼瞎心不瞎。告诉他，要好好用功读书。”

慢说把晋叫回来，就连父亲失明这件事情，都坚决地不许告诉他。只是说因为右手闹风湿病，暂时不能执笔，因而由母亲代笔。妻子写信通知了他的胞弟青柳，可得到的回答也只是一封问候信和一盒点心——并说这是带有天皇徽记的御赐品。信中写的是：

> 本想立即前去探望，奈因供职于至尊身边，而且预计皇上最近或到某处巡幸，因而近期实难如愿，望请多多宽恕。

“不来也好，即便来了，也打不开我瞎了的眼睛。”东老人苦笑着说。

日子一长，东老人也渐渐地习惯了新的环境，在不太宽敞的家里不大用人照顾了。当然，黑暗终究还是黑暗……不过，由妻子拉着手在院中散步的时候，他靠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就可判断出宿霜之深；抬头听着鸟雀的喧叫，亦可察知百目柿子已熟；疲倦时白天也能入睡，清楚地梦见富士山；夜里醒得很早，随着声声鸡鸣，在心中回忆着种种往事。

到了冬天，东老人的村居生活，变得更加寂寞了。

变成了盲人的东老人的头脑，就象紧闭着窗户的暗室，越是没有涣散精神的外界干扰，那记忆和想象轮番在头脑中描绘出的生动画图，反而愈益鲜明，更加强烈了。当他抱膝靠在柱子上，或者是头躺在常常不能入睡的枕上，倾听着宛如海啸般的深夜风雨声，仔细地回想着人世的变迁、一生的浮沉以及旁人的身世等时，对于世道的腐败堕落和自己的命运多舛，都比失明以前看得更加清晰透彻了。因而东老人的心头郁愤之火也越燃越烈。

六

自从失明以来，由于与世隔绝而引起的寂寞感越深，东老人心中的郁闷也越加重。

细细地回想起来，自己逆时势而行的坎坷一生，仿佛是海洋中流入暖流里的一股寒潮似的，就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个人所走的道路，分明是一种异端、孤独和失败。是失败！虽说自己是凭着良心行事，凡是自己认为对的，便坚持到底，对人对事问心无愧，但从世人的眼里看来，不能不说我是完全失败了。

在维新当时，因为愤恨萨长人的蛮横，竟充壮士好汉，结果造成了坎坷一生中的首次挫折。当然，也有很多人在维新当时，甘冒抗拒朝廷的罪名，向天皇锦旗开炮，但人家能见风使舵，适可而止，顺应时势的潮流而转变了。而自己呢？不象别人那样去投靠萨长之门下，求得一官半职，而是断然拒绝了送上门来的飞黄腾达的机会，甘愿隐居乡野，选择了当一个村夫的生活。在一般人眼里，这显然是第二次挫折。时代以一泻千里之势向前发展，而自己却依然采取了逆潮流而行的态度，与时代的距离与

日加大。在人们的眼里，这就是无可否认的失败。今春来到久别的东京，实在是一次最后的机会，可是，自己却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从世人眼里看来，恐怕也要认为这是无比的愚蠢、不可救药的顽固和不可挽回的失败了。事至今日，眼睛瞎了，蛰居在孤独的寒村，早被社会遗忘，现在，只待把失败的一生埋入无名的坟墓的时刻了。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失败吗？

不能怪任何人，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扔掉了垂手可得的成功机会，选择了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败道路。按说，是不应该再有什么遗憾的……但是，东老人之所以要效法饿死首阳山①，是有其深远的用心的。他胸中蕴藏着强烈的憎恨感和复仇心，他痛感自己的失败。

不论在别人眼里，或是扪心自问，都是不折不扣的失败的一生。所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没有为他们所利用，仅仅得以逃遁山中据守岩洞而已。维新以来，尽管经过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而自己却始终是无所作为，结果也是一事无成。

而且，在相隔二十年后第一次出山，进入敌阵一看，敌人已配备了最新式的武器，蓄养着精锐的部队，而自己呢？只是敝甲瘦马，手提一支锈矛，只有焦急叹气而已。不只未能攻破敌城，反而匆匆掉转马头，逃回山沟隐居。

最后连天公也摈弃了自己，把自己活活地禁锢在黑暗的世界里，而且等待着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

如果说这种失败是自作自受，时势使然，那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自己这种命运到底是谁给造成的呢？又是谁代表着这个时势对自己直接间接地加以迫害的呢？

① 首阳山，在我国山西省永济县南。传为伯夷、叔齐采薇隐居处。

不用问，就是那些萨长儿辈。用极其阴险的手段推倒了幕府旧主的，是他们；把自己逼到穷途末路的，是他们；现在又把整个日本据为己有，恣意妄为，腐败透顶的，也是他们。

东老人在黑洞洞的心中所蕴藏的无名怒火，变成了等待天明后为复仇之战而燃起的篝火。

复仇之战！当然不是单纯的给旧主报仇雪恨的凭吊决战。德川氏的天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治年代也过去了二十年，伏见、鸟羽之战早已成了历史上的旧话，现在业已恩怨消散，时势完全变了。即使富士川的水有倒流的一天，而德川家族的复兴却已是做梦也不会有实现的可能了。

然而，东老人对萨、长人在维新前后背信弃义那种举动的愤恨，却是二十年来片刻未忘。不，由于命途的多舛和孤独处境所造成的固执性情，已成了他的可怕痼疾。他认定：此恨不雪，死不瞑目，此恨得雪，死亦无憾。

不幸的是，那个倒幕的罪魁祸首——萨长的中心人物，没等对他下手，就被刺身亡①，其余的则趁机得势，喜气洋洋。人物越小，面目越可憎，一群妄自尊大的后继人——都是些一碰刀背就立刻撒腿逃跑的家伙。要说对这些人复仇，那简直是笑话，孩子气……与其说是复仇，还不如说是征讨。就是要讨伐那假借天意，背离人心，披着文明的外衣，暗藏龌龊的野心，腐败透顶的明治政府。

本来以为不足为虑的敌人，事实证明竟是不可轻视的。仅仅在一次尖兵战的小接触上，不就弄得遍体鳞伤，败下阵来了吗？

---

① 指大久保利通于一八七八年五月，乘马车进宫，途中被刺而死。

单枪匹马毕竟难以成功。在决定天下大势的关原①大战中，还不得不有待于两军精锐的全面交锋。

战争已经开始了。瞎了眼睛的东老人，仿佛在学着大谷吉隆②似的，高卧在甲府的茅庐里，侧耳倾听着两军厮杀的声音。

第十四章

一

甲州已进入格外寒冷的冬天。一个体格魁梧的老翁，穿着一件磨光了毛的皮坎肩护着脊背，把腿伸进被炉③里，正在借着透过熏黑了的纸拉门照射进来的微弱夕阳光线，不断地拨弄着算盘算着账，有时还取下夹在耳朵上的毛笔在记载着什么。

"好冷啊……爸爸，爸爸！"

一个五十来岁的干瘦妇女，坐在被炉对面，连连地这样叫着。可是，这位老翁一来因为有点儿耳聋，再则他把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账簿上，看来根本没有听见那个妇女在喊他。

---

① 关原，在今岐阜县西南端。一六〇〇年九月十五日，德川家康在此击败了丰臣秀赖的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来人们把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决定性战役，叫作"决定天下大势的关原大战"。

② 大谷吉隆（1559—1600），丰臣秀吉手下的武将，为人聪慧机敏，后患麻疯失明。秀吉死后大谷与石田三成等联合抗击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大谷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至战局失利后自刎。

③ 被炉，参见《不如归》第五十页注一。

"哦，才十三俵又八升五合二勺九才①啊？就这些，还要求减轻地租，亏得他说得出口！倒是应该再让他提高一些，对！再提高一些。啊……什么啊……"

"爸爸，好冷啊！"

老人忽然抬起头来，他的脸色红里透黑，两道雪白的眉毛，仿佛象个仙人。从他那副玳瑁框大眼镜里望过来的那两只凹陷的眼睛，却闪射着极其狡猾的光芒。此人就是东老人的岳父坂井左近，脑袋瓜秃得光溜溜的，虽在六年前就庆过了古稀大寿，但精神矍铄，穿着木屐走上两三里路还不算回事儿。从外表来看，他比那位小他十六七岁的女婿，还要显得年轻些。

"喔，是兼啊。天儿真冷啊，你先把腿伸到被炉里烤一烤，我这马上就完啦。"

说完，又目不旁视地埋头噼哩叭啦地打起算盘。女儿由于非常了解父亲的处世哲学——在金钱面前没有父子之情，在结算的日子连法事都可延期举行，所以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腿伸进棉被里。"呀，一点儿也不热啦！"她嘴里嘟囔着，站起身来从厨房里取了一铲炭火添在被炉里。她一边烤着火，一边环视着父亲这间几十年来连柱子上挂月份牌的位置都未曾换一换的六铺席的住室。一会儿，父亲算完了账，收拾起算盘，把账簿收进小柜里，又用笔洗里的温水涮了涮笔头，从放废纸的葫芦里取出一张废纸，仔细地把笔擦干，插进笔筒；然后摘下玳瑁框眼镜，收在自己做的纸镜盒里，这才用两道白眉毛下边那双闪闪发光的凹陷的眼睛，冲着女儿的脸说："天气真冷起来啦！"

---

① 俵是日本装大米的草袋子。按当时的日本容量单位，一俵约装十日斗。每日斗为十日升，每日升为十日合，每日合为十日勺，每日勺为十日才。每日升约合一·八公升。

“真冷起来了，您身体好吗？”

“我吗？我是忙得连伤风的工夫都没有哇！……三郎身体好吗？”

“爸爸，我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来和您商量的。”

坂井翁的眼睛一闪，盯着女儿的脸说：“为了他的事情来商量，哼，又是钱吧！”

“不是的，钱反正是不够用，不过，不给您添麻烦也能对付着过，可是……”

“哦，明白啦，明白啦。东某作为一个男子汉，就是眼睛瞎了也不会张嘴向岳父求助，而你可不要产生依赖心理，说什么：我可去找爸爸帮忙。因为第一……”

“先不必说这些了，爸爸，这才真是祸不单行呢，三郎又受伤了。”

“三郎受伤？什么时候的事儿？”

“是昨天早晨，他以为已经习惯了，在廊沿上快步向前走着，不巧被一只铜脸盆绊倒，摔了下去，把左胳膊摔断了。”

“断了？哎呀，真糟！这样一来，又得去请医生，又要花钱啦。唉，常言说：一步错，步步错。你想，三郎如果不是那么逞能，把县知事的委任状乖乖地弄到手，现在早就坐上马车了，钱也攒起来啦。只因他没有接受老天爷的赏赐，才受穷，瞎了眼睛，还受了伤。没有欲望的人，真是没有办法。你看看爸爸，就因为我有欲望，今年已经七十六了，还是这么健壮。看情形，我还要死在你们后头呢。依我看，以后如果有人帮忙，不论知事也好，什么也好，可不要再客气了。我真不懂你家的三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可是眼睛已经瞎了，也干不了什么差事啦！”

“胡说。你想想，当时如果接任了知事，该是怎么样？那是在四月，所以——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即便把眼睛瞎了以后的三个月除掉，还有六个多月呢。月薪估计就算是三百块钱吧，还有三六一千八百块钱稳稳地装进腰包。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打上一百块钱，一六得六，从一千八百块减去六百块，还剩一千二百块。哦！如果按照我的标准以一角二分的高利放出去，啊……你瞧！”

“爸爸，爸爸。”

老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算盘就噼哩叭啦地打起来。

“你瞧，本利合计约有一千四百来块钱就这么白扔了。慢着，还有哩，月薪只不过是从正门而来的死钱，至于从后门偷偷送来的‘外快’也并不讨厌，而且为数也不会少哩。再说，一个特意请去的人，即便眼睛瞎了，也没有随随便便辞退回来的道理吧。至少也得给个什么不用眼睛的差事，不然也得给些恩俸什么的，反正不会让他空手回来吧！这么一来，就应该有三千来块钱十拿九稳地到手。唉！我常说：再也没有比寡欲的人更糟糕的了！”

二

晋的这位外祖父坂井翁，是欲望与额上的皱纹一起加深的一个贪婪得完全忘掉自己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庆祝花甲那年，由于拗不过族亲的劝说，总算是把户主的权利交给了儿子。但是，老头儿非但没有退休隐居，反而以太上皇身份，每日临朝亲自问政。温顺的儿子根本没法插手，郁闷得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儿媳妇一因没有生孩子，二因不堪孤零零地再忍受公公的吝啬，最后也只好与夫家脱离关系，逃回了娘家。剩下的是两个姑娘，

长女嫁给东家，次女已经年近四十，本来早应为她招赘了。可是这个上门女婿，却使老人颇费思索。他担心要是弄得不好，说不定会被入赘的姑爷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家业，一下子给挥霍光。因而老是说："还早哩，还早哩！"继嗣的人选直到现在还在物色之中。因此，尽管老头儿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但还没有把继承香烟的人定下来。现在家里就只有一个女儿和掌柜的，举凡放债，收租，以至采购油盐酱醋等一切事物，都亲自管理。据附近的乡亲估计，老头儿手里至少也有四五万的积蓄。老头儿和大女婿东三郎有些合不来，因而彼此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可是，东三郎的妻子——坂井的长女却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她遇事宁愿找父亲商量，也不愿和好斥责她的丈夫商量，今天也是如此。她把丈夫托给小婢女照顾，借口到街上去取药，实际上跑回娘家找父亲商量事情来了。

"那么，你要和我商量的是什么呢？"

"我要和您商量的也不是别的什么事情。就是，只因三郎已经变成了那样的残疾，最近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次又摔伤了——医生虽说能够治得好，可是他的心情非常坏，不管我怎样象对待脓包似地小心服侍他，也还是免不了受他申斥，真叫人忍受不了。我想：要是晋在家的话，也许会好一些。第一，父亲的眼睛已经瞎了，母亲象牛马似地干活儿，做儿子的还有什么必要那么悠闲自在地吃着西餐，张口闭口地什么学问学问地去学洋人那一套呢？"

"嗯，那么……？"

"所以，我想还是把晋叫回来，既可以安慰安慰他父亲，也可叫他照顾一下家中生活。晋已经十八岁了，如果回来，多少也可以使我们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宽裕一些。

“说实在的，他也应该管管家啦。下了一两千块的本钱，回来要不挣个五十来块钱的月薪，那也太划不来啦。照顾父母是做儿子理所当然的义务。晋早应该回来学些实际的学问了！”

“可是，困难就来啦。连眼睛瞎了这件事，三郎都不让我告诉他呢。还说什么：‘即使我死了，也没有必要叫他回来。’三郎就是这么个脾气，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写信叫晋回来的，不然，要是让他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所以，我想求您是不是可以给晋写一封信？我这里有他的信封。”晋的母亲掏出一个上面用横写的文字写的方形洋信封来——那是晋寄回来的。

“这个嘛……”坂井老人搔着脑袋沉思起来。心想：如果是个万无一失的赌注，接受下来也不至于赔本，可是这桩事情如果接受下来，就势必要牵连到其他许多问题。何况又不是从江户回来，而且从西洋回国，光旅费也不是二三十块钱的小事情，如果再来请求帮助旅费，那可就麻烦啦。但是，如果就这样撂下不管吧，东三郎这一家终于要维持不下去的，要是由自己承担起来吧，那又要成为自己的包袱。

坂井老人低着头盘算了一会儿，忽然拍了一下膝盖说：

“你看这样办好不好？你家三郎的胞弟……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住在东京当医生，很有地位的……”

“是青柳吗？”

“对！是青柳，是青柳。你给青柳写封信——我不便给他写信——就说有如此这般的情况，想把晋叫回来，可是因为丈夫固执，你不好直接去信，所以是否可以请他给写封信，催促晋快些回来。你看，这样求他一下怎么样？晋已经十八岁了，回国的旅费，自己总会想出办法来的。”

三

按照坂井老头所出的主意，一封书信从甲府寄到了东京的青柳家，又由青柳转寄给剑桥大学的晋，催促他快些归国。当这封信往西方寄去的时候，动荡不安的明治二十年，也已接近了岁暮。

隆冬给困守在自己认为是千早城①的一间茅屋里的东老人，带来了无比的寒冷和极度的寂寞。左腕的伤势毕竟由于年老，并没有象医生估计的那样很快地痊愈。加上严寒作祟，伤处的剧痛不但妨碍了他的正常睡眠，甚至引起了从未经历过的四肢关节疼痛，使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就连日常来往的乡邻，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样子，也都感到太可怜了。

东老人自己也感到自己的精力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心想：尽管眼睛瞎了，左腕又摔伤了，头发也白了，但是今年还不到六十岁，不算老，而且对社会上也不是毫无用场的人，如果就这样一直衰弱下去，自己也觉得太不争气啦，所以很想振作起来，但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已经是油尽灯残，只是等着熄灭了。可是，再过多久才能熄灭呢？熄灭之后，是否依然是无限的黑暗呢？妻子看到一向极其急躁的丈夫，近来变得一天到晚只是默默沉思的样子，心里也感到奇怪。

对村子里的人们来说，现在虽然还是阴历十一月，但在过阳历的东家，今天已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了。作为新年点缀的年糕

① 千早城位于大阪府东南金刚山西南坡上，形势险要，利于固守。一三三三年南北战争时，是楠木正成据以抗击北条氏进犯的要塞。

已经做好，门松①也竖了起来。这天从清早起就小雪纷飞，最后雪停了，又刮起凛冽的狂风，将近黄昏时分才放晴。东老人倚柱坐在六铺席的里屋。窄小的壁龛上，摆着盔甲箱和大刀短刀等物，显得那么不调和。他身上穿着已经褪了色的棕色宽道棉绸宽袖和服，腰里整整齐齐地系着一条陈旧的芝麻布带子，背靠在柱子上，左腕用绷带吊在脖颈上，右手则伸在被炉里，脸稍微往上仰着，倾听着隔壁屋里那只八角挂钟的打点声。

"四点啦，又快黑了！"

他这样自言自语着，又闭上了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外面，呼啸的大风掠过防风林，把榉树吹得直摇晃。从厨房里传来妻子一面唠唠叨叨地斥责小婢女，一面在切着长扁型年糕的声音。

这些声音使得东老人思绪万千：

五十年前，在江户麴町邸宅里也听见过同样的声音，由此，他又想到了令人缅怀的父母面影，当时的世态以及后来的变迁，对维新的痛恨，直到二十年来蛰居生活的郁闷……现在又重新涌上心头，东老人情不自禁地落下了失意的眼泪。

再从今年的年暮，回想这一年间所发生的事情，真象画卷一般一幅幅在脑海里浮现出来。要说短，真象是一场梦，要说长，简直象经过了一百年，这实在是多事的一年：春天，相隔二十年后来到了东京，亲眼见到了藩阀的所作所为，自己差一点儿被他们拉去当了奴隶，所幸在紧急关头，毅然脱身跑了回来；秋天，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竟双目失明，成了一个不辨东西南北的人；这还不算，胳膊又受了挫伤，身体也变得如此衰弱，真不知道是否还能看到明年的岁暮！

---

① 门松是日本过年时在大门两旁树立的松树，用来庆祝新年。

东老人陷入沉思，连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都没有听到。

“孩子他爹，来信了。”

“信？从哪里来的？”

“是佐藤先生的。”

“佐藤——近来已经好久没有来信啦。快念给我听，快念！”

妻子慢慢地念起来。凡是知道东老人失明的人，来信多数都是用字母写的，所以，妻子大致也能念得下来。

启者：

年关在迩，寒气逼人，未悉尊体如何？起居安否？为念。最近，小生竟不料身遭流放之贬。

“什么！流放？你又念错了吧，再念一遍，再念一遍！”

“可是，这不是清清楚楚用字母写着流——放——吗？”

“噢，不管怎样，念下去！”

并限制小生等在两年以内不得踏入距东京三里之内。吾人之所以遭此贬谪，盖因我辈同志攻击藩阀政府过甚之故，事已至此，再与蛮横之藩阀政府抗辩，显然无用，此理谅亦早为先生所洞察矣。政府此番之所以决意采取放逐手段，乃因我辈同志攻击火力过猛所致耳。除小生之外，今番遭此不得人心之保安条例①所害者，尚有四百余人亦被驱逐出京，为期两三年不等。奸狡之藩阀政府既施加如此卑鄙苛刻手段，吾人亦只有暂忍大辱，以图他日卷土重来耶。

① 保安条例是明治政府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于明治二十年(1887)所制定的法令，三十一年废止。当时因此条例而被驱逐出东京者达五百七十名之多。

“啊呀，这么暗，怎么念得下去呀……阿吉！阿吉！快把煤油灯点来！天都黑下来了，还磨蹭什么呢？真没有个眼力见儿。”

四

小婢女拿来的煤油灯，照出了东老人异乎寻常的脸色。

“你倒是念呀！磨蹭什么？喂，痛痛快快地念下去！”

“稍等一等，哪有把灯芯捻得这么长的！你真是的，阿吉，你这个人……”

“还不赶快念！”东老人的右拳咚的一声敲在被炉架上。

妻子嘴里嘟嘟囔囔地接着念下去：

事出无奈，只好暂忍辱离开京师，退避横滨。报纸既被查禁，此身又遭放逐，讵料落此败兵地步，可谓荒唐之极，先生闻之，亦当为之一笑焉。今后一二年内，估计政界将无趣剧上演，故拟趁此时机暂做国外之游，一俟准备就绪，当即启程，道经美国，前往英国，届时当与令郎晤面畅谈，其乐亦可想见也。败军之将，何以言勇！耑此奉函，余不多赘。容稍事准备妥当，定再修书请教。季节多变，望多珍摄。

草草敬致

东先生麾下

佐藤生　月　日

再启：

正欲乘胜追击之际，不料遭此突然袭击，以致一败涂地，不胜汗然之至。唯彼辈以沉湎歌舞、贪恋女色为能事之英雄者流，竟能采取如此断然行动，实亦出乎意外也。

然而，无论该辈如何疯狂挣扎，其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矣！

不久，将有趣剧供先生欣赏，尚祈多自保重！

东老人叫妻子把信反复念了三遍，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我说，你还痛吗？”

东老人默不做声。

“还痛吗？”

“什么？”

“还有什么？我是问你的胳膊还痛不痛？”

“哼……你倒是挺松心的哪！”

“我松心？……松心？我太松心啦！因为里里外外全靠我这个女人包办嘛……好吧，那我就到厨房里去玩玩吧。”妻子向来没有这样过，猛然站起身来就走了。

东老人彻夜失眠。

好容易挨到天亮，叫妻子从所有认识的人家里，把东京的各种报纸全部借来，也不容妻子喘息一下，就让她统统念了一遍。不管哪份报纸，都报导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和佐藤来信的内容完全相符。

现在已经没有丝毫可怀疑的余地了。在这一决定性的战役中，我军已不折不扣地吃了大败仗。

东老人不啻挨了当头一棒。七个月前在向岛的桧山别墅里，藤泽所扬言的“我手里有警察……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你较量”这句话现在已强烈地感同身受了。

本来，东老人对政治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观望态度。就象他

不相信政府一样，也不相信民间党的力量。他认为这种乌合之众即便闹腾起来，也成不了大事。如果藩阀政府的堡垒真的轻而易举地就被这群乌合之众攻陷的话，彼时东老人甚至会发出苦笑，说不定对这种胜利是否肯高唱凯歌，也要有所踌躇的。

但是，东老人对民间党的败北，却完全给予了同情。尽管胜利不属于自己，而失败却如同身受一样。政府采取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不只是把闹事的敌手逐出京城之外，还象霹雳一般落到了远离战场、孤独卧病在甲州茅庐中的失意老翁的头上。

在东老人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七个月前的桧山别墅里的情景。仿佛看到了藤泽一伙人，带着醉态傲然地向自己挑战时的嘴脸；又仿佛象图画般看到了他们那种高踞在千代田① 城头，目送着败退的民间党四处逃散而拍手欢笑的神气；东老人甚至仿佛听到了他们还在遥指甲州方向，口骂："顽固佬！看到我们的厉害了吗？"并发出一阵哄笑声。

东老人的愤怒，犹如烈火般地燃烧起来了。

可是，这股怒火，未能变成重新集结败兵的篝火，而只是白白地损耗了他那已经病弱得可怜的身体的元气。

东老人心想：如不回敬一箭，此气难消，于是便把原来的一个塾生、现在已经当上了小学教员的某人找来，准备写一篇长檄文寄给藤泽和桧山。可是，正在口授时，他摇摇晃晃地趴倒，晕过去了。

---

① 千代田城，江户城的别名。

五

请医生来诊断了一下，他悄悄地告诉东三郎的妻子说：患的是脑溢血，虽然症状较轻，但因身体过于虚弱，也难保万一，今后必须安静疗养，避免一切神经上的刺激和兴奋。如果有在远处的亲人，最好还是马上通知一下为好。

妻子又跑回娘家去商量，结果是赶紧给东京的青柳写了一封信，青柳又往英国拍了一封急电。

东老人是在一半不省人事的状态中度过新年的。把枕旁给他敷着冰袋的妻子，也不知听到丈夫说出了多少摸不着头脑的呓语——

“好！时机到了……冲啊！”妻子被他的这种喊杀声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藤泽，你这小子！还不适可而止吗？”妻子看到丈夫抡起了右手拳头，吓得哎呀一声，急忙逃开了。

可是，他口中念叨得最频繁的，还是晋的名字。

“晋，回来啦！呀！长这么大啦！哈哈哈哈哈。多大岁数啦？十三？十三岁了吗？哈哈哈哈哈。晋也长胡子啦！你看，你看！淘气包儿，回来啦，你可回来啦！哈哈哈哈哈。”妻子听到他的胡言乱语，吓得毛骨悚然，环视着周围直打哆嗦。

东老人不住地眨巴着眼皮，也许是因为睁不开眼睛而觉得奇怪吧。还不时地挪动一下他那还没有痊愈的左腕，疼得叫起来。但是，医生却说：只要他能够感觉到疼，还是有希望的。

正月四日这一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青柳御医难得地专程从东京赶来探望他。

“他爹，有人从东京来看你啦！”

“从东京？原来晋是到东京去了呀！”

“不，是我。是青柳十郎。您明白了吗？”

“嗯，青柳，十郎……嗯，是十郎啊！哈哈哈哈哈哈，是十郎啊！不是晋，是十郎啊！”

青柳是一位侍奉天皇的大忙人，年下他进宫朝贺后，只给大臣、局长级拜了拜年，就特地从东京赶来探望兄长。要是在平日，这种地方会使青柳感到厌恶的，不过宽宏大量的青柳国手，这次却表现出怜悯的心情。他一边摆弄着胸前的金表链，一边端详着离别不到一年、容貌却已经变了样的病中哥哥，又看了看那污秽的被头、褪了色的毯子和最近也没能很好清扫而凌乱肮脏的六铺席的屋子，然后凑近哥哥的枕边说：“您觉得怎么样？很久没来看您了。因为皇上身边的事情实在太多，离不开啊。”说着回过头来看看端过茶来的嫂嫂。

“哪儿的话呢，实在离得太远了……他爹，青柳先生在向你问好呢！”

“是吗？”

“还给带来了许多礼物呢！”妻子把盛着鸡肉汁、牛肉茶、炼乳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大盘子，放在枕边。

“是吗？”

“他爹，你净‘是吗、是吗’的，倒是谢谢人家呀！”

“不，用不着客气……您觉得怎么样？”

青柳国手搓了搓手，想给哥哥诊一诊脉，刚握住他的右手——那只皮包骨，但五个指头却在过去的击剑中锻炼得象松枝一般挺拔有力的右手——时，东老人却突然把弟弟的手甩开，挣扎着想翻过身去。

“哎呀，你想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兄弟啦，礼物啦！回去，回去！你不是很忙吗，快快给我回去！”

“哎呀！你怎么啦，说些什么呀！人家不是在百忙中特地从东京来看你的吗？”

“在百忙中来到这里，太过意不去啦！哈哈哈哈哈，别耽误你的生意，快些回去吧！”

“唉，真是的，您看，也许是病闹的吧，最近连我也……”

妻子看到青柳国手在摇着头暗中向她使眼色，也就住口了。

青柳是个出入上流社会的国手，他已经习惯于对付那些爱发脾气的上层病人。天生的宽宏大量，再加上职掌上的经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惊人的忍耐力——凡事都以微笑的态度来处理。除此以外，他还具有一种惊人的见机行事的本领。

为了表示友爱，国手抽出他那一刻千金的宝贵时间，在病重的哥哥家里过了一整夜和半个白天。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他绝口称赞嫂子做的口重饭菜说：比东京“八百善”① 的饭菜还要好，因而完全博得了嫂子的欢心。国手又把甲府的医生找来，听过他的处方，并提供了两三点要注意的意见，最后还称对方一声“您”，这使对方倒感到十分惶恐。青柳还和坂井老人谈了一个钟头的话，甚至谈到了东京的金融情况，使得老人暗暗地思忖：同是弟兄，要有这么个女婿该多好啊！

而且，国手还坐在生病的哥哥枕旁，用他那戴着光芒四射的宝石戒指的手，亲自为病人敷冰袋；还亲手煎了一杯牛肉茶劝哥哥喝；在哥哥要翻身的时候还去扶一把。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独断地给晋拍了电报催促他快点归国的事情告诉了哥哥——东

① 八百善是东京有名的饭馆。

老人当然又生了气。不过，青柳御医并不是那种迟钝到连哥哥生气的本意都不懂的人——当他慢慢地讲到：晋可能已有回电拍到了东京的家里；不，不只是回电，恐怕晋本人已经搭上了归国的轮船；最迟二月下旬也就可以回家了等等的情况以后，哥哥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好象有了些缓和。

于是，在第二天，青柳国手便告辞了。临行时，他向正在为拿不出土产做答礼而发愁的嫂子悄悄地说：说实在的，哪怕是一百天，一千天，也想呆在哥哥身边侍候他，怎奈职掌到底和别人不同，不但皇上身边的事情放心不下，在许多病人中，有某公爵的肺炎，某侯爵的伤寒，都不便叫别人去代诊。还有某伯爵夫人的乳癌手术和某子爵小姐的隆鼻手术，都得由我亲自执刀。总之，不回去是不成的。因此，首先把不得不回东京的理由说明以后，又说：万一病情发生什么变化，请拍电报通知我。再有，不论什么事，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请不要客气，尽管通知我。青柳御医说完后，便忸怩作态地告辞走了。

白脸、黑须、金表、红宝石以及那洪亮的嗓门，都随着青柳国手的离去而消失了。东家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暗淡景象。

青柳国手回去以后的第三天，东家就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信里还附有盖着一月二日邮戳的晋的回电和用假名写的译文：

明天从利物浦乘船路经美国急速归国。

“啊！晋要回来啦，回来啦！”

妻子本来预料丈夫听到这个消息，至少会狂喜一番，谁知他却很冷淡，心里不由得感到惊讶。从这一天起，东老人只是安静地躺着，很少说话。医生担心这是衰竭的征兆。可是，丈夫这种近年来少见的安静，却使妻子感到欢喜。

按东老人的吩咐，妻子在他枕边放了一串用四十几颗珠子串起来的念珠。四十几颗是代表着从伦敦回到甲府的大致日数。因为过于安静，妻子常常往屋里偷看一眼，看到东老人用他那只还好使的右手在拨弄着念珠。他每次听到脚步声，都要问："太阳已经落山了吗？"日落一次就去掉一颗珠子，随着珠数的逐渐减少，双目失明的父亲心里就象小孩子一样地感到高兴。

第十五章

一

在雪花飘个不停的二月里的一天，新桥火车站上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盛况。陆军军官某亲王殿下和王妃殿下，为了去参加欧洲某国朝廷的庆典，将在今天启程。前来欢送的人们聚集在站内，拥挤得水泄不通。

身穿大礼服、头戴高筒礼帽的，军服上挂着明晃晃勋章的，穿着华丽的小礼服的，身穿印着家徽的白领日式礼服的；个个都有爵位，衣冠华丽，熙熙攘攘，拥挤得寸步难行。候车室里炉火熊熊，到处笑语喧声，空气里还飘散着香水气味，人多气浊，自然有些闷热，尽管外面飘着雪花，里面的人甚至想要把扇子。

"您看！那个梳着椭圆形发髻的，就是前几天结婚的喜多川伯爵夫人。"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庄稼丫头吗？"

"哎呀！您还不知道吗？那是他的亲戚中的一位误了婚期

的小姐呀！”

“哎呀呀，是吗？还真有人愿意嫁给这样的人……”

“不过，总比独身好一些吧。嘀嘀嘀嘀！”

人们在角落里这么嘁嘁喳喳地说着。

男人方面谈论的话题，则集中在新任的外务大臣问题上。

原来，社会上对去年腊月那次晴天霹雳般的措施，已经大为震惊，谁知保安条例施行还不到四十天，政府又把一个敌我公认的政府最大的强敌——在野党的大头目某伯爵①，硬选拔到外务大臣的座位上，这种意想不到的奇闻，再一次使人大吃一惊。真是流言百出，议论纷纭，但谁也揣测不出其中的奥秘。只会从表面看宦海浮沉的人，见到这种不可解的现象，自然如坠五里雾中；那些年轻的属僚，则由于不知对新长官应采取什么态度而感到惶惑。因此，尽管这个任命发表以来几乎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至今人们只要凑到一起，仍然以此为话题。

不过，低层人们的窃窃私议，高层人物是不屑于听的。木下伯爵紧蹙着眉头，和笑眯眯的须藤正在说着什么，长田伯爵象个罗汉般板着面孔，藤泽伯爵、白井伯爵、南条伯爵、长仓伯爵、小峰伯爵、桧山男爵以下的内阁内外人士，陆海军的头头脑脑，都聚在一隅随随便便地谈笑着。那位新任外务大臣的某伯爵，姑且不提他已经学了金吾中纳言②，现在站在火炉旁边，向那些围拢过来的不久之前还是自己的政敌的人们，不住地鼓动着他那

① 暗指当时的改进党党魁大限重信，曾和藩阀政治做斗争，明治二十一年(1888)出任外相。

② 金吾，原为我汉代执掌警卫宫门的武官（即执金吾），日本称为“卫门府”。“中纳言”，为日本太政官的副职，掌政务机密。这里指的是十六世纪日本名将小早川秀秋(1577—1602)，有“金吾阁下”之称。他原是丰臣秀吉的元帅，在关原战役中倒向德川氏，促成了德川氏的胜利。

如簧之舌。

“真是，象我这样一个往西只到过长崎，往东未超出东京一步的外务大臣，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吧！”

“这就是所谓佐贺①的秀才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呀！”

南条伯爵说着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只要打发手下人出去走走，又何必亲自风尘仆仆往西洋跑呢！”鹈饲子爵显出很不愉快的神色，望着新外务大臣的脸说。

“不，年轻人最好是送去留洋。哼，把反对党赶出京城三里以外的办法多麻烦呀！要依我，不如发给旅费，让他们都到西洋走走。只要去上三年再回来，不但人老实了，也中用了。你说对不对，长仓先生，这一点儿开支算不了什么吧？”

长仓伯爵只是笑着。

“从卫生观点上来看，我倒希望元老们也能去留洋。”一个穿着军装的红脸大汉突然搭了腔。“只要一到西洋，不良行为自然也就没有啦，对元老的保养来说，西洋要比热海强得多哩！”

“说得对，那么，留洋党的首领，就应推藤泽先生来担任啦！”

大家哄堂大笑。被这些大人物的谈笑所吸引，夹杂在那些旁听者中间洗耳恭听的青柳御医，也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二

正在这时，玲玲的铃声响彻了全站。候车室里的人们一齐活动起来。

---

① 佐贺县位于日本九州岛北端。这里暗指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他是佐贺人。

作为遣欧使节的亲王殿下，挽着王妃殿下的胳膊，在站长的引导下，和其他各位皇族一起从楼上休息室走下来，慢慢地乘上了火车。所有欢送的人们依次紧跟着走过来，到横滨去的旅客早已上了前后的车厢，其余的人水泄不通地挤在站台上，男人们摘下了帽子，妇女们端正了姿势。

站台的这一边，正赶上从横滨来的火车到了站，每一节车厢门外都立着一个站务员，不让旅客们下来。知道内情的和不知道的，都挤到窗边来看，担任警戒的警察不住地吆喝：

"喂，喂！不许看。喂，喂！还不摘掉帽子！"

"青柳君，青柳君！"因为走得慢了些被挤在后面的桧山男爵，回过头来小声地招呼着青柳国手。国手脸上泛着从未间断过的微笑走过来。

"你看那个人！"桧山男爵用下颌指着那边列车的一个车厢，"我觉得很面熟，不是还有点象你吗？"

面带微笑的国手的眼睛，向那边的三等车厢望去。一个身穿洋服的青年，刚受到警察的吆喝，怫然地摘下了帽子，正闪烁着目光，扫射着站台上的豪华富丽的人群。当青年的视线同正在皱着眉头不断向他那边望着的青柳国手的视线忽然相遇时，就向他点了点头。

"哎呀！……"国手刚向前走了两三步，震撼全站的火车气笛声响了起来，使他吃了一惊，连忙转过身来，面向列车做着立正的姿势。

亲王殿下点头示意的影子在一齐低下头的欢送人群的头顶上边晃了一下，列车随即发出沉雷般的声音开动了。

列车的车尾还没有开出站台，欢送的人群就一下子散开，脚步声和谈笑声沸沸腾腾，宛如捅翻了蚂蚁窝。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站务员还在紧把着那边列车的车门。

那个穿洋服的年轻人正要打开车门，却又被站务员粗暴地推了回去。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那个就是藤泽。”

“外务大臣就是那个吧！”

年轻人听到车厢里的乘客指指点点地这样说，便也带着苦笑望着那滚滚人流。一会儿门开了，他腋下夹着一把旧洋伞，两手提着一个中型旧皮包，不慌不忙地下了车，来到站台上。他是个子矮小，有十七八岁，黑黪黪的脸恐怕还没有尝到过剃刀的滋味，茶色的眼珠里放射着锐利的光芒。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粗呢子洋服和同样颜色的大衣，戴着一顶宽沿黑毡帽，站在那里向周围张望着。当他看见青柳国手拨开人群走过来时，便摘下帽子行了一礼。

“大得都不认识了……刚到哇？”青柳国手没有吝惜他那惯有的微笑。

“是的。”

“真快呀！我以为还得四五天呢……一切都好吗？”

“是……甲府……？”

“今天早晨来过一封电报……哦，病况不大好呢。似乎迫不及待地等着你呢。前些日子我也曾去过一次，本想最近一两天再去看他一次，可是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噢，老站在这里也不好，还是先到那边去再谈吧。”

两个人一起走出了检票口，正在等着马车的桧山男爵，冲着青柳国手微微一笑，眼睛注视着那个青年。

“晋，这位是桧山男爵，为了你父亲的事情，没少费心……这

是舍侄。"国手的目光从青年移到桧山男爵身上。

"啊！这就是东君的……对，我觉得长得很象嘛。听说你在英国住了很久……"桧山男爵边捋美髯，边端详晋的脸。

"他在剑桥来着，这次是因为家兄的病才回来的，"青柳国手用眼角溜了一下只是点着头，默默站在那里的晋，从中周旋着。

"对了，东君的病怎么样了？……我也实在因为太忙，好久没有问候他了……哦，是这样，这可不好！"桧山男爵的额角上显出了一丝忧虑的样子。东老人不尽情理地拒绝了桧山男爵的好意推荐，拂袖而去的当时，男爵心里也确实有点儿生气，可是过了不久也就付之一笑了，以后什么东啦，三郎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怜悯范叔① 寒酸的人，有三分义气。"说实在的，要是当时东君听我的话出山，也许就不会闹今天这样的病了……我也不是不想助他一臂之力……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桧山男爵看到青年的脸色，又急忙转变了话头。"请代我向令尊问候，请他耐心地保养……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情，请不要客气……以后你总还会到东京来的啦，那时再慢慢谈一谈西洋的情况吧。那么……"

桧山男爵随便地点了点头，登上了马车。

"桧山是个好人啊！"青柳国手回头看着青年这样说。

晋还是默然不语地呆立在那里。

三

从新桥火车站走出来的几百辆马车，人力车，践踏着积雪散去。这场大雪下下停停，停停再下，到第二天的中午时分，甲府乡下的富士见村，积雪已经有二尺多深了。在那行人绝迹，鸦雀

无声，仿佛死一般的岑寂中，不时地传过来院子里的树枝因不堪积雪的重压而折断的轰鸣。接着又突然刮起暴风，地上、树梢上的积雪一齐飞舞，卷起满天蒙蒙的雪雾，虽然是在白天，也得关上防雨窗，屋子里点上灯。防雨板被狂风刮得象弓似的向里弯着，灯火也不时地被吹灭。随着夜晚的到来，狂风渐息，无限的寂寥又深深地笼罩了大地。

东老人的病床旁边，一盏孤灯发出幽暗的微光，病危的老翁的生命却比那灯光更加幽暗。

* * *

“如此病体，加上如此的严寒，而症状却似有好转，真是奇怪！”就连甲府医院的某院长也感到有些惊讶。但这也只是一时的现象，枕边念珠的珠数约莫剩下一半的时候，东老人的病情就发生了变化。

不分白天黑夜，东老人都处在睡五分钟、醒十分钟的状态中。每次醒来都要问：“晋已经回来了吗？”或是：“什么？还没有回来？不要骗我！我有耳朵，方才听到的不就是晋的声音吗？”要么就说：“听，那不是在敲门吗？快给他开门，给他开门！”最后就是生气，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忽然又象清醒过来了，就说：“梦见了晋在晕船，脸是那样的苍白，该是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了，刚从西洋回来突然换了食物要坏肚子的，等他回来的时候，到街上去给他买些面包吃好了。”可是，刚说些疼爱的话，一会儿又喊起来：“浑蛋！还磨蹭呢！我就要死啦！等变成了尸骨，回来又有什么用！”随后就是眼泪如雨似地流过双颊。

---

① 范叔指范雎，先为魏大夫须贾门下官，因被怀疑有异心被笞逐，后仕秦为相。须贾使秦时，范雎伪装寒酸，须贾见他可怜，赠给绨袍一件。范雎见须贾还有故人义气，因此并未十分追究往日的私仇。见战国故事。

东老人的生命之弦，的确已经拉到极端紧张的程度了。

象这样的状态继续了一个星期以后，病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日夜夜总是昏昏沉沉地睡着。妻子把他摇醒，给他喂汤时，他也只是躺着一勺一勺地喝下去，等告诉他“已经没有了”，他就一声不吭地又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呓语没有了，身子也不动了，只是还喘着气。就连呼吸也十分微弱了，以致妻子有时不得不靠近枕边，把手伸到丈夫的嘴上去试探着。

症状变化的间隔越来越小。时好时坏，生命的灯油渐渐熬干了。医生每次来为他做电疗时，都要问一下晋的归期。

有一天，他从前的一个私塾里的学生前来探望他，当他在闲谈中讲到换了外务大臣的时候，病老人一下子变了脸色，喊着：“背叛！”由于这个学生是新外相领导的那个政党里的一员，就辩护了两三句，哪知东老人气得火冒三丈，连说：“师生情份到此为止！”并拍着被子把他赶走了。但是，怒火一下子摧残了他的生命，激怒以后身体就更加衰弱，东老人又坠入昏睡状态，大家担心他这一次是否还能醒过来。

医生给他做了皮下注射，妻子往东京拍了电报，连那位坂井老人也丢下了算盘，来到女婿的枕旁守着了。

可是，这根已经绷得很紧的弓弦，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断。

东老人忽然又醒过来，右手在枕边摸索起来。

“啊，您醒过来啦！”

“你是谁？”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啊，是啊。晋还没有回来呀！”病老人喝了一碗汤，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们，暂时又都回去了。

从二月八日下到九日的大雪，仿佛把东老人的烦恼埋掉了几分，他的病体显出了近来没有过的良好状况。他说：“我的眼睛

虽然看不见了，可是病一定会好的。什么，柿子树折断了？真可惜，那是晋最爱吃的柿子啊！恐怕一两天还到不了，如果到了横滨，他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咱们。好好收拾收拾，别弄得太难看了。”

妻子这才舒展了眉头。

然而，随着从当天午后刮起来的狂风，东老人的神志又不太清楚了。“船要翻了，抓住！抓住那根绳子！哈哈哈哈哈！那小子到底叛变了。……藤泽……坏东西……等着瞧吧！啊呀！断了吗？拿刀，刀！拿矛来！……不要后退，不要后退！拼呀！拼死前进！”妻子简直没有办法使这个把手当做长矛挥舞、把疏落的牙齿咬得嘎吱吱直响的丈夫安静下来。

到了夜里，狂风一停，东老人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开始时，他还在梦中念叨着什么，但到了深夜，呓语也停止了，只是透过不规则的喘息，不时地漏出一丝丝象哭一般的呻吟。

妻子突然被挂钟报知差五分到十一点的声响惊醒了，她悄悄看了看睡着的丈夫的脸，然后倚着被炉，拿起缝了半截的棉衣，但又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

四

突然，听到敲门的声音。

妻子吃惊地睁开眼睛，侧耳听了听，喊了两声：“阿吉，阿吉！”但没有回答，于是自己拿起洋灯，正要往门口去的时候，又听到在厨房那边有敲门的声音。

“是谁呢？在这般时候……”

她嘴里嘟囔着，一手擎着洋灯，一手把厨房的门稍微拉开了

一些，在灯光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洋服的人，全身沾满雪花，象个小梅花鹿一般。

“哎呀！是你！……”

洋灯从手里滑了下去。随着哗啦一声，满屋变得漆黑。从里屋传来了仿佛刚睡醒似的长长的呻吟声。

“呀！——怎么办……他爹，晋回来啦！……在这样的大雪天！……等一等，这就点个亮儿来。……拿松明来，松明……阿吉，阿吉……怎么睡得这么死呀！……阿吉，阿吉！”

好容易才又点起了一个亮儿。

“爹怎么样啦？”晋深深地喘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席沿上。

“爹天天在盼望你……可是，在这样的大雪天，真难为你回来了……啊，真长大了！……是搭车回来的？哎呀，原来是走路！噢，从胜沼骑马，到了甲府又步行，噢……原来是这样，是啊，昨天从东京，连夜赶路……是啊，行李随后再来……噢，在横滨拍过电报，怎么没有收到呢？……你瞧，你瞧，阿吉，你净呆呆地看什么呀？还不把靴子拿去撣撣雪，装在木屐箱里，别让耗子给拖走啦！……冷得很吧，那还用说！阿吉，阿吉！赶快拿开水来，不是洗脚，是给少爷喝的……等一等，把这件沾满雪的洋服脱了吧，我马上给你拿和服来……阿吉，阿吉！要是没有洋灯，就把座灯点上吧！……手冻僵了吧？那边有火盆……哎呀！火也熄啦……真没有办法！”

“晋……晋！”从里屋传来父亲的声音。

晋搓了搓手，揉了揉脚，好容易把靴子、大衣、上衣和裤子都脱下来，把胳膊伸进母亲给他披在身上的那件还没有缝好的棉衣的袖子，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走进了六铺席的里屋，一眼就看见上半身已从被窝里爬了出来，完全变了样的父亲。

“哎呀！他爹，你怎么这样爬出来……”妻子慌忙地走过去。

“爹，我回来了！”晋的声音有些颤抖。

“噢，是晋吗？……在、在、在哪儿呢？……不久前我的眼睛瞎啦……过来，过来，在哪儿，在哪儿，噢，这是你的手吗？这是……”摸摸他的脑袋，又摸摸他的脊背，突然悲切地说：“还小哇，还小哇！就这样也能从西洋回来啊？”接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晋浑身发抖。

“冷吧，冷吧？什么，连夜从东京……噢，这还用说！这还用说！是我的晋嘛，当然会这样！……啊！真不容易，你可回来了！……晋，我已经不行啦！”父亲的声音渐渐地激昂起来。

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两行热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

“晋，晋，你倒是说点儿什么呀！……他爹，晋在哭呢！”

“浑，浑！一个男子汉……晋，日本要亡啦！照这样下去，一定要亡的呀！不把现在的政府推翻，日本必亡！”

“我说，你又那么大声……”

“住口！你个女人家懂得什么！……晋、晋，你不要去当学者，也别做商人，听见没有？要做一个政治家！要推翻现在的政府，你懂吗？我失败了。我是因为失败而死的。你要胜利，你必须胜利！我在地下睁着眼睛看着你。……哦，你回来得好啊！这样，我死了也安心啦。你明白了吗？好，一言为定，握手，握手！”

东老人把手伸过去给晋握着，呵呵地笑起来。

*　　　　*　　　　*

然而，父子并没有相聚多久。

极度的喜悦与极度的悲愤一样，都会给衰竭的脑子带来致命的刺激。东老人硬撑着的那股气儿，由于晋的归来而顿时松

弛下来，病情忽然陷入了危笃状态。

恳求附近的邻居赶紧去送信，但是，医生和坂井家的人终于都没有赶上。

仅仅半夜工夫，东老人右面的半个身子也瘫痪了，只见他翕动着嘴唇，仿佛想要说话似的，但出不了声，额上布满汗珠。

“啊呀，话都不能说了。”母亲放声大哭。

晋从背后紧紧地抱着父亲，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爹，我是晋，您明白吗？”

东老人的嘴唇费力地翕动了两三下，只说了这么几个字：“晋、晋……报仇……手，手……”

晋抱着父亲，用力地握紧了父亲的双手。

“我是晋，您明白吗？”

只见父亲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父亲的头忽然象断了似的耷拉下来。晋万分悲痛地闭上了眼睛。

一阵吱吱吱的声音，灯笼里的油已耗尽，火光也熄灭了。父亲的脑袋垂在残夜将尽的暗影里，透过窗隙射进来的曙光，已照射在晋的脸上。

（1902年6月作）

编 后 记

德富芦花的生平事迹，已另详见丰子恺先生的《不如归》译后记，这里主要谈谈集子里所收他的另一部作品《黑潮》。

《黑潮》第一卷于一九〇二年一月至六月间在《国民新闻》上连载，次年二月自费出版。这是一部气势雄浑的政治社会小说，显示出德富芦花敢于揭露社会矛盾的大无畏精神。芦花的长兄德富苏峰回忆说，芦花原计划写一部堪与雨果的《九三年》相媲美的长达六卷的巨著，从政治方面来反映动荡的明治社会。①

长篇小说《黑潮》的主线是借主人公东三郎来批判明治藩阀政府。东三郎是劝德川将军奉还大政的家臣之一，但是明治维新成功后，政权却掌握在萨摩、长州两藩的人物手里，德川庆喜反而被排斥在外。东三郎愤而回乡。二十年后，他应老友桧山之邀来到东京。昔日与他平起平坐的桧山等人，已封爵位，成了高官。小说中那些大臣的名字均是虚构的，影射当时的政府要员。例如藤泽伯爵即是根据民间对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种种传说而塑造成的人物。木下伯爵的原型是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川畑伯爵的原型是陆军大将、后于日俄战争中任总参谋长的山县有朋。原子爵影射文部大臣森有礼，桧山男爵则影射一度抵抗官军，随即投降，明治维新后历任大臣的榎本武扬。那几个反对党的活动家也都实有其人。大井田伯爵影射大隈重信，他

① 福田清人、冈本正臣著《德富芦花》，第一五〇页，清水书院一九八七年版。

是主张宪政改革的改进党创始人；土屋伯爵影射自由党创始人坂垣退助；长田伯爵影射曾任农商务大臣的后藤象二郎。

小说的第七章无疑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东三郎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抨击那群到桧山家做客的吃得脑满肠肥、腰缠万贯的新贵们。请看他这番慷慨激昂、烈火般的语言：

“交上来的‘税’又怎样了呢？还不是你们用来修建呦呦馆，穿大礼服，喝洋酒，吃西餐，跳舞，纳妾，玩艺妓，嫖娼妓……哪一文钱不是民脂民膏啊！……正统的政府应该是人民心悦诚服的政府。你们的政府有哪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呢？……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人民是不会永远被欺骗下去的！……

“你们窃取了别人的成果，还得意洋洋，装得好象是自己立下的丰功伟绩，真是岂有此理！……有了高官厚禄，却还要营私舞弊，乘坐驷马高车到处炫耀，或狂欢滥舞，或沉溺女色，这样也配称作大政治家，实在太可悲了！……

“你们却把挖空心思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钱，象流水般地恣意挥霍。……用来满足个人荒唐的私欲……如果叫地方人民看见你们这种情形……竹枪席旗，揭竿而起，还算便宜了你们！”

但是老奸巨猾的藤泽伯爵只是朗笑着回敬他道：“我还是要我行我素。任凭谁怎么说，我也要干下去。……哈哈哈哈哈，较量较量吧！……尽可以造反。我手里有警察，有国库，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和你较量。”

东三郎发现，一连几小时的舌战，败北的是手中无权的他本人。他回乡后，失意潦倒而死，弥留之际，叮咛独生子晋道：“不把现在的政府推翻，日本必亡！……要做一个政治家！要推翻现在的政府……我是因为失败而死的。……你必须胜利！”

作者在晋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这个留学英国

数年回国的热血青年，继承了乃父那绝不与现实妥协的战斗精神。但实际上晋是拿不出反抗现政府的积极对策的。作者只在《新纪元》(1905 年 11 月)上发表了第二卷的开头部分①，从那以后就搁笔。一九〇六年七月访问托尔斯泰并接受其“不以暴力抵抗恶势力”的思想后，芦花开始务农，成为素食主义者。由于实践托尔斯泰主义，他根本不可能续完《黑潮》了。

《黑潮》的旁线涉及与《不如归》一脉相承的女权问题。荒淫无耻的喜多川伯爵纳妾并迫害正室，致使她自刃而死；女儿道子遂循入空门，以示抗议。伯爵夫人自尽前与老渔翁的那段对话，寥寥数笔，就使一个压在社会底层、逆来顺受的老者形象跃然纸上。

“那么，活得有意思吗？”〔伯爵夫人问道。〕

“不管有没有意思，反正人生在世就是这样。鱼要游水，人要干活，这是注定了的事情呀！……不管多么体面的人，都有和他的身份相应的苦恼……最要紧的就是忍耐……”

第十章的开头部分描绘了渔村一片粗点心铺里的众生相。这些“终日为衣食奔波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中的忧与喜，完全决定于捕鱼的数量”。作者对下层社会的劳动者着墨不多，却寓意深刻，令人联想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东京豪门望族那“朱门酒肉臭”的一幕幕情景，说明作者善于烘托气氛，塑造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

《黑潮》是一部生动的社会政治史，它有力地抨击了明治政府的弊端。芦花还在书前附了一封致他长兄苏峰的公开信，作为代序。文中说：

“强如君者自然同情权势，弱如余者自然同情弱者。……以

① 见《德富芦花》，第一〇八页。

经世手段而言，君侧重国力之膨胀，采取帝国主义；余属于雨果、托尔斯泰、左拉各位大师之流派，执人道之大义，采取自己的社会主义。”

《黑潮》问世后，引起轰动，对青年的影响尤大。木下尚江的《火柱》① 就是受《黑潮》的启迪而写成的。木下尚江在《弟兄绝交之时》一文中写道：

“《黑潮》单行本出版后，我所在的报社也收到了一本。卷头刊有致苏峰先生的一封信。我读罢，心中大快，在自己那家报纸上摘登了几段。我那家报纸名叫《东京每日新闻》，如今已关门了。我读了《黑潮》，心想：我想要刊登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倘若可能的话，就把小说的续篇刊登在自己这家报纸上。”②

秋田雨雀③ 也在《德富芦花与我们》一文中写道：

“芦花与乃兄苏峰氏在思想上的这种对立，并非单纯出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当时已具有社会性质。说实在的，《黑潮》这篇代序可谓象征了日俄战争时期我们年轻一代在思想上的分裂。”④

《黑潮》充满了蓬勃的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十九世纪末叶的社会风貌。作品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这也就是当时的许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平庸作品被淘汰后，它至今依然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名著，熠熠发光的缘故。

---

① 木下尚江（1869—1937），日本小说家、社会主义者。长篇小说《火柱》（1904）的主人公是个在黑暗势力重压下进行顽强斗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者借这个人物来表达反战思想和渴望社会改革的意愿。

② 引文见大冢达也作《〈黑潮〉论》，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页，《日本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③ 秋田雨雀（1883—1962），日本戏剧家，晚年成为社会主义者，被誉为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先驱。

④ 引文见《〈黑潮〉论》，第五十五页。

一九一〇年五月，日本发生了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日本政府为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以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于转年一月二十四日处决了幸德秋水等十二人。二月一日，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大讲堂发表半公开讲演《谋叛论》，指出明治维新的志士“从当时的政权来看，也是谋叛者。……生在明治的今天的我们，必须充分体谅维新志士的苦心。每逢经过世田谷①我就想，吉田②和井伊化为白骨已五十年；是他们以及无数人的牺牲带来的动力，使日本取得了今天的地位”。③

他接着说：“也有主动把自己送到进步的祭坛上作为牺牲的。走过世田谷时，我经常想：新式的吉田松阴们一定会涌现……刚一进入明治四十四年，我们就杀死了十二个谋叛者。这是仅仅一周前的事。”④

他进一步指出：“他们虽蒙受乱臣贼子之名，却绝不是一般的贼，而是志士。对普通的贼尚且不应动辄处以死刑，何况他们是有为的志士，是梦想自由平等的新天地，准备为人类献身的志士。……他们原是社会主义者。财富分配不均，使社会主义者发现了社会的缺陷，从而主张生产资料公有，这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气量小而神经质的政府却为之震惊，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一旦针对日俄战争提出非战论，政府便突然变本加厉地予

---

① 世田谷是东京都二十三区之一，井伊直弼的家庙所在地。

② 吉田松阴（1830—1859），德川幕府末期的志士，创设松下村塾，明治维新的功臣有不少是他的门生。在江户被幕府斩首。

③ 《谋叛论》（《岩波文库》），第十一页，岩波书店一九七六年版。

④ 同上，第十三页。

以镇压。从足尾骚动①发展到红旗事件②，官权与社会主义者终于闹得势不两立。”③

他慷慨激昂地说：“当局者必须好好记住：强迫人们取得一致乃是扼杀自由的行为，对自由的扼杀即是对生命的扼杀……”④

他最后呼吁道：“诸位，现政府把幸德君视为谋叛者，并予以杀害。诸位，不要害怕谋叛，害怕谋叛者。自己要敢于做个谋叛者。新事物通常是一种谋叛。……肉体之死算不了什么。可怕的是灵魂之死。盲目遵从别人教给自己的信条，人云亦云，听任别人摆布，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傀儡一般走形式，苟且偷安，失却一切自立自信、自化自发，这时灵魂势必死亡。我们非生存不可，为了生存，非谋叛不可。古人曾说：‘在任何真理面前都不要停滞。等待停滞的是自取灭亡。’人生是一连串解脱。……诸位，幸德君等成了乱臣贼子，化为绞刑架上的露水消失了。……然而谁又能怀疑他们作为志士的动机呢？诸位，西乡也曾被定为逆贼。但是今天，还有比西乡更不是逆贼的人吗？幸德等人也错误地被目为乱臣贼子。但是百年后自有公论，人们对此事必然表示遗憾，并为其志向而感到悲哀。总之，这是人格问题。诸位，我们应该毫不懈怠地提高人格的修养。”⑤

关于德富芦花发表这篇演说时的情景，《德富芦花》一书引

---

① 足尾骚动指足尾铜矿造成的公害所引起的受灾农民请愿运动。一八九〇年后发展成社会问题。一九七三年起停止采掘。

② 红旗事件也叫锦辉馆事件。一九〇八年六月，在东京神田的锦辉馆为刚被释放的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举行出狱欢迎会。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举起写有“无政府共产”字样的红旗，打算上街游行，结果十几人被捕。

③④⑤ 《谋叛论》，第十四页、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用了河上丈太郎[1]的一段回忆：

"当天的会场是第一大讲堂，座无虚空，连讲坛也挤得水泄不通；不能入场者挤在窗外谛听，呈现了空前盛况。讲演临开始才揭去'讲题未定'的通知，露出《谋叛论》这个本题。……记得他没有带讲稿。如果囿于讲稿，就不可能讲得那么热烈了。"[2]

该书作者进一步写道："现在重读当年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到芦花那种不同寻常的激愤，对当时他竟敢于发表如此强烈的主张，人们敬佩不已。幸德秋水事件当时曾使文坛乃至知识界受到极大震动，但除了芦花之外，谁都不曾发表议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芦花这篇演说可谓对当局唯一表示激烈反抗的炸弹般的言论。事后，政府指责芦花的演说大为不敬，并诿罪于一高校长新渡户稻造[3]，对其加以警告处分。东京都世田谷区粕谷町的芦花公园里，至今仍留有一座叫作'秋水书院'的建筑。此乃芦花为了纪念幸德秋水而特地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修建的。芦花认为这是一大恨事，故借此以表示抗议。"[4]

战后，象德富芦花在《谋叛论》中所预言的那样，为了争取日本人民更美好的明天而牺牲的幸德秋水等人已恢复了名誉，而以浪子、喜多川伯爵夫人和道子为代表的、在封建残余桎梏下呻吟的广大日本妇女如今也取得了较为平等的待遇。这些都是足以告慰先知先觉者德富芦花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

---

① 河上丈太郎(1889—1965)，日本政治家。在关西学院当教授时期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二次大战后属于社会党，浅沼稻次郎被刺杀后担任委员长。

②④ 《德富芦花》，第一〇七页、第一五〇页。

③ 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思想家，曾留学美国和德国，主张国际和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不如归·黑潮
作者＝（日本）德富芦花著　　丰子恺　　巩长金译
页数＝４８２
ＳＳ号＝１０４９５７３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８月第１版